游小说

Tot. 17
精选游戏音乐CD
2008.08



·同人馆·
梦未竟，梦仍在
Guardian Hearts

时光回廊
使命召唤4
战神·三部曲

·官方小说·
光环 奥星的幽灵
格兰蒂亚

贺奥丁领域完结！

似水流年

第一次写卷首语，我本想有感而发地挥洒一篇精美（？）的抒情散文，可是转而一想，华而不实，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是自己胸中无墨，即使开膛破肚也洒不出来而已，汗）。还不如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游戏经历中的趣事来得实在。

记得小学二年级时，TV-GAME因“电子海洛因”这个鼎鼎大名而像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身为好学生的我受到周围人们“众口铄金”的影响，虽然并不是对它恨之入骨，但同时也对这个新生“玩具”没有任何的兴趣。然而，那一年我却鬼使神差般地第一次玩上了游戏。就像命运的齿轮偏离了轨道一样，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变。

三年级的寒假，我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游戏主机（国产FC，美其名曰“小天才”，囧），软件则精挑细选了一盒物美价廉的“700合1”合卡。手捧着这两件神物，我兴奋得无与伦比。可是拿回家一玩才知道——游戏1：《马里奥》第1关；游戏2：《马里奥》第2关；游戏3：……更加难能可贵的是，D版商还煞费苦心地为其分别起了不同的游戏名，贴在卡带背面那张密密麻麻的目录表上，700个名字竟然无一重复！我当即对其敬业精神施以了“全体投地”的敬意……从此我学会了一句话——贪心没好报。不过，托这两件“神物”之福，我那个寒假还是过得比以往任何一个假期都要快乐。记忆犹深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拿来了一盒《龙牙》，在两人互相协作用N小时将游戏一气通关之后，我首次体会到了玩游戏所带来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成就感，心里感觉比考了100分都还要高兴。附带一提，在两年之后父母主动给我买了一台身穿“学习机”马甲的伪·FC，不禁感慨游戏还可以这样“学”。

后来通过啃杂志，肚里的游戏知识越积越多。PS时代，崭新的3D画面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但许多游戏那精妙绝伦的剧情却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精神冲击。从这时开始，我对游戏的认识似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以往单纯的玩慢慢转向了欣赏的范畴。记得那时已经有了游戏是第九艺术的说法，我在深深地折服于其艺术魅力的同时，甚至认为这门新兴的艺术已经渐渐走向了某些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心想，如果自己也能成为推动这门艺术的一分子，岂不是一件不枉此生的妙事。将来要从事游戏相关工作的想法，也是在那时慢慢产生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之间，游龄已几近成年。在迄今为止的游戏生涯中，我有过数次像上述几件事那样，对我来说宛如路标一般存在的经历。突然想起《鲁鲁修R2》的一句台词——幸福如果有形状的话，也许是像玻璃一样的东西。平时虽然察觉不到，但只要换个角度观看，它便会映出光芒，比谁都要强调自我的存在。如果从事与游戏相关的工作是我一生的幸福，那么，不管那道光芒有多么刺眼，我都将很乐意沐浴在这种幸福之中。

……翔月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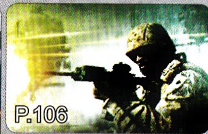
封面画师：kagalin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 17
2008.8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你是一个好人 …… 003

时光回廊 战神三部曲 …… 011
使命召唤4 …… 106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063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 …… 135
光环 奥星的幽灵 …… 168

同人馆 梦未竟，梦仍在
——太阁立志传同人 …… 200
Guardian Hearts
——怪物猎人携带版2G同人 …… 210

游戏议会 我的暑假 …… 220
如龙见参！ …… 222

游书苑 …… 224

名场面 自由与责任——《最终幻想VI》 …… 226

幻彩花园 玛娜传奇 学园的炼金术士们 …… 229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 **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 **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 **《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 **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你是一个好人

文/NESS 编/YULA

惊惧萦绕的夜色。肝肠寸断的校园。战火纷飞的异界。危机四伏的未来。

血雨腥风的都市。历尽沧桑的王国。生离死别的路途。千回百转的江湖。

连绵的山脚下。滔天的水岸边。无尽的穹空中。婆娑的树影里。

相逢同偶遇。陪伴与扶持。信赖共荣誉。希望和梦想。

成与败。是与非。生与死。

爱与恨。

……

回顾这些熠熠生辉的碎片，它们闪耀在记忆之河的水面下，随着时光流转，却并不曾消散。那些关于人与人聚散悲欢的故事，在无数时空中上演，然后被人铭记或遗忘。温暖和百感交集的瞬间充盈于不同的世界，留下让人心动的痕迹。于是总有无数美好诉说着关于情感的点点滴滴，让爱的花朵在第九艺术中绽放得更加美丽。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这样……

那些关于爱的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曾在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中上演。

心中酝酿许久的话语和行动，在某一个瞬间爆发，得到的却并不一定是炽烈回应。

于是，这一刻总有一种囧境让人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悲伤让人血流成河……

“对不起，你是一个好人……”

虽然未必直接说出这样的句子，却在行为和语言中无疑地表露出自己的心意。当这份心意传达出去之际，带来的效果并不亚于魔王毁灭世界的绝招。被命中者非死即伤，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点点泪痕，是为悲伤的印记。

在我的生活里，类似的经历让人感同身受，相似的感觉让人为之惋惜。当好人文化渐渐流毒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当好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长吁短叹之际，且不妨盘点一番，来看看那些曾经在各种时空世界里默然的好人们。

灯火阑珊的夜色里，透着几分凄凉的那些背影亦阑珊。



初级篇

《圣经·旧约·好人卡福音》曰：太初有道，道与神与好人卡同在。由此可见在源源历史长河中，好人卡的发源已不可考。公元前两千多年，埃及法老美艳的妃子给自己的老公发了一张好人卡，导致了大祭司携木乃伊横扫数千年后的都市和古迹。透过漫长历史中各种人类和非人类的记载，如今我们也只能循序渐进，从好人卡的最初级层面聊起，回顾那些让人为之心动的紫罗兰是如何让人抓狂。那许多因好人卡而寂寥的身影里，究竟都有谁。这些人执着又单纯，却没有在好人卡的路上渐行渐远，因此只能算做初级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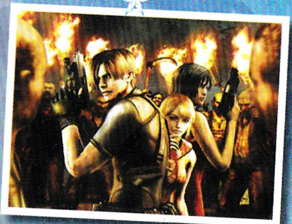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Ⅵ FINAL FANTASY Ⅵ



艾德迦同学的一位住在沙漠城堡中的君主，向来跟自己兄弟马修感情很好，为人善良勇敢不拜金，纯洁美丽有爱心……忽然一夜命运之神降临，老国王撒手人间。不喜束缚向往自由的两兄弟必须有一人留下成为国王，另外一人则可以选择四处流浪俯瞰人间风景。在投掷硬币选择谁就任国王的时候，有着好人潜质的艾德迦利用一枚两面都是正面的硬币将弟弟马修送离了故乡，自己则成为花花公子在城内四处游荡。直到有一天，盗贼洛克带着美丽的幻兽混血儿蒂娜妹妹前来拜访。面对美女，艾德迦习惯性地上前调戏几句，没想到却被发了无视型的好人卡。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艾德迦一次次体现出了保护者的英勇和坚毅，却依然被蒂娜反复念叨着“你真是个好人”……于是很多人恍然大悟，所谓花花公子，只不过是终有一天也会被发好人卡的生物而已。

但那毕竟还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崩溃的世界里。

生化危机4 BIOHAZARD 4



新任警员里昂·S·肯尼迪先生始终未曾料到，自己与病毒和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抗争最终会演变成一场世界股灾，美国总统允许发射的核弹结束了浣熊镇十万生命的痛苦，也结束了安布雷拉公司的所有商业活动。在那之后里昂先生就患上了相思病，病情严重到为了一个差点给自己发好人卡的女人守身如玉六年之久。后来的西班牙之旅让里昂再度遇到了这个滥发好人卡的女子，

并又一次在女子的行动中被发了“无视型好人卡”。面对此情此景，里昂仍旧执迷不悔，即使在救下了年轻貌美的总统千金之后，在大小姐春情涌动地发出“加时赛”的邀请下仍不心动，反倒板着脸给金发小姑娘发了一张好人卡。这种在感情尚未萌生之前就掐死对方相思的做法深得好人卡艺术的精髓，而那位被拒绝的美国总统千金阿什莉在抱怨之余，也只能哀叹自己尚不够成熟性感了。

海风吹拂中，两个好人卡的获得者奔向明天，也许明天就没有好人卡了，也许而已。

仙剑奇侠传 PALADIN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对仗句子，皆是因为感情这种东西跟财富一样，获得的时机不同，收获的成果也必然不太一样。身为部落高干子弟的美丽姑娘阿奴在遇见小流氓李逍遥的时候，几乎被其强吻的经历挑开了少女的懵懂情窦。随后两人有了战凤凰、走地宫、杀邪灵等生死一线的经历，逐渐导致阿奴对李逍遥同学的倾心。无奈李逍遥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并非独行，乃是携了一妻一二奶的三人旅行团。这一现实让阿奴没有机会向李逍遥表露心迹，两人只是默默地一路同行，她陪着他几经站桩，一直到赵灵儿恢复了女娲后裔身分，一直到三人重创拜月教主……无形中捏着一张好人卡的姑娘一路奔波，一路望着他人的一往情深，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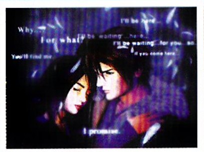




于是在那最后的终场，她望着青年孤单的背影，漫天飞雪，哽咽无语。

最终幻想Ⅷ FINAL FANTASY Ⅶ





患有临时性面部表情僵硬症的男子斯考尔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相貌甜美的妞儿，那妞儿仿佛魔女一般，拥有让他喜欢上她的魔力。斯考尔却不知道，在这之前，甜妞儿最初只身前往学院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那位成绩比自己稍好一些的死敌塞弗。塞弗长着一张不赖的脸，脸上总是带着一丝狂妄，属于典型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类型，加上在私斗里又赢了斯考尔同学，使得莉诺亚一开始跟塞弗很是眉来眼去了一番。结果阴差阳错下学院方面选择了面无表情的斯考尔执行莉诺亚的任务，两人日久生情，反倒使莉诺亚给塞弗同学发了好人卡。无奈之下塞弗同学只能成为魔女的骑士，以期反过来战翻斯考尔一行。作为一位有竞争力的选手，因为不是主角导致了这样悲伤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



进阶篇

比起那些一开始就毫无希望的好人们，好人卡的进阶形态则更让人心中充满了敬意。痴心不改的好人们为了一生的理想，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有的是生命，有的是青春，有的则是毁灭世界的信念……在这些金光闪闪的好人卡上，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伟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说这帮强者为好人们树立了榜样，还是不太建议学习。毕竟在如今这个社会里，这种行为通常之下也有一个很纯粹的形容——“傻”。

影之心II SHADOW HEARTS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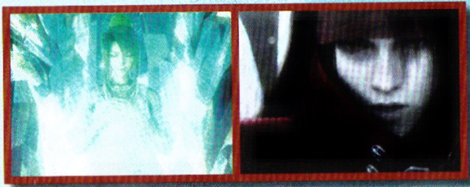
《影之心》的故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类似三角恋的悲剧里——威尔很好很强大，死心塌地地爱着死去的女友爱丽丝。美丽又强大的御姐卡莲对威尔痴心一片，却始终不能扭转“死去的人是无敌的”这种历史规律，于是整个旅程陷入无解的僵局之中。这样一个看似死结的纠葛在最终由死亡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威尔死了，在精神世界里见到了女友的灵魂。其余的人则带着悲伤离开，惟有卡莲面对好人一生平安的命运，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正因为这样，她才给好人卡的历史写上了新的一页，从未有过哪个女人能够这样极端，在无法让威尔爱上自己的情况下，她穿越时空，回到了许多年前。



面对站台上年轻的威尔父亲，卡莲轻轻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一刻历史的轮回开始荒谬又深情，她将成为心爱男子的母亲，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最终幻想VII FINAL FANTASY VII

作为科技宅男的代表人物，文森特在复活之前一直表现出来的懦弱和胆怯铸成了他的悲剧命运。原本很有希望不被发卡的有为青年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意，导致了宝条博士的趁虚而入，甚至连心爱的姑娘也变成了人家的实验品，生出了萨菲罗斯这个性格扭曲的怪胎。身为悲剧的根源，文森特自己也难逃被杀害改造的命运。因为这份痛苦，此人在别墅的地下沉睡多年，一直到克劳德等人路过将其唤醒。回顾自己的好人卡历程，文森特决意以



自己的力量守护世界，弥补当年错误。一个宅男能够有此觉悟，可以说是好人卡给了他力量。能够从好人卡的悲惨经历中寻找到新的生活动力，也算是好人卡的进阶代表之一。

站在魔晶凝结的洞窟里，望着心中绝世美人留下的影像，男子永无泪痕的脸上，竟有湿意。

女神侧身像 VALKYRIE PROFILE



若是在路上偶遇，也许会被这个人的风度翩翩所吸引，理查德先生的面容上永远挂着和蔼的微笑，说话条理清晰，看问题一针见血，仿佛是个可靠的伙伴。于是一路同行，许多强大的敌人在他面前灰飞烟灭。终于有一天，大家一同踏进他的研究所，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高悬的玻璃容器中，一具具女性的躯体容貌和围簇在同伴中央的女武神如出一辙。此时面貌和善的男子忽然露出獠牙，向女神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心中早有所属的女神当然严词拒绝，将一张好人卡狠狠砸在对方脸上。未想理查德却愈挫愈勇，在战败之后居然奋起直追，一直追到五百年前的时空，想要成为神而将女武神据为己有。这份追求之伟大，这种精神之可贵，这般能力之强悍，恐怕在好人卡遍布的世界里亦不多见。

站在浩瀚的历史中央，理查德最终被女神合体的三位平均值轰成渣，他的执着却始终如星辰般闪烁，经久不衰。

如龙 YAKUZA



陷入两兄弟喜欢一个姑娘的俗套中，桐生一马的命运显然还没糟糕到极点——要知道，大多数三角恋的结束都意味着其中一人的死去。为了成全自己的好朋友锦山，也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子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桐生一马给自己发了一张替罪羊般的好人卡，代替锦山做了十年牢。

◎你是一个好人◎

谢天谢地，日本的刑法不算凶狠，十年后桐生一马终于出狱。然后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姑娘由美生了个女儿，好朋友锦山接替了社团大部分势力，恩人风间被陷入重重阴谋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没有像大多数好人一样屈服于命运的超短裙下，而是奋起反抗。反抗的过程漫长曲折，很多人因此死去，包括自己曾经深爱的女子。桐生一马就这样拿着好人卡结束了一场阴谋盛宴，并带着心爱女子所生的小LOLI成功隐居。做好人做到最后还有所斩获，这已非一般境界所能比拟。

带着小LOLI站在挚友墓碑前，想起那漫天飞舞的一百亿日元。坚强的男子眼神中也带着一丝伤感。度过了昨日的种种艰辛，大概只能相信未来会比之前略微美好那么一点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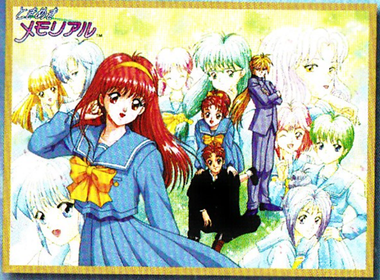


高级篇

好人的最终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术界至今仍未有定论。根据目前的资料判断，那些从未被人发过好人卡，或是从未发过别人好人卡的存在，也许才是真正的真·好人。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好人事业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他们大多数人还成为了传说一般的存在，屹立在许多个不同世界的巅峰让人敬仰。

这种时候，面对迎风招展的旗帜，我们惟有恭祝好人一生平安。

心跳回忆 TOKIMEKI MEMORIAL



早乙女好雄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个人不辞辛苦地在偌大的校园内穿梭，忠实记录下每一个足以成为靓丽风景的女孩们，将她们的一切资料汇编成册，只是为了给一个同学追姑娘做情报补充。而且自己不仅不对任何姑娘有觊觎之心，还在年终舞会的时候介绍年轻可爱的妹妹给这位同学认识，以至于这位同学在心跳的传说之树下犹豫良久，完全不知该何去何从，选择哪一个美丽的女孩。

作为一位成功的婚姻中介，一位不以低级趣味为主要生活目标的上等人，一位为了保护同学甚至被人洗脑的可怜少年，一位甚至不太贱格的配角，早已女好雄当选好人王简直当之无愧！

潜龙谍影 METAL GEAR SOLID



引领者是这个世界的英雄，也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站在风中毫无惧色地面对死亡，等待着美国政府留给自己的最终结局。这些结局里有宿命的死亡，也有自己身上最后的东西——生命，她亦坦然面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奉献给国家安全，将自己的武器、技巧、心得和思想都传给最心爱的弟子，甚至连生命也不再留恋。引领者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好人的范畴，超凡入圣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乃至于虽葬身于无名公墓，却仍有无数人在心中铭记下了她的位置。

数十年后，几个立于世界巅峰的男人站在墓碑前，用生命解释了一切，给了她最好的安慰。好人家族的传统也留给了最后一代的老蛇，让他目送着自己曾经的女友步入婚礼的殿堂，敞露出比男人还宽阔的肩膀。

汪达与巨像 SHADOW OF COLOSSUS



从未有人谈起过MOMO和汪达的关系，就好像从未有人谈起过太阳是否存在一样。所有的人都知道，汪达带着往昔之剑步入那片黑暗土地，站在了魔神多尔暝面前。为了挽救MOMO的生命，汪达义无反顾地提起往昔之剑，杀入大地深处，攀上巨像，颠簸奔波，只为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他愿意与全世界为敌。

往昔之剑吸收了神像们的黑暗气息，将汪达染成魔神多尔暝的模样。痛苦之中汪达想要再看一眼自己心爱的女孩，却被圣光消灭成一团灰烬。站在灰烬的尽头，MOMO因多尔暝的力量苏醒过来，却对之前的一切浑然不知。

这个时候，目睹了汪达所有好人行为的我们除了泪流满面，还能怎样?

超级马里奥 SUPER MARIO BR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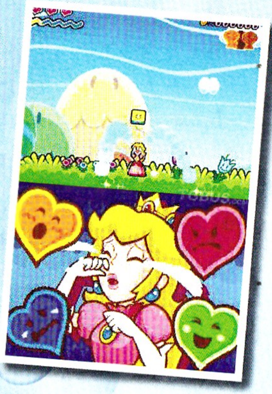


同样有着伟大理想的库巴王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人角色。纵观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的那场争夺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光中，库巴使用了诸如硬抢、智夺、陷害、竞技等多种手段，每一次把美丽温柔的碧奇公主抢到身边，不为垂涎她的美色，只为了让那个身材矮短的水管工冲过来与自己斗智斗

◎你是一个好人◎

勇——结果库巴同学最终无一例外都将碧奇公主放了回去。听说最近一次库巴已经开始使用宇宙飞船级别的强力道具抢劫，除了感慨科技日新月异之外我们不难想起当年，若非库巴英雄抢人的行径导致了马里奥前往营救，水管工和堂堂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永远不会有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从另外一方面来想，若非库巴经常来犯，马里奥又怎么可能跟皇室保持着如此良好的关系？所以当今天我们以历史辩证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怀疑库巴是马里奥找来的托儿，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成全马里奥和碧奇而以坏人身分出现的好人一枚。

它的努力贯穿了整个电子游戏发展史，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脱帽到秃头。



樱大战 SAKURA WARS



……喂喂，搞错了！这位大神一郎先生不是被人发卡的好人，而是给别人发好人卡的强者……对这种存在，我们除了膜拜，已别无选择。

【结语】 走出那些阑珊的背影，好人的故事依旧缠绵悱恻，却并不让人羡慕和嫉妒。热爱游戏，珍惜生活。好人的故事千百个存在于各种时空里，却总能贴近它们的生活。于是放下手柄，想一想那些悲哀的人们，还有悲惨的历史，让人用心去铭记关于好人悲剧的同时，也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生活里的一切都需学会争取和放弃，既要有争取的勇气，也该学会放弃的智慧。于是想起好人们时，也想想勇气和智慧。

没有哪一条路是相通的，也没有哪一条路完全陌生。奔向远方的少年们啊，记得留下爱。



神谱（仅限小说中登场的诸神）

泰坦族

盖亚——Gaia，大地之神，与夜、爱欲、深渊和黑暗一起诞生的五大创世神之一，可谓是最古老的存在。包括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和第二代神王克洛诺斯在内的众多神话人物都是她的子孙。

塔尔塔罗斯——Tartarus，深渊之神，五大创世神之一，没有实体。宙斯将落败的很多泰坦都投入其中监禁起来。

卡厄司——Chaos，混沌之神，宇宙最初的形态，从他之中诞生了五大创世神。

妮可丝——Nyx，黑夜女神，与丈夫黑暗神俄瑞波斯同列五大创世神，卡戎、墨菲斯等神都是他们二人所生。

克洛诺斯——Cronus，盖亚与第一代神王乌拉诺斯所生的儿女（亦称"十二泰坦"）中最年幼者。天、空间神，推翻父亲乌拉诺斯而成为第二任神王。

瑞亚——Rhea，克洛诺斯的妻子，宙斯的母亲，是她保护婴儿时的宙斯没

有被父亲吞吃。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十二泰坦之一的伊阿佩托斯之子。最有智慧的神之一，被称为“先知者”。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因盗取太阳神赫利奥斯战车上的火种给人类使用而触怒宙斯，被后者锁在高加索山上，每日有神鹰啄食其肝脏，然后又长好，周而复始。

阿特拉斯——Atlas，普罗米修斯的兄弟，有“百臂巨人”之称，在与宙斯对战失败后被罚永远支撑天球，著名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奖杯上就是这位大力神。

奥林匹斯族

（实际上奥林匹斯神全都是泰坦的后裔，因此其实也很难划分二者的界限，仅以文中的阵营来区分）

宙斯——Zeus，克洛诺斯之子，第三代神王，掌握雷电，所以又被称为雷神。在母亲瑞亚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帮助下逃脱了父亲克洛诺斯的追杀，并成功地救出被吞吃的五个兄妹波塞冬、哈迪斯、德墨忒耳和荷丝提亚，最终击败了古老的泰坦族，掌握了世界的统治权。圣兽是神鹰，象征物是橡树枝和山峰。

雅典娜——Athena，宙斯的女儿，智慧及战争女神，在古希腊时代极受崇拜，被用来命名著名的雅典城。

阿瑞斯——Ares，宙斯的儿子，代表无理性的战争之神，与雅典娜相对。圣物是秃鹫，游戏中表现为人首鸟身怪。

赫利奥斯——Helios，太阳神，十二泰坦之中的光明神海博利安和宝物女神提亚之子，每天驾驭烈火战车从空中驶过。很多人都以为阿波罗是太阳神，实际上古希腊人自己也会把这两个神祇搞混，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太阳神像（二代一开始的那个巨像）的原型是赫利奥斯而不是阿波罗。

伊俄丝——Eos，曙光黎明之女神，赫利奥斯的妹妹。

卡戎——Charon，妮可丝之子，冥河阿刻戎的摆渡人，亡魂在死后世界里遇到的第一位审查官。特别罪大恶极和没有为他准备舟资的，一律不被允许渡过冥河。

墨菲斯——Morpheus，妮可丝与睡神修普诺斯诸子之一。在希腊神话中一共有三千名梦神，统称为俄尼诺伊（Oniroi）。而墨菲斯、泻贝托耳和梵忒索斯三人居其首。这个看过《圣斗士》的玩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佩瑟芬妮——Persephone，是春之女神同时也是冥王哈迪斯的王后。农神德墨忒耳和宙斯的女儿，被自己的叔叔哈迪斯掳到冥府，其母悲恸万分，到处寻找女儿，以至作物都不再生长，宙斯于是同意她每年可以有三个月回到地面与母亲团聚，那时便是春季。

命运三姐妹——老大克洛索(Clotho)纺织生命之线，老二拉柯希思（Lachesis）丈量生命之线的长度，老三阿特洛波斯(Atropos)切断生命之线。

第一章 可曾听闻命运的大名？

从来也没有命运之神，皆因“命运”根本不在众神的掌握之中。

从无限中诞生了混沌，从混沌中诞生了我和我的四个兄妹——大地、深渊、黑暗、夜与爱。没有命运，我们也没有觉察她的降临，连永恒的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她是一条由机缘的水滴组成的湍流，在漫漫时间河床上奔腾。奇迹是她的波涛，聚散是她的泡沫，生命的出现和陨落不过是其中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漩涡。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卡厄司（Chaos，混沌之神，代表宇宙之初的存在），一个斯巴达人的故事。他以凡夫之身诞生，成长为一个倍受神眷的强大战士，但是却斩杀神、变成神、反叛神。他在命运的摆布下失去一切，又得到一切，然而得到的却并非他所失去的。他两度经历死亡，三番出入冥府。世界之底，天堂之巅，失落的神殿，异界的花园，都曾经被他手中利刃的锋芒照亮。

此时此刻，他就在我背脊上的森林中，注视着面前那堆橙色的篝火沉思。这个曾经奋力想掌握自身命运的人，终于也开始明白，自己击碎的不过是滔滔大河中的一朵浪花。看着他的双眼，我知道他憎恨泰坦利用了他。可我只能如此，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而人与神都是命运之河中的游鱼。

明日一战，或许就是一切的终点。泰坦、奥林匹斯和这个斯巴达人也许将在火的抱拥中归于尘土。只有你不会消失，卡厄司，所以我把这个神奇的故事告诉你，带着这记忆到时空的尽头去吧，宇宙中惟有无限才能与命运相抗衡。

在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都被一再吟咏传诵的今天，他成为一名所向披靡的斯巴达军事领袖之前的历史，早已被传奇的画笔涂抹得鲁鱼亥豕、虚实难辨。

在斯巴达城邦，即使他已经不再是奥林匹斯的战神，奎托斯的地位仍然远远高于宙斯。斯巴达战士们歌唱他们的战神的诞生，如同希腊人颂扬雅典娜的出世一般。照他们的说法，奎托斯诞生于阿刻戎河（地狱的冥河）的烈火波涛之中，在初生之际便经历了死亡的洗礼，因此与诸神一样灵魂永恒不灭。

而他的敌人们则仇恨地唾骂道，他来自妮可丝（Nyx,黑夜女神）胸前的一道伤口，一出生就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卡戎（Charon，冥河的摆渡人，黑夜女神之子），夺取了冥河渡船逆流而上，来到人间肆意屠戮。

他还是地狱判官米诺斯栽下的一颗槐树，吸取了无数罪人的鲜血后获得了人形；也是塔尔塔罗斯（Tartarus，深渊之神）在构建地狱之初说出的第一个单词。众说纷纭，难调其口。但是无论褒贬，他来自死亡、代表深沉的黑暗与狸

红的杀戮，在这一点上，现存的传说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致。

全都是扯淡，所有这些。

他是人，和宇宙诞生、洪荒初开以来的所有人类一样，他最初的形态不过是母体子宫中一个小小的胎儿，历经十个月的漫长等待，在母亲的痛苦中降临人世。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生下他的女人也并不是斯巴达人——她虚弱地晕倒在荒野里时被人发现，当夜生了这个婴儿后就力尽而亡。

“真是个强壮的孩子。”龙钟如枯树的接生婆从血泊中抱起这个婴儿。他挥舞四肢，放声大哭，仿佛在竭力抗议着什么，“拿你怎么办好呢？”

她们用烈酒给婴儿沐浴，将只包裹了单薄麻布的他置于深秋的寒风之中吹拂。但是孩子睁着深灰色的眼睛看着她们，一声都没有哭泣。

斯巴达是个崇尚力量的民族，在场的女人一致决定留下这个婴儿，因为他结实健康。就在她们为给这个没有家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而烦恼时，我悄悄地插了一手，让风帮忙给她们捎去一个隐约的口信。

“就叫奎托斯(Kratos)吧。”枯槁的接生婆开口道，“一个从没有人用过的名字，也不见于诸神与星辰之中。”

这个名字静静地沉入大地，如同一粒种子在土壤中伸展它的根系。并不是我播下了它，但是我会一直注视着他的成长，并在适当的时候送去适当的帮助。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推动命运之澜的第一缕息吹。

那个夜晚，斯巴达女人们用乳汁喂饱了奎托斯，将他和她们自己的婴儿放在一起。“希望这样能给城邦增加一个强壮的战士。”她们互相这样说道。奎托斯睡得十分香甜，在他尚且纯洁的梦中第一次露出纯洁的微笑，夜半时分人们将那个不幸女人的尸体搬走、埋葬的嘈杂丝毫也没有搅扰他的酣梦。

第二章 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仿佛大海的波涛，广袤的森林摇动树冠发出一阵悦耳的沙沙。奎托斯睁开双眼，只见深邃夜空中繁星正凝视着自己，那是爱思忒瑞亚（Asteria,星夜之女神）深情的目光。

方才的梦历历在目，他的早年生活一幕幕自眼前掠过。多少年了，他都不曾做过这样宁静而美好的梦——梦见年幼的自己在夏日的原野上苦练剑术，梦见与家人一起漫步于广袤葱绿的品杜斯山麓，梦见出征归来时战士们喜悦而骄傲的面孔,还有他们振聋发聩的呐喊……

——奎托斯将军！！

那喊声穿越时空，此刻仿佛就在耳边。正是那以少胜多、一举逆转的一战，让奎托斯这个名字在整个巴尔干半

岛被人传诵。庆祝胜利的欢呼在阴霾的天穹下激荡，脚下是敌人堆积如山的尸首，同胞们用兵器相碰向他的勇武表示敬意，他第一次站在了命运的至高点上……

只不过，一切去得也如同白驹过隙般匆忙。

数百年来头一回，他不是在血肉横飞的噩梦折磨下惊醒，不是在扭曲黑暗的幻象中咆哮挣扎。这一次的梦境仿佛一首风轻云淡的牧歌，那些遥远的记忆，都好像不再属于自己，在最后一次呈现给他之后，便飘然而去。

"这是将死的预兆么，泰坦？"奎托斯冷笑道，"解除噩梦的代价就是舍弃往昔的一切，乃至我曾经存在的事实吗？"

大地没有回答他，只有林海翻卷之声打破夜的寂静。

举目仰望，奥林匹斯山巅栉比鳞次的神殿剪影在璀璨星光之下显得格外恢宏。他不禁自问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阿瑞斯的玩弄？雅典娜的欺骗？还是宙斯的背叛？

但是越想越觉得命运不过是一场玩笑。人们不是常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自己又会如何选择？

刹那间，奎托斯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在那个弥漫着硝烟与血腥味的战场上，惊诧地发现胜利女神第一次无情地抛弃了他和他的斯巴达战士，而冥府的大门却在缓缓朝他们敞开。血河蜿蜒如斯库拉（Scylla，北海海妖，游戏boss之一）的触手，风中夹杂着死亡的味道。

骄傲而自负的奎托斯倒下了，或许并不是败给那个挥舞着巨锤的蛮族首领，而是无法遏制面对死亡的恐惧。肢体折断的痛苦与同伴绝望的哀鸣令他瞬间还原成一个只剩求生本能的愚蠢动物。

没有向雅典娜祈祷，因为自己从精神到肉体都已一败涂地，冷酷而公正的女神不会怜悯一个无能之辈。结果他选择了向女神的兄长、另一位战神阿瑞斯求援。当巨兽般的敌人狞笑着向他举起沾满鲜血和脑浆的大锤时，他朝着乌云密布的天穹，声嘶力竭地呼唤阿瑞斯的大名：

"……伟大的战神，摧毁我的敌人吧，这个斯巴达人的灵魂将永远供你驱使！！"

这呼喊回荡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也在此后每一个辗转无眠的夜晚于他的耳边响起。

是的，那时，阿瑞斯听到了，也回



应了他——青紫色的闪电划过天际，照亮了那些蛮族人呆若木鸡的面孔，深深地映在奎托斯灰色的瞳仁之中。阴霾的云层支离破碎，在形似秃鹫的鸟身女妖（Harpy）簇拥之下，战神如同霹雳本身轰然降临。风雷是他的甲胄，烈焰是他的须发，阿瑞斯在蝼蚁般渺小的人类面前尽情显示着他——一个奥林匹斯神的至高无上。

被那双雄狮般的金色眼睛俯瞰着，奎托斯生平第一次俯首于地，向他的主君奉上自己永远忠诚的诺言。

凡间的兵器配不上一个神仆，也不足以应付他今后将要面对的工作。鸟身女妖扇动肉翅，给他带来了在地狱深渊中经业火淬炼过的混沌之刃。烧得通红的链条如同一对毒蛇窜上奎托斯的双臂，紧紧缠绕在他的肢体上，给他留下永久而难以磨灭的烙印。

“一件礼物，亦是一副镣铐，”睥睨着在痛苦中挣扎的奎托斯，轻蔑的笑容浮现在战神威武庄严的面孔上，“它们会帮你更好地为我服务，也将时刻提醒你的义务与地位，因为，人类总是那么健忘而卑劣。”

“睁大眼睛看着，奴隶们，看看什么是神！”阿瑞斯振聋发聩的狂笑响彻云霄。那笑声仿佛有魔力的号角，刺激着本已濒临绝境的斯巴达战士们的神经，将他们变成了一群嗜血的兽类，向敌人扑去……

那一天，奎托斯所能回忆起的最后一件事，是那个蛮族巨人脸上的表情。在他的头颅被混沌之刃斩下的瞬间，惊愕永远地凝固在那双眼睛里。

哦，这一幕奎托斯看过多少次了？在迦太基人的商船中，在亚历山大的酒肆里，那些岁月中，在神的驱使下他踏遍了希腊的每一寸土地，南征北战，疲于奔波。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梦魇的开始……

多么愚蠢，他理应明白这场买卖中获利的绝不可能是自己。

可是，如果没有将灵魂出卖去换取神的眷顾，结果又会如何？

数百年来不止一次这样想道，只是他永远也不敢面对答案。

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即便有再多的机会，当年的奎托斯也绝不可能接受像一个普通人那样默默迎来生命的终结。他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许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也没有所谓的“十字路口”。就像荆棘丛生的原野上惟一的一条小径，他只能也只会沿着这条路不断走下去。目所及处，看不见终点，只得一片天苍野茫。

第三章 游戏的漩涡

你要知道，卡厄司，这个斯巴达人与我们的渊源绝非开始于他把灵魂出卖给阿瑞斯的那一瞬间。事实上，又有几个神祇会随便地回应一个人类在性命攸

关之际的信口开河呢？对于阿瑞斯，这个代表这无理性的战争和征服的魔鬼来说，奎托斯身上的某些东西远比他那个渺小得不值一提的灵魂更重要。出于某种原因，战神发自本能地仇恨这个人。暂时的拯救，仅仅是致命悲剧的前奏罢了。

我一直在注视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不管是此时，还是之后追随雅典娜的岁月，奎托斯的表现都堪称出色，斯巴达战士的忠诚与勇猛在这个神仆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只不过阿瑞斯所渴望的与其他的神大相径庭，他只爱听活物垂死挣扎时的惨叫，只喜欢血的猩红，只愿意闻建筑和尸体被焚烧的气味。于是奎托斯的任务便是不断为他奉上他所迷恋的一切——杀戮、杀戮、还是杀戮。

无休止的征服与屠杀，城市和村庄化为焦土。以阿瑞斯的名义，奎托斯和他的战士们变成了一群野兽。人性泯灭了，战神的意志成为这些嗜血者生存的惟一理由。他们的铁蹄令整个半岛颤抖，奎托斯的名字再次被传诵一时——不复为一个伟大的将军，而是恐怖且不死的怪兽，好比奇美拉（Chimaera，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和米诺陶洛斯（Minotaurus，克里特岛上牛头人身的怪物）。

而阿瑞斯，那个奥林匹斯最残暴又愚蠢的神，此刻正得意万分——他尽情享受着斯巴达人浴血奋战的成果，和操纵人类生死前途的快乐。不过，就在他开始觉得乏味，并打算得寸进尺时，命运无声无息地向这场猫鼠游戏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这些愚民在阿瑞斯的土地上为雅典娜建造神庙！”一切来得毫无预兆。如无意外，那天进行的仅仅是在战神之名掩盖下的另一场既无荣耀亦无人性的屠戮，“这个村庄的存在就是对伟大的战神的玷污！”

“烧死他们！杀死他们！！”在士兵们疯狂亢奋的吼叫声中，奎托斯将手中火把掷向面前的那些陋舍，火星溅上茅草铺就的屋顶，一片熟悉的金色烈焰很快染红了沉沉夜空。

他们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敌人”只是一些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在彻底摧毁了整个村庄之后，奎托斯发现自己站在那座简陋的雅典娜庙宇的入口前。他犹豫了。

握住混沌之刃的双手在发颤，奎托斯竟然在害怕，这甚至是不同于当年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恐惧。他平生所积累的直觉与仅存的良知在尖叫，在警告他永远不该踏进这个建筑一步，永远……

“要当心，奎托斯，”一个形容枯槁如同龟裂土地般的老妇人不知何时出现，阻挡了这个煞神的去路，“听从来自大地的忠告吧：存在于你面前的危险，远远超过你可以想像的极限。”

恍惚间，奎托斯觉得自己从这个老太婆深陷的眼窝中看到了转瞬即逝的幻象——一些非常可怕、而又无法言说的东西……

“走吧，离开这里，你还有机会逃脱……”

但是阿瑞斯的镣铐的炙烤将他拉回现实世界，痛苦和被契约束缚的灵魂阻止了奎托斯的临阵脱逃，并且让他为自己竟然为一句妇人之言而战栗感到羞耻万分。

手起刀落，如同折断一截枯枝，她瘦弱的躯体轻飘飘地一分为二。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令他深深疑惑自己片刻之前为何要迟疑。

对，你猜到了，是我在最后时刻很不明智地动了恻隐之念。想起这个人即将经受的磨难与苦痛，我忍不住企图阻挡他迈向深渊的脚步。我总是这么愚蠢，卡厄司，总是如此，就像在乌拉诺斯（Uranus,盖亚的丈夫，第一代神王）手中救下克洛诺斯（Cronus，盖亚所生的十二泰坦中之最年幼者，宙斯的父亲，第二代神王），就像从瑞亚（Rhea，时光女神，克洛诺斯之妻，宙斯的母亲）怀里接过襁褓中的宙斯，我又一次妄想扭转命运的齿轮，却适得其反地加速了它的转动。

透过那个被附身的躯壳将死的双眼，我目睹了奎托斯咆哮着冲进了庙宇。幸存的人们像受惊的羊群般紧紧挤在一起，有些在绝望地哭泣，更多的人仍没有停止向他们的保护神——雅典娜做最后的祷告。

方才我在他心中种下的胆怯此时深深激怒了他。阿瑞斯对他的奴隶的控制力在我的想像之上，此刻只有鲜血方可洗刷懦夫的嫌疑。

带着一股发泄般暴虐的快感，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庙宇内的每一个人。受害者倒下时碰翻神像前的祭灯，房间内顿时变成一片火海。灼痛令奎托斯以为是混沌之刃在传达战神无情的敕令，他的双眼已不能看清那些像动物般被屠宰的人，只剩下一个个模糊而扭曲的影子。



仿佛听见了嘶哑的大笑声，那个片刻之前倒在他刀下的老妇人正在放声狂笑，无牙的嘴大张着宛如冥府的入口。这一次却并非我的意愿，哈迪斯的扈从已悄然占据了那具尸骸，此刻正对着它的猎物垂涎欲滴。

伴随着那笑声，就在那里，就在那时，他的视线穿过烈火与浓烟，神坛前最后两名牺牲者的面孔从此深深地在他的脑海中刻下烙印，并将无数次地在此后的梦魇里再次呈现于他的眼前……

混沌之刃炽热的锁链盘踞在奎托斯的身体上，宛如烧得通红的绞索。仿佛从一场长梦中醒来，他颓然跪倒，知道自己终于自由了——从阿瑞斯的意志下解脱了出来，然而却踏上了一条更加艰险的征途。

——只有战神的死，才是他复仇的终点。

第四章 斯巴达之鬼

“还要多少年的战争，还要多少牺牲者，这一切才会结束？！”

“直到斯巴达的荣耀响彻世界！”

“斯巴达的荣耀，哼！”她面带痛苦抱紧了身边神色惊恐的小女孩，冷笑道，“你所做的仅仅是为了自己，奎托斯，欲望和野心总有一天会吞噬你的一切。”

她们转身走进了熊熊业火之中，连头也不回。奎托斯竭力地追赶，却被扑面而来的热浪阻挡了去路。

“不要恨我，奎托斯！”阿瑞斯冷酷的声音在烈焰中回响，“你不需要家庭，因为世界都将臣服于你的脚下；你也不需要感情，因为你将会变成死亡本身。这些无用的东西，早就该将其抛弃，脱去桎梏，才能成为你梦想中最伟大的斯巴达战士！”

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滚烫的鲜血从他的面颊滴落，仿佛亲人留在他身上的一滴泪水。

这不是我想要的，阿瑞斯！

“那也无可奈何，你在选择苟且偷生的那一刻，就把一切都献给了我——你的主人，站起来，奴隶！继续去征服，你的战神需要更多的献祭，更多的城池！”

奎托斯站起来走出了神庙，然而却没有回应阿瑞斯的召唤——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战神的仆从了。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在烈火中支离破碎，风卷起她们的骨灰，每一片都在诅咒，每一片都在哭泣，直朝这个凶手扑来，把他的每一寸皮肤都染得如尸体般苍白。

阿瑞斯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从那一夜开始，他与战神的契约不复存在，然而新的诅咒却接踵而至——这无法抹去的肤色将把他的灵魂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这记号，无时无刻不在向世界昭示他杀妻灭子的可怕罪行，和这个斯巴达之鬼将会面对的审判与惩罚。

梦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不过是俄尼诺伊（Oniroi，三千梦神的总称）的小小警示，却足以让奎托斯痛不欲生。只要阖上双目，那一夜所发生的一切就会无比清晰地浮现于眼前，真实得让他能听到亲人的鲜血从自己的指尖滚落的声音。被自己的城邦所唾弃，为世人仇恨，那苍白的肤色告诉人们他是个被神所放逐的灵魂，无论对其做什么都不会受到任何非难。众叛亲离的奎托斯只能登上一艘海船，从一个港口漂泊到另一个。不管喝下多少醇酒，享用多少美食，也不管投入多少美女的怀抱，经过多少个肆意狂欢的夜晚，噩梦和诅咒依旧如附骨之蛆紧紧相随。

他想过死亡，无数次，与其堕入疯狂的深渊还不如自行了断，然而对阿瑞斯刻骨的恨意一次次将手中利刃阻挡在距离胸膛不过毫发之遥处。他一遍又一遍地发誓：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让阿瑞斯为那一晚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然而作为被驱逐出希腊的斯巴达之鬼，他已再无重返故里的希望，更休提与阿瑞斯一较高下。所幸的是，奥林匹斯神的腐化与堕落，也已令那些恢宏庄严的神殿开始摇摇欲坠。否则，他们就不会纵容阿瑞斯的胡作非为，更不会给一个人类以弑神的机会。

转折始于一次大胆的冒险——当来自东方的波斯人毫无预兆地对希腊最繁荣的港口之一阿提卡城发动突袭时，奎托斯的船恰好在爱琴海上逡巡。他的船帆只要一挂上桅杆就会变成墨汁一般的黑色。只要看到这张黑帆，所有的港口都会对他紧闭大门，甚至发射石弹与火箭，驱逐他离开。但是这一次阿提卡自顾不暇，波斯人的舰船也正忙于攻城，奎托斯趁着夜色顺利地靠岸。这是三年多来，他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滚开，斯巴达之鬼！”人们看到他的反应依旧只有恐惧和厌恶，包括满身烟尘的驻军首领，“你只会带给我们诅咒和死亡！”

“召集你的士兵，这样下去波斯人会占领整个港口，你们都得去给卡戎付船资！”

“求援的人已经去附近各大城邦，只要留在这里等待，我们不是那些野蛮人的对手。走开，斯巴达之鬼，不祥之兆！”他蜷缩成一团喊道。

随着城墙崩塌的巨响，地面剧烈震动起来，波斯大军从船上倾巢而出，洪水般经豁口涌入城中，大肆烧杀。

“波斯人带来了怪兽！”那个吓破了胆的男人尖叫起来，“神啊，救救我们！”

奎托斯恨不得一刀剁了这个无用的懦夫，但是不消他动手，一只呼啸而来的羽箭便结束了那家伙的生命。大批波斯士兵已经攻进了每一处建筑，城中少得可怜的守军眨眼功夫便被杀得片甲不留。

三年没有战斗了，混沌之刃在斩断第一个波斯人的头颅时竟然微微鸣响，仿佛和奎托斯一样亢奋。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为一个已经遗弃了自己的地方而战。或许在心底里还留存着对故土的一丝怀念，或许……只是追逐死亡而来罢了。

“就是这样而已吗？！”面对被神训练出来的勇士，波斯人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这样无能的军队，居然也可以轻易地令一个城邦颤抖，想起当年大地都在斯巴达铁骑下臣服的景象，奎托斯不禁为希腊的衰败而失落不已。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斯巴达之鬼？”一个魁梧的波斯军官在大批士兵的簇拥下来到奎托斯面前，他身披精美的镶银皮甲，手中的大马士革弯刀寒光四射，“蒙天神启示让我等攻打希腊，果然是已经不复当年勇啦，居然让一个被驱逐的罪人来挽回败局吗？”

“那就让罪人的刀刃尝尝波斯猪的血味道如何。”伴随着奎托斯的冷笑，一道弧状寒光闪过，直取波斯军官的颈项。对方倒也眼疾手快，竟提起自己身边的士兵抵挡，否则早已身首异处，但死者喷涌而出的鲜血仍然染红了他半边身体。

“死到临头，愚蠢的斯巴达人！”波斯人大怒，吼叫道，“让他见识一下神兽的力量！”

话音未落，他和他的手下纷纷四散而

去。奎托斯紧追直上，却发现波斯人迅速地由城中撤回海滩，同时低沉的号角声响彻了已成半壁废墟的阿提卡。

地面又一次剧烈摇动，一阵野兽尖利的嚎叫声从奎托斯身后的建筑物上传来。

“神兽？！”

那不过是一个丑陋且庞大的怪物，长着蜥蜴般坚硬的鳞甲，血盆大口内剃刀般锋利的锯齿上挂满了残肢断臂。

愤怒自奎托斯的胸膛中涌出——即使希腊已拒绝接纳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故乡和同胞要被这种低贱的妖物践踏。

混沌之刃的斩落在地面激起灼热的岩浆，他要将波斯人的宠物送回它应属于的地府。

第五章 她的来到

风雨大作，片刻之前还宁静如斯的爱琴海忽然之间电闪雷鸣，波涛翻滚。这种天气下没有任何船只愿意出港，除了一艘趁着夜色匆匆驶离阿提卡的黑帆单桅船。

奎托斯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任凭那几个临时招募的埃及水手决定他们的航向。他灌下一瓶又一瓶刚刚得到的美酒，仍然不能把在阿提卡所见的讨厌景象从眼前驱散。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当周围城邦派来的救兵赶到阿提卡时，蜥怪的尸体早已经僵硬。失去了王牌的波斯军队望风遁走，早已扬帆远去，此刻只是天际一些隐约的黑点而已。看着眼前的景象，一个须发斑白的伯罗奔尼撒将军疑惑地问道，“谁派你来的，斯巴达之鬼？”

奎托斯一言不发地抛下身后窃窃私语的希腊人，走向自己的船只。他不能待下去了，再被人称呼“斯巴达之鬼”一次，或许就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杀性。

“……可是……等等！”语气中明显流露出不情愿，但是那位老人仍然叫住了奎托斯，“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这一次人们还是必须感谢你，你想要什么？”

奎托斯什么也不需要，或者，他所需要的东西远非这些人所能提供的。

回到船上，却发现船舱内已经堆满各种食物与一坛坛美酒，那几个埃及水手正贪婪地注视着摆放在显眼位置的一只饱满的钱袋。

随手抓起沉甸甸的钱袋，朝水手们一掷，就在他们欣喜而谄媚地用含混的希腊语表示感激时，奎托斯已经紧紧关上了舱门。

他感到浑身无力，但并非今天的战斗所致。蜥怪虽然庞大但动作迟缓，奎托斯轻易地借助链刃拉垮燃烧的箭楼将它压倒。可是当他面对悲鸣着拼命挣扎的怪兽时，却迟迟无法上前给予它致

命一击。

这不过是个傀儡。有个声音对他说，就像你一样。

强烈的孤独感袭上心头，奎托斯对迄今为止的人生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所渴望的荣耀与胜利到头来导致了自身的毁灭，所爱所信的人又因诡计和欺骗而惨死于自己的手下。回家？他无家可归。复仇？他复仇无门。

蜥怪濒死的惨叫声又在耳边响起，奎托斯觉得那便是在前方不远等待着自己的结局。他举起手中的混沌之刃，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容映照在寒光四射的剑刃上。

只要一下，就可以解脱了。那个声音继续在耳边嗫嚅道：只要一下……

他缓缓闭上了双眼……

“死亡不过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奎托斯！”突如其来的威严女声宛如一道闪电劈开迷雾，奎托斯浑身一激灵，武器当啷落地，一道细细的血痕已经出现在他的脖颈上。

“……是谁？！”船舱的一角矗立着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麻布斗篷中的女人，面孔则隐没在风帽投下的阴影中。

“控制你的心智，不要受哈迪斯的诱惑。”她的出现仿佛令烛火都明亮了几分，奎托斯隐约听见一阵失望的窃窃私语，原本笼罩着船舱大部的黑暗迅速消褪而去，“我是奥林匹斯的使者，来向你传达一个来自神的口信。”

她款款向奎托斯走来，深邃的双瞳像暗夜中的星光，抹去了包围他神智的沉沉乌云。

“众神希望你知道，虽然你的罪行深重，必须受到惩罚，但他们并未舍弃你。单枪匹马拯救了一个希腊城邦，这是你力量的体现。我们有更重要的使命要交给你，这里不是终点。”

“我才不在乎什么使命，告诉我怎样才能杀死阿瑞斯！”

“不听从众神的指引，就算你是最伟大的战士，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有弑神的能力？向奥林匹斯奉献你的忠诚吧，斯巴达人，我们将会给予你更强大的力量，并宽恕你所犯下的罪行。”

奎托斯沉默了，这个价码非同寻常。他已经多年不敢奢望拥有灵魂的平静，而死后所面临的折磨更是令他的噩梦更加可怖。但被欺骗的经历令他犹豫，他迟疑了很久方才开口：

“为什么是我？众神难道不是比一个凡人更有能力去解决他们的麻烦吗？”

“我们的父亲宙斯早已定下规则，禁止众神内讧，违者将被投入塔尔塔罗斯深渊的最底部。然而众神之间的明争暗斗又如此之多，以至于都在人世体现了出来——怪兽、灾难、瘟疫……这样下去，希腊将会日趋衰败，奥林匹斯也将不复昔时的辉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奎托斯，因为阿瑞斯欺骗了你。但不是每个神都像他一样背信弃义，事实上，他正是奥林匹斯的动乱之源。”

“明白了。”奎托斯冷笑起来，“你们担心与阿瑞斯相争会受到宙斯的惩罚，就转而想利用我，好一些精明狡猾的‘神’！你也是其中一员吗？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把扯下了覆盖着女人身体的斗篷，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道刺目的光芒，其中似乎有一个巨大人形朝他快速接近，奎托斯本能地伸手

到背后去拔混沌之刃，然而……

陶器落地的破裂之声将他惊醒，奎托斯猛地翻身坐起，却发觉自己仍然置身于那个昏暗的船舱之中，只有原本握在手中的酒壶在船体的不断摇摆下落地碎裂。

一切如旧，没有人来过的痕迹，似乎只是南柯一梦。

还真是个奇怪的梦，或者说，很久以来他已经没有梦见除了那个可怕夜晚之外的任何事物了。

——我原谅你的无礼，奎托斯……

在狂风猛烈地呼号和船体吱呀作响的噪音下，一个女声若隐若现地在耳边掠过。奎托斯大惊转身——舱门不知何时敞开了，正在狂风中不停地拍打着门框。透过这条时大时小的缝隙，他似乎看见甲板上一个人影正朝船首走去。

“等一下！”奎托斯冲出了船舱，立刻被瓢泼大雨打得睁不开眼睛。在他模糊的视野中，那个女人站在船首，转过身来凝视着他，双眸如星斗般熠熠生辉。

——你可以考虑，但是，留给你的选择似乎不多。

“雅典娜……！”

是的，正是美丽而庄严的智慧之神。如果说奥林匹斯山上只有一个神还能得到奎托斯的崇敬，那便是这位伟大的女神。斯巴达人称她为指引勇士的晨星，他们的灵魂与胜利，都是献给女神的祭品。

已经有很多年了，奎托斯迷失于阿瑞斯带来的毁灭与征服之中，已经忘记向雅典娜寻求帮助。出于对她的嫉恨，阿瑞斯还曾经指使他的军队杀害女神的信众，焚烧她的庙宇。然而此刻她的表情宁静，只流露出希冀与淡淡的悲悯。奎托斯情不自禁地跪倒在风雨中，全身颤抖。

“我愿意……为众神做任何事……只要能从这梦魇中解脱……”

女神面露微笑。然而笑容渐渐凝固在她的脸上，双眸的光辉也悄然淡去，站在船首的不过是一尊雅典娜的雕像，朝向曙光微现的东方海面而立。

暴雨逐渐停止，但狂风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奎托斯命令水手们升起主帆，向东转舵——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待他，但无疑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旅程的开端。

第六章 太阳陨落之日

十年，对于你我来说不过弹指一瞬，但却足够人类创造出许多传奇。十年中，人们逐渐淡忘了曾经给希腊带来血与火的那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口笔相传无数关于“斯巴达之鬼”的神奇篇章。

奎托斯流浪了十年，在与奥林匹斯众神定下的契约的驱使下，他的足迹遍布天地间超乎人类所想之地，哪怕是只有上古创世时代才可一睹的神迹，也曾

经被这个斯巴达人睥睨于下。然而，变得强大并没有令他所经受的折磨消减分毫，那痛苦，那漫长而无休止的噩梦，反而随着时光流逝而日久弥新。

无数次的浴血奋战，混沌之刃不仅没有变得迟钝，还因吸饱了死魂而愈发锋芒毕露。连缠绕着他手臂的锁链，也会在无星的漫漫长夜泛出猩红色的微光，在它的映衬之下，奎托斯那异样的肤色便显得更加苍白。每一次，看到这记载着他残酷往事的见证，奎托斯便会焦躁地向静静守候在船首的雅典娜雕像发问：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你们才会履行诺言？我还要等待多久？！”

有时她会开口劝告他要耐心，但更多的时候，雕像只是沉默着给他指出新的目的地。

但忍耐是有极限的，十年充满危险的奔波与战斗之后，奎托斯无法再等下去了。雅典娜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给他带来的一点希望之光再次被无尽的折磨埋葬，他感觉自己的理智又快要崩溃了。

“不要再催促，奎托斯！”这一次面对他的怒火，女神的语气也严厉了起来，“什么时候结束你的惩役，不是由你决定的。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众神，你的灵魂才有可能得救。”

“可是，已经十年了，雅典娜，十年了！或许你们根本不想解除加诸于我的诅咒，只是打算和阿瑞斯一样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堕入疯狂的深渊！”

“住嘴，奎托斯！”面对自己选中的战士，雅典娜头一次勃然大怒，“你还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的代价！如果你真的理解忏悔和救赎的意义，就不会在这里对我——一个本可以任凭你的灵魂在哈迪斯的业火中化为灰烬，却仍然救了你的神横加指责！”

“但是我并没有向你乞怜，雅典娜！你现在做的事情与将我放任自流又有何区别？”

那一刻，雕像原本冷傲的脸庞上浮现出一丝迟疑的神情，她沉默了很久，刚想开口，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响打断。

——伴随着那震耳欲聋的声响和一个陨石般拖曳着长长火尾的火球划过天际疾速堕入东方地平线下，原本晴朗的碧空霎时光彩尽失，黑夜毫无预兆地骤然降临。

这异象一时间令争执中的人与神都惊呆了，但雅典娜很快反应了过来。

“……哦不、不！那是赫利奥斯，那是太阳神的战车！！”

“赫利奥斯？太阳提前收工回家了吗？”

“他坠毁了！”女神的语调都颤抖了，“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战车从原本行驶的轨道上硬拉了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不知道，奎托斯。但是你必须赶快去，战车落下的地方应该离马拉松城不远，赫利奥斯一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既然是前所未有，你怎么不去？难道又是神与神之间的勾心斗角么？”

“我……的力量……”面对奎托斯的揶揄，女神无力反驳——雕像双眸逐渐变得黯淡，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当心，一定……不要让光明离开身侧，墨菲斯……来……了……”

“你怎么了，雅典娜？！”但是任

凭奎托斯再怎样呼叫，雕像也无法再说出一个字。这时他才发现，就在片刻之间，仿佛是从地下渗出的缕缕怪异的黑雾，正在逐步蚕食大地。其中仿佛还有无数光怪陆离的影子在跃动起舞，点点磷光宛如兽类饥渴的獠牙。

“梦神……”奎托斯喃喃自语道。在三千名同由黑夜女神妮可丝孕育、各自主掌不同梦境的梦神之中，最后诞生的墨菲斯主司死与寂静的“永恒”之梦。平时都居住在塔尔塔罗斯深渊之底的梦神，却忽然在人世现身，而且还是最不祥的那一个，实在不可能会有什么好事。

“反正好事也轮不到我。”想到女神最后的警告，他拔起缚在桅杆上的松明，冷笑道，“墨菲斯对吧？如有可能，我倒是想见见你兄弟浮贝托耳（Phobetor，梦神之一，主司噩梦），说不定杀了他就一了百了了。”

去往马拉松城之路处处被黑雾盘踞，来自异界的梦神之力仿佛连空间都可以扭曲，奎托斯时常迷失方向。

就在他辗转其中艰难摸索时，一阵悠长的笛声将他最终引导至已完全笼罩在黑暗与迷雾之中的马拉松城大门。那清脆空灵的声音，缭绕在空无一人、形同废墟的城市上空，显得异常孤寂而忧伤。

循着笛声的来源，奎托斯在死寂一片的马拉松城中四处寻找。不时遇到从黑雾中窜出的怪兽的骚扰——都是一些原始得几乎没有形体的东西，人类的眼睛从未见过。它们应该是你的子民，卡厄司，远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前，大概就曾在混沌之汤中狂欢起舞了。

这幅荒凉的景象令身经百战的斯巴达之鬼也不寒而栗，当他终于在太阳神庙的最深处发现一点微弱而温暖的火光时，不由自主地飞奔了过去，然而却没看见什么让人振奋的景象——高高的祭坛之上，孤独地跪坐着一个面色惨白的少女，神情萎顿。在她身后，一盆本应熊熊燃烧的太阳神祭火，此刻却只剩下几缕黄色的火苗在苟延残喘。见到他的到来，少女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感谢宙斯的引导……”

“众神之王可没有引导我，是你的笛子。”奎托斯认出来了，这是赫利奥斯的妹妹——曙光女神伊俄丝（Eos）。

“什么？不，不是我。雅典娜让我等候你，并帮助你穿越黑暗。”虽然因为没有解除黑雾，她尚未被梦神夺去神智，但明显虚弱了很多，“我一直待在这里，可是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我担心连原初之炎也撑不了多久……”

不是她吗？奎托斯疑惑地忖度，方才他还没有意识到，那笛声听起来十分熟悉而亲切。

伊俄丝忧伤地回头看了看挣扎燃烧的祭火：“救救我的兄长，奎托斯。我知道你的要求，赫利奥斯如能获救，一定可以说服宙斯解除你所承受的诅咒。”

“连雅典娜都无法办到，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奎托斯哈哈冷笑起来，“多么懦弱而无能的奥林匹斯，一次次陷入内讧引起的灾难之中。你们，十年来把我当奴隶般驱使的神，现在竟然还要依靠我的力量才能得救吗？”

“你可以选择不帮助我们，但你同样必须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毁灭中自救。

没有了赫利奥斯，由火焰骏马拉动的光明之车坠毁在大地上，再也不能行驶。奎托斯，太阳是生命之源，看看你的四周，没有了光芒，墨菲斯的力量会势不可挡地占据整个世界，等待我们的只有黑暗和永远的沉睡……”

“又是这样——没有选择。”奎托斯皱了皱眉头，“赫利奥斯在哪儿？他被什么东西给拉下来的？”

“……被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那个支撑大地的泰坦吗？！他不是应该被锁链束缚在……”

“有人……有人将他解放了出来……”少女喘息得越来越急促，“从我身旁的洞穴出去，在神庙后面，你能找到赫利奥斯坠落的马车。带上这火焰，它会唤醒骏马，带你去找它们的主人……”

“可是你自己……？”

伊俄丝憔悴的面颊上露出一丝微笑：“如果你能成功，我们都终将得救；如果你不能，那我便与万物一起享受永恒而宁静的沉睡。去吧，奎托斯，众神与你同在……”

第七章 阿刻戎的摆渡人

“服从我，愚蠢的兽类！！”用原初之炎点燃了光明之车的主火炬，奎托斯以链刃缠绕马颈代替缰绳，驱动苏醒过来的火焰骏马拔蹄狂奔，冲上天际。但这些神兽依旧不愿意对他俯首帖耳，它们竭力挣扎，不肯接近盘踞在天空中的黑雾。

“别带着我兜圈子，废物！”他勃然大怒，用另一只混沌之刃猛烈地抽打骏马，“带我去找赫利奥斯！！”

神兽发出痛苦的嘶鸣，勉强掉头冲向层层翻滚的黑暗雾海，后者已完全覆盖了片刻之前奎托斯离开的地方。俯瞰死气沉沉的大地，奎托斯仿佛可以看见伊俄丝的面容渐渐融入黑暗之中，但仍旧挂着一抹忧伤而平静的微笑。

光明之车风驰电掣，如一道霹雳划破黢黑的天穹，火焰骏马仿佛感知到了什么，径直往天极的对侧而去。在穿越雷雨云般深厚的雾层时，奎托斯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否则他担心会看见许多不想看见的东西。饶是如此，紧握“缰绳”的双手无法腾出来掩耳，他依旧听见了来自黑暗深处的咆哮与咒骂：

——……刽子手！！

——看哪，斯巴达之鬼！

——诅咒你！！诅咒你在阿刻戎河里腐烂！！

“滚远点，你们这些死魂灵！”奎托斯怒火中烧，忍不住喝骂出声。而几乎同时，他感觉到手中的锁链猛地一松，竟从神兽身上滑落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梦神的黑雾已被甩在身后，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丝毫不值得高兴——火焰骏马正如冰块融化般飞快地解体，“你们把我带到了哪

里？！”

失去了继续飞驰的动力，战车开始在空中倾覆下坠，堕向脚下的大地……



不，等等，那不是大地，只有被猩红色血海所分割的不毛的山脊。目所及处，不见一个生灵，一点绿色，惟有光怪陆离的精灵偶尔出现，在铁锈色的云端振翅盘旋。

光明之车无助地落入沸腾的血海中，仿佛石入泥沼，连浪花也没有激起一朵。同时坠落的还有奎托斯，只是他奋力将混沌之刃插入一堵陡峭的悬崖，在石壁上深深凿出两道刻痕，最终避免了相同的下场。

悬挂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低头只能看见脚下深不可测的血海在缓慢地冒着气泡，隐约可闻无数凄厉的呻吟声徘徊其间。

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奎托斯明白了，他或许是创世以来，第一个踏足此地的活物和人类，他同时也知道了火焰骏马会忽然消失的原因——哈迪斯讨厌这些散发光热的生灵，而这里是由他统治的封疆。

“原本应该漆黑一片的地狱……如果我能在这里看清，那说明赫利奥斯真的在这里！”虽然依旧不知所踪，但太阳神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冥界。这里的丘陵与山脉像尖利的钟乳石笋自血海中拔地而起，奎托斯站立的这个仅仅是其中之一。他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伸入血海的石砌长堤，尽头是一个残破的半圆形平台，仿佛一个渡口，却和周围的世界一样，似乎沉寂了千百万年之久。

他毫不犹豫地敲响了悬挂在一旁那铜锈斑斑的大钟，伴随着低沉的音波在血海表面吹起一阵波澜，从不知何处的晦暗角落中悄然出现，一艘排桨大船驶入了奎托斯的视野。

“这可真是天地诞生以来的奇事，没死的人却来到了冥府。”大镰、面具、皤须彤发与枯槁岣嵝的身体，尽管是初次谋面，但奎托斯绝不会认错甲板上那个阴森的人形——引领死魂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向导、冥河的摆渡人卡戎。

“斯巴达之鬼，宙斯的奴隶，来这里有何贵干？”

“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卡戎，小心你的用词！”

“即便不是奥林匹斯的奴隶，你仍旧是命运的掌上玩物。”冥河摆渡人饶有兴致地围着奎托斯走动，关节的活动虽像个扯线傀儡般生硬，却又能如同影子那样敏捷地漂移。奎托斯暗暗伸手到背后握紧了混沌之刃的刀柄——卡戎诡谲的动作和隐藏在面具后的空洞眼窝散发

着危险的气味。

“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灵魂，都受着与你同样的痛苦和折磨，然而众神不会也不可能拯救任何一个。”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不速之客的警告，卡戎的语调突然变得杀机腾腾，“走开，人类！在这里你能找到的只有绝望……”

“如果我并不打算回头呢？”奎托斯挑衅般地迈上了甲板。

卡戎昂首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然而笑声未落，他的镰刀如同猛兽的利爪突然向奎托斯的胸前袭来！

腐朽的甲板被贯穿了一个大洞，木片四散飞溅，敏捷的斯巴达人在最后一瞬避开了他的偷袭。下一秒钟，奎托斯在空中掷出的利刃深深洞穿了卡戎的身体！

“与其浪费气力厮杀，不如乖乖带我去对岸，卡戎，你无法阻挡我，谁都不行！”用锁链紧紧绑缚住摆渡人骨架一样的肢体，奎托斯厉声喝道。

面具滑落了，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被蛆虫蚕食后的可怖面孔，支离破碎的脸上难掩幸灾乐祸的神情。

“你真的以为，在这儿，在死亡主宰的世界里可以战胜我么，斯巴达之鬼？”落地后方才注意到船身的缓慢摇动，奎托斯此刻猛地发现自己已经离岸很远。

“我就让你如愿以偿，到‘对岸’去吧。只不过，你应该知道，‘对岸’可不止一个！”最后一个字刚刚吐出，猩红色的血水便涌上了甲板，船正在快速下沉！

大惊之下，奎托斯丢下卡戎，企图泅回渡口，却发现血海浓稠如同沼泽的烂泥，一股猛烈的吸力像一只巨手将他毫不留情地往下拉去！腥臭的血水立即灌进了七窍，奎托斯竭力挣扎，盲目地挥舞混沌之刃，很快便耗尽了气力。在意识彻底沉入黑暗的瞬间，他终于明白自己将会去哪里。

第八章 一个罪人在深渊

塔尔塔罗斯，我的四个兄妹之一，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神或泰坦曾一睹他的真容。他是深渊中的深渊，地狱下的地狱，甫一诞生，便张开血盆巨口等待着吞噬宇宙间的罪恶与丑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亿万罪恶的灵魂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被卡戎抛入这个庞大的死牢之中。讽刺的是，在终末之战中落败的泰坦们，也最终被登上神坛的宙斯投进了这个暗无天日的牢狱。

哪怕在最扭曲的噩梦中，人类也无法领会这个世界的恐怖之处。在这儿，在塔尔塔罗斯的怀抱中，阴冷的潮气夹杂着罪人们凄厉绝望的哀嚎与呻吟，即便奎托斯暂时还没有成为其中一员，他也不可能在这里生存太久，我必须设法助他一臂之力。

你知道吗，卡厄司，绝不应该小觑人

类。生命短暂、鼠目寸光、愚蠢无知，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某些时刻爆发出奇迹般的力量。在洞悉命运之力的你我眼中，人类螳臂挡车的行为显得如此可悲而可鄙，但是只为了一个被永远囚禁在潘多拉之匣中的精灵，他们就可以义无反顾地去做任何事。

那个精灵，就是希望。

我让一丝优美的牧笛声给斯巴达人送去了希望的祝福。仿佛一个轻轻落在面颊上的温暖的吻，终于唤醒了迷失在黑暗桎梏下的奎托斯。

“克……莱奥比……”

这一次他听出来了。尘封于心灵深处的记忆，那些短暂的幸福时光如今看来遥远得令人绝望。但他仍然记得那年的谷神节，与家人一道在晴朗的郊外向德墨忒耳（Demeter，五谷与农业的女神）献上自己那份祭品，记得亲手给妻子戴上的绿松石项链，记得天空中鹭鸟的长鸣，记得用桦树枝给女儿削制笛子……

克莱奥比，他亲爱的孩子，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吹起悠扬而哀伤曲调，那是献给出征却再也没有回家的勇士们的歌声。碧空如洗，澄净得就像她的双瞳……

生平第一次，奎托斯泪流满面。他从未对自己亲手筑成的大错感到如此悔恨，也从未这样强烈地觉察到女儿的存在。顷刻之间，十年来的磨折与苦难都在希望面前显得如此不值一提，只要能找到克莱奥比，就算他的生命立即画上休止符，也无关紧要。

像一头醒狮，他奋力地挣脱了地狱加诸的枷锁。然而喘息未定，借着上方赫利奥斯遥远的一抹微光，映入眼帘的却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景象……

“……泰坦！！”

被赫法司托斯(Hephaestus，火与锻造之神)亲手锻造的巨大铁索牢牢地束缚着，千万年不曾挪动分毫，曾经创造出世界的巨人们早已与身后的岩壁融为一体，峋颜峻体，仿佛鬼斧神工的群雕。

奎托斯的目光扫过一张张石化的面孔：乌瑞亚（Ourea，山脉之神）、阿德努斯(Adanos，裁决之神)、泰西斯(Tethys，沧海女神)、墨诺泰俄斯（Menoetius，暴力愤怒之神）……在他们身上，时间凝固在了挣扎求生的最后一刻——我的儿女们神情痛苦、姿态扭曲，看了叫人不寒而栗。

当他发现了一段中途断裂的铁索时，伊俄丝的声音再度浮现：

——是阿特拉斯……有人解放了他……

“那个扛地的家伙真的逃了，这么说的确是他绑架了太阳神。”奎托斯自语道，“可是……谁能到这里来放走他？”

只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克莱奥比在召唤他。利用链刃，像壁虎一样攀在上下都一望无尽的石壁上，奎托斯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向上爬了多久，或许只是几个时辰，或许几天几夜。深渊的恶灵围绕着他盘旋，等待这个家伙失足坠下的一刻；罪人的死魂在耳边诅咒呻吟，百般恳求他把它们也带出地府。到后来，奎托斯已经什么都感受不到，精疲力竭的他就这样悬挂在万丈深渊之上打起盹来。然而梦神不肯放过他，魇魔依旧在睡眠中肆虐，却反

而促使他清醒，令他更加迫切地渴望找到女儿。

头顶上方的光芒逐渐明亮起来，奎托斯终于闻到了那股熟悉的腥臭——双脚刚踏上地面，他发觉自己竟然又回到了那个渡口，站在那口布满铜锈的大钟前。

“哦哦，这世上有多少个斯巴达之鬼？我得把他们逐一丢下去么？”应钟声召唤而来的摆渡人，甫一见他便大笑了起来。

“深渊困不住阿特拉斯，也就困不住我！”

卡戎的面具瞬间出现在距离奎托斯鼻尖不过分毫之处，空无一物的眼窝死死盯着他：“奥林匹斯对待他们的奴隶太仁慈了……不，等等……你能逃出来似乎并不完全是他们的意志……”

奎托斯不禁勃然大怒，链刃破空，带起一阵啸音，但却仅仅划过一团人形黑烟。卡戎以极快的速度沉入甲板，转眼又在他左后方再度现身。

“你竟敢小看我！”在奎托斯的步步紧逼下，两人又电光石火地过了几招。然而摆渡人仅仅是用大镰拨开他的进攻，似乎无心恋战。

“别急着送死，斯巴达之鬼。”为了彻底摆脱奎托斯，他干脆抽身撤退，远远地出现在船尾的舵旁，“能活着从深渊之神手中离开，或许是刻意安排，或许是你命中注定。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不该再过多地干涉。别得意，这不等于我就无法立刻杀了你——这儿是我的地盘，你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是我比愚蠢自私的人类能看清更多的东西。”

话音未落，他舞动镰刀，猛地把船舵劈成齑粉。

“……如果这果真是命运的意志，那么你不需要方向，自会抵达目的地！”下一秒钟，在奎托斯听来，卡戎的声音已远得几不可闻。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不料对手竟然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奎托斯始终觉得难以置信，一直紧握着混沌之刃，时刻戒备着。然而摆渡人真的再也没有出现，只剩下他和冥河之舟在血海崇山间缓缓漂流。

第九章 一个魔鬼在天堂

或许不过半天时间，奎托斯却觉得漫长得仿佛一场永不结束的煎熬。四下里薄雾如织，他穷尽目力，隐约看见前方似乎有堤岸与建筑物的轮廓。然而又过了许久，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不见缩短。奎托斯猛然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他此刻才理解了卡戎最后留言的真正含义。

“如果我命中注定，自会到达我想去的地方。但如果相反……”

无法再思考下去，或许等待他的未来，不过是永远留在这无法掌握的船上，在一片异界蜃楼中徜徉，直到生命流逝，成为这里又一个迷失的亡魂

罢了。

不过，幸好这些胡思乱想都不曾成真。不知不觉之间，船只已自行向一个阒寂无人的码头接近。透过薄雾，奎托斯隐约看见了沿山体而上古老漫长的层层台阶，和掩藏在围墙后面一些巍然耸立的建筑物，其中之一是如此高大，它直上“云霄”，极目而不能见其端。

那便是支撑整个奥林匹斯山的世界之柱，从来没有一个凡人能从地下世界亲眼一睹这恢宏的奇观。然而奎托斯不知道也不在乎——悠长的笛声再度响起，长阶的尽头矗立着一个纤弱而熟悉的身影——棕色的短发、灰色的麻布衣裳、桦树枝做成的牧笛……

“克莱奥比……”

他颤抖得几乎无法站立。年复一年地为了诸神浴血奋战，没有令他感到丝毫的解脱，沉重的过去如同一只红热的大枷，扼着他的脖颈，灼烧着他的胸膛。然而就在见到克莱奥比的刹那，所有的一切皆作风云散去。奎托斯忘记了众神，忘记了危机与任务，甚至忘了自己身在冥府、眼前不过是女儿逝去已久的魂魄。找到了她，他所追求的所有都找到了。

他从船上一跃而下，克莱奥比却转身跑上台阶，转眼便不见了踪影。奎托斯一面拔足追去，一面放声大喊她的名字。沿岸而上，他来到了那片远远见过的建筑群中，却发现这里虽然宫宇琳琅、殿阁参差、仿佛也有过一段昔日荣华，然而眼下却只剩了残垣断壁，更兼阒寂无人、万籁无声，静谧中流露出一派凄凉。

四处都看不见克莱奥比，奎托斯却在一处倾圮无顶的林中凉轩中发现了另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那是个优雅的女子——华丽的海蓝色长袍包裹着她窈窕的身体，黑发如同丝绸般闪闪发亮。与端庄的雅典娜和娇柔的伊俄丝不同，她的神情既傲慢又深沉，她的美丽既迷人又无从捉摸，正如她所代表的事物和她的身分——佩瑟芬妮，既是春之女神，又是死亡之主哈迪斯的王后。

想到她也许掌控着女儿的灵魂，奎托斯便大为不快，然而又不得不向她询问克莱奥比的去向。他的语气很不客气，立刻惹恼了女神。

“当心你的口舌，无耻的斯巴达人！”佩瑟芬妮冷笑着拨弄手边的竖琴，“别忘了你在和谁说话。没错，你女儿在这儿，纯洁的灵魂都是去到无罪者的极乐世界‘爱丽岩’的。至于你这种嘛，就应该在塔尔塔罗斯里腐烂。”

“带我去找她！”

“哦哟，雅典娜真是选了个好奴隶呀。”她不慌不忙道，“比起探亲，你好像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去办吧？要不要我给你提醒一句？什么阿特拉斯、赫利奥斯、墨菲斯之类的……？”

“少废话，我的事不用你来插嘴！带我去找她，否则我就……”

“你就怎么样？”佩瑟芬妮美丽的脸上浮起一丝冷酷残忍的狞笑，“杀了我么？就像你照着自己妻子孩子的脑袋劈下去的时候一样，咔嚓？”

她大笑着往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奎托斯的太阳穴爆出青筋，他恨不得一刀砍了面前这女人。虽然最终理智还是阻止了他，但感受到强烈怒气的混沌之

刃仍然自行发出微微啸音。

女神瞟了一眼阿瑞斯的赠物："不过，既然大老远地来了，让你见见倒也无妨。只是有一个条件……"

奎托斯立即直勾勾地瞪着她。

"别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就因为你是个魔鬼，所以才不能轻易去爱丽岩。记得吗？那里是'纯洁'的世界。"她径直走来，端详着奎托斯灰白的皮肤，"看到那颗枯树了吗？在它前面解除武装、放弃力量、抛弃你血腥的过去和一切杀念，永恒乐园之门才会向你打开……"

奎托斯毫不犹豫地转身朝那颗枝叶繁茂的大树走去，就在他打算丢下混沌之刃时，武器的锁链紧紧攀附在他的手臂上，他不得不用力拉扯，最后把皮肤都给撕破揭下。

"好大的决心！"女神冷嘲热讽的声音又从身边传来，"不过有一点可得事先说明。这是你的选择，我不会干涉，不过你可曾想过——诸神与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会因这个选择而遭殃。"

"我不在乎。"卸去护甲，抛弃了武器，鲜血顺着皮开肉绽的双臂滴落在草地上。奎托斯生平第一次赤手空拳地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然而充盈于心的却只有快乐，从未有过的快乐，"我一点都不在乎。"

她笑了："好吧，可别后悔。"

大树仿佛在伸展变形，从树干上的节瘤中迸出万道耀眼的光芒，奎托斯不禁扭过脸去。然而姵瑟芬妮诱人的声音在召唤，他终于迈步走入了那道光……

…………

……又在做梦吗？

映入眼帘的是故乡一望无际的葱绿草原，鹭鸟在夕阳下发出嘹呖长鸣，振翅掠过万里晴空。又听见了熟悉的牧笛声，很近，很近，就在他身边。奎托斯带着几分胆怯地伸出手指，触到了丝丝柔软光滑的卷发。

嘴角尝到了泪的咸味，他忍不住和着曲调哼了起来——那支唱给一个征尘满被、离家许久的战士的歌……

"爸爸唱得真好。"笛声停了，他听到朗朗笑声，像春天小溪的流水，却不敢低头去看，生怕惊醒了这个难得的美梦。

"你怎么哭了？"一只温暖的小手伸过来给他擦拭泪水，奎托斯握住它，继而小心翼翼地抱住了那个小小的身体，好像担心惊走一只美丽的鸟儿。

克莱奥比似乎怔了片刻，继而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卷发在他耳边磨蹭，传来薰衣草般淡淡的香味。

"你干嘛现在才回来？我等了你好久。"她轻轻地说道，"你身上多了好多伤痕……"

奎托斯将她高高举在空中，逗得她大笑起来，清澄的瞳孔中映出他自己的笑容。他早就忘了自己还会笑，忘了自己的皮肤本来并非死人般的灰白，甚至忘了自己是个人。即使这是个梦也不要紧，他想，如果可以永远留下，死亡也不过一场恒久不醒的梦而已。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可怜的斯巴达人？"姵瑟芬妮的声音忽然自身后传来。此刻她通体纯白，头带繁花之冕，足迹所至之处，百花绽放，绿草萌生。步履过后，植物们又纷纷凋零。

"一个魔鬼在天国中找回了人性。

而我也一样，只有在这儿，我才是无暇的春之女神，不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冥后。”她长叹一声，神情落寞，“不幸的是万物有始皆有终，游戏就快要结束了，奎托斯。”

“别来烦我，娴瑟芬妮，现在奥林匹斯和那个世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为什么会有人管你叫斯巴达之鬼呢？在我看来，你和所有的人与神并无半点差别——愚蠢、短浅、以自我为中心。我本以为这个游戏有了你会更有趣一些，不料你竟然那么轻易地遂了我的心愿，真是没有意思。”她狡黠地微微一笑，“好好享受天伦之乐吧，你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说什么？”奎托斯猛地心中一动，深渊中所见的景象霎时掠过眼前，“……不错，还有什么人，可能在塔尔塔罗斯中出入自如，又能够释放被囚禁的阿特拉斯呢？！”

“你们的无知源于你们本性中的缺憾——永远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刚刚你想杀了我，不是吗？但是又担心没有我便见不到那个小丫头。可笑的是，如果你真地动手杀了我，世界反而能免遭毁灭的噩运。”

克莱奥比并不能完全明白二人对话的含义，但面前这位女神令她恐惧不已，扑在父亲怀里不敢抬头。

“你放了阿特拉斯，教唆他去绑架了太阳神，现在还想让他做什么？！”

“教唆？！啊，不、不、不！你完全弄错了，可悲的人类。”女神放声大笑起来，“根本不需要我去教唆他，泰坦恨透了宙斯和奥林匹斯，阿特拉斯即便粉身碎骨也渴望向他们最大的敌人复仇。一切原本应该平衡在天秤两头，我只不过在其中一边拿掉了一枚砝码而已！”

奎托斯一声怒吼，抛下惊恐的克莱奥比向娴瑟芬妮冲去，但他忘了自己已经失去了全部力量，对方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他的拳头，只一只手便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感到脚尖渐渐离地，窒息的痛苦令眼前一阵阵发黑。

“爸爸！！”女儿哭泣的声音传来，奎托斯却无能为力，逐渐模糊的视野里只有女神美丽却因邪恶的狂喜而扭曲了的容颜。她疯了，他想。

“为什么认定我一定就失去理智呢，奎托斯？”娴瑟芬妮饱满的朱唇凑近他的耳边，“难道你不是和我一样吗？难道你没有被诸神欺骗、玩弄、抛弃吗？看看我——宙斯和德墨忒耳的亲生女儿，跟阿尔忒弥丝、雅典娜一样是奥林匹斯的公主，却被一个丑陋怪异的死神（注：这里是指哈迪斯）掳到了地狱中！宙斯完全可以将我夺回，他却因为要与自己的兄弟修好（注：哈迪斯与宙斯是兄弟），便将女儿弃之不顾！无论我的母亲怎样哀求，我每年都只有3个月能回到地上，而这也不过是为了怕人间因缺少春天而无法耕种，无法向诸神献祭！！”

女神愤怒得全身颤抖，一把将快要失去知觉的奎托斯掷在地上：“从来都没有选择，我就像一枚棋子那样辗转于自私的父亲与冷酷的丈夫之间。他们背叛了我，正如阿瑞斯对你的欺骗一样。但我们仍然是不同的，身为一个凡人的你愿意继续当一条忠犬，我是个神，我决心让他们明白利用我的代价！！”

“……就在你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决心当一只纯洁的羔羊时，众神都已经陷入墨菲斯的魔咒之中。复仇心切的阿特拉斯此刻必定已经爬上了支撑奥林匹斯的世界之柱，开始大肆破坏。”克莱奥比哭着跑上来揽住父亲，女神轻蔑地瞥了二人一眼，转过身去，“一旦世界之柱崩坏，宇宙便会再度回归创世之初的混沌状态，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爱丽岩也会一道归于尘土。我说过，因为你的选择，万物都会遭殃。你见到了女儿，也注定会和她一起目睹世界的终末，这样难道不好么？”她回头看了看相偎的父女，叹了口气。

“你……你难道没想过，你自己也会和世界一起毁灭的……”奎托斯挣扎着发问。

姵瑟芬妮的身影如一缕轻烟般渐渐消弭，随风而来的只有她悲伤的呢喃：

“与其那样痛苦地存在……”

奎托斯跌坐在地，女儿在他怀中轻声抽泣着。一切都非常明了——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只有世界末日。追上去，或许还有机会阻止阿特拉斯和姵瑟芬妮，但却意味着他将再度成为那个灰白色的恶魔，再度投身于无尽的杀戮和战斗中，永远也不会再有机会见到克莱奥比了。

奎托斯在绝望中忽然发觉，他命中注定不会拥有克莱奥比，无论是此生，还是彼世。如同行走在暗夜中无尽的隧道里，幸福不过是前后两方那诱人的一点光明，给他勇气，迫使他在残酷的搏杀中努力求生。

最后一次拥抱了女儿，他逼迫自己推开她，扭头以最快的速度朝女神消失的地方跑去。克莱奥比哭喊着追来，却被藤蔓绊倒。奎托斯不敢回头，害怕自己会瞬间失去一切勇气，即使不能与她分享幸福，他依旧盼望女儿能得到宁静与快乐。他可以为此付出一切，无论是做众神的奴隶，还是当一个没有人性的怪物。

女儿的呜咽还在耳边不曾散去，他已经回到了那颗古老的大树前。远处耸入云霄的高塔此时阵阵摇撼，姵瑟芬妮在不远处的台阶上走着。

原本以为永不会再见的混沌之刃又回到了奎托斯的手中，武器似乎十分快乐，锁链像蛇一般重新紧紧缠绕在他的双臂上。他的肤色再度染上罪恶与耻辱的颜色，力量如同烈酒源源注入他的肢体。

“太晚了！你阻止不了我！！”听到他追来的脚步，女神喊道。她的身后凭空生出蝶翼般的黑色羽翅，卷起一阵狂风腾空而起。奎托斯箭步而上，抛出链刃缠在她的一只翅膀上，两人一同朝着世界之柱飞去。

第十章 坠落的三方

自冥间拔地而起，上接奥林匹斯山麓，世界之柱从创世以来便连接着三个世界。随姵瑟芬妮一道穿越覆盖地下世界的层层积云，展现在奎托斯眼前的是

依旧被黑雾笼罩的人间，和攀附在巨柱之上的泰坦阿特拉斯，他的身上犹自挂着两条用铁环穿在肩胛骨的锁链，随着巨人雷霆万钧的击打而轰隆作响。

“放开我！！”女神在空中左右腾翻，也甩不掉奎托斯，恼怒地大喊道，“看到奥林匹斯的覆灭不也是你的复仇吗？”

“我的复仇是对阿瑞斯的！！”奎托斯答道，“阻止阿特拉斯，我还能饶你一命！！”

女神大怒，径直向世界之柱俯冲而去，又在最后瞬间急刹转弯，企图令奎托斯在惯性下撞死其上。然而后者看准时机松开了她，用链刃攀住了在空中不断摇摆的阿特拉斯的锁链，然后回荡到柱上一处凸起的平台上。女神见状，也在空中盘旋一圈缓缓降落。此刻她竟然已全身披挂上铠甲，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支金色长枪。奎托斯一眼便认出来了——那都是赫利奥斯的东西。

“你真的以为，人类可能拥有与神对抗的本领么？”她嗤鼻冷笑道，“你应该留在爱丽岩，斯巴达之鬼，到时候可别说命运没给你和家人共渡最后时光的机会！”

话音未落，她羽翼一展，挺抢刺来。势如迅雷，瞬间便至眼前。奎托斯将混沌之刃横在胸前，勉强挡住枪尖，却挡不住娴瑟芬妮全力冲来的力道，两人僵持着一同滑下平台边缘。女神欲再度起飞的刹那，奎托斯凌空甩出锁链，竟将她的两只翅膀缠绕在一起，两人一道朝下直堕而去！

女神惊呼阿特拉斯的名字，泰坦伸出足有一个斗技场般大小的手掌来抓奎托斯，后者不得不松开缠住娴瑟芬妮的链刃，转而一刀刺进了泰坦的手掌。

混沌之刃灼烧着阿特拉斯，他猛烈地甩动起了手臂，企图摆脱那个小如虫蚁般的敌人。奎托斯敏捷地借助武器和泰坦本身的力道，在阿特拉斯山脉般庞大的身躯上往来跳跃，直奔巨人的肩膀。泰坦怒吼起来，声如雷鸣，无奈一手与双足都必须攀附在世界之柱上，只剩另一只手在身上拍打，却苦于行动迟缓，每每被奎托斯避过。

他正努力想钩住穿在泰坦肩胛上的铁索，忽然感到背后凛凛风压刺痛了脖颈，连衣襟都翻飞起来——女神娴瑟芬妮自半空疾速俯冲朝他袭来！

来不及多想，奎托斯将混沌之刃如同回旋镖般朝铁索掷去，自己朝后翻滚躲避——阿瑞斯的赠物亦是千锤百炼的神兵利器，虽然看上去是普通的铁器，却可依主人的意愿伸缩自如。伴随着一丛爆裂的火雨，链刃猛地伸长，两端分别钩住了两条铁索，竟一下扯得阿特拉斯抓住世界柱的另一只手松脱了！

泰坦庞大的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他冒着筋骨断裂的危险想再度伸手抓住柱子，却不幸失败，直直朝地府坠落下去！

“不！！”娴瑟芬妮狂怒地叫喊起来，“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去死吧，人类！！”

她在半空一个鹞子翻身，长枪带起一道金光向奎托斯当胸刺来。后者此刻已失去了防身武器——混沌之刃与泰坦一道落入了冥界，却在枪尖几乎碰到皮肤的刹那用双手死死攥住了枪杆！

娴瑟芬妮的瞳仁在失去理智的疯狂中

变成了赤红的光点，她死死盯住对手的双眼，动用了冥后操纵灵魂的能力，强迫奎托斯放弃抵抗。

斯巴达人只觉脑海中似乎闯入了一个怪兽，在吞噬他的记忆与精神——往昔经历的一切如同倒放的影像，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在眼前飞快闪现又消失：克莱奥比的哭声、卡戎的狂笑、塔尔塔罗斯中死魂的哀嚎、伊俄丝期冀的眼神、雅典娜挺立船头的塑像、波斯人带来的巨蜥、倒在血泊中的家人、灰白的皮肤、阿瑞斯金色的双眸、草原、笛声、绿松石项链、战士的呐喊、剑刃的寒光……一直到思想最深处那无人窥探过的黑暗……

他隐约听见自己疲惫地长叹一声，双手渐渐放松了力道。

已经可以感到锋利的枪尖刺进了自己胸前的肌肉，然而却没有疼痛感，只有一丝解脱后的轻松……这就是死亡吗?

…………

“……你！！”脑中怪兽忽然消失不见，宛如云开日现，光明与神智瞬间回到了奎托斯的脑海中，他睁开双眼，正好看见女神佩瑟芬妮大惊失色的容颜，“……你是……！！”

奎托斯感到她放松了手中的武器，本能令他一把夺过长枪，毫不犹豫地刺穿了女神的身体！金色的光芒从伤口处喷涌而出，那是神的血液，如同岩浆般灼人。

两人在空中纠缠着一起朝阿特拉斯消失的地方坠落。佩瑟芬妮挣扎着好似想说什么，最后却大笑了起来，笑声响彻空空寰宇，悲切而无奈。

奎托斯大惑不解。很久以后，当命运终于在他面前揭开幕布时，他才会明白女神为何在即将杀死他的最后一刻停手，才会知道佩瑟芬妮在他自己都不曾探寻到的意识深处发现了怎样的秘密。

“这便是命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抚摩着奎托斯的面颊，女神凄然微笑道，“没关系……我没有办到的事，总有一天，你会替我办到的……”

惊愕之中他感觉到她意味深长的一吻。佩瑟芬妮的身体在半空中渐渐化为无数璀璨的光点，仿佛飞溅的火星，又如绚烂的流星之雨，划破云奇波诡的碧空，飞向遥远的天际。

然而奎托斯却继续地向下坠落。残酷的战斗令他精疲力竭，渐渐失去了意识。恍惚间他仿佛觉得赫利奥斯的光明战车腾空而起接住了自己，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黑暗……

第十一章 黑夜之神的预言

“做得很好，奎托斯。”矗立船头的雅典娜雕像一丝不苟的庄重语调此刻听来只觉得厌烦，“赫利奥斯重新回到了他的轨道上，墨菲斯逃遁无形，阿特拉斯也被再度囚禁起来。你拯救了世界，也帮了奥林匹斯一个大忙。”

可是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为了神交给他的任务，奎托斯不得不放弃自己一直追求、视如生命的东西。这种牺牲是否太多，即使是对于一个被认为早已丧失人性的魔鬼？没有喜悦，没有希望，继阿瑞斯之后，诸神也无情地欺骗了他，包括他一向尊崇的女神雅典娜。他们不会为他祛除这罪恶的印记，更不会将他从痛苦中解脱，这样他才会继续当他们忠实谦卑的仆人，为他们披荆斩棘、南征北战。

离开停泊在港口的帆船，奎托斯万念俱灰地登上了高耸的海边绝壁，爱琴海蔚蓝的波涛在召唤他。或许只有死亡，才能从疯狂的边缘拯救这个斯巴达人的灵魂。

“我早就说过，死亡对于你来说，不过是一个开始。”这一回不再是通过雕像，雅典娜真的现身于他的眼前，然而奎托斯依然义无反顾地跃下悬崖。

“你仍然不了解救赎和忏悔的意义，人类，否则就不会自甘堕落，当一个懦夫。”他的身体如同一片羽毛在天地间飘荡，然而女神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徘徊。

“为了你们，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还要怎样忏悔，雅典娜？！”奎托斯再也忍不住，“全都是谎言，你们根本不会让我的痛苦减轻，你们对自己的痛苦都无能为力！！”

说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了姵瑟芬妮悲戚而美丽的笑容。

“你若现在寻死，岂不是再也无法实现复仇的誓言么？”

“走开，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坠落的感觉是如此熟悉，然而死亡看起来却十分遥远，真的连这样也不能结束他的悲剧吗？

“这不是一个任务，你大概也不会再为我们服务。所以……”女神在半空轻易止住他的落势，两人都悬浮在爱琴海万顷碧波之上，她拔剑指向雅典的方向，“就当是你向阿瑞斯的复仇好了，许多神祇都愿意帮助你完成心愿。”

“……你说什么？”

“趁着众神忙着将阿特拉斯重新送回深渊的当口，阿瑞斯去了我的城市——雅典，在那里大肆烧杀。他认为宙斯对待我比他更好，于是决定以显示他的力量来博取父神的宠爱。”女神冷笑道，“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你听说过‘妮可丝的预言’吗，奎托斯？”不等他回答，女神又继续说下去，“黑夜女神妮可丝，在混沌之神后诞生的五大创世神之一，传说中惟一真正有预言能力的神祇。早在还是乌拉诺斯王主宰世界的时代，她就和自己的丈夫——黑暗之神俄瑞波斯（Erebus）一起隐遁在宇宙最深的角落里去了。但是他们贻害甚多，生下了许多怪物与邪神，还留下一个预言……不，与其说是预言，倒更像是一个诅咒……”

“她说，每一个成为王的神祇，都将被自己的血亲嫡子击败和接替，如此循环往复而不止，直到世界终末来临的那一天。”海风吹拂女神的裙裾，仿佛一只洁白的鸥鸟，“结果，这个预言真的应验了——泰坦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杀死，后者继位成了第二代神王，然后……”

“然后克洛诺斯害怕自己也遭遇和父亲一样的下场，便吞吃了所有的儿子，

只除了一个……”说到这里，奎托斯已经恍然大悟，“……宙斯。”

“我的祖母瑞亚为了保护幼小的父亲，将他交给神鹰带走，又用魔法把一块石头变成婴儿的样子交给克洛诺斯。后者没有细看，就把襁褓整个吞落腹中，自以为从此无碍。后来……”

“宙斯被带到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交给盖亚保护。”之后的故事，每个希腊人都耳熟能详，那是被吟游诗人传唱已久的传说与神话，“但是当他长大成人，决心向克洛诺斯复仇时，盖亚却想阻止他。不过他仍然设法释放了被父亲吞噬的兄长波塞冬与哈迪斯，三人联手在终末之战中击败了克洛诺斯，并将所有与其为敌的泰坦们全部投入深渊中永远监禁起来……好一个英雄！”

“换成是你，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女神辩道，“泰坦怎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这个世界的主宰！”

“你不必为他掩饰。”奎托斯冷笑，“我都明白了。现在轮到宙斯本人害怕他的儿子们了，对不对？尤其是那个野心勃勃的阿瑞斯。所以才会有两个战争之神——就因为宙斯担心那个暴戾的儿子变得太难驾驭，才让你们俩互相掣肘。”

“我不愿意看到悲剧重演。但可怕的是，阿瑞斯也知道这个预言，而且认定接替父亲的人一定是他。我们已经忍耐了很久，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可现在看来……”

“众神间的尔虞我诈，不亚于人间分毫。这一回你我倒是真的利益一致了，雅典娜。”坚毅而冷酷的神情终于回到了斯巴达人的眼中，“杀了他就一了百了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奎托斯！”女神摇头道，“阿瑞斯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姵瑟芬妮，他是战神，是奥林匹斯最强大的神祇之一。赫利奥斯从阿特拉斯身上取回了你的混沌之刃。但是你仍然必须去寻找一件足以赋予一个凡人与神比肩的力量的东西，一件上古时代流传下来、一直被封印着的秘宝……”

奎托斯感到自己重新开始下坠，女神的身影渐渐溶入空气中消失，但她的声音仍然没有去远：“……别去雅典，你现在还不是阿瑞斯的对手。到伊弥托斯山麓（注：雅典城郊的一座山）去，那儿有人会为你指明之后的道路……记住，众神与你同在……”

他一头掉进了海中，冰冷的海水彻底唤醒了奎托斯身上每一个沉睡在失望与悲恸中的细胞。他泅上海面，望着雅典的方向，眼神仿佛一只饥饿的野兽。

第十二章 伊弥托斯的掘墓人

即使没有接近雅典，奎托斯仍然能远远看到巨大化的阿瑞斯那狮鬃毛一般飘舞的烈火须发——他正忙着捣毁雅典娜的圣城，士兵和军队在战神面前如同虫

蚁般弱小，优美恢宏的建筑群在举手之间便化为瓦砾。

随风飘来血腥与硝烟的味道，唤起了奎托斯对自己黑暗的过去的回忆。许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为当年面对死亡时的懦弱感到奇耻大辱，正是这人性的堕落，才给了阿瑞斯可乘之机，使他得以肆意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如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然而同时他也早已一无所有了。

伊弥托斯山下只有一片古老的坟场。他等待良久，这里也没有半个人影出现，只有清冷的月光照耀在不知荒废了多少岁月的残破墓碑上。

“这么说，你就是斯巴达之鬼？”不耐烦的奎托斯正打算自行离去，一个似乎来自地下的苍老声音忽然响起。他本能地拔出武器，摆好防御架势。

“别紧张，别紧张，年轻人，我不是敌人。”从一个挖了一半的墓穴中传来嘶哑的笑声，一个佝偻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爬了上来——衣衫褴褛、须发蓬乱、散发出刺鼻的恶臭，奎托斯一时间还以为是一具死而复生的腐尸。

“让你久等了，我刚才正专心工作呢。”近看才发现不过是个掘墓的老头。虽然形容委琐、身材枯槁，却长着一双精光灵活的小眼睛，掩藏在灰色乱发之下仿佛穹顶深处的鬼火，飞快地打量着奎托斯。

“雅典娜派你来的……？”奎托斯满腹疑惑，方才根本不曾听见半点挖掘的声响。

老头嗤嗤怪笑起来，笑声仿佛一只被夹住的老鼠在挣扎：“原来她选择了你，很好，很好，说不定你真的可以办到……”

“她说你会给我指明道路，找到战胜阿瑞斯的方法，快告诉我！”奎托斯想一把扯住对方的衣襟，然而却意外地抓了个空——老头看上去并不曾挪动地方，但是他那些肮脏的灰发却不引人注意地略略飘起了一点。

“哦，我的孩子，我们都没有多少时间，不是吗？”仍然挂着那令人厌恶的笑容，老头摇了摇手中铁铲，“美丽的女神给了你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斯巴达之鬼，她让你去找的东西，千万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勇士梦想得到——潘多拉之匣，无尽的力量之源。”

老头朝着一旁的石壁做了个手势，原本严丝合缝的山体上出现了一道泛着蓝光的裂缝。罅隙越来越大，奎托斯终于看出那原本是一扇门，而门后似乎是一片没有尽头的苍茫，黄沙漫天，劲风呼号。

“雅典城外什么时候多了个沙漠？！”

面对惊诧的奎托斯，老头仰首大笑起来：“那便是迷失之海，年轻人，你要找的东西正沉睡在它的深处。”

“我只听说过那个匣子的传说，它难道真的存在吗？”

“这个世界有不止一个潘多拉之匣，每一个都蕴藏着难以想像的魔力。有些已经被打开，另一些永远不会被找到。而这一个，则是宙斯发现了它。众神之王将它和克洛诺斯一道投入这个异界的荒漠，只有被选中的人，我才会为他们打开通往那里的道路。”

“克洛诺斯？！那个泰坦，他还活着？！”

“是的，他是惟一一个与宙斯为

敌，却没有被投入塔尔塔罗斯的泰坦。宙斯对他惩罚，便是敕令他背负着藏有潘多拉之匣的神殿，永远在迷失之海中徜徉，直到灼热的风沙将他身上最后一块肌肉侵蚀殆尽，这个囚犯才能得到解脱。”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掘墓人走到一边，重新开始挥铲，“好了，故事到此为止，想去就请自便吧，我还有工作要做呢。”

奎托斯皱着眉头盯着这个诡异的老人，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在给谁掘墓？”

“谁知道呢，”他又发出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或许给我，或许给你，每一个凡人，都总有一天要用到它的，不是吗？”

疯子。奎托斯想道，于是撇下他径直朝那片茫茫大漠走去，身后却隐约传来他的嘟囔：“死亡，不过是一个开始……”

奎托斯不由得浑身打了个激灵，再回头时，哪里还有什么老人与墓地，身前身后都是一片铺天蔽日的漫漫黄沙。

第十三章 死亡之圣殿

你或许听说过迷失之海，卡厄司。宙斯在发现了那个能够将一个凡夫俗子变成神祇的潘多拉之匣后，抽干了一个大洋的海水，令那里化为一片沙漠，好用来隐藏这个威力无穷的宝贝，顺便还把落败的克洛诺斯流放其中。

在黄沙与灼热的狂风中，奎托斯吹响号角，深沉的长鸣响彻天地，召唤克洛诺斯前来。即使已经见过深渊中泰坦们的惨状，地平线上出现的那个蹒跚爬行的庞大身躯仍然令他深深地为之震撼——克洛诺斯赤身露体，肌肤龟裂如风干的大地，神情呆滞茫然，惟有双目中仍然留存着一丝无言的痛苦。

这是儿子对父亲的报复——看着曾经的神王在年复一年的磨折中丧失了智慧与意志，变成一个无魂的傀儡，宙斯那颗残忍狭隘的心才能感到快乐与满足。同样的，他虽不希望人类得到秘宝，却又给这个异界留下入口，诱惑一个又一个踌躇满志的勇士前来寻宝，就是为了看到这些凡人的鲜血前仆后继地洒在潘多拉神殿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瑞斯完美地继承了乃父的性格。

在通往神殿的绝壁上攀爬了三天三夜，回想起与奥林匹斯打交道的岁月，奎托斯对诸神的憎恶有增无减。在亲眼目睹了他们之间无尽的纠缠斗争之后，他发觉神与人根本没有差别——自私、狭隘、卑劣，甚至比人类更加残忍、更加无情。同时他也明白，走上寻找潘多拉之匣这条路的人只有两种下场：腐烂在这个被诅咒的异界，和得到秘宝、拥有无上的力量。

登上了神殿的第一层台阶，迎接奎托斯的只有遍地的尸骸、散碎的枯骨和天空盘旋着的人首鸟身怪。看见那些阿瑞斯的宠物竟然监视着自己，奎托斯感到

一阵恼火。

“低贱的畜生，滚回去告诉你的主人，我很快就会取下他的首级！”听见他的咆哮，鸟怪们尖叫着纷纷飞走，但仍不肯离去，又落在远处，等待着吞噬他的尸体。

但是斯巴达之鬼绝无死在此地的打算。推开尘封已久的大门，经由奥林匹斯两位战神之手训练出的战士，在迷宫般的神殿中闯过了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陷阱。在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巨大建筑中，奎托斯只遇到了一个活人，被绝望地困在一个铁笼之中，一见到有人来到便喜出望外地大喊起来，让他快点放自己出去。

然而面对这个大厅尽头祭坛般的平台、悬挂在天花板上数不清的大小铁笼和空气中弥漫着的焚烧尸体的臭味，奎托斯立刻明白了大半。

“诸神要求祭祀，”他面无表情地对那个可怜虫说，“这是你的荣幸。”

那人愣了片刻，看到奎托斯推动铁笼向祭坛而去，立即吓得魂飞魄散。偌大的殿堂里回荡着他的哀求与叫骂，然而斯巴达之鬼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将笼子推上祭坛，看着那个人在喷薄而出的烈焰中化为一具焦尸，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通往神殿最高层的升降梯之门缓缓向他敞开。在漫长的上升途中，奎托斯忽然意识到——整个潘多拉神殿，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祭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吞噬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之后，秘宝的力量才得以不断壮大。看着升降井四壁上斑驳发黑的血迹，他心中徒然一沉，一种久违的感觉在意识的最深处悄然伸出了利爪。

——在和过去的较量中，你永远不会赢的……

有个声音这样说道。

升降梯停住了，在一扇半掩的门前——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却无法透过那窄窄一条罅隙窥探门后的情形。它像是一只似睡非睡的眼睛，朦胧地凝视着来人。尽管四周没有任何标识，奎托斯还是很清楚地知道——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扇门后。

他谨慎地推开了门。

……浓烈的血腥立刻浸透了他的每一个嗅觉细胞……

“这些愚民在阿瑞斯的土地上为雅典娜建造神庙，这个村庄的存在就是对伟大的战神的玷污！”

“杀光他们！！”

…………

这是什么？奎托斯愕然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正被烈焰吞噬的村庄中，身着斯巴达铠甲的士兵们疯狂地杀戮手无寸铁的村人，仿佛在屠宰一群牲口。火焰映红了星月无踪的夜空，他看见自己手提染血的混沌之刃，正朝向村落最深处的神庙而去……

折磨了奎托斯十年的噩梦，此刻活生生地再度展现于眼前。他拔腿追了上去，难道真的会有机会改变这场永远的悲剧吗？

在已成火海的神庙中，凶神恶煞的奎托斯正慢慢走向最后两个还站着的人，愚蠢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居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追来的那一个看得分明，他咆哮着撞倒了对方，两人立即在灼热的火焰和灰烬中扭打成一团。

奎托斯感到手中的刀刃撕裂了肌肉与骨骼，滚烫的鲜血喷薄而出，飞溅在他的脸上、身上。他看见自己因剧烈痛苦而扭曲的脸，那濒死的黑暗自己也感同深受……

“你以为，一个凡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吗？”倒地垂死挣扎的奎托斯突然向他发问，用的竟然是阿瑞斯目无下尘的傲慢语调！

“……不！”眼看着被自己重创的人轻松地重新爬起，挥刀向他的妻女斩落，奎托斯企图重新扑上去，却发觉自己已力不从心——胸前一道深及心脏的创口耗尽了他的鲜血与力量，他已经没有痛感，只觉得寒冷与窒息正向自己逐渐袭来……

“……你做了什么……”倒下去的时候，奎托斯的双眼还是不肯闭上，“居然……用这种卑鄙的……”

“是你作茧自缚，人类。”眼前赫然已是身披风雷甲胄的阿瑞斯本人，不屑地冷笑着，“居然听信雅典娜的挑唆，想消灭我，简直愚不可及！你渴望得到潘多拉之匣吗？告诉你吧，宙斯压根没打算让你们这些低等动物碰到它！它属于我们，它只承认流着奥林匹斯之血的神祇！它选择了我，因为我才是它的主人——不是你，不是任何一个在这个神殿中发臭的人类！”

“……我不会……放……过……”幻影散去，四周只有遍地的骸骨，有些尚未腐烂的，动作还凝固在将手中武器刺入自己身体中的最后瞬间。奎托斯知到自己中了奸计，然而却为时已晚。

“你说什么？不会放过我吗？”阿瑞斯大声一笑，从他手中夺去混沌之刃，“这个，我正式收回了。至于你嘛，乖乖地下地狱伺候哈迪斯吧！真没料到，过了这么多年，你的愚蠢丝毫也没有改善——我一开始还有点吃不准你是否会在同一条阴沟翻两次船，不想你还真是没叫我失望！”

尽管战神百般侮辱，冷嘲热讽，对于奎托斯而言，他的声音已经远得几不可闻。斯巴达之鬼死了。尽管面对的是幻影，奎托斯仍然为自己无法拯救至亲而痛苦万分，而死亡本身，反倒被他忽略了。

第十四章 舞台的幕后

…………

……我是谁？

这儿是哪里？

好像做了一个漫长而纷乱的梦，奎托斯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矗立在一片无边无垠的不毛之地上。天空与大地都是一成不变的铅灰，仿佛拙劣的舞台布景。视野所及之处，草木皆无，死气沉沉，惟有无数人形黑影在缓缓地朝远处的地平线移动。

是的，我死了……

奎托斯咬牙切齿地想起了阿瑞斯。



距离秘宝只差最后一步，却失之交臂，他实在于心不甘。就连冥府他也能来去自如，斯巴达之鬼丝毫没有在这里待下去的意愿。他转身想看看那些魂魄似的黑影是从哪里来的，然而身后亦是一派完全相同的景象，无论他看向何方都是如此——这个世界无所谓方向，无所谓时空，更无所谓去来，本身就是混沌与“无”的所在。

——还不肯好好休息吗，年轻人？

奎托斯四下张望，但那话音不过是脑中幻象。

——也罢，也罢，你命不该绝，只是这儿的一个过客。不过，迟早有一天，大家都会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它们’？那些影子？那是什么？鬼魂吗？”奎托斯问道，却发不出声音，这个世界没有声音。

——它们是过去也是未来，是物质也是精神，是你也是我。这儿不是冥府，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因为不到时候，哈迪斯是不会接收你的灵魂的。你只不过被阿瑞斯的力量抛到了舞台的幕后。

“什么舞台？什么幕后？你是谁？快些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只要能杀了阿瑞斯，再把我弄到哪里都无所谓！”

对方呷呷怪笑起来，尽管听不到笑声，奎托斯仍然觉得那腔调似曾相识。

——可怜的人类啊，真实以如此显现的方式展示自己，你却浑然不觉。没关系，在需要的时候，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在世界消失的尽头，真实也不是那么重要。跟我来吧，去完成你的使命。

奎托斯隐约发现远远的一个影子仿佛回头望了他一眼，急忙拔腿追上。但是无论怎么奔跑，两者之间的距离既不增加也不缩小。

“但是我没有得到潘多拉之匣，如何打败阿瑞斯？还会有别的办法吗？”

——奥林匹斯神之间的倾轧于我无干。不过，阿瑞斯无意中说了一句实话——潘多拉之匣是开天辟地之际宇宙精华的凝缩，它们有自己的意志。匣子已经属于你了，你只要找到它即可。

“可是我还没有……！！”猛然间感到脚下一空，他一个跟头摔了下去。似乎是跌进了一个深坑，双手乱抓却什么也碰不到，直直地往下落去……

倒吸一口冷气，奎托斯突然翻身坐起，他竟然真的身处坑底，往上可以看

见月朗星稀的夜空……

夜空?

是的，不是飞沙走石的沙漠，也不是灰蒙蒙一望无际的异界，是那熟悉而宁静的黛色天幕。

抚摩自己的胸膛，没有曾经重伤的痕迹。

他真的回来了，死而复生。

起身爬出土坑，奎托斯惊觉这里竟然是伊弥托斯山脚下那片寂静的墓地，而身后那个坑便是神秘的掘墓老头出现的地方，只是此刻四下万籁俱寂，没有半个人影。而遥远的天际仍然是火光熊熊的一片金红，雅典城仍然在痛苦中呻吟。

想起掘墓人似是而非隐晦难解的话语，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挖好的墓穴，奎托斯不禁冷笑起来。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在思索那个掘墓老人的真实身分，而我亦然。只是迄今也没有人得出合理的结论——他不是奥林匹斯家族的一员，更不可能是泰坦，或许，最简单的解释，便是命运本身在奎托斯面前崭露了自己的力量。

此刻，他有远比这些疑惑更重要的事情必须完成，斯巴达人转身向雅典奔去。

第十五章 潘多拉之匣

“父亲，睁开你昏聩的眼睛看看！”熊熊燃烧的雅典城中，顶天立地的巨人阿瑞斯面朝天空吼叫道，“你竟然畏惧那个预言，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雅典娜，而现在她的城市在我脚下化为瓦砾！！就连潘多拉之匣也在我的手中，你希望我用它来对付奥林匹斯吗？！”

爬上箭楼的奎托斯注视着眼前的战神——阿瑞斯与他们第一次相遇时一模一样，风雷甲胄、烈火般的须发，金色的眸子如同一只雄狮。然而自己却再也不复为那个当年的斯巴达战士。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和耻辱的印记，在常人无法想像的战斗中锤炼成长，他一直渴望找回的人性，却距离他越来越远。在失去了一切珍贵的东西之后，复仇，便是支持斯巴达之鬼继续战斗的惟一理由。

“什么？！你竟然可以死而复生？！”仿佛感受到奎托斯眼中炽热的怒火，阿瑞斯转过身来看见了他，“这就是宙斯能做的么？派一个无能的人类来对付我？！”

“不是为了宙斯，也不是为了雅典娜，但是我要杀了你，阿瑞斯！”

战神发出振聋发聩的咆哮，抓起面前的残垣断壁朝奎托斯投掷过来。后者跃下箭楼，在燃烧的废墟中左躲右闪。但是少了混沌之刃，仅凭脚力，想接近那个暴戾的巨人变得十分困难。

“奎托斯，你必须取回潘多拉之匣！”伴随着“当啷”一声巨响，从雅典娜神殿前矗立着的女神像手中坠落的巨大青铜盾牌正好为奎托斯挡住了半座迎面飞来的石砌拱桥，“阿瑞斯将

其据为己有，但匣子并没有顺从他的意志！”

“滚开，雅典娜！”阿瑞斯见状更加暴怒，背部猛然长出六只锋利弯曲的弧刃，看上去活像一只挥舞着螯爪的巨型昆虫，朝奎托斯扑来。

“藏着潘多拉之匣的地方是他的弱点，攻击那里，奎托斯！”在女神的操纵下，巨大的铜盾自行跟随奎托斯的脚步滚动，保护他免遭战神的伤害。斯巴达人趁机翻越遍地瓦砾，攀爬上雅典的城墙——那里还有最后一架未遭摧毁的投石机。

“无耻的雅典娜！就算你帮他，那也不过是一个羸弱的凡人，和他怯懦地向我求救时没有两样！”

阿瑞斯挥拳向奎托斯迎头击落，但后者在最后一瞬间成功地用投石机将自己的身体发射出去，恰恰与那山丘般大小的拳头擦肩而过。战神连忙回头去看对手落在何处，然而背后传来的剧痛却如同一把烧红的刀子刺进了他的神经——奎托斯用从废墟中拾到的战斧凌空砍下了他最左侧的一只弧刃！

阿瑞斯被斩断的肢体旋转着插入地面，一离开战神的身体，弧刃急遽收缩，不断改变着形状。奎托斯在距离它数十米远处着地，见状急忙向那里全速冲去。此刻一片越来越大的黑影正从天而降，奎托斯知道那是来自战神的攻击，他来不及躲避也无心躲避，只要能得到潘多拉之匣……

阿瑞斯踩下的一脚激起一阵如同陨石坠落般山崩地裂的摇撼，砖石泥土四散飞溅，地面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斗技场般大小的坑洞！他本以为这一下笃定将那个渺小的人类碾成齑粉，可是就在触地的最后一瞬，战神感觉到了阻力——一股强大无比的反向力量从正下方源源不断地传导上来。

他用尽全力向阻力的来源继续施压。有一个刹那，反抗似乎是消失了，可还没等他把脚抬起来看个究竟，伴随着一道炫目的闪光，猛烈的爆炸将战神庞大的身躯整个吹飞出去，落地时几乎砸掉了半个伊弥托斯山脉！

在尘埃与火焰的包围中，另一个巨人的身影缓缓站起——奎托斯也变得像阿瑞斯一样！而他的手中，一把周身缠绕着青蓝火炎的大剑正反射着夜空中苍白的月光。

“……奥……奥林匹斯之剑……”阿瑞斯挣扎着爬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潘多拉之匣中竟然是奥林匹斯之剑……难道他……”

奎托斯大步赶来，挥剑向他当头斩下，被后者用几只弧刃勉强挡住。

“等……等一下，奎托斯！”阿瑞斯绝望地叫道，“你不是真的要杀死你的战神吧？！你忘了吗，是我在绝境中救了你！是我训练你、培养你，你才有今天！！”

“我不会忘的！”奎托斯的面容在痛苦与愤怒交织中扭曲了，仿佛一只丧失理智的魔兽，“我永远不会忘的——是你，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恶鬼，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那些都是你的选择，愚蠢的人类！”战神不甘心地喊着，“就算你杀了我，也得不到你失去的东西。我们联手吧！你有奥林匹斯之剑，我流淌着注定要消灭宙斯的血，我们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你教会了我很多，阿瑞斯！”奎托

斯冷笑着，丝毫不为之所动，“怎样摧毁敌人，怎样折磨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叫他们生不如死。但是，这最重要的最后一课，我却是自己学会的……”

在奥林匹斯之剑的威力下，战神的弧刃逐一崩坏。阿瑞斯见势不妙，向奎托斯连发几个火球，摇身化为一只秃鹫振翅向茫茫爱琴海上逃遁。

“……那便是——如何杀死一个神！！”奥林匹斯之剑在斯巴达人手中变形成一把长弓，青色的光箭划破沉沉夜空，向阿瑞斯飞走的方向射去！

战神的惨叫响彻天地，遭到致命一击的他恢复人形，重重跌落在碧蓝的海水中，形成的巨浪堪比海啸，将沿岸的房屋渔船都摧毁殆尽。

“你……你……”奎托斯迈步走近奄奄一息的阿瑞斯，后者还在垂死挣扎，但金色的光点不断从胸口处的创伤中溢出——和姵瑟芬妮一样，那是神祇的鲜血，是他们无限而永恒的生命力，“潘多拉之匣……竟然选择了你，看来我是想错了……”

奎托斯缓缓举起奥林匹斯之剑，锋利的剑刃在雅典的月光下泛出死亡的蓝光，面前的阿瑞斯仍然在喃喃自语：“难道预言中所指的……命运果然难以逆转……你要记住，是我使你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战士！”

“是的，你做得很成功。”

寒光闪过，战神长着烈焰般须发的头颅被斩落、飞起、和他伟岸的身躯同时化为一场灿若繁星的光雨，在短暂的刹那照亮了夜幕笼罩中的爱琴海。

奎托斯抬起头，东方那遥远的苍白曙光已出现在天际。



第十六章 斯巴达的战神

我想，同他生命中很多难忘的时刻一样，阿瑞斯死前绝望而不甘的面容永远不会从奎托斯的记忆中褪色。他从未后悔自己向神的复仇，但是正如阿瑞斯所言，这并没有弥补分毫他自己的痛苦，也没能将他从永不间断的梦魇中拯救出来。

在他还是一个凡人时，噩梦或许只会折磨他几十年的岁月，可是因为击败了战神，在雅典娜的坚持下，奥林匹斯接纳了他——在斩杀了阿瑞斯的那一晚，他力尽晕倒在已成废墟的雅典城中，醒来时却发觉自己身处从未有凡人踏足过的奥林匹斯山巅，由黑色火山岩建造、纯金装饰的战神神殿缓缓向他敞开了大门。他就像被召唤一般信步而入，落坐于曾经属于阿瑞斯的御座上。姣美的女祭司向他献上只属于战神的圣铠和甘醪琼浆，他发现自己能看见这世界上发生的每一场战争，能听见每一个渴望胜利的战士的祈祷，无论过去未来，也无论距离远近。

于是，一个本来濒临崩溃的人成为了一个性格扭曲的神祇。对于奥林匹斯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决定了，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奎托斯变得越来越像阿瑞斯。

“斯巴达之鬼”的称呼逐渐被摈弃，那灰烬一样的肤色也不复为耻辱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世世代代斯巴达战士对这位战神的疯狂拥趸。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那罪恶的过去被追随者们遗忘了，人们只看到了眼前这位阴郁而残忍的神，领导斯巴达大军席卷一个又一个繁华的都市。如果说年轻时的争名夺利还有几分世俗的心态，现在他给人世带来的战争不过是纯粹的发泄，因为他忘不了那些沉重的往事，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可能给自己带来解脱的那一天。

哦，卡厄司，我深深地同情这个斯巴达人。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在奥林匹斯的神殿中那些孤独的不眠之夜，在血与火不断的洗礼下，他不是没有怀疑过——姵瑟芬妮和阿瑞斯临终前的异状和奇怪的遗言，时不时从记忆中浮现，扰乱着他的心智。但是奥林匹斯不会轻易让他了解真相，雅典娜虽然对他心怀慈悲，但她是宙斯的女儿。而且，同其他所有的神不同，只有她对奥林匹斯怀有最强烈的使命感，因为也只有她深切而真诚地爱着那个自私自利的父亲。

“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奎托斯！”可是这位女神的悲剧，就起源于她那种复杂而不幸的温柔性格，“众神厌恶你！停止滥杀无辜吧，否则我也无法继续保护你！”

她的表情关切而愤慨，霎时间打动了奎托斯，使他想起自己的妻子——很久以前，她也曾经这样质问过——但很快又被潮水般涌来的不屑和冷漠冲走了。

“别管我，我也不需要你的保护！”拨开雅典娜的手，奎托斯又一次从奥林匹斯山巅自己的神殿中跳了下去——他的军队正在罗德岛浴血奋战，他要去给

那里负隅顽抗的守军以致命一击。

战神的降临令斯巴达军队发出一阵气动山河的呐喊。奎托斯此刻与当年的阿瑞斯多么相似，身披风雷锻造的铠甲，顶天立地，身形比这个繁荣港口的标志——两腿分跨在连接爱琴海与地中海的海峡两岸的赫利奥斯巨像还要高大。

奎托斯咆哮着，与他的追随者们一道向顽强抵抗的守军发动最后一轮攻击。美丽的城市在他脚下化为残垣断壁，火焰炙烤着牺牲者的尸体，鲜血的气息与硝烟弥漫在深蓝色的夜空下。女神的声音仍旧从空中传来，警告他，恳求他，然而奎托斯置若罔闻，最后她只得长叹了一声：

"……别怪我，奎托斯，你的行为让我别无选择。"

话音刚落，一只巨大的金雕忽然出现在战场上空。它抖动闪闪发光的羽翼，出其不意地降落在杀得眼红的战神肩上。后者顿时如遭雷擊，动弹不得。金雕的利爪死死扣住他的身体，神力以闪电般的速度流走，奎托斯的身形迅速缩小了下去。

"你竟敢暗算我，雅典娜！！"奎托斯恼火地冲着鸟儿叫道，"别以为这样就能制服我，谁也无法阻挡斯巴达军队的铁蹄！"

金雕在空中盘旋了一圈，扭头飞向尚未完工的太阳神青铜像。在不断缩小、最后变成一个常人体格的过程中，奎托斯眼睁睁地看着它将来自自己身体中的力量注入了巨像里，那个傀儡人偶沉闷地呻吟了一声，居然开始活动起来！

但奎托斯压根没把这个大家伙放在眼里，他依旧是战神，不过被夺走了几分神力而已。随手抄起死去士兵的武器，他将犹豫着围过来的敌军杀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巨像笨拙地在城市中追赶奎托斯的移动方向，但它的攻击却不那么有效，奎托斯跳上城墙，用遗留在那里的攻城弩轻而易举地射瞎了它的一只眼睛。

"这东西也会痛？！"看着巨像含混地吼叫着捂住那只毁坏的眼睛，战神大笑起来，"雅典娜，你就不能给我找个像样点的对手吗？"

云开月现，一道泛着青色的光芒自硝烟弥漫的罗德岛上空划过，如流星般朝着港口边的圆形广场直落下去。鏖战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停了手，诧异地凝视着这一异象。

"什么？！""流星"没入地面之处，一把大剑徐徐现身于缭绕叆叇的光雾之中——正是奥林匹斯之剑。自从用它斩杀了阿瑞斯之后，宙斯便将其收回了，奎托斯再也没有见过这把神兵利器，"不要你来帮忙，宙斯，我能搞定那蠢物！"

"别误会，奎托斯。"众神之王的声音自半空响起，"当年你并未真正领会这把武器的威力，它远远不止是一把剑。今天正好有机会让你发挥无限的潜力，试试看，让嫉妒你的雅典娜和其他奥林匹斯神瞧瞧你的真正力量！"

宙斯的一番话激起了奎托斯的好胜心，他冷笑一声，跃过燃烧的废墟向圆形广场奔去。在跨越连接广场和码头的桥梁时，巨像忽然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而来，挥拳猛击，险些将他和桥一起打落海中。

"可恶，你等着瞧！！"最后关头的奋力一跃让奎托斯成功抵达广场，他毫不犹豫上前地握住了剑柄，然而用力一提居然没能将大剑拔起！

……怎么会？！战神又奋力试了两次，奥林匹斯之剑却仍然牢牢地插在地面之中，岿然不动。

奎托斯此刻才发觉事情不妙。他感到越来越疲惫，双膝发软，就连身上的铠



的鲜血，我不可能再让你为所欲为！求饶吧，斯巴达之鬼，看在雅典娜的份上我仍然会放你一条生路，但是你和你的走狗必须滚出希腊，永远不许再……”

众神之王的威胁被一阵轻蔑的大笑打断了，奎托斯仰天长笑，一把推开了横在脖颈上的剑刃：“见鬼去吧，宙斯！再没人比我更了解‘神祇’是些什么样的无耻败类！波塞冬昏庸无能，哈迪斯刚愎自用，雅典娜优柔寡断，阿瑞斯是你养虎为患，佩瑟芬妮又是你一手造就了她的悲剧。而你自己，为了对克洛诺斯复仇，不惜向所有的泰坦开战，就连曾经保护和养育你的盖亚也……”

“住口！！”宙斯勃然大怒，须发贲张，挥剑向他当胸刺来。奎托斯无处可逃，只有用双手死死抓住剑刃。但他已不再有战神的神力，奥林匹斯之剑的霹雳撕裂了他的血肉，猛地刺穿了奎托斯的胸膛！点点热血飞溅，将神王的银发都染得斑驳淋漓……

“不要恨我，孩子。”看着奎托斯因剧痛而扭曲的面容，宙斯的神情忽然变得复杂起来，“你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白痴！你以为……我愿意成为这该死的战神吗？”鲜血从奎托斯嘴里喷涌而出，打断了他的冷笑，“从来……都没有……选择……”

在意识渐渐丧失之时，他模糊地看见宙斯向自己俯身，将嘴贴近了他的

甲，亦如鳞片般块块剥落，当啷落地之声不绝于耳——他的神力正以放电的形态飞快地从接触大剑的双手流失！

战神大惊失色，连忙松开双手，然而却办不到——神剑以极强大的力量紧紧吸住了他的身体，仿佛一个企图吸干他每一滴鲜血的怪兽！

与此同时，一直在港口上空盘旋着的金雕一声嘹呖，扑闪着双翅降落在圆形广场的另一端。在着地的瞬间它化成了人形——一个魁梧威严、尨眉皓发的白衣老者迈开大步向狼狈不堪的奎托斯走来。

“宙斯……”奎托斯后悔不迭，他这才明白自己一时大意掉进了陷阱，然而却为时已晚，“原来是你！”

“没错，既然雅典娜拒绝对你下手，我只好亲自出马了。”神王倨傲地答道。

“……懦夫！”在斯巴达同胞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奎托斯怒不可遏，“有种就和我一对一地决斗，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奥林匹斯之剑被宙斯轻易拔出，划出一道寒光架在他的喉间：“死到临头还要嘴硬！你的双手已经沾染了两个神祇

右耳：

“对不起，我的孩子，或许这一切真的不可能由你的意志决定……不过，循环到此结束了，你永远不会成为奥林匹斯的主宰！”

谁稀罕成为奥林匹斯的主宰？！

奎托斯还想继续嘲讽宙斯，然而奥林匹斯之剑却被猛然拔出，带起一片猩红的血雨，喷洒在四周的地面上。已经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城市的斯巴达军团此时正慢慢聚拢过来，震惊地看着他们的战神倒在血泊当中，奄奄一息。

神王嗤鼻冷笑，突然间挥起大剑，一道强劲的剑气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呈圆形疾速扩散开来。所及之处，血肉横飞，人畜无存。只眨眼之间，罗德岛上已是一片死寂，再无半点生气。

奎托斯张嘴发出愤怒的嘶喊，然而却已语不成句。最后一幕映入眼帘的景象，只有宙斯转身离去的背影。

就在他暗自发誓要报仇之时，死神自黑暗深处伸出利爪，将他拖进了地府。

第十七章 新的盟友

死亡，不过是一个开始……

他听过这句话，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人与神的口中说出，而这一次，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了。

无数曾经的面孔自眼前飞速掠过，影像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交替闪现与消失：雅典娜神庙前的龙钟老妪、蛮族首领被斩落的头颅、阿瑞斯金色的眸子、克莱奥比丝绸般的卷发、卡戎空洞的眼窝、姵瑟芬妮悲伤的微笑……

他们都在用一个完全相同的声音说着同一句话：

死亡，不过是一个开始。

是谁?

在无边无际的意识之海的深处，他在永恒的黑暗中感受到了一缕奇异的光线，于是挣扎着睁开了双眼。

“我是盖亚，大地母神。”我用尽量轻柔的声音回答他。在漫长的等待和注视之后，我终于直接面对他了——这个注定要让世界翻天覆地的人类，此刻只剩一缕衰弱的魂魄，随时都可能彻底迷失在冥府的幻境和自身的心魔中。

“醒醒，孩子，让你永远沉睡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你还要向宙斯复仇！”提起这个名字，果然让他稍稍为之一振。

“你是……泰坦……”他竭力凝聚视线看向我的身后——那里影影绰绰地矗立着无数高如山脉的身躯，“你们怎么会……？我死了么？”

“死与生，不过是舞台的幕前与幕后，”我悄然将一点生命力注入他的心脏，令后者重新跳动起来。听见自己心脏的搏动声，感觉到血液重新流动，他逐渐恢复了意识，双眼中也有了神采，“奎托斯，站起来，不要让奥林匹斯看到你像个懦夫那样轻易接受了死亡！”

一句话触动了他最敏感的伤痕，斯巴达人冷笑起来：“懦夫吗？我现在也不



敢确定，到底是在恰当的时刻承认死亡是一种勇敢，还是与永不妥协地抗争下去为好……你不会明白的，泰坦，你们已经在奥林匹斯面前倒下几千年了！”

“命运永无被改变的可能，奎托斯，你所谓的妥协与抗争，都逆不过洪流最终的走势。我会出现在这里，就证明你命不该绝。”我故意将从塔尔塔罗斯中取回的混沌之刃抛到他的面前，“武器在这里，旅途在你的脚下，走不走，就是你的选择了。”

“选择……不要再跟我谈什么选择！”他果然紧紧握住了久违的旧武器，“如果你所言不虚，宿命都早已注定，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又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不是接受命运，而是接受失败，斯巴达人！”大地母神的叱责，在人类耳中一定像惊雷一般可怖，然而他却神色自若，不得不让我佩服那独有的坚毅与决绝。

“不要把我当作白痴，盖亚。”他冷冷地答道，“也不用再拿激将法试我了——我一定要向宙斯复仇，如果这也是你们的目的，那么就让我回到地上世界去吧，我现在就去找老家伙一决死战！”

“现在不行，奎托斯，你已经被奥林匹斯之剑吸走了全部神力，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你必须去找命运三姐妹，只有她们有力量带你回到宙斯背叛你、暗算你的那一刻，让你以战神之姿与神王一较高下！”

说话之间，奎托斯骤然脱离了茫茫黑暗，哈迪斯的爪牙正拽着他的身体向地狱的最深处而去。他仿佛看见了许许多多死在自己手中的怨灵正向他咆哮嘶鸣，想将他扯成碎片，于是他情急之下

拔出混沌之刃到处乱砍。顿时四下里一片哀嚎，利爪纷纷缩回，但仍不甘心，抽空就企图重新将他拖回下方熊熊燃烧的万丈深渊之中。

“滚开，肮脏的鬼魂！！”奎托斯吼叫着把他们驱散，朝着上方那一缕光芒的来源爬去。从一个锯齿状的罅隙中登上地面，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圆形广场上。也不知距离方才的激战过了多久，此刻城中仍旧是一片死寂，地面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已有鸦群陆续飞来大快朵颐。

“我的军队已经完了吗……”看到如此惨状，心如铁石的奎托斯也不禁打了个冷战，可是却忽然听到呻吟声从广场一角传来——一个年轻的斯巴达战士正挣扎着爬上通往海滨的台阶。抬头看见矗立在广场中心的奎托斯，他喜出望外地喊道：“我就知道战神是不可能被杀死的！”

“赶快回到斯巴达去，告诉他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宙斯一定会向我的城邦报复！”奎托斯命令道。

“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兄弟都倒在这里了……”年轻人转身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面露戚色。

“只要还有一个人能拿起武器，我们就还没有失败！照我的话去做！”在我的命令下，飞马帕迦索斯来到了罗德岛，此刻正在圆形广场林海的边缘处盘旋嘶鸣。奎托斯立刻明白了，大步向它走去。

“可是，你要去哪里，我的战神？”年轻战士见状连忙追上，“斯巴达需要你……”

“去杀了宙斯。”奎托斯以链刃绕住帕迦索斯的颈子，飞跃上了马背。最后一个字刚刚吐出，在战士的眼中，人与马已经成了茫茫地中海上一个小小的黑影。

第十八章 盗火者的磨难

“畜生，带我去找命运三姐妹！”帕迦索斯载着斯巴达人在茫茫云海中风驰电掣，却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径直朝向北方而去。

“不要责怪它，奎托斯！”见他想用链刃抽打飞马，我连忙出言喝止，“帕迦索斯也不知道三姐妹身在何处——为了避开纷至沓来的求告与祈祷，她们早在几千年前就从这个世界隐遁了。如今命运神殿藏匿在极偏远的秘境中，就算在奥林匹斯也没有几个神了解她们的去向。”

“那我这是要去哪里？！”

“有一个泰坦知道这个秘密，奎托斯，但他被宙斯单独囚禁在极北苦寒之地。救出他，才能找到通往命运神殿之路。”

透过叆叇的云层，奎托斯看见脚下的大地逐渐变得荒凉、贫瘠、寸草不生，又渐渐地被皑皑白雪覆盖。朔风呼号，

夹杂着鹅毛大雪迎面扑来，吹得他睁不开双目。

这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同伴——一只通体纯白的大鸟，与曾经在罗德岛见过的宙斯的化身十分相似，正围绕着下方最险峻的一座山峰盘旋着。突然间它一头俯冲了下去，消失在群山峻岭之间。

帕迦索斯似乎发现了什么，也立即下降，紧随着白雕飞走的方向而去。

透过狂风的咆哮，奎托斯好像隐约听见了一个声音，一个不属于自然的声音，仿佛是一阵阵声嘶力竭地惨叫。

漫天风雪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被粗重的铁链捆缚在断崖尽头的石台之上，旁边熊熊燃烧着一堆巨大的篝火。方才的白雕此刻正落在他身旁，撕扯他的肚腹，内脏都几乎被啄食殆尽。那人的呻吟声越来越低，到最后只剩下痛苦的喘息。

“你是……普罗米修斯？！”帕迦索斯将奎托斯留在山崖顶端，自己便拍拍翅膀再度消失在天空中。尽管不曾见过，但奎托斯和其他人一样听说过他的传奇，却没有料到我让他来找的人竟然是这个饱受宙斯折磨的半神。

白雕见到有人前来，尖叫了一声振翅飞走，但却不肯去远，仍旧在绝壁间盘旋。

“战神……你还活着……”普罗米修斯挣扎着抬起头说道，“盖亚……果然让你来找我了……”

“我已经不是战神了。”奎托斯皱着眉头道，“她说众神中只有你知道通往命运神殿的道路。”

“是的……我曾经去过一次，”鲜血顺着普罗米修斯的身体不断滴落，奎托斯不禁觉得他马上就要断气了，“……在远离尘世的创世之岛上，去寻找原初之炎……”

“原初之炎？”奎托斯想起了在太阳神庙中女神伊俄丝守护的那一丛小小的篝火，“你盗走了火焰，因此宙斯才把你锁在这里。”

“是的……为了给人类以光明和温暖，让他们不再在漫漫黑夜中受猛兽和妖魔的欺凌。宙斯认为这是对他的背叛，剥夺了我的神力，把我锁禁在这里。还命令他的神兽——那只冷血的畜生每天来啄食我的血肉……”普罗米修斯的双目渐渐浑浊，语调也越来越微弱，“……在我死后，伤口又会自动愈合，于是下一轮的折磨又再度降临……这样已经持续了多久？一年？或许一百年？啊啊……好冷……”

他慢慢停止了呼吸，饱受风霜的面孔上立即蒙上了一层白霜。但腹部的伤口却开始迅速愈合，肌肉与血管如同春天的藤蔓般蜿蜒生长，片刻工夫那里便完好如新。如同大梦初醒，普罗米修斯倒吸一口冷气突然睁开双眼，大声对着奎托斯喊道：“帮帮我，斯巴达人！将我从宙斯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吧！”

奎托斯上前用混沌之刃砍削铁链，可是后者亦如普罗米修斯的身体，刚被砍断便立刻自动复原。

“不、不、要真正解除我的枷锁，只有用原初之炎。”囚犯焦急地说道，“宙斯故意将它摆放在我身边，却无法触及，令这苦难的煎熬更加……”

“就是那篝火？”奎托斯回头看看，

也发现手边没有任何取火之物。空中的白雕见到了食物，小心翼翼地飞回到断崖边，不耐烦地抖抖羽毛。斯巴达人心中一动，故意转身远离石台。果然，那扁毛畜生见状，亟不可待地朝受难者扑了上去，意图再度大快朵颐，却冷不防被背后飞来的链刃缠住了脖子，还没来得及尖叫出声，便被奎托斯振臂一摔，硬生生地抛进了火堆中！

顿时，它全身的羽毛都被点燃了，白雕彻底变成了一只火炬。奎托斯回头看向普罗米修斯，发现后者正用期冀的目光盯着他。

“好吧，我可不希望就此烧死你……”他将火球般的鸟儿尸体抛向那个不幸的囚犯，金色的火焰窜上普罗米修斯的身体和须发，瞬间便吞没了他。然而奎托斯却没有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在那些桎梏了他上千年之久的锁链一一溶化断裂之时，受难者已经焦黑的脸上似乎还浮现出一抹欣慰的微笑……

“谢谢你，斯巴达人……”

从空中仿佛传来一声叹息，面前的石台砰然炸裂，奎托斯不由得用双臂护住面颊以免被四散飞溅的石屑击伤。再度抬头时，囚犯、断崖和白雕的尸体都无影无踪，只有一个完全由火焰包裹着的巨鸟在半空中展翅翱翔。它的吐息是炽热的风暴，羽翼是纯净的朵朵火苗，鸣叫犹如祭典中响彻寰宇的号角。

“上来，奎托斯！”虽然听不见真实的语言，但火焰代替这个美丽的精灵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我载你一程！”

“不死鸟？”奎托斯犹豫着伸手去摸那看上去灼热难近的躯体——手掌所碰之处，火焰纷纷避让开来，他这才放心地跃上了鸟背。

“以创世神之名感谢你，勇敢的斯巴达人！”他又再度升上了天空，但与坐在帕迦索斯背上的感觉却大相径庭——飞马仅仅是疾速奔驰罢了，不死鸟拍动双翼却仿佛连空间也可以撕裂，天空与大地的景色扭曲、聚合，形成一条狭长的螺旋形隧道。奎托斯向外张望，依稀看到了无数城邦与国家出现、繁荣、又在天灾人祸中逐一毁灭，他看到了斯巴达的军队横扫希腊，又见到家乡和煦的田野如同魔法般飞快地交替呈现四季的景色……

“看到了吗，奎托斯？”普罗米修斯的声音再度通过不死鸟的圣火传达着，“历史、兴衰、生与死，在永恒的存在面前不过是过眼云烟。我理解你对奥林匹斯的仇恨，可是不要让这曾经拯救了你灵魂的情感将你吞噬进黑暗的漩涡！”

“难道你就不想对宙斯复仇？！”

火鸟一声长啸：“我的灵魂自由了，你带来的火焰将我从命运之神的手掌中拯救了出来，憎恨与报复已经不再困扰我了。奎托斯，让这个曾经被称为‘先知者’的老家伙给你一句忠告吧：命运虽然不可违抗，但如果人不去反抗她的不公，那便只是一只扯线傀儡罢了。盖亚虽然勇敢，但她太过悲观。定数与变数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大河的流动永远不会改变方向，你仍然可以卷起巨浪将敌人打翻在水底！”

“你说的命运之神，就是那三姐

妹吗？”

“不，当然不是，三姐妹仅仅是命运的女仆，她们所能决定的只是那些贩夫走卒的一生罢了。没有人见过命运之神，她的诞生与存在是宇宙间恒久而终极的谜团，然而她的力量又如此至高无上，就连宙斯本人也完全无法与之抗衡。”

“我有很多问题，普罗米修斯，一些困扰我多年的疑惑，却无人能为我解答……”

“你不需要我的解答，斯巴达人。不久，就在不久以后，一切真相都将大白于天下。到那时，你将会有选择，真正的选择的权力。到那时，命运才被抓在你的手中！”

普罗米修斯激昂的话语，令奎托斯陷入了长久而沉默的思考。他们再度冲出那时空交织的隧道，看见创世之岛澄清明朗的万里碧落时，他依旧沉浸在回忆之中。

“就是这里了，命运神殿。”不死鸟在天穹中盘旋了几圈，让奎托斯看清脚下恢宏壮美的建筑群，“那里耸立的便是命运三女神中的二姐拉柯希思的塑像。要小心，奎托斯，她们会诱惑你、欺骗你、恐吓你，但是别相信那些妄称命运之名的谎言。我不能帮助你更多了，斯巴达人，祝你好运！”

第十九章 命运三姐妹

“奎托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告别了盗火者化成的不死鸟，奎托斯一路前行。穿过栉比鳞次的庭院与空无一人的殿堂时，他身旁一座雅典娜的小雕像忽然开口对他说道，“泰坦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利用你，奎托斯，盖亚告诉你的都是断章取义的谎言。回到奥林匹斯来吧，我会帮你获得宙斯的宽恕，否则只有死亡在前方等待着你！”

“我被他杀死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奎托斯愤而挥刀将雕像斩为碎片，一个幽灵般的影子却从中飘然而出。

“哎呀呀，本以为你对这位女神还会有点感情，看来是我想错了。”那是个戴着冠冕，白发曳地的女人，十指都呈锋利的剃刀状。

“阿特洛玻丝……”没想到第一个见到的竟然是负责切断生命之线、带来死亡的老三，奎托斯发现面前的不过是个幻影，抛下她转身便走，“死亡是我旅途的起点！”

“哼，如果这旅途给你的子民也带来了死亡呢，斯巴达之鬼？！”女神冷笑起来，轻轻挥手，横亘在奎托斯面前的一堵墙壁倏地变成了一面硕大的镜子，里面影影绰绰地映出一座包围在火海中的城市。理智告诉奎托斯不该去看，但

当他听见从中传出绝望的呼喊声时，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伟大的战神，你在哪里？！斯巴达需要你！！”

“什么？！”这正是那个在罗德岛幸存的年轻战士的声音，奎托斯大惊之下扭头去看， 却立即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进了镜面！

他发现自己漂浮在熟悉的斯巴达上空，脚下那弥漫着狼烟与火焰的城市正是自己的故乡！从空中不断坠落的灼热陨石雨像炮弹般无情地摧毁着这里的一切，人们在哭喊奔逃，他看见了那个年轻战士正绝望地对着茫茫夜空恳求：

“不要抛弃我们，战神！”

“可恶的奥林匹斯！！”惊痛交集之下奎托斯怒吼起来，“你们做了什么？！”

女神大笑起来，但是已不再是阿特洛玻丝沙哑的嗓音，飞翔在毁灭的城邦上空的变成了另一个手持权杖、身披羽衣的美丽女子——负责丈量人类生命之线的二姐拉柯希思。

“是你将这些可怜的凡人推入了死境，斯巴达之鬼！”她伸手抚摩着奎托斯腹部那道由奥林匹斯之剑造成的伤痕，“如果不是你叫他们反抗奥林匹斯，神王又怎会将莫大的灾难降到他们头上？”

“不……”奎托斯此时才发现自己一心想着复仇，完全忘记了斯巴达的安危。他恨不得立刻去拯救脚下面临绝境的故乡，然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座城市被烈火逐渐蚕食殆尽……

“愚蠢的人类！”拉柯希思眨眼又变成了阿特洛玻丝，“你真的以为我们会乖乖地帮助你去击败神王吗？！是我们决定了泰坦必定在终末之战中落败，也是我们让你嚣张地走了这么远。不过这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玩腻了游戏，你该面对真正的终点了，斯巴达之鬼！”

“胡说！”奎托斯一把扭住了她纤细的脖颈，“你们不过是命运的仆从！”

她黝黑的面孔上露出一抹轻蔑的微笑，无数股黏稠如同蛛丝般的白线开始紧紧地缠绕奎托斯的身体，最后竟令他动弹不得。女神轻易挣脱了他的手掌，而此时她已然化成一个丑陋臃肿的老太婆，长着成百上千挥舞着的手臂，仿佛一只变形的大蜘蛛——这便是掌管纺织生命之线的老大克洛索。

“你还真的相信了盖亚和普罗米修斯的胡言乱语，斯巴达之鬼！”她用破锣般的声音震天动地地叫喊道，“如果不是我们决定着命运的走向，那为何当初奥林匹斯之剑帮助你击败了阿瑞斯，如今它又回到宙斯身边，吸走了你的神力呢？！”

丝线越缠越紧，奎托斯一开始还在竭力挣扎，但下方传来的年轻战士惨遭不幸的悲鸣声却彻底撕碎了他的斗志——不仅亲手害死了家人，现在他的罪孽中又添上了万千斯巴达同胞的鲜血。

“宙斯，你竟然如此卑鄙！来和我决一死战吧，懦夫！！”

“痴心妄想，你还是变成我腹中的蛆虫好了！”克洛索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奎托斯感到眼前一阵模糊，便向脚下无限的黑暗中跌落了下去……

第二十章 战神归来

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噩梦，他在燃烧的斯巴达城中奔走喊叫，却没有一个人回应他的呼唤。尸体堆积如山，地面上血流成河，狂风吹起阵阵刺鼻的焦糊味，惟一的声音只有建筑在烈火中坍塌的巨响……

隐约听到一个男人的哭声，结果那却是他自己。奎托斯颓然跪倒在这座死城中，泪水顺着面颊滴落在脚下血迹斑驳的地面上。

“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

“既然被夺走，为什么不再把它们夺回来？”忽然间一只温暖的手掌伸过来为他擦去满脸的泪水，奎托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一串美丽的绿松石项链，在那张熟识而亲切的容颜下闪烁着光彩。

“塞莱娜……？！”已故的妻子伸臂拥抱斯巴达人宽厚的肩膀，她的呼吸吹在奎托斯的面颊上。

“对不起……对不起……”长久以来的重压瞬间爆发，他紧紧将她拥入怀中，“我是个愚蠢而无能的丈夫和父亲，你能原谅我吗？克莱奥比能原谅我吗？”

“我们从未恨过你，奎托斯。”她的吻轻轻落在他的唇上，“而我们也将永远与你同在。不要放弃，你是个从未战败的常胜英雄，记得吗？烈火毁灭一切，也可以带来新生，扼住你命运的咽喉吧！！”

奎托斯这才发现，一只金红色的羽毛正别在自己的衣襟上。这到底是偶然从不死鸟身上带下来的，还是普罗米修斯刻意的赠予，他不知道，也勿需知道。奇妙的原初之炎吞没了他的身躯，将痛苦化成的力量如潮水般注入这个斯巴达人的灵魂中。这一刻，他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拥有胜利，因为塞莱娜的声音仍然回响在耳边：

“我们永远以你为自豪……”

在神殿中，得意洋洋的克洛索忽然感到剧烈的痛苦，她张嘴发出的却是拉柯希思和阿特洛玻丝的惨叫。由身体内部传来的压力令她们神智错乱，共用的身体在三个人的形态间飞快地转化，到最后已经完全混乱，只剩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在垂死挣扎。

“……可恶！！不要以为……！”话音未落，女神的躯壳彻底崩坏，如同一个碎裂的人偶般四散弹射，在神殿的四壁上砸出不少深浅不一的裂痕。

巨大的时间之镜前，只剩下了奎托斯一人独自矗立着。他回头凝视着那如水波般起伏不定的镜面，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在其中明灭闪现，也看到了每一次梦魇中都在重复的景象——火海中的神庙、妻女的惨叫和她们血泊中的面容……

我原以为他会选择回到这一刻，但这个斯巴达人长叹一声，还是走进了罗德岛之战的那个瞬间。

宙斯怒吼“住口”挥剑刺来的刹那，面前的那个奎托斯倏地消失不见，神王猛地被背后到来的不速之客大力撞开，奥林匹斯之剑也脱手飞出。

趁着对手倒地尚未起身的空隙，奎托斯立即举剑朝他猛砍。仓促之间神王以霹雳勉强挡住一击，但奥林匹斯之剑的第二下斩击重创了他的右肩，宙斯痛得惨叫一声，猛地放出伞状闪电将奎托斯包围其中，自己立刻再次化身为金雕想脱离战圈。

“父子都是一样的无能鼠辈！”战神不顾自己的肌肉被霹雳撕裂，鲜血喷涌，奋力脱出闪电的包围。奥林匹斯之剑在他手中急遽变形，当年射死阿瑞斯的长弓这一次又对准了宙斯逃逸的方向，弦张如满月，数百年来与奥林匹斯的恩怨纠葛，眼看就将在这一击下终结……

“住手！！”一个突如其来的身影猛地挡在他的面前。然而奎托斯已经放开了弓弦，青色光箭一声呼啸，贯穿了面前此人的胸膛！

“雅典娜？！”没错，他这时才看清那位女神泫然欲泣的双眸。震惊之下，奥林匹斯之剑当啷落地，奎托斯双手抱住了她颓然倒下的身体，“为什么要这样？那个人不值得你为他牺牲！！”

“……你不明白……奎托斯……”泪水顺着雅典娜的眼角滚落，她疲惫而无奈地摇摇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奥林匹斯毁灭……”

“我对奥林匹斯的毁灭毫无兴趣，只想对宙斯复仇，是他先背叛了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对诸神恩断义绝，然而看着眼前濒死的雅典娜，奎托斯忽然感到一阵难忍的悲伤和愤怒。

“宙斯就是奥林匹斯！”从被贯穿的伤口处开始，女神的身体逐渐出现一道道裂纹，好似一个即将破碎的瓷人，“失去了王，我们全都将化为乌有，奎托斯！有很多事，我没有告诉你……也不敢告诉你……就是怕你会走上阿瑞斯的老路……”

斯巴达人怔住了，这最后一句话仿佛一把钥匙，冥冥中揭开了困扰他多年的谜团真相。突然，一切都是那么清晰，而雅典娜后面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出乎意料之外……

“他只是在害怕，奎托斯，你知道那个可怖的预言，那个血亲相残的循环……”女神泪流满面，“他本想将你杀死在襁褓中，可是对你母亲的爱阻止了他。我们一致决定严密保守这个秘密，让你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成长、生活、死去……如果没有阿瑞斯愚蠢的干涉，你本不应该遭受那么多无端的痛苦和折磨，奎托斯，我的弟弟……”

奎托斯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他抬头望向苍茫的云端，宙斯化成的金雕早已消失在天际。姵瑟芬妮和阿瑞斯临终的容颜，和那个每夜必来的梦魇一起纠缠在他的心中，仿佛一张巨大而强韧的网，紧紧地束缚着他的灵魂和思想。

臂弯中，女神已经无法再出声，曾经灿若星辰的双眸渐渐失去了光彩。她绝望而哀痛的表情凝固在那张美丽的脸上，又随着躯体的崩裂化为点点散碎的光屑，没入漫漫长夜之中。

第二十一章 终末之战

这里是史前的大地，一片荒芜不毛之相，滚滚尘烟中，无数高耸入云的身影在朝着地平线缓缓前行。在他们之中，奎托斯认出了几个曾经见过的面孔：克洛诺斯、阿特拉斯和盖亚。

“泰坦们！”与这些开天辟地的巨人相比，斯巴达人无疑渺小得如同草芥，但他们仍然纷纷停下脚步，低头注视着这个挡住去路的家伙，岩石般沧桑的面容上写满惊诧与不解，“要去和宙斯开战吗？那我可以预言：你们不会赢的！”

巨人们面面相觑。盖亚却缓缓地向他俯下身来，她的表情平静安详，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奎托斯，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你终于来了。”

“他是谁，盖亚？”阿特拉斯与其他泰坦纷纷发问，“为什么在这儿胡言乱语？我们怎会输给那些小如蝼蚁的奥林匹斯神！”

“他是命运的使者，我的孩子们。”大地母神答道，“没有他，我们的确都将在塔尔塔罗斯的深渊中渡过余生。宙斯在潘多拉之匣中得到了一把强大无比的武器，足以将我们的军势一举摧毁。”

“你倒是全知全能呢，盖亚。”奎托斯冷笑道，“那把武器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因此，跟我来吧，让你们尝一回踏平敌人的快乐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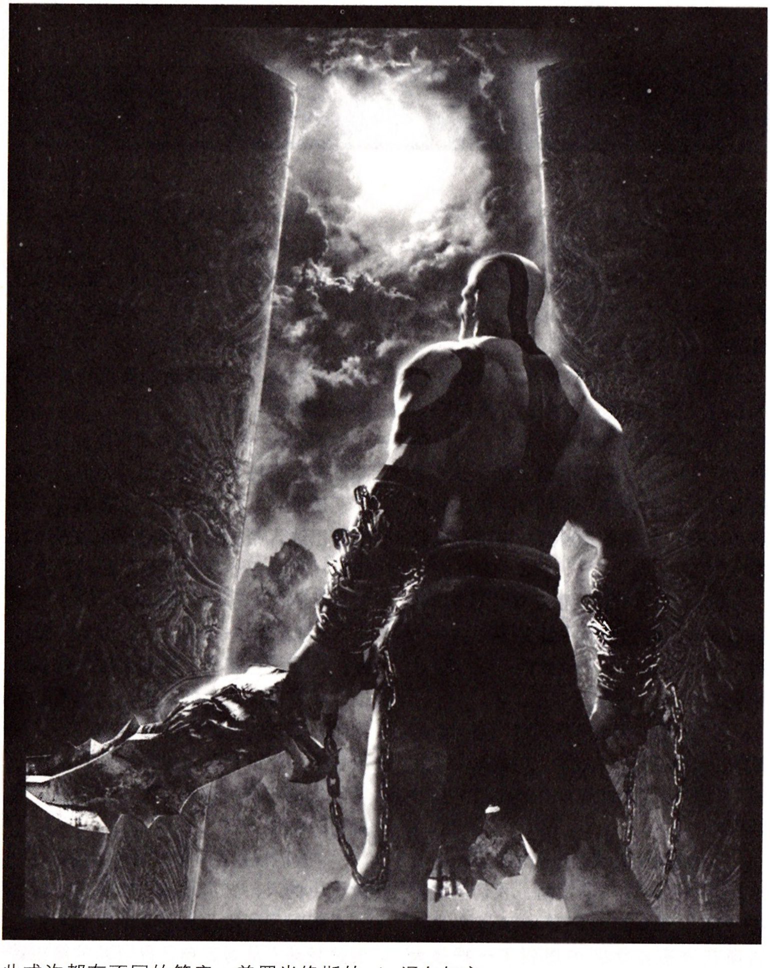
利用从三姐妹那里夺取的能力，他开启了时空之门，来到终末之战前夕，成功地把所有泰坦都带回到了数千年后的奥林匹斯山下。当第一缕曙光初现之时，开战的号角将再度吹响，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决战，在古老的泰坦和后起的奥林匹斯之间展开……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叫那场并没有带来终焉的战斗为‘终末之战’了，盖亚。”在这最后一个夜晚中，那个斯巴达人凝视着他面前橙色的篝火说道，“因为那一次并不是最后的战果，它注定会在几千年后重新展开。”

“我又做了一个梦，这一次却不是噩梦。”我没有答言，他却自顾自地说下去，“梦见了久远的往事，一些早已被遗忘，我以为永远不会再度想起的美好与快乐……这是将死的预兆么？或许，明天便是一切的终点了吧，你们的、宙斯的、我的……”

“那时候以塞莱娜的模样出现在我的意识中的人，其实是你吧，盖亚。我差一点就想回到她们被杀死的那一天去，但是我却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的能扭转那时发生的一切。她和克莱奥比能够原谅我所做的事情吗？如果，一切真的像雅典娜所言，秘密没有被揭穿，我像个普通人那样倒在战场上，现在她们又将身在何方？”

我无法解答这个问题，每一个生灵对



此或许都有不同的答案。普罗米修斯的激励曾经在这个饱受磨难的人类心中种下了一粒希望的火种，但是雅典娜以自身的死亡所揭示的残酷命运又再度将他的心灵抛进仇恨与黑暗的深渊之中。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谁也不知道命运之河通向何方。

哦，卡厄司，我的故事讲完了，但我和他的旅程都还没有完结。明天，请注视着我们吧，泰坦进军的步伐一定会震撼奥林匹斯的每一寸土地，这个斯巴达人的利刃也将饱尝众神的鲜血和魂灵。

但是，胜利不是终点，杀戮也不是最后的目标。他渴望了解命运的真相，卡厄司，他渴望自由，尽管那是世界上最危险不过的玩具。

在盖亚脊背上茂密的森林中，奎托斯再度入睡了。大地与混沌之间的对话，丝毫没有搅扰他的酣梦。自诞生以来，他第二次在梦中面带微笑，或许是梦见了希望，或许梦见自己真的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后记：《战神》与希腊式悲剧

“希腊式悲剧”的说法，是与“道德悲剧”，或者“莎翁式悲剧”相对的。鲁迅对于悲剧有个非常言简意赅的形容——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莎翁式悲剧中，撕碎美好的，一般来说便是剧中肯定存在的那个“反派”。譬如《哈姆雷特》中的与主角有杀父夺母之仇的克劳迪思，譬如《奥赛罗》中进谗言让奥赛罗掐死妻子的伊阿古。但是在希腊式悲剧中，却通常没有这样一个集万恶之大成的“坏人”。造成悲剧的根源，简单地说，便是命中注定。就拿著名的《俄狄浦斯》来说吧，他杀父娶母，并没有谁阴谋陷害他，没有明显的、彼此独立的善与恶，都是他的自我意识在自掘坟墓……

为什么奎托斯的人生会变成一场悲剧呢？我在小说中一直强调着他“没有选择”，从他和阿瑞斯做交易开始，奎托斯从来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你可以说“坏人”是阿瑞斯，或者是宙斯，可是二代宙斯与主角的敌对有明显的理由（而且非常宿命化），而一代阿瑞斯陷害主角的原因则比较暧昧，我宁可将两者统一起来，因此才加入了最重要的一条贯穿全文的主线——黑夜女神的预言。

有趣的是，尽管游戏中并不曾出现这样的设定，但这个血亲相残的循环还是在历代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中被验证了。这不仅仅是克洛诺斯与宙斯、宙斯与奎托斯之间的矛盾根源，也是造成阿瑞斯、奎托斯和雅典娜等人悲剧的始作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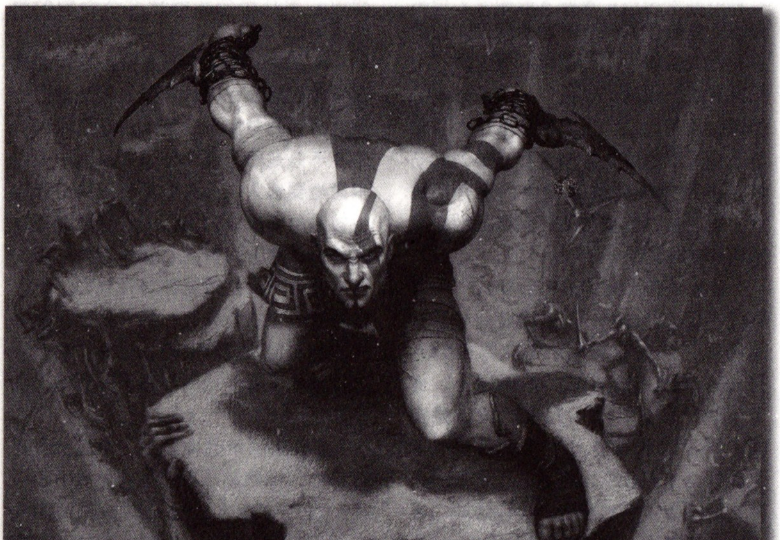
希腊式悲剧之所以高明，是因为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冲突，较之善恶之争远为深刻与复杂。正是由于悲剧的产生并不总是因为有个坏蛋在生活中处心积虑地要害人，而多数是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决定的，或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希腊人对待死亡犹如对待生活，而基督徒对待生活就像对待死亡了吧。奎托斯一次次地死去，却总是能死而复生，除了游戏的需要外，也令“死亡”这种原本沉重无比的存在不经意地轻佻了几分。

在真正的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是盲目的，她的意志不受任何外界力量干扰，甚至宙斯本身也无法左右她的决定，因此才有了命运的神秘与至高无

上。由于游戏中那三个纺织女工明显是和宙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我刻意回避了命运“三女神”的说法（实际上英文原文说的也只是“sisters of the fate”）。而奎托斯最终获得的也并非改变命运的能力，只是穿越时间而已，能穿越时间未必能改变未来。所以，我们这位冷血、勇猛、种马的斯巴达英雄在三代中的未来仍然是不可预料。我在小说里暗示他将会给神的世界带来最终的毁灭，但这肯定不是定数。

如果我们的奎托斯真的生活在古希腊神话的世界中，那么他也将是一名与普罗米修斯、赫克托耳和俄狄浦斯一样的英雄。因为尽管命运的力量不可战胜，但希腊人却对勇敢反抗她的人和半神致以了最崇高的肯定和敬意。感受亘古的罪恶，感受人生来无可回避的毁灭和挫败的原因，感受人的痛苦的永恒性和神秘性，却偏偏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快乐的源泉——没有悲剧，喜剧也将不复存在。

（全文完）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奥丁领域

[最终回]



[人物介绍]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在杀死最强之龙瓦格纳完成约定后，奥丁将女儿格温多琳送给了他。而在死之国的那场战斗后，他也终于得到了格温多琳的爱。



格温多琳
Gwendolyn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势不可挡，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为了帮助父亲，她不但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更被赏赐给了杀姐仇人奥斯瓦尔特。但在得知事情真相后，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了黑色剑士的恋人。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奥丁的私生女。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以及被诅咒变为兽人的少数人民一同生活在赫尔斯堡地下。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



康尼琉斯
Cornelius

铁达尼亚王国的王子，薇尔维特的恋人。但在英格维的魔法下，他不但变成了一只兽人被扔进死之国，王子的位置也被变身为他的英格维替代。在从死之国得到魔晶具提尔芬古并返回现世后，康尼琉斯一直在寻找恢复原状的方法，并时刻关注着薇尔维特的情况。



梅赛德丝
Mercedes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阿珐莉亚女王的独生女。天真可爱的她受到几乎所有国民的喜爱，但年幼单纯及涉世未深同时也让她很容易被人欺骗。继承自母亲的魔晶具——魔弹弩精灵守望者是她最强有力的依靠，但为了击败奥丁，她委托布罗姆将精灵守望者改造成了光弓希尔文。



英格维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奥丁的私生子。由于对妹妹和康尼琉斯的感情不满，他将康尼琉斯变为了兽人，并为了某种目的变化为后者的形态。英格维除了妹妹外不会在乎任何事情，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他与三贤者是合作的关系，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奥丁。



奥尼克斯

炎之国博凯内伦的国王，性格豪爽而风流不羁。他对于自己身为王者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并且深受所有国民及部下的爱戴。



斯卡特里

原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的国王，在七年前的结晶炉暴走事件中身亡。七年后，变为死灵的他抓住机会回到了现世，并且令最后之龙雷万汀诞生，一心想要引发终焉，已完成对这个世界的复仇。



卡隆

原铁达尼亚的国王，在七年前为保护国家而使用禁忌魔法变为了狂暴的野兽，之后一直被死之女王奥迪特囚禁在死之国的最深处。



埃德蒙多

铁达尼亚国王，康尼琉斯的父亲。他曾在八年前的魔兽之乱中拯救了铁达尼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他变得越发谨慎胆小起来。



兹库尔迪

三贤者的最后一人，企图利用终焉获得力量。

前情概要

终有一天，灭世会降临于艾利昂大陆。

这就是名为“终焉”的预言。

六目兽、炎、死之王、大釜、最后之龙——当被称为“终焉五兽”的这五种预兆全部出现时，也就意味着终焉的开始。

艾里昂历2140年，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林克菲尔德女王阿珐莉亚死于奥丁手中，战争宣告结束。但就在这期间，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虽然他无法令自己的身体复原，但终于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但最终，她在死之国找到了真正的爱。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挫败梅尔文亲王的阴谋成为了新女王的她为了替母后报仇，以新生的魔晶具击碎了奥丁的雷神之锤。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当从临死前的义父口中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自我了断。但如今却在经历了某件事后重返人世，并在第二次来到死之国后获得了将格温多琳的真爱。

但就在这时，注定将毁灭一切的终焉终于来临了……

最终章｜终焉

第1节

数千数万年来，这是艾利昂大陆的住人第一次亲眼见到地狱。

北方冰原，东部炎国、西疆沙漠，南侧热林。无论何地，都出现了无数个空间的扭曲。

当看到自异界而来的无数怪物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惊恐万状的人们四散而逃，但却接二连三地被那些怪物抓住吞入腹中。

惨叫声、痛哭声、愤怒的喊杀声不绝于耳，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这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地狱之景，就如同世界末日一般。

是的，这就是末日。

这就是——终焉。

“呵呵，终于来了……”

此时已值深夜，但满天飞舞的魔素已将天空化为血红。

而在废都赫尔斯堡的漫天黄沙中，一个矮小的身影眺望着被血红漩涡笼罩的天空，发出了干涸而诡异的笑声。

几秒钟后，已化为死灵的瓦伦蒂亚前王斯卡特里将目光重新转回到自己面前。

在他正前方不远处，伫立着一座大约二十米高的木制房屋。大屋看起来非常简陋，就如同只搭了个架子的半成品一般。在这方圆几千米的沙漠中尽是黄沙瓦砾，只有这座建筑高高耸立，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斯卡特里缓缓抬起右臂，掌心对准大屋，而后忽然猛握成拳。

伴随着一声闷响，一股强劲的风压刹那间将大屋裂为支离破碎，不计其数的木屑向四面八方疾飞而去。短短几秒钟后，原本的房屋便在沙漠上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一直被安置在大屋中的那个东西。

那是一个巨大的球形铁块，仿似用废铜烂铁堆积而成的垃圾。

但在过去的七年间，已经有十余万人为它失去了性命。

而从此刻起，整个世界都将由于它陷入毁灭的迷雾中。

结晶炉——科尔德隆。

斯卡特里双脚离地，稳稳向上飞去。

当落在结晶炉最顶端时，斯卡特里双臂向前伸出，一只头顶金色王冠的紫色小飞龙在空气中渐渐现出了身影。

小飞龙双目闭合，慵懒地平躺在老死灵的骨架臂弯中呼呼大睡，似乎正做着一个甜美的梦。

而就在它显出身影的同时，一直保持沉寂的结晶炉突然发出了嗡嗡的巨响。各部机关一个个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被强行启动，而环绕在结晶炉腰身上的十余处窗

幕也于同时放射出耀眼的红光。

“做个好梦吧，小家伙。将世界吞噬殆尽的梦……”

斯卡特里将飞龙小心翼翼地放入结晶炉置入口，然后将顶盖牢牢合上，重新飞回到地面。

“时刻到了。”他站在结晶炉前，颤巍巍地抚摸着魔炉的外壁，感受着那由冰冷逐渐化为灼热的触觉。

没有迪特雷之戒就无法启动结晶炉，这是事实。不过，这一定律在此时却已不再适用。

世人皆以为结晶炉科尔德隆是从魔素中汲取出魔晶，进而制造出魔晶具的工具。但实际上，众神之所以令其存在于世，却并非是为了这一目的。

终焉。

等待这一时刻，融入这一时刻，与这一时刻一同完结——这才是结晶炉存在的真正意义。

即使没有迪特雷之戒，但只要察觉到最后之龙的幼体被放置到自己体内，结晶炉便会自动重新燃起自己的生命之火。

然后，以艾利昂大陆无数的生命之源为养分，孕育出一个全新的生命。

“听我的声音吧，到将审判带给这片大地的时候了！”

老死灵大声喊道，其声音在这空旷的沙漠中显得格外刺耳。

与此同时，结晶炉顶部生出了一株一人多高，宛如向日葵一般的黄金巨花。花朵正中没有花蕊花瓣，没有果实果粒，惟独有一只正在缓缓睁开的巨眼。

“吾乃瓦伦蒂亚之王，也是带来终焉之人！”

斯卡特里的狂喊声回荡于空。

“吸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之源，将这片即将化为空壳的大地进入永久的虚无！”

血色苍穹下，巨眼蓦然睁开。

格雷兹气喘吁吁在小巷中跑着，远方不时传来族人撕心裂肺的惨叫以及那令人心惊胆战的低吼，但他没有回头看一下，只是捂着左肋的伤口，一瘸一拐地拼命逃着。

在他身后的地面上拖了一条长长的血线，那是他从濒临崩塌的房中逃出时留下的印记。断掉的几根肋骨不时将难以忍受的痛楚侵袭着他的神经，有好几次都险些令其疼晕过去，但格雷兹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那就是传说中的六目兽。

当那只怪物第一次进入格雷兹的视线后，这个念头便同时闪现在他脑海中。

而在下一刻，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恐惧忽然紧紧扼住了格雷兹的心。

由于世人对受到诅咒的兽人普遍抱有仇视和鄙视和鄙夷的心理，因此兽人集聚所特意选择了非常隐蔽的地点进行修建，极少有人知道在赫尔斯堡的沙漠地下还有着这样一片广阔的空间。距离结晶炉爆发已经七年有余，这里也只是在不久前才发生了第一次危机。

可是，六目兽却极为精确地对集聚所展开了攻击，就仿佛它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格雷兹忽然猜到六目兽是为何而来了。

几乎就在那个念头涌入脑海的同一瞬间，格雷兹突然转身冲入了屋内，向着放置“那个东西”的房间猛冲了回去。

就是由于这次返程，格雷兹才会因房屋崩塌而受伤，但对此他没有丝毫后悔，因为他很清楚，藏在自己怀中的那个东西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目标地已经不远了，只要逃到那里，格雷兹就可以通过秘密出口逃离兽人集聚所。此处的毁灭已是不可避免，即使他心中再痛苦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能将“那个东西”交给薇尔维特公主的话，也许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将发生改变。

所以，格雷兹在逃。

踏过族人亲友的尸体，拖着老迈负伤的身躯跑着，一心只想尽快逃离这里。

在拐过街道尽头的拐角后，他终于来到了秘密出口所在的方位。

但是，他的心却在那一刻重重沉了下来。

因为，有个人就站在出口前方，正面带笑意等待着他的到来。

“丞相大人，好久不见了啊。”

最后的贤者捋着花白的胡须，笑呵呵地说道。

“兹库尔迪……”格雷兹低声呢喃着，一丝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

“把那个给我吧，那不是你这样的人该拥有的东西。”兹库尔迪双手背后，缓步向前走来。

格雷兹警惕地退了两步，右手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装傻很无聊的，尤其是对老头子来说。”兹库尔迪摇了摇头，“算了，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让它来拿吧。”

话音刚落，狂啸骤起。

在震耳欲聋的怒吼中，一只庞然大物突然间从天而降，落在了格雷兹身后不远处，而在那股强大的冲击力下，其落脚地四周的建筑顷刻间轰然倒塌。格雷兹也在这股震荡中摔倒在地。

格雷兹只感到难以忍受的腥臭味像狂风一样冲击着自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左手处突然传来的刺骨剧痛便令他失声大叫起来。

看着六目兽咬住格雷兹的左手，抬头将老人轻而易举地叼在空中，兹库尔迪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给我还来得及。”

老魔法师瞬移到半空，漂浮在与格雷兹平行的位置说道。

“终焉已经来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吧，至少我可以让你毫无痛苦地死去。”

鲜血沿着格雷兹被咬住的左腕缓缓流下，剧痛令他额头沁出了滴滴汗珠，但老人的回应，只是向兹库尔迪的方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而已。

兹库尔迪脸色一沉，将视线转向六目兽。

就像接收到了某种命令似的，六目兽将咬住格雷兹的中首猛地向上一甩，老兽人

顷刻间便被抛至更高的空中。而在正下方等待着他的，则是六目兽张开的血盆大口。

格雷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在刺耳的呼啸声中垂直落下。但突然间，他感到腰间一紧，整个身体被一股力量拉起，在半空中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飞去。

当他睁开眼睛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稳稳落在大约百米远的地面上，而且除了左臂的伤口外竟然是毫发无伤。

六目兽三个脑袋全部盯着他所在的位置，口中发出愤怒的低吼。

准确的说，是望向他的身后。

"公主殿下！"

当扭头看到身着红衣的美丽少女时，格雷兹又惊又喜，不禁失声喊了出来。

"您没事吧，老师。"薇尔维特一扬手，将缠在老人腰间的芬利尔之链收回，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不远处的巨大怪兽。

"……我这把老骨头可没那么轻易散……"格雷兹笑了一声，但话音未落便痛苦地弯下了腰。刚才一直支撑着他来到这里的，是想要见到公主的强烈信念。而在愿望达到的如今，先前的所有疼痛也趁着他松懈之际顷刻间攻占了他的身心。

"快逃吧，老师。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我会负责将其他人救出去的。"薇尔维特沉声说道，目光同时转向漂浮在六目兽不远处的兹库尔迪，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看着薇尔维特与自己擦身而过时，格雷兹急忙伸出手想要拉住少女，但却已经迟了一步，而想要喊出的话语也随着体内疼痛的加剧在嘴边化为痛苦的呻吟。

当走到距离六目兽大约五十米处时，薇尔维特停下了脚步。

"从刚才起对他进行控制的是你？"少女死死盯着兹库尔迪，声音不大，但却分明令人感受到了其中的怒意。"你是怎样做到的？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

"呵呵，何必知道的那么多呢，美丽的小公主。"兹库尔迪干笑了两声，说"您只要将其理解为命运的指引就可以了。"

突然，六目兽发出了一声怒吼，向着前方的薇尔维特疾奔而去。中间头颅口中放射出黑色的光芒。

看着缠斗在一起的兄妹二人，再想到之前的一系列计划，兹库尔迪嘴角不禁扬起了一丝笑意。

虽然乌尔佐和维尔多的死令他大为震惊，但只要能够令终焉发生，他们的目的就已经完成了。

按照终焉所示，无冕之王将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他也会成为造物主一般的存在。哪怕其中有人意外死亡，但只要其中任意一人成为无冕之王的属下，都会凭借那时得到的力量令死去的贤者复活。这是三人在千年前便以灵魂签订的契约，所以根本无须担心有人会背弃协议。

当推算出瓦伦蒂亚的末代皇子便是日后的"兽"时，兹库尔迪主动与其进行了接触，并抓住英格维一心想要对奥丁复仇的心理一步步控制了他的行动。

在兹库尔迪的精心安排下，英格维假扮成铁达尼亚王子学会了"魔神变"，并以六目兽之姿引发了终焉。但是，兹库尔迪的最终目的并非"创造"，而是"控制"。而令其达成这个目标的武器，便是瓦伦蒂亚的国宝，由斯卡特里王亲自写下的秘传魔法书——变身之书。

以“解读终焉之预言”为诱惑，兹库尔迪引领薇尔维特前往死之国见到了卡隆王，并在返回现世后如愿得到了变身之书。英格维就是用这本书上的魔法将康尼琉斯变为了兽人，但兹库尔迪需要此书的目的却并非于此。

他将变身之书中的咒文与抑制魔神化暴走的魔法融合贯通，对“魔神变”的几个关键咒文进行了更改，如此一来，便创造出了一种可以控制“魔神化”生物（兽）的特殊魔法。一旦掌握到“兽”的气息波动，兹库尔迪就能够利用这种魔法令“兽”成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最强工具。

所以，当察觉到那股期待已久的气息在北方冰原出现后，兹库尔迪再也无法掩饰住心中的狂喜。

在干扰了奥丁以最后的力气施出的空间跳跃魔法的同时，老魔法师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陷入迷惘中的英格维，并令他再度变身为六目兽，如此一来，他也终于获得了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兽、炎、大釜、死之王，终焉五兽中已有四者展开了对这个世界的毁灭，等到最后之龙现世的那一刻，世人仅存的一点希望便将完全破灭。但在那之前，兹库尔迪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迄今为止的一切，全都在按照着终焉之预言的轨迹上演。这样来看的话，曾在预言中提到的“那个东西”也有可能会对终焉产生谁都无法预测的影响。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特意选择了此地作为六目兽的第一个攻击对象，下定决心要毁掉那个不安定的要素。

“怪自己命不好吧。”

兹库尔迪低声自语道，双掌对准了昏迷不醒的格雷兹。

“老师！”

在薇尔维特的惊呼声中，烈火将倒在地上的老兽人吞噬殆尽。

这里曾是整个艾利昂大陆最繁华的都市，它即是铁达尼亚的商业之都，也是王国的政治中心。

但现在，它已经变为了一座死城。

城内的所有市民都死了，他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街上或家中，脸色发黑，身上却没有什么伤口，一看便知道是中毒而死。

而那个杀死无数人的下毒者，名为埃德蒙多。

铁达尼亚的国王。

“结束了。”

铁达尼亚第二十七代国王埃德蒙多站在王城的城墙上，远视着被一片死寂笼罩着的王都，心中有说不出的迷茫和无奈。

“这个国家，终于还是毁在了我的手上……”

他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回忆了即位七年来自己所做的决定，所通过的政策，所

颁布的一道道命令。他曾想励精图治，曾一心期望大展宏图，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越来越归于平庸，甚至可以说是——无能。

埃德蒙多叹了口气，在心底里彻底否定了自己。

不久前，康尼琉斯将被三贤者软禁的他从王宫中救了出来。那时他才知道，之前一直身处王宫的“王子”竟然是个假货，而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自己不但丝毫没有察觉到三贤者的阴谋，还在他们的怂恿下将铁达尼亚的最大秘密——“魔神变”传授给了那个假王子。可以说，自己亲手创造了那个将会引发终焉的怪物。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今日铁达尼亚的悲剧。

这时，一种沉重而熟悉的脚步声在宫殿东南方响起，正缓步向这边走来。那个庞然大物每次脚步落下，都伴随着地面的微微颤抖。

埃德蒙多将身体转向东南方，默默地看着与王城齐高、距离这边越来越近的巨大三头怪物。

当走到王城跟前时，怪物停下了脚步，三个由骨架构成的头颅一同直视着站在城墙上的埃德蒙多。

“好久不见了，父王。”

埃德蒙多平静地说道，而后退了半步准备单膝跪下行礼，但对方却摇摇头，阻止了他的举动。

“只要你还是铁达尼亚的国王，膝盖就不允许碰到地面，哪怕即将国破人亡也是如此。”

曾是铁达尼亚前王，现在则以魔神之姿成为死者之王的卡隆沉声说道。

“是……”埃德蒙多低声应道，目光不自觉掠过父亲，又望向了远方的熊熊火光，脸上渐渐浮现出一丝凄凉。

“还记得那时我说的话吗？”当察觉到埃德蒙多的沮丧心情后，卡隆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无须自责，这一切都是命运。我也曾想过要逆天而行，但最终还是以神谕执行者的身分出现在了这里。在终焉面前，你、我，以及铁达尼亚的所有臣民都只不过是命运的囚徒，谁都无法反抗，只能克服恐惧让自己坦然面对。”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埃德蒙多沮丧地垂下了头，“您曾嘱托我为铁达尼亚人民带来最后的幸福安宁，但我……”

“你没有从政的天赋，登上王位本来就是无奈之举。我从没奢望你能令铁达尼亚富强，只要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不让国家卷入到战火中，这就已经足够了。还有……”卡隆顿了一下，扭头看着火海中的平静街道，“在明晓终焉已至时让所有臣民毫无痛苦地死去，我对你能够做出这样有魄力的决定感到很惊讶，同时也非常欣慰。所有，你完全可以挺起胸膛离去。”

它抬起右爪放至城墙上，示意埃德蒙多站在手掌上，而后转身与其一同面对这个已经崩溃的沉默都市。

“没有毁灭就不可能带来新生，终焉并非世界的终结，而是黎明前将大地洗净的最后一场雨。我曾想要逃避自己的命运，但如果铁达尼亚王族注定要有人去做这件事的话，那还是由我染红双手比较好些。”

卡隆沉声说道，而后将右爪高高举起，令埃德蒙多在以往从没到达过的高度俯瞰王都之景。

“准备好了吗，我的孩子。”

“嗯。”年迈的铁达尼亚王缓缓点了下头，面色已由刚才的痛苦渐渐恢复了平静。

“别担心康尼琉斯，那个孩子也会在不久后去陪你的。没有人能伤害他，亲手合上他眼睛的只会是我。”

“谢谢您，父王……”

埃德蒙多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投向广漠的天际。

这时，血红夜空中不时可见如流星般的魔素划过云层，向着西北方疾飞而去。更多的魔素从地面冉冉升起，逐渐在天空中幻化成形，远远看去就如同点点繁星。

轻轻叹了一口气后，卡隆的右手突然剧烈一震。强劲的冲击力集中于一点，令埃德蒙多的心脏瞬间破裂，而外表却毫发无伤。

埃德蒙多王咽气前，仍然睁大着眼睛望着西北方的天空。而他41岁的一生中最后一个动作，就是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或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

“父王！”

这时，卡隆身后的城墙上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呼。死之王没有回身，但粗大的尾巴就像有生命一般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狠狠砸去。

伴随着一声巨响，几乎半堵城墙都在尾巴的重击下轰然倒塌。但令卡隆意外的是，这记攻击竟然落空了。

那个目标不但没有被攻击波及到，反而借着落下的尾巴飞跃至自己背上，脚尖刚落便再度弹起，径直飞落在了卡隆举起的右爪上。而后快速弯腰抱起埃德蒙多跳了下去。

来者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毫无停滞，整个过程宛如电光火石一般，即使是卡隆也不禁为其暗暗喝了一声彩。

当它低头望去时，来者已经抱着埃德蒙多的尸体身处在不远处的树下，正一边急切呼唤着一边伸手去探老人的气息。

十几秒钟后，那个矮小的兽人——康尼琉斯王子缓缓将父王的尸体放在地上，起身抬头望向那只巨大的魔兽。

六天前，康尼琉斯从王宫里将被三贤者软禁的父王救了出来，并终于向其证实了自己的身分。

当得知过去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后，埃德蒙多不禁为自己的愚蠢后悔不已，对儿子与亡国公主的恋情也不再加以反对。

这几天来，康尼琉斯一直在帮助父王逐步整顿朝政，之前逃亡的市民也有大半返回了家园。而当首都巴格伦的秩序已渐渐恢复秩序后，他与薇尔维特在昨天清晨一同离开了铁达尼亚。

康尼琉斯的目的地是炎之国，他希望能够再度找到斯卡特里，从老死灵口中问出与终焉有关的更多信息。而薇尔维特则选择了拉格纳尼布尔王国，身为奥丁私生女的她认为自己应该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由于时间紧迫，两人分头动身前往各自的目的地。但当昨天黄昏抵达炎之国边境时，映入眼中的景象让康尼琉斯惊呆了。

位于艾里昂大陆最东南的这块区域竟然正在缓缓下沉，取而代之出现在地面的，则是不断喷涌而出的岩浆。

站在高崖处，康尼琉斯目睹了天空由昏黄完全变为血红，并看到了震颤的大地上正向国境外行进的炎之大军。

而当那支庞大军队行进了半个小时还看不到尽头时，兽人王子方才猛然醒悟到，这些古怪天象的发生、以及大军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终焉已至。

而作为五种灭世灾炎之一，“炎”将离开自己的居所，并以红莲之火焚烧世界。

这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中的下一瞬间，康尼琉斯突然转身，急忙向铁达尼亚的方向跑去。

虽然对恋人也是非常担心，但薇尔维特毕竟是魔晶具的拥有者，而且有着奥丁的保护。相比之下，刚刚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铁达尼亚如果遭到袭击的话，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康尼琉斯以最快的速度赶向祖国，沿途不断出现的魔兽及种种天地异变令他愈加心急如焚。但是，纵然他以比来时快了将近一半的速度赶回铁达尼亚，依然还是晚了一步。

映入他眼中的，是横七竖八倒在街头巷尾的尸体，是熊熊燃烧的王城，是一个充斥着冥界怪物的国度。

以及，在他怀中渐渐冷却的父王的尸体……

“……杀死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将这个国家变为地狱……这一切都是您的所做作为吗？”

康尼琉斯强行按捺住心头的痛苦与愤怒，向着以魔兽之姿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祖父颤声问道。

“如果是的话，我……”

“是我做的。”卡隆打断了他的话语，“你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既然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康尼琉斯从背后拔剑出鞘，双脚分开，摆出了严阵以待的临战姿态。

“这个世界不需要你所谓的毁灭，再次回到你该存在的地方吧。”他昂首将剑指向冥府之王，沉声说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以这个来说话！”

“说的好！”卡隆哈哈大笑起来，“这才像是我的子孙！”

突然间，笑声戛然而止。

“那么……开始吧。”

卡隆向前踏出一步，语调同时变得异常冰冷。

第2节

格温多琳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如此难过了。

不久之前，她刚刚得到了真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她以为，自己已经永远告别了压抑与痛苦的心情。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此刻泪水突破泪腺。

她跪在尼比欧拉波利斯的王宫大殿中，看着低头坐在王位上一动不动、呼吸早已停止的奥丁，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虽然秘银盔甲已被鲜血染红，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随处可见，但奥丁的表情却非常安详，看上去就仿佛睡着了一样。

但格温多琳却清楚地知道，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当格温多琳赶回拉格纳尼布尔时，尼比欧拉波利斯已经变为了一座死城。街头巷尾堆满了民众、战士和怪物的尸体，在血红天空下与萧瑟寒风构成了一副残酷的画卷。

在对尼比欧拉波利斯屠城完毕后，绝大多数的幽界妖兽已经离开了这个都市，前往其他地区继续寻找新的食粮，只有少数低级怪物还在城中贪婪地撕咬着被高级妖兽享用完的残躯。正因如此，格温多琳才能没受多少阻碍便返回了王城。

由于之前路上所见的景象，格温多琳对可能见到的惨状早有心理准备，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无法接受父亲也死于非命的事实。

她走到王座前，弯腰捡起掉在王座旁的黄金王冠，轻轻戴在奥丁头上，然后小心翼翼为老人拭去了脸上的血渍。但当注意到奥丁脖子上的数道伤口时，她的眼泪再度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

“安息吧，父王。”小公主轻轻说道，而后再度单膝跪下，按照皇家礼仪向奥丁行了最后一个礼。

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哭泣也无济于事。在终焉来临之际，格温多琳知道自己惟一可做的就是尽全力救助各地幸存的民众，以及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最终毁灭的到来。

她用手背擦干眼角的泪水，从地上站了起来。而就在这时，几点幽蓝的光沫从上方缓缓飘下，掠过在她的面前。

格温多琳抬头望去，映入眼中的是那只闪耀着蓝色微光的蓝鸟。

蓝鸟在她头顶来回盘旋了好几圈，然后向着门外飞去。格温多琳疑惑地望着它，不明白自己的影法师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当飞到门口时，蓝鸟在半空扑闪着翅膀向格温多琳这边清脆地鸣叫了几声，好像是在催促些什么。

“……是要我跟着你吗？”

蓝鸟没有回答，转身飞出了大殿。格温多琳犹豫了一下，然后快步跟了上去。

穿过城中花园，走过议事厅，进入奥丁的寝宫……当按照蓝鸟的指示打开寝宫最深处的秘密机关，走进那条地下通道时格温多琳才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之前从未涉足过的某个区域。

那条通道很长，但是没有任何岔路，因此无需担心方向，而两侧墙上的魔素能源灯在感应到生命气息出现后也纷纷亮起，照亮了原本一片昏暗的通道。

蓝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在了空气中，格温多琳就这样一步步走在这毫无变化

的狭长通道上，心中的困惑也是越来越大。

作为将来的王位继承人，她从没听父王提起过这条秘道的存在，这证明此地对于奥丁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到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能透漏的地步。

可是，在通道尽头将会出现的究竟是什么呢……

突然，格温多琳想到了某件事情。

某个自小时她就曾听闻过，但宫内从没有人敢公开讨论的传说。

根据那个传说所示，奥丁是凭借着“某个东西”才会出人意料地成为拉格纳尼布尔的国王，并以魔王之名威震北方冰原的。传闻该物品在上古时期由神祇所造，是奥丁在青年时代冒险时偶然得到的，在成为国王后，他便将该物品藏于王宫内某处，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近那里半步。

传闻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奥丁在即位后做出的所有举措都与那个东西有关，不过格温多琳一向将这些传言视为空穴来风，因为她认为自己了解与父亲有关的一切。

但现在，当来到这个藏在父王寝宫内的秘道后，那个传说突然间便占据了她的脑海。

当走过拐角后，格温多琳看到了秘道的尽头。

那是一扇用白玉打造而成的门，与这阴暗的地道显得极不协调。

迟疑了片刻后，格温多琳走过去推开了那扇门。

而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一个乳白色的晶莹世界。

房间并不大，但四周的墙壁全部是由白玉堆成，站在其内令人仿佛感觉到自己身处梦中。

玉室内没有任何桌椅摆设，摆放在正中的那个东西便是惟一。

当第一眼看到那个东西时，格温多琳便明白到，自己此刻已经置身于传说的世界中。

那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但镜中并没有映出对面的景象，而是流动着七彩斑斓的瑰丽光芒。

其之名为迪斯雷斯之镜，但世人通常将其称为水镜。

或名，预言之镜……

梅塞德丝并不希望成为女王。

可是，母亲的意外去世，以及叔父发动的那场叛乱却迫使年幼的她不得不坐上了这个位置。

在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梅塞德丝一直在大臣们的指导下学习身为王者所应具备的资质：那些枯燥无聊的知识，那些繁琐冗多的礼仪，那些政治上的尔虞我诈，那些军事上的残忍搏杀……

仅仅就在一个月前，她还生活在宛如天堂一般的幸福世界中，但现在，这一切都变了。

她不再可以尽情欢笑，因为女王必须要正襟而坐，保持威严。

她不再可以随便哭泣，因为女王的一举一动都被臣子看在眼中，她必须让乐观平

静的表情始终挂在脸上，以令所有人维持信心。

在孩童时代本应拥有的小小任性权利此刻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压在梅塞德丝身上的重重责任。对于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来说，这一切确实过于残酷了些。

不过，梅塞德丝从来没有对此表现出丝毫烦恼，至少没有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当实在无法压抑心中的难过时，她会躲到自己的房间中偷偷哭泣，但不久后便会擦干眼泪，再度假装平静出现在其他人面前。

一切都是由于她在心中对母亲的承诺。

为母亲报仇，以及，结束战争。

这就是梅塞德丝想要做到的，正因如此，她才会强忍住心中的愤怒与悲痛，没有在击败奥丁后选择将其杀死，为的就是让林克菲尔德再度回到平和安宁之中。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林克菲尔德国都所在地——幻光之森。

这片生长着无数瑰丽幻光花，四季树木皆郁郁葱葱的森林被公认为是艾利昂大陆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同时，传说中它也是妖精一族的发祥之地。千万年来，妖精一族栖身于此，与其共存，密不可分。自从万年前妖精皇族在森林正中修建了王族宫殿后，这里在拥有“圣地”的意义外也成为了林克菲尔德的政治中心。

从古至今，围绕着这片美丽的森林，吟游诗人编写了数百首诗歌，将发生在此的无数浪漫传奇传颂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令大陆无数人为之心驰神往，而只要你走在森林里，就仿佛浮身在华丽炫目的梦境。

而现在，置身于幻光之森的人们也在做着一个相同的梦。

只不过，是前所未有的噩梦……

火光冲天，烈焰狂卷。

千年古槐轰然倒下，珍贵的金色幻光花圃顷刻间化为焦土。

美景的建设耗时千年万年，但毁灭却只用了短短瞬间。

此刻虽为子夜凌晨，可突如其来的敌人却令林克菲尔德全国都陷入了恐慌中。

有些人在睡梦中被喧闹声吵醒，当他们睡眼惺忪地打开窗户向外看时，却惊恐地看到了飞舞在夜空中的密密麻麻的红色身影。

远离祖国的炎之大军发动了一场堪称恐怖的闪电战，从第一次攻击开始，仅仅用时不到两个小时，便令包括幻光之森整个妖精之国都被笼罩于火海中。

博凯内伦向来与世无争，而且地处偏僻，因此大陆各国全都没有将它视为潜在的威胁，也没有花大的精力对其兵力进行充分调查。而这种疏忽，终于导致了今天的苦果。

在完全进入战斗状态后，原本只是皮肤黝黑的炎之民全身会罩上一层火焰，力量比平时增加将近一倍。而她们天生的飞空能力也令妖精一族原本的空中优势化为乌有。谁都没有想到，炎之民的战斗力竟然强至如斯，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其单兵作战能力就足以与独角兽骑士抗衡，对付一般的妖精士兵简直如同斩瓜切菜一般。

长达七年的结晶炉战争本就耗费了妖精之国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前导致阿珐莉亚女王归魂的最终一战更是让他们元气大伤，再加上最精锐的部队此时已随同新任女王梅塞德丝前往赫尔斯堡，因此在炎之国毫无征兆的闪电战面前，猝不及防的驻守部队在进行了小小的抵抗后便溃不成军。

虽然在独角兽元帅隆勃朗的紧急指挥下，林克菲尔德军渐渐从最初的惊慌失措中稳定了下来，战局也渐渐转为阵地形式。但就在此时，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妖精一族赖以生存的魔素，从刚才起竟然开始了飞速流失。

不计其数的魔素从地表升起，于半空中渐渐幻化成形，而后以惊人的速度向西北方飞去。

在熊熊大火中，幻光之森上万年来的积累的魔素不断流失着，这不但令正在战斗中的林克菲尔德军力量愈加薄弱，也让妖精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中。

而当隆勃朗元帅被炎之王杀死的消息传来时，军队的信心彻底崩溃了。

不久后，炎之大军已攻至建于幻光之森中的妖精王宫前沿。

但就在这时，一支部队挡住了她们进军的路线。

在林克菲尔德即将亡国之际，梅塞德丝女王率领着她的军队终于赶了回来。

带着无尽的愤怒。

“陛下，请您退到宫中去吧，这里太危险了！”

当注意到女王想要动身向前时，担任亲兵的尤拉莉朵连发五箭逼退攻向这边的炎之民，急忙飞至梅塞德丝身旁恳求道。但小女王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径直向前方杀声四起的战场飞去。

梅塞德丝知道，她必须参战，不是因为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而是不这样做的话，己方将必败无疑。

为了应付赫尔斯堡决斗时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随她出征的全是从各军中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但相比密密麻麻涌上来的炎之大军，这支精锐部队的人数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借助地形的优势，他们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挡住敌军，但时间拖得一长则必败无疑。

所以，作为妖精之国的女王，同时也是国内惟一的魔晶具持有者，梅塞德丝必须要对敌军造成心理上的威慑。

她看着前方地面的炎之大军，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握紧了光弓希尔文。。

伴随着枪口闪耀起七色光芒，王宫周围天空的魔素突然间改变了扭转了飞行轨迹，纷纷向着梅塞德丝所在的方向而来。

点点魔素射入枪口，希尔文前端的光芒也随之越来越亮，最终竟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球。

梅塞德丝努力抑制住微微颤抖的双手，将吸收来的魔素之力全部集中于枪口，而后在空中将枪口对准了不远的前方。在那里，无数炎之战士正从空陆两路向这边急速进发，不久后就将对妖精军形成围攻之势。

望着高呼着冲向这边的炎之战士，梅塞德丝脸上掠过一丝不忍，但转瞬间便又恢复了原本的坚毅。

已经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了。

她对自己说道。

必须阻止他们。因为……我一定要守护这个国家！

梅塞德丝用力以食指扣下扳机，强烈的后坐力令她浑身剧烈一震。而巨大的七色光波如同怒吼的狂龙自枪口冲出，直奔前方地表的炎之大军而去。

光波瞬间击在地面，随之而即的便是仿佛轰雷一般的巨响。烟尘散去后，人们才发现光波所及之处，方圆数十米的土地竟然炸作了足足有一米多深的大坑，而刚才身处该地的炎之军队全部尸骨无存。

一时间，喧嚣的战场变得一片寂静。双方将士都停止了争斗，目瞪口呆地望向那个巨坑。

而后，他们的目光纷纷转向了浮在半空中的金发少女。

刚才的那种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甚至已经超越了战斗的范畴，几乎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屠杀。

这就是……魔晶具持有者的力量？

这个念头不约而同地闪现在众多人脑海中。

而在此时，他们清楚地看到，小小的妖精女王又一次抬起了枪口。

七色之光闪耀于枪口，无数血红魔素被吸入枪中，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光球又一次出现在他们眼前。

一切都像是刚才那一幕的重演，而如果天空中的那个身影再度扣动扳机的话，带来的必定将是炎之民再度失去成百上千条生命。

但令梅塞德丝难以置信的是，在几乎所有炎之民的脸孔上，镇定坚决的表情渐渐取代了刚才的震惊。她们手持兵器缓缓继续向前行进，阵容平稳，步伐整齐，似乎完全不在乎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死亡。

“……快逃吧……”梅塞德丝紧咬贝齿，轻轻颤声自语道，“求求你们，快逃吧……”

她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搭在扳机上的食指几乎像是僵在了那里。

梅塞德丝没有想到，炎之民竟然是如此地视死如归，刚才的威慑不但没能镇住她们，反而更加激发了她们的斗志。先前因震惊而熄灭的火焰此时已再度笼罩了炎之民的全身，甚至比起之前更亮更旺。

小女王呆呆地漂浮在半空中，枪口依然对准了刚才的目标地。如果光波再次发射的话，那几秒钟后又将出现近千条亡魂，甚至有可能更多。

但是，此刻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对不起了——！！！”

小公主低呼一声，闭眼扣动了扳机。

七色光波轰然喷出，以比刚才更加猛烈的速度及力量扑向地面的猎物。但就在此时，一个红色的身影突然如流星般快速闪现在光波之前，竟然硬生生挡下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在爆炸的巨响以及两军士兵的惊呼声中，梅塞德丝蓦地睁开眼睛向下看去。

而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一位白发红肤的男子。

“非常高兴能再度见到你，美丽的女王陛下。”

炎之王奥尼克斯站在自己的部下正前方，右手紧紧握住微微颤抖的左前臂，隔了好一会才令那支手臂从与光波对抗的冲击力下渐渐恢复了过来。

“发动侵略指令的是我，您就别迁怒于这些可怜的姑娘们了。”

说着，炎之王顺手搂过一名士兵，而后将目光再度转向空中的梅塞德丝。

“所以，将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吧。而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及敬意，我会以真正的形态出现在您的面前。”

随着一个个字说出，奥尼克斯的视线变得越发冰冷，但他身旁的斗气之炎却越来越强，强大得令梅塞德丝都险些停滞了呼吸。

“虽然很遗憾，但是……今天就是妖精一族的末日。”

赫尔斯堡的兽人聚集所内，薇尔维特与六目兽的战斗已经持续了近半个小时。

这是场彻彻底底的攻防战，在强大的魔兽面前，薇尔维特只能借助地形及体形的优势与其进行周旋，并伺机发动攻势。但是芬利尔之链的优势毕竟在于防守，即使直接命中六目兽，也无法给其造成大的伤害，反而令对方有了急攻之机。

眼看毛茸茸的巨掌就要落下，薇尔维特急忙扬手射出锁链，令其缠住不远处房屋的尖端，而后借力斜向飞离地面。几乎就在她离开的同时，六目兽的脚掌狠狠踩了下来，地面顿时砂石四溅。

还没等薇尔维特落下，第二波攻击便接踵而至。六目兽左首从一个诡异的角度扭了过来，张嘴便接连不断地喷出冰箭，每一发都如同出膛的炮弹一般，呼啸着向薇尔维特飞来。

眼见已避无可避，红衣少女只得将芬利尔之链自屋顶收回，以前端为中心急速挥舞，在自己正前方用气流制造出一道防御壁。

冰箭一发发射在无形的气墙上，而后化作无数冰晶飞溅。源源不断的剧烈冲击力竟然将身处空中的薇尔维特推飞了数十米之遥。

虽然气墙挡下了所有攻击，但冰箭却仿佛永无止境地从六目兽口中不断射出，薇尔维特只能躲在气墙后苦苦支撑，毫无还手之力。她曾数次试图收回一条锁链以逃离冰箭的攻击网，但每次都是徒劳无功，反而险些令几发冰箭突破气墙。

但就在此时，冰箭突然戛然而止。

而当薇尔维特反应过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六目兽不知何时竟然已经来到了距离自己只有数米之遥的地面。

她急忙射出锁链想要寻找支撑点用以逃离，但却为时已晚，怒吼的六目兽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起，巨掌狠狠地击中了她的身体。

薇尔维特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子被这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远远抛了出去，连续撞塌了四堵墙方才重重跌落地上。

六目兽四足落地的同时再度发力，一跃数十米来到了薇尔维特身旁，高高举起前脚便要向下踩去。

“哥哥！”

薇尔维特痛苦地大喊一声，紧紧闭上了眼睛，

她感到猛烈的气压冲击着自己的面庞，那只巨掌正带着呼啸风声狠狠踩下。但此时此地，她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等待着即将降临的死亡。

目睹着兄妹相残的这一幕，身处空中的兹库尔迪不仅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当黑色的巨掌轰然落下，落足之处发出一声巨响时，老魔法师停止了支援魔法的咏唱，向着不远处地面上依然昏迷不醒的格雷兹飞去。

但当飞到中途时，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安静……似乎太安静了。

经过刚才六目兽狂风暴雨般的蹂躏，此时的兽人集聚所已变得一片狼藉，纵使有少数幸存者也都应该逃离了此地。照理说来，此时四周一片安静应该是理所当然，但奇怪的是，他总感觉有种莫名的违和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突然，兹库尔迪睁大了眼睛，猛地将身体转了过去。

他终于知道心中的不安来自何方了。

安静下来的不是周围的环境，而是六目兽那狂暴的气息！

“哥……哥？”

薇尔维特嘴巴微张，难以置信地低声问道。

六目兽那黑色的巨掌落在了她的身旁，脚掌数寸没入地面，但除了被飞溅的瓦砾擦得面颊生疼外，薇尔维特却是毫发未伤。

“薇儿……”

当听到这个名字从六目兽口中发出时，薇尔维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哥哥！”

她忍不住又叫了一声。此时的六目兽浑身剧烈战栗着，三个头颅不断扭动，脸上的表情显得相当痛苦，甚至连五官都变得有些扭曲。

“我……”六目兽低吼着，艰难地抬起脚，将身体转向了兹库尔迪所在的方向。

“我……说过……你们可以利用我……”它一步步走向兹库尔迪，每走一步都显得如此沉重，“可以……利用我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但是……”

六目兽的低吼声如闷雷一般回荡在空中，而兹库尔迪也没这种摄人的气势震撼住了，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逃跑。

“但是……不要动我妹妹！”

六目兽·英格维突然大吼一声，向着老魔法师疾奔而去。

兹库尔迪浑身一哆嗦，这才如梦初醒。他慌忙从袖中拿出两个卷轴，在向后急飞时将提前咏唱好的怒雷咒及风之障壁施放出来，口中同时开始咏唱空间移动魔法。

卷轴一经扔出便消失不见，随之而即的则是从天空劈下的数道雷光，以及将兹库尔迪全身遮蔽在内的无形风障。

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早就让兹库尔迪养成了小心谨慎的习性，由于高级魔法的咏唱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他随时随刻都携带着数个储存有高级魔法的卷轴以防不测，哪怕维持卷轴的魔力会耗费他的大量精力也在所不惜。

由于对手的实力实在太强，所以兹库尔迪一开始便抛出了自己掌握的最强攻防魔法组合，想要借助这两种魔法延缓六目兽的步伐，以令自己有时间逃之夭夭。但令

他大吃一惊的是，那只庞大的怪兽没有选择避开拥有超强杀伤力的雷电，而是纵身一跃，直奔身处空中的自己而来。

噼啪数声巨响传来，七八道怒雷径直命中了六目兽，令其浑身都笼罩在雷光中。但六目兽却只是怒吼了一声，转眼间便突破怒雷咒的效力范畴，逼近至兹库尔迪身前。

老魔法师低声念诵的空间转移咒语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六目兽重重地落在地上，右前腿一软，整个身体都倒向了侧面。纵使身为终焉五兽之一，硬生生承受高位魔法的直接攻击依然给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被怒雷击中之处血肉模糊，焦糊的气息扑鼻而来。

此时薇尔维特已经从地面上爬起，正急急忙忙地赶向这里。而在路途中，她目睹了六目兽艰难地站起的一幕。

黑色巨兽将紧握的右前爪抬起至面前，六只血红的眼睛同时盯着被自己抓住的老魔法师，眼神中放射出难以遏制的杀气。

兹库尔迪知道，自己浑身上下的骨头已经有大半被捏碎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全力施放出的风之障壁在六目兽的疯狂攻击下竟然彻底崩溃，更在那种惊人的力量下对自己产生了反噬。他那老朽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两种强力的同时冲击，如果不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以魔法封锁住了最关键的几个部位，他刚才就会因全身血管爆裂当场暴毙。

“你不能杀我……”他剧烈咳嗽了几声，气若游丝地说道，“只有我……只有我知道如何解除控制兽神变的魔法……如果我死了，你就再也不能变回人类了……”

“……是吗……”

六目兽沉默了片刻，身上的杀气也随之减弱了许多，这也让兹库尔迪紧绷的心略微放缓了下来。正当他准备偷偷默念空间转移咒语时，野兽那低沉的声音再度传入他的耳中。

“也就是说，只有听从你的命令，我才能变回原来的身体，对不对？”

“没错。”兹库尔迪使尽力气点了点头，尽量以柔和的语气说道，“所以，只要你……”

“没有什么所以。”

冰冷声音落下，巨掌握力陡然增强数倍。兹库尔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所有剩余的骨头便都随着噼噼啪啪的声音化为了粉碎。

兹库尔迪瞪大了眼睛，眼珠几乎瞪裂出眼眶。直到断气前的一瞬间，他还不敢相信对方竟然如此轻易地就杀死了自己。

“如果要我听命于你，那还不如死掉算了。”

冷冷抛下这句话后，六目兽将兹库尔迪的尸体像对待垃圾一样扔在地上，然后喷吐火焰将其烧得尸骨无存。

“哥哥！”

少女的急声呼唤让黑色巨兽缓缓将身体转了过来，而此时，他也注意到了四周被自己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景象，以及倒在各处的兽人的尸体。

“对不起，薇儿……”

六目兽·英格维愧疚地低声说道，而当听到他那嘶哑的低吼声时，薇尔维特的泪

水终于无法抑制地突破泪腺。

“真的……真的不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吗……哥哥……”

英格维摇了摇头，“那个老家伙说的应该是真的，至少我现在确实无法按自己的意志变回去了。”

他将右前爪伸向地面，示意低声抽泣的妹妹站在掌心，而后将她稳稳送到自己背上。

“准备好，要走了。”

“……我们去哪里？”

“破坏终焉之地。”英格维沉声说道，“这是我惟一想到的能减轻自己罪孽的方式……”

说完这句话后，黑色巨兽腾空而起，竟然直接冲破天顶的外壁来到了外界。

而这时薇尔维特才发现，六目兽的两肋不知何时长出了一对漆黑色的翅膀。

在满天的魔素流星中，六目兽张开巨大的双翼，向着东方的沙漠地带飞去。

薇尔维特用手臂擦干眼角的泪水，弯腰坐了下去。

直到这时，她才忽然想到自己刚才从烧成焦炭的老师身下找到的那个东西。

她从怀中将东西取了出来，而当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后，她不禁吃了一惊。

格雷兹拼了命也要保护的东西，是一个破旧的卷轴。

那是她在死之国从卡隆王手中得到，而后又拜托格雷兹进行解读的一首诗。

终焉的预言诗。

成千上万只死神手持巨大镰刀，将巴格伦王宫围得水泄不通，但没有一只突入宫内，而是秩序井然地守候在外面，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这座曾经无比繁华的都市如今已变为了一座死城，除了宫内的两人外，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生者的气息。

不过，里面的战斗不属于它们——这是王的命令。

它们的任务只是守在外面，防止那只兽人逃离。以及，等待王从那里走出后将会下达的另一个指令。

突然，左侧边角的城墙砖石横飞，一个青色的身影从被打破的大洞中击飞出来，如同出膛的炮弹一般落入死神军势中。其来势之急足足在撞倒了几十只死神后方才摔落于地。

康尼琉斯从地上一跃而起，握紧手中宝剑向宫内冲去。死神们没有举起武器，而是纷纷向左右散开，默默地为其让开一条前进的路线。

当康尼琉斯再度冲入城池内时，傲然处在大殿前的那个巨大身影又一次映入他的眼帘。

“第七次。”三头骨兽沉声道，“勇气可嘉，但也可以说是愚蠢之极。”

它向前迈了一步，地面随着脚步落下剧烈晃动起来。

“放下武器，平静迎接自己的命运吧。朕曾向埃德蒙多做过承诺，也不希望自己的皇孙在痛苦的情况下死去。所以，别再进行无谓的反抗了。”

康尼琉斯双手紧握剑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他知道，卡隆没有说谎，若非如此的话，自己不可能连续被打出王宫七次都毫发无伤。在击败了包括幽界妖兽、地龙等强敌后，他本认为自己凭借魔晶具的力量有挑战终焉的能力，但这十几分钟的战斗却令他的信心遭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几乎不能说是战斗，更像是单方面的戏耍。他每次冲向死之王，都是在还未近身的情况下便被其斗气震飞。七次攻势中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攻击方式，强攻、诱招、剑魔合一、以快逼近……但这一切在死之王面前就如同是耍把戏一般，甚至没能让其从大殿前挪动半步。

“那把剑是我赐给你的，就以它来答复我吧，孩子。”卡隆又向前踏了一步，整个大殿都在其强大的力量下震动了一下。“将它扔到地上，我会赐给你符合你荣耀的死亡。”

康尼琉斯抬起头，凝视着自己不远处的死之王卡隆，也就是自己的爷爷。

在血红的夜幕下，三头骨龙站在大殿之前，其庞大的身躯几乎遮住了康尼琉斯的所有视线。这一刻，他忽然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怪物就如同一座巍然耸立的青色山峰，牢不可破，坚不可摧。

他深深低下头，手中宝剑也无力垂下。

但就在一秒钟后，康尼琉斯忽然深吸了一口气，再度昂起头来，将提尔芬古直直指向卡隆。

当注意到刚才的些许迷茫已完全从康尼琉斯身上消失时，卡隆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

“有骨气，不愧是铁达尼亚的王位继承人。”

曾经的铁达尼亚王停住了脚步，渐渐将抑制起来的力量逐渐扩至全身，由大理石构成的地板再也无法承受这种直接施加于身的气势，在此起彼伏的劈啪声中纷纷碎裂。

“那么，我就如你所愿吧。相信埃德蒙多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说完这句话后，卡隆顿了一下，身体各处突然隆起了奇形怪状的骨块。数秒钟后，十余条由骨架构成的巨型触手同时破块而出，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来回扭曲着。

康尼琉斯闭上眼睛，脑海中忽然掠过了那位红衣少女的身影。

“我还不能死。”

他轻声喃喃自语着，将剑握得越来越紧。魔晶具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情绪，发出了嗡嗡的鸣动声。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死之王，康尼琉斯右手将剑高高横举，左手轻抚剑锋，而后将剑用力插在地上。

他不想死。

他还有下定决心想要照顾、想要保护的人，所以绝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伊莉特森林的一见钟情，细水河边的深情一吻，飞鸽传书互诉衷情，下水道重逢后的喜极而泣……这些景象在康尼琉斯脑海中一幕幕快速闪现，而最后，充斥在她脑海中的都变成了那个红色的身影。

卡隆的脚步略微缓了下来，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

他能感觉到，面前这个兽人——自己玄孙正在将自己浑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起，那种力量甚至令地上的提尔芬古都在剧烈震颤着。

不过，这种力量还不足以令死之王感到恐惧，他只是惊讶于自己的子孙竟然能将实力提升到如此地步，同时也在心底里感到了一丝惋惜。无论是誓不罢休的信念，还是敢于直面强敌的勇气，在面前这个孩子身上闪耀着的种种资质都令他非常欣赏，如果他还是铁达尼亚王的话，必定会将这个孩子当作未来的继承人全力培养。但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卡隆轻轻叹了口气，眼神又一次变得冰冷无情。

而在此时，提尔芬古的鸣动停止了。

终于将体内力量燃至顶点的康尼琉斯大喝一声，右脚用力一蹬，向着前方的卡隆飞跃而去。

与此同时，提尔芬古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拔地而起，以更快的速度飞向空中，于主人即将抵达目标之前飞至他的身旁。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兽人王子，卡隆发出了一声低吼，十余条触手突然急速伸长，纷纷刺向身处半空的康尼琉斯。

康尼琉斯右掌一伸，魔晶具瞬时握于手中。在耳畔呼啸的狂风中，他双手握剑，聚集全身的力量向死之王中间的头颅狠狠斩了下去。

在那股令空间都为之扭曲的波动下，王宫内所有铺设在地面的大理石突然全部喷向天空，而后随着强烈的爆炸声四散而飞。

而在无数碎裂的石雨中，康尼琉斯宛如断线风筝一般被抛至数十米的高空，而后重重地摔落在地上。魔剑提尔芬古则掉在了几十米开外的地面。

卡隆没有转身看落在自己身后的康尼琉斯，而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胸口的骨架微微起伏。

但就在下一瞬间，它突然抬头向天，发出了一声狂啸。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吼声，卡隆身上的十余条触手忽然同时自中间断裂，根根白骨崩裂而飞。而在半空中，第二股冲击力此时才显现出来，无法承受那种力量的白骨纷纷碎裂化粉，远远望去就仿佛王宫上空漫天飘雪一般。

卡隆闷哼一声，左前膝一软，险些倒在地上。但它最终还是稳住了身形，将身体转了过来。

此时的康尼琉斯已经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侧头看着死之王走向这边。刚才那一击将他所有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在生死存亡之际能发出如此强大的攻击。虽然魔剑的指向是死之王的头顶，但实际上奔涌的气浪笼罩了对方的整个身体。从刚刚长出的触手开始，卡隆身上的骨头正在渐渐碎裂，哪怕这次攻击无法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也足以令它元气大伤了。

“干得漂亮，孩子。”

死之王踏着缓慢的步伐朝康尼琉斯的方向走来，不时有断裂的骨头自身上散落。

“借助魔晶具的力量，将自己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这是连身为提尔芬古最初主人的我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当走到距离康尼琉斯还是十步左右的距离时，卡隆停住了脚步。

“但很可惜，既便如此，也只是无谓的抵抗而已。”

话音刚落，难以置信的一幕便发生了。

刚才断裂落地的无数碎骨，甚至如雪一样铺满地面的骨粉竟然缓缓升空，而后以惊人的速度飞回到卡隆王身上。

接续、重组、融合、再生——短短半分钟后，卡隆王便再一次回复到毫发无伤的状态，而那十余根触手在半空中不断扭曲，似乎是在嘲笑康尼琉斯的无力。

康尼琉斯不禁发出一声轻叹，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安心地离开吧，我的孩子，你是铁达尼亚王族的骄傲，而我，将会代替你把这份骄傲传递到新的世界中。”

忽然，它停止了说话，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古怪。

“不过，看起来这件事要晚些时候再办了。”

它将身体转向东南方，望向未被破坏的城墙上。

“在解决某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前……”

在他视线所及之处，一个黑色的身影站在那里，掌中积蓄的光芒渐渐黯淡了下来。

既然已经被发现，那这个准备用来偷袭的魔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奥斯瓦尔特从城墙上一跃而下，手持一柄断剑，向着死之王与康尼琉斯所在的方向慢慢走来。

第3节

无论方位，无论昼夜，整个世界的天空都已被血红色团团笼罩。

但是，有一处例外。

艾里昂大陆西南边陲，原瓦伦蒂亚废都赫尔斯堡。

结晶炉的上空由于魔素的过度叠合已化为一片漆黑，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魔素源源不断地射进结晶炉顶端的黄金巨花中，花朵正中的巨眼闪耀出诡异的七彩之光。

站在结晶炉旁的斯卡特里一直闭着眼睛，静静聆听着宛若无数流星坠落一般的声音。

马上就要完成了……

再过一会儿，只要再过一会儿，他重返这个世界的心愿便将达成，从结晶炉破茧而出的最后之龙将君临天下，飞舞在万丈高空。

突然，一股突如其来的强大的气息令他浑身一震。与此同时，数十道光弹自西侧呼啸而来，眨眼间就将全部命中结晶炉。

霎那间，黄金巨花光芒四射，本来即将被其吸收的魔素骤然扩散，化为一层红色薄膜罩住了整个结晶炉。几乎就在魔素层形成的同时，光弹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爆炸声顿时四起。

斯卡特里抬头望去，只见一只长有三颗头颅的黑色巨兽正从西方的天空飞往这边，同时口中还在不断喷出光弹。

“六目兽？！”

老死灵失声惊叫道。

同为终焉五兽的六目兽竟然会袭击结晶炉，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幕让他异常惊讶，而当注意到站在六目兽头顶的那个红色身影时，他的脸色立即阴沉了下来。

“又是那个死丫头……”他骂了一声，双手刷的伸出，两道光波宛若离弦之箭直奔薇尔维特而去。

六目兽俯冲而下，面对迎面而来的光波只是大吼一声便将其化于无形，而后重重落到地上，整个地面都被砸得剧烈震动了一下。

此刻，因刚才接连爆炸而掀起的烟雾已渐渐散去，而结晶炉依然巍然矗立在那里，丝毫没有受到伤害。

“让它停下来。”六目兽盯着站在结晶炉旁边的斯卡特里，低吼道，“不然我就杀了你。”

“……真正的六目兽怎么可能说这种话？难道……”斯卡特里指着从六目兽身上跳下的少女说道，“你是受到了这个家伙的蒙蔽不成？”

“这就是你称呼自己孙女的方式吗？老东西。”六目兽低哼一声，不再理会斯卡特里，左右双首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极寒冻气与幽蓝妖焰同时喷向结晶炉。

红色光膜终于无法承受这双重强攻，在白蓝两色急速交替的闪耀后碎裂消散。

这时，黄金巨花也将花朵转向这边，红色巨眼直视黑色魔兽。

从刚才那句话所造成的短暂诧异恢复过来后，斯卡特里突然想到了究竟是谁才会以此种口吻和自己说话，震惊的表情也于同时浮现在他脸上。

“英格维？！”

他瞪大眼睛问道。而当看到从六目兽身上跃下的薇尔维特点了下头后，斯卡特里沉默了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七年前毁掉了祖国，现在又成为带来终焉的怪物了吗？真有你的啊，英格维。或者说……你更喜欢六目兽这个名字不成？”

六目兽没有说话，但右首吐出的蓝色火焰已经向老死灵进行了回复。斯卡特里不敢硬挡，迅速向后疾飞，同时双手在空中斜向挥舞数次，以叠在一起的六道气墙延缓了火焰来速，紧接着高高飞起，落到了黄金巨花的旁边。

“我不在乎让你再死一次，混忆魔法的仇我绝不会忘记。”六目兽冷冷说道，“现在快点让结晶炉停下，那样的话也许我可以考虑赐给你全尸。”

“真让我意外，没想到以你的魔力竟然能解除混忆的禁锢。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斯卡特里轻轻抚摸着巨花，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因为，那个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

黄金巨花的眼睛闭起，缓缓向结晶炉沉去。

霎时间，四周变得一片寂静。

只有从结晶炉内发出的心脏跳动声，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耳中。

咚咚，咚咚。

天空中，四面八方正以流星之势飞往这边的魔素突然间同时停了下来。它们好像失去了目标一样，在半空中迷茫地飘舞着，但却迟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咚咚，咚咚。

结晶炉渐渐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红光。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刺眼，而在这耀眼的光芒中，以魔炉为中心，整个大地都剧烈震动了起来。

“不好！”

察觉到情势不对的薇尔维特双手一扬，芬利尔之链如离弦之箭急速飞出，向着黄金巨花飞去。但巨花之前就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一般，锁链在即将缠住花前被硬生生弹开，软绵绵地掉到了地上。

薇尔维特急忙扭头望向六目兽，发现对方也对结晶炉发动了更强力的攻击，但结果与自己一模一样。

咚咚，咚咚。

声音越来越响亮，宛若闷雷炸起。

终于，黄金花朵完全没入了结晶炉中。

“吞噬一切的时刻来到了！”

在耀眼红光而变得扭曲的空间中，斯卡特里放声狂笑起来。

“爷爷！”

薇尔维特急声喊道，但斯卡特里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即使自己身上的骨架在高温之下已开始融化，他的狂笑声依然回荡在沙漠中。

“出来吧，雷万汀！”

突然，一道红光突破结晶炉冲天而起，足以将人耳膜震破的长啸声同时响彻天际。

斯卡特里的头颅自结晶炉顶端滚了下来，而其身体在红光的喷射中已被消融殆尽。在死去七年后，这位瓦伦蒂亚的末代国王终于达成了自己复仇的心愿。

红光无休无止，从远方望去就如同一条弯曲着连接天与地的光之梯。与此同时，徘徊在天空的无数魔素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以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速度向更高处的红光飞去。

当长长红光的末端离开结晶炉时，魔炉的所有机能运作同时停止，随着从各处喷出的废气失去了原有的光芒。而随着魔素的急速流逝，紫黑的天空逐渐转为血红，并在最终恢复了原本应属于它的颜色。

密密麻麻笼罩天空的魔素此时已经完全消失了，全部都融入了那道红光之中。与此同时，天边突然响起了无数声滚雷的轰鸣，就如同千军万马驰向天际。奔雷撕裂长夜，震撼着这个污秽的世界；一道长长的紫电呼啸着撕裂长空，将方圆百里照得纤毫毕现。

这时薇尔维特才震惊地发现，飞舞在空中那道光芒，竟然是一条足足有数百米长的巨龙！

金银双色的巨龙在黑压压的云层中纵情狂舞，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就如同是高高在上，威严俯瞰众生的灭世之神。

六目兽发出一声怒吼，突然纵身飞向高空。薇尔维特还没来得及出言阻止，巨兽

已直奔金银巨龙而去。与巨龙相比，原本如同小山一般庞大的魔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点。

当那个黑点与巨龙接触的一瞬间，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剧烈震荡了起来。那种诡异的波动令空间扭曲得仿似另一次元，而从地上看去，只能看到金银两色光芒笼罩一切。

“没用的……”

带着嘲讽的微弱声音传入薇尔维特耳中。她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仅剩下一个头颅的斯卡特里。

“龙是神最后的造物，也是担负着终焉使命的毁灭之兽。身为终焉之兽的英格维在其面前根本无法发挥出任何力量，顷刻间就会绝望地认识到自己的无力……”说到这里，他嘿嘿笑了起来，“这个丑陋的世界，终于完了……”

“告诉我怎样才能阻止他！？”薇尔维特急忙上前将骷髅头捧了起来，“求你了，外公！”

在女孩的怀抱中，斯卡特里眼窝的火焰随着它的笑声渐渐消失。骷髅头发出噼噼啪啪的骨裂声，几秒钟后便化为一堆粉末，随着吹来的一阵狂风消散于世间。

薇尔维特呆呆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双手，直到一声哀嚎从空中响起时方才如梦初醒。

她连忙抬头向上望去，而映入她眼中的，则是如陨石一半自高空坠落的黑色身影。

六目兽背朝下狠狠摔在地上，顿时在地面激起重重沙尘。

“哥哥！”

薇尔维特飞奔上前，赶到了六目兽身旁。她吃惊地看到，六目兽左边的头颅已经被轰得支离破碎，浑身上下伤痕累累，看起来惨不忍睹。

听到女孩的惊呼声后，六目兽·英格维艰难地抬起了眼帘。

“快逃吧，薇儿……”它气若游丝地说着，鲜血自嘴角潺潺流下，“那不是你能应付的敌人……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别说话，那会加重你的伤势的！”

薇尔维特哽咽着喊道。她拼命将力量汇至锁链上，想要借助芬利尔之链的治愈能力减轻六目兽的痛苦。虽然芬利尔之链所接触过的伤口曾短暂愈合，但没过几秒钟便再度溃烂，反而令六目兽发出更加痛苦的吼声。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少女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着，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夺眶而出。

突然，六目兽低吼一声，强忍着剧痛从地面爬起，抬头怒视天空。

薇尔维特循着望去，这才发现雷万汀就盘旋在自己正上方的天空。最后之龙正张开血盆大口，一种异常强大的波动出现在其喉间。

“快逃！”

随着六目兽的吼声，一道红色光辉从正上空径直劈下，就如同末世中的神罚。虽然英格维竭尽全力，在自己与薇尔维特头顶制造出一片黑色障壁，但光辉的力量实在太强，恐怕这道屏障支撑不了半分钟便会被完全击破。

“没时间了，马上离开这里！”六目兽几乎是在怒吼了，他知道妹妹也在奋力协

助他维持障壁，但这种力量在两只终焉之兽的碰撞中完全是杯水车薪。

“不行！”薇尔维特咬牙大声喊道，“一起走，不然你会死的！”

六目兽没有回答，突然用尾巴卷起薇尔维特，用力将她抛向远方。薇尔维特猝不及防，整个身体横向飞了出去。

但令六目兽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之龙察觉到了从自己攻击范围内飞出的身影，又是一道红炎击向薇尔维特。此时的六目兽已无法对其加以救助，只能震惊地看着那道红炎直奔半空中的红色身影而去。

但就在红炎即将击中薇尔维特时，天空中突然闪过一道银光。银光掠过薇尔维特身旁，一把抓住她的锁链，于千钧一发之际将其拉离了红炎的攻击路线，径直飞向高空。

“是你？”

当看清来者的相貌后，薇尔维特不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别往后看。”

银发的女武神——格温多琳低声说道，全速向着斜上方飞去。但纵使她这样说，薇尔维特依然下意识地扭头向刚才自己身处的方向望去。

而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红色光辉突破黑色障壁，完全倾泻到六目兽身上的一幕。

“哥哥——！！！”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响，沙漠凌空腾起一团耀眼的火焰。强有力的冲击波从中心向四周急速扩散，火焰则向上不断翻卷，最终形成了巨大的七色蘑菇云。

“仔细看看吧，这就是你的王国。”

奥尼克斯背手站在妖精王宫最顶端，俯视着已被熊熊烈火笼罩的幻光之森，语调低沉而平静。

在他背后更高的天空中，梅塞德丝呆呆地看着地面发生的一切，泪水无法抑制地自眼角滑落。

她现在才看到，当她与奥尼克斯在结界中战斗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炎之军队完全控制了形势，而她带回的士兵——无论妖精还是独角兽，都尽数消失在了火海中。

王宫之中，花圃中的幻光花迎风起舞，在黑夜中闪耀着绚丽的光芒。但在下一刻，火苗便无情地吞噬了这份美丽。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梅塞德丝紧咬下唇，将光弓希尔文对准了下方的男子，颤声问道。

“林克菲尔德与博凯内伦无怨无仇，为什么你要这么残忍地毁掉这个国家。”

奥尼克斯转过身来，抬头望向梅塞德丝，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

“小小的女王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喜不喜欢杀人呢？”没等梅塞德丝回答，他便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我想答案是‘不’吧。但如果你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不亲手杀死某人，你敬爱的母后就会死去，那样的话你会如

何选择呢？”

“这……”

这个问题让梅塞德丝语塞了，但奥尼克斯似乎并不期望从她口中得到答案，紧接着又再次说了起来。

“花朵若被虫豸所蚀，爱花之人自当除去已坏枝叶，以保鲜花继续芬芳；城中若有一人身患不治恶疾，主事之人必会将其或除或逐，以免该病传染全城。”他扭头望了一眼火海中的幻光之森，又将目光转回到小女王脸上。“牺牲少数而换取多数，听上去倒是很有道理。但何为少？何为多？杀十人而换百人，死百万以保数亿，你会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梅塞德丝思忖了片刻，迟疑着点了点头。

“那么，如果你最亲最爱的人都在那十人或百万中，你又会怎么做？”

当看到小女王沉默了之后，奥尼克斯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按照你自小所受的教育，很难选择是吗……但是，我不同。”他右手一挥，傲然道，“对于我而言，我只会保护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那就是我的所有子民。为此，即使令世界毁灭也在所不惜！”

“但我的国家和这有什么关系！？”

梅塞德丝不禁大声问道，而奥尼克斯则是缓缓摇了摇头。

“终焉到来之时，原初之炎熄灭了。如今的炎之国已沉入汪洋大海，而过不了多久，整个大陆板块都会缓缓沉入海中，炎之民将永远失去自己的生存之所，只能眼睁睁等待毁灭到来。而艾利昂大陆上，惟一在终焉中不会沉没的地域，便是你所在的小小的岛国。”略微停顿了一下后，奥尼克斯继续说道。

“按照预言，红莲之火将席卷整个大陆，但我所求的只是炎之民的栖身之所。林克菲尔德的高纯度魔素环境及密密麻麻的森林很难令炎之民在此地生存，所以我只好对它进行一番小小的改造，令这里成为新生的炎之国。女王陛下啊，如果您处在我的立场上，所做的事情是否会和我一样呢？”

“……我、我一定会寻找能让两国共存的方法！”

“没有那种方法，而现实环境也不会给你寻找它的时间。除非……”炎之王深吸了一口气，盯着梅塞德丝的眼睛问道，“你知道世界树在哪里吗？”

“世界树？”

“传说中终焉的最大变数，是一棵能够阻止红莲之炎的参天巨树。所有古籍中都将它与妖精联系了起来，但没有人知道它在何方，又究竟将以何种方式击败我。看起来，即使是身为女王的你也对它一无所知啊。”

金发的小女王默默点了点头，但表情变得越来越凝重。

“也许火焰真的将笼罩世界，就像这个世界最初的形态一样。”

她将食指搭在扳机上，重新将枪口瞄准了炎之王。

“也许我的国家已有大半成为焦土，但即使如此，如果是母亲遇到这种情况依然不会放弃。所以，我也一样。”

梅塞德丝紧咬下唇，语气却变得格外平静——充满威严的平静。

“我是梅塞德丝，阿珐莉亚的女儿，继承这顶幻光花冠荣耀的第十三位妖精女王。以奥利津的名义起誓，我将以这个身分、以这把弓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后退，

至死方休。”

凝视着浑身散发出神圣不可侵犯气息的妖精女王，奥尼克斯微微一笑，以对等的王者身分向对方行了一礼，而后张开双手，从高高的妖精王宫上背朝下跳了下去。

“那么，就让我以真正的战斗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吧，最后的……女王陛下。”

随着这句话响起，一股充满压迫感的气息在王宫下方骤然升起。

炎之王的真正姿态——红莲圣兽那庞大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梅塞德丝的视线中。

随着在夜空中响起的撞击声，奥斯瓦尔特以极快的速度向地面摔落下来。

眼看情势不妙，康尼琉斯赶忙纵身向前，身体急速回旋形成气流，在半空中减缓了对方的去势。

奥斯瓦尔特旋即借力一个空翻稳稳落地，他与兽人对望了一眼，两人同时自左右两边再度冲向了站在王宫大殿前的死之王。

疾奔过程中，康尼琉斯突然掷剑于空，提尔芬古在半空飞速宣传，凝出点点寒星直射向死之王。

“雕虫小技。”

卡隆哼了一声，还未等寒星近身便以触手将其一一击落。但令其意外的是，有几十点寒星却停滞在了半空中，纹丝不动。

这时，奥斯瓦尔特跃至空中，竟然踩着那些寒星，如履平地般向卡隆急奔而来。

骨龙右侧大嘴张开喷出烈焰，但奥斯瓦尔特借着停滞在不同方位的寒星迅速移动身形，转瞬之间便来到了它的上方。

只剩半截的魔剑格拉姆顶端突然冒出红焰，奥斯瓦尔特化气为剑，向着死之王的右首狠狠斩了下去。

同一时刻，康尼琉斯不知何时也已收回魔晶具，并来到了死之王正下方，脚尖一弹高高跃起。

噼里啪啦的骨裂声中，自上自下同时发动攻击的两个身影在半空交错，而后分别飞跃至远离卡隆王的另一边，不约而同地扭头向大殿前望去。

一道长长的裂口几乎将卡隆的右首分为两段，而护在胸前的七八条触手更是被斩成数段，在地上不住蠕动。

卡隆缓缓抬起头，左右两个头颅同时转向康尼琉斯和奥斯瓦尔特所在的方向，若无其事地望向正警惕地盯着这边的两人。

“我已经有些厌了。”它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股倦意，“早点结束吧。”

话音刚落，卡隆全身的骨骼突然以极快的频率震颤起来。当几秒钟的震颤结束后，它的右首和触手又一次恢复了原状。

康尼琉斯和奥斯瓦尔特互望了一眼，脸上同时露出了一丝苦笑。

在这将近半小时的战斗中，两人的协力攻击曾数次对死之王造成表面意义上的重创，但每次那只三头骨龙都能轻而易举地复原。接二连三地无功而返不但大大消耗了两人的体力，也令他们的信心大受打击。

更何况，之前死之王明显没有使出真正的实力，而是像逗弄老鼠的猫一般。无论康尼琉斯还是奥斯瓦尔特都非常清楚，如果无法找到死之王的弱点的话，那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究竟何处才是死之王的弱点呢……

正当两人苦苦思索时，卡隆做出了一个古怪的举动。

在剑拔弩张的战场上，它竟然悠然自得地睡在了地上。

这种明显的羞辱令康尼琉斯气血上涌，握剑就准备再度攻上，但奥斯瓦尔特却是脸色一变，右脚一踩地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城墙之上跃去。

“小心！”

奥斯瓦尔特喊声响起的同时，城墙之内骤变突生。

成百上千条触手突然破土而出，攻击范围几乎笼罩了整个王宫

突遭巨变的康尼琉斯在第一时间便做出了反应，以右脚为轴急速一转，整个人如同陀螺一样向上空飞去，逼近身旁的数条触手在银色剑光下被削成数块落地。

但就在他即将飞到城墙之上时，一条触手从其正下方的地面上猛然伸出，迅速突破剑光缠住了他的右脚。

康尼琉斯一惊，急忙挥剑向下砍去，但却为时已晚。在他身形停滞的那一瞬间，无数条触手已经追了上来，同时向其狠狠砸下。

提尔芬古脱手而出，划过一道银色轨迹插在城墙之上，剑柄微颤，嗡嗡作响。

死之王缓缓站起之时，千百条触手突然尽数缩回地面消失无踪。只有地上的无数洞口，和倒在血泊中的兽人，证明了它们刚才的存在。

“反应很迅速，应该是经历过千百场生死相搏的战斗磨练出来的自然反应吧。”

卡隆赞许地看着站在城墙上的奥斯瓦尔特，而后又将目光移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康尼琉斯。

“那个孩子论战力和战技都相当不错，但实战经验还是太少了些。”

“你为什么要从冥府回来。”

当听到奥斯瓦尔特突然问出的这句话时，卡隆发出了低低的笑声。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加入了战斗吗，真有趣。”

“现在的你浑身都散发出想要毁灭世界的杀气，但在死之国的那次碰面中，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息。”

“……将这视为命运的恶作剧吧。万年前便已离去的神选择了我作为预言终焉之人，选择了我成为死之王及无冕之王，选择了我将世界归于黑暗。这一切早在万年前就已注定，我只是代理那一意志的工具而已。”

奥斯瓦尔特摇了摇头。

“我不相信什么命运。”他说着，将格拉姆指向卡隆，断掉的前端再度红光四溢。“所以，我要杀了你。”

“就凭那柄断掉的魔剑吗？”卡隆略带嘲讽地说道，“别太天真了，小朋友。”

“那就试试吧。”

话音刚落，奥斯瓦尔特突然从城墙上跃起，在高空中人剑合一，宛如流星一般直奔卡隆的前胸而去。

从刚才起他就注意到，对于自己和康尼琉斯的任何攻击，卡隆都会听之任之地随

意让它们落在自己身上，而几秒钟后那些伤口便会尽数痊愈。但是，当攻势发动的一瞬间，那些触手总会出现在卡隆的前胸，就好像他下意识地想要保护住那里一样。

果不其然，数十条触手又一次迅速缠绕在卡隆胸口前方，而卡隆脸上露出的诧异神情令奥斯瓦尔特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将所有力量都灌注到格拉姆上，前端红焰剑气顿时大盛。

但就在他即将刺中卡隆时，那些触手突然间四散分开，卡隆胸口登时门户大开，简直就像是请君入瓮一般。

猝不及防的奥斯瓦尔特此时已来不及收招，只得咬牙以更快的速度突刺，抱着同归于尽之念，将生死都赌在了这一剑上。

在骨骼的碎裂声中，魔剑刺入卡隆前胸，剑尖红焰突然爆裂，将对方胸前的所有骨头尽数炸得粉碎。

一击得手后，奥斯瓦尔特借着爆炸的反作用力急速弹向后方，落地的同时迅速抬头看去。

卡隆王的胸前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而在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红光闪耀。那并非魔剑的斗气，而是好似心脏一般正在缓缓跳动的红色结晶。

“正如你所料，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之源，只要将其破坏，我就会立即死去。”卡隆王那低沉的声音传入奥斯瓦尔特耳中，“但很可惜，你永远都杀不了我。”

它抓住没入结晶的断剑格拉姆，将其随手扔在地上，而结晶上的深深伤痕也于同时消失无踪。

“刚才我之所以全力戒备，是因为想要袭击我的是那个孩子，而他的武器则是那把剑。”卡隆说着，将目光投向依然昏迷不醒的康尼琉斯，“而你，没有那种资格。无论再强都没有让我防范的资格。”

虽然不明白卡隆为何会这样说，但奥斯瓦尔特还是下意识地向插在远方城墙上的提尔芬古望去。在脱离了主人之手后，那柄诅咒之剑剑身上的蓝色光芒早已黯淡下来，看上去和一柄普通的剑毫无区别。

奥斯瓦尔特不知道，康尼琉斯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不久前已死去的埃德蒙多王知道一个秘密。

作为终焉五兽中的死之王，尘世间的任何武器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但只有一把武器，能够真真正正地将卡隆至于死地。

诅咒之剑，提尔芬古——当时的铁达尼亚王卡隆以两国结盟为条件，亲自拜托奥丁王打造的魔晶具。

七年前，为了保卫铁达尼亚免遭瓦伦蒂亚王国铁骑的蹂躏，卡隆在七年前以王家秘传魔法——“魔神变”变为了现在这个样子。但他知道，作为禁咒的“魔神变”有很大的可能令自己暴走，而那时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阻止魔神兽的屠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变身之前，他将这柄剑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在魔法咒文的作用下，只有铁达尼亚王族才能发挥出提尔芬古真正的威力，而剑内凝结的卡隆的三滴鲜血，也令它成为了世间惟一一把能杀死魔神卡隆的武器。正是凭借这把剑的力量，懦弱的埃德蒙多才能在七年前阻止卡隆的暴走，并将其打入冥府。实际上这也是卡隆的心愿，曾接受神谕的他一直抗拒自己的命运，始终期盼能有

人阻止终焉的到来。正因如此，他才会几度拒绝三贤者将自己救回现世的请求，并在冥府将提尔芬古交给康尼琉斯，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但在终焉真正到来之时，卡隆终于放弃了希望。

如今的他已经接受了自己死之王、以及终焉之后的无冕之王的命运，准备率领死神大军准备净化这个污秽的世界，而他的首个目标，便是自己曾统治数十年的铁达尼亚。准确的说，是自己的所有族人。

只要铁达尼亚血脉不再存在于世，卡隆就无敌于天下。

这一天，红莲将燃尽世间草木。

六目之兽将令大气布满毒素。

结晶炉将吸尽生命之源，以其创造出这个世界上最后诞生的生命。而当最终之龙吞噬一切之后，无冕之王便会君临世间，以其无上力量重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毁灭之后的重生，这才是神所预言的终焉。

而现在，这一刻已经近在眼前……

“我不明白你说的。”奥斯瓦尔特直视着卡隆的眼睛，冷冷说道，“但我说了，我要杀死你。”

他扭转身形，直奔背后的城墙而去。而在其路线的最尽头，赫然插着那柄蓝色的魔剑。

“愚蠢！”卡隆哼了一声，右首大嘴同时张开。成百上千只冥界毒蜂从其中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出，朝着奥斯瓦尔特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

奥斯瓦尔特没有回头，右手向后挥出两团刚才就已咏唱好的风刃，而后一个侧翻避开从地下突然冒出的触手。如闪电般掠过城墙，一把将提尔芬古拔了出来。

此时冥界毒蜂已与他近在咫尺，但他却不避不让，而是直直冲入了蜂群中。

兵贵神速，而是正是最近的路线。他将体内的斗气尽数发挥至身外，在身旁构筑起一道无形的气墙。凶猛飞上前的毒蜂在与气墙碰撞后瞬间爆裂，顿时黄色毒液四溅。

卡隆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黑色的身影在黄色毒蜂群中突破而出，而后双手持剑向自己这边高高跃起。提尔芬古依然一片死寂，再也看不到那幽暗的蓝光。

“接下来去拉格纳尼布尔吧。”在天空中的黑色身影距离自己只有数米之遥，剑锋向下猛刺之际，卡隆不但毫不在意，反而想到了毁灭铁达尼亚后的第二个目的地。“至少应该向老朋友行临别之礼啊……”

这样想着，它抬头望向奥斯瓦尔特，双目突然闪耀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永别了，小朋友！”

她感到自己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鲜血自额头缓缓流下，浸入她的右眼，顿时又为她眼前的一切蒙上了一层血红。

梅塞德丝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棵大树下，躺在已被火海吞噬的森林中，静静等待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此时，奥尼克斯已经从红莲圣兽再度回复至人形，正从不远处缓缓向女孩这边走来。

在先前的那场战斗中，他的右肩被光弓的魔光弹击穿，现在已经动弹不得。而身上其他几处被射穿的伤口虽未要害位置，但也令他元气大伤，单是站着就够耗费精力的了。

看着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金发小姑娘，敬佩及内疚之情在其心头油然升起。他本以为可以轻松结束战斗，但妖精女王的战斗意志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那种坚定的信念不但让小女王发挥出了所有潜力，更让变身为红莲圣兽的他也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苦战。

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最后那次攻势中，他冒着心脏被魔弹贯穿的危险狠狠击中了梅塞德丝，终于令金发的小女王悲鸣一声坠落地面，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如果他所料无错的话，对方用不了多久就将永远闭上眼睛，那时，也就意味着大陆最古老的造物之一——延续了数万年之久的妖精皇族亡族时刻的到来。

“对不起，妈妈……”

梅塞德丝喃喃自语道，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令她的视线变得更加模糊。

“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我终究……还是不行呢……”

她紧咬下唇，靠着那颗大树坐了起来，目光迷离地望着前方火海中的森林。片刻之后，她无助地垂下头，低声开始念诵自己最后的话语——妖精皇族临终前的归魂仪式

“大地啊，接受吧，吾魂归位之刻来临了……”

她喃喃自语着，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

炎之王默默地看着她，右手一挥阻止了向这边席卷而来的火焰，作为王者、同时也是作为一名战士守护对手最后的尊严，令她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

渐渐的，梅塞德丝身上闪耀起了淡紫色的光芒。

“尽快离开这里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哪里是安全之所，但逃得越远越好。”

在将薇尔维特放到地面上后，格温多琳转身便要再飞向天空，但红衣少女连忙叫住了她。

“你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但总要想些办法。”格温多琳说道，“这样下去的话，整个世界上过不了多久便会变为地狱。”

“可是……”

“别说了。”

银发的少女摇摇头打断了薇尔维特的话语，而后走到她身旁，轻轻抱了她一下。

“活下来的话，那时再见面吧。姐姐……”

在轻声说完这句话后，格温多琳展翅向天空飞去，任薇尔维特再怎么喊叫也不再回头。短短半分钟后，她的身影便化为一个黑点，消失在遥远的天空。

薇尔维特咬了咬牙，竟然再度朝着结晶炉的方向奔去。

“起于大釜，终于大釜；终化为始，给予化为流逝；以最后的血石，指引新的方向。”

格雷兹在临死前最后交给她的，是终于解读出来的终焉的最后预言，也就是阻止终焉的方法。但之前兹库尔迪的袭击导致书页大量损毁，薇尔维特能清楚看到的只有这一句话而已。

当在六目兽背上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薇尔维特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当亲眼目睹了刚才的那一幕后，她似乎明白了“最后的血石”指的究竟是什么。

黄金巨花中的血红之眼——汲取世间魔素凝固而成的最纯粹的魔晶。

这时，沙漠中也有数处出现了空间扭曲，几只幽界妖兽从次元之门中咆哮着跳出，准备在这生者的世界中大快朵颐。但还没等它们看清自己究竟来到了何处，便在芬利尔之链的挥击下飞了出去。

“让开！”

薇尔维特大喊一声，手中两条锁链急速旋舞，令周围十余米的空间都化为禁区。虽然有几只妖兽妄想突破封锁，但一跳入芬利尔之链的攻击范围内便在哀嚎中被切裂为数段。

红衣少女以最快的速度飞奔着，完全无视沙漠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空间扭曲。大概五分钟后，她终于重新回到了结晶炉的所在地。

当看到不远处的那个巨坑时，薇尔维特眼眶一红，险些又要落下泪来。但她非常清楚，现在并不是难过的时候。

她紧咬下唇，努力让自己收回视线，而后借助锁链的力量跃至结晶炉顶端。

从高处望去，赫尔斯堡周遭地区都已被妖兽所占据，但它们似乎对结晶炉感到非常恐惧，根本没有胆量接近这边，这总算让薇尔维特略微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下一刻，一阵前所未有的挫败感紧紧揪住了她的心。

结晶炉已经停止了运作，而她现在根本无法令其启动，让缩入其中的黄金巨花再度出现！

薇尔维特不自觉地望向天空。

望向那条遮天蔽日，在天空纵情向地面肆虐的金银巨龙……

第4节

雷声轰鸣，闪电撕裂乌云、划破天空。

在被阴霾占据的万米高空，最后之龙雷万汀肆无忌惮地扭动着身躯，向地面不住喷吐着灭世之光。

这里是它的舞台，它的世界，而它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便是毁灭一切、吞噬

一切。

自艾利昂大陆诞生以来，从没有人见过如此巨大的生物。足有千米万米长的庞大身躯在天空中纵情游荡，其吼声震天动地，凡闻其声者尽数癫狂，并于狂乱中选择自尽。

幽界及冥界的怪物令世人陷入恐慌，终焉五兽的庞大身影令世人归于绝望，而雷万汀则以灭世之姿彻底掐灭世人最后的绝望。

无论幸存者逃至何方，藏至多深多远，都无法逃离龙吟和龙息的恐怖威力。这是纯粹而彻底的毁灭，不可避免，不可逆转。此时的艾利昂大陆已经化为比地狱还要残忍绝望的噩梦之地，沦为被火海疯狂吞噬的死亡世界。

在紧紧尾随雷万汀飞行的过程中，格温多琳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身处与雷万汀同样的高空，她能够清楚看清下界的景象，那是令人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地狱之景。

大地就如同一块巨大的方糖一般，在灭世之光下渐渐碎裂溶解。遥远的远方，温塔伯伦雪山及大陆最高峰塔拉斯加山也开始了崩塌的过程，轰隆隆的巨响即使在万米高空依然震撼耳膜。

“怎么可能……”银发的小公主难以置信地呢喃着，“根本不可能击败这种怪物的……”

“是啊，预言就像星星的轨迹一样不可逆转。”

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入格温多琳耳中，她急忙扭头望去，看到的是飞在自己身旁的蓝色的小鸟。

“你现在开始这样想了吗，格温多琳？”

“可、可是根本没有可能啊！简直就像是妄想用一盆水来浇灭火山一般！”

听着格温多琳那急切的话语，蓝鸟围着她飞了两圈，而后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直到你停止呼吸的前一刻，它始终与你共存。许多人总是在被希望放弃前主动放弃希望。但是，我不希望你成为那种人，格温多琳……”

女武神浑身剧烈一震，她停止了飞行，惊讶地扭头望向自己的影法师。

这时蓝鸟又飞离了她的肩膀，在她前方几米处散发出淡淡的微光。

那句话、那种口吻格温多琳之前曾经听到过，有个人自她懂事时开始就一直陪伴在她身旁，鼓励她，支持她，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而蓝鸟刚才说出的那句话，她也曾亲耳听那个人说过。

在格温多琳眼前，蓝鸟仿佛渐渐改变了模样。

那蓝色的微光渐渐扩散，最终幻化为人类的形状。那个曾令格温多琳魂牵梦萦的身影，终于再一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姐姐！”

格温多琳惊喜地喊道，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我亲爱的妹妹。”格丽赛塔在空中缓步上前，轻轻抚摸着妹妹的脸庞，温柔地说道，“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痛苦。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密不可分，血脉相连。现在，成为我的骄傲吧，格温多琳……”

蓝色的光芒渐渐淡去，女孩的身影逐渐消失，重新化为蓝鸟的姿态飞到格温多琳

手上，轻轻啄着她戴在食指上的那枚戒指。

察觉到蓝鸟的用意后，格温多琳赶忙摘下戒指，而蓝鸟将其叼起，扑闪着翅膀向下方飞去。

“不要忘记，希望在于王冠……”

留下这句话后，蓝鸟的身影融化于空气中。

格温多琳深吸了一口气，紧握尼贝龙根之枪向前方飞去。当其睁开眼睛时，先前的迷茫已完全消失无踪，重新回归至原本的坚毅不屈。

“终焉已至，天地俱裂，万物将散于无形。”

“希望之光仍存在于世，其乃世间最后的光芒，亦是生灵最后的希望。”

“王冠——希望在于王冠。”

这就是格温多琳在玉室中听到的预言之音。伴随着最后一个单词的落下，流动着七彩瑰丽光芒的水镜也于同时自正中碎裂。

而在此时，她也从姐姐口中听到了相同的话语。

“希望在于王冠。”

格温多琳默念了一遍，将目光投向数千米开外的前方。视线穿越乌云雷电，直直投向最后之龙的头顶。

在雷万汀的右角最低端，赫然套着一个小小的黄金王冠！

巴格伦王城内，数以万计的死神军团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天地变异，魔素飞射消散，巨龙飞舞于空，灭世之光直射世间，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死神们没有丝毫反应，始终保持沉默，因为那与它们毫无干系。但现在，虽然军中依然听不到任何声响，但这种寂静却与刚才截然不同。

过度震惊，因而静。

城墙之内，奥斯瓦尔特挣扎着从一个大坑中站起，鲜血自嘴角潺潺流下。刚才受到的那记重击已令他丧失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但进行一般行动还无大碍。

而在此时，卡隆王那低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我记得你在死之国曾经告诉过我自己的名字……再告诉我一次吧，小朋友。”

“……奥斯瓦尔特。”

“……那么，为什么会是你……”

死之王的声音中透着清晰的愤怒与难以置信，它下意识地低头望去，诅咒之剑提尔芬古已深深插入自己胸前的红色结晶中。虽然作为心脏的结晶还在缓缓跳动，但频率却越来越慢。

“预言不可能有错，能杀死我的只有铁达尼亚王族……可是，你究竟是谁？”卡隆强忍住剧痛，沉声问道，“将你父母的名字告诉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奥斯瓦尔特犹豫了一下，脑海中忽然想起了温塔伯伦雪山上的那幕情景，“不过预言之龙海因德尔曾经说

过，我亲生父亲的名字是爱德华。”

“爱德华……爱德华……”

卡隆喃喃自语着，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伴随着狂笑声，碎裂的骨头也纷纷掉在地上。

这时，他的思绪回到了十几年前，回到了王宫大殿上的那次对话。

“立即杀死那个女人！我决不允许铁达尼亚的王位继承人选择娼妓作为他未来的王后！”

“父王，丽安娜是被他家人欺骗才会被迫落到那种地方的。我向您保证，她的心底比您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善良！”

“闭嘴，我不需要任何解释！铁达尼亚王族怎么可能容许那种肮脏的血统玷污！我再说一遍，立即派人杀了她，不然你就跟我滚出去！”

“……既然您这么说，那么，我请求放弃王位继承权……让埃德蒙多成为新的太子吧，弟弟应该比我更适合这个位置……”

“混帐话！埃德蒙多根本没有成为王的资质！那只是一个娼妓啊，爱德华，你真打算为了她放弃王位，与你的父王决裂不成！？”

“……对不起，父王，请尊重我的选择吧。更何况，丽安娜体内已经有了我的骨肉……”

看着摘下王室徽章，缓缓走出大殿的长子，铁达尼亚王卡隆气得浑身发抖。而也是在那一天，他对宫中的暗杀机构下达了最高机密的格杀令。

作为一国之君，他不会允许王室内出现此等丑闻，哪怕触犯禁忌的是被自己选为太子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三年后，暗杀机构带回了爱德华与那个女人的死讯。在短暂的失落后，卡隆王便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情。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那个女人的孩子竟然这样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爱德华的孩子吗？命运这东西还真是会捉弄人啊……”

卡隆的笑声慢慢停了下来，他凝视着站在自己前方、面露困惑之色的这个青年，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它弄明白了一件事情，一件无论是他、三贤者还是死之女王奥迪特都对之视为理所当然，但现在看来根本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它是死之王，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它却并非传说中将在终焉之后重建新世界的无冕之王。

“坠入死地的双面之王将于暗中升起，于己之翡翠王国登基；其为终焉的见证者，亦为乐园的创世者；他将目睹烈焰浪涛渐渐平息，赋予再度升起的大地翠绿及美丽……”

如果死之女王和三贤者还在世，并且得知奥斯瓦尔特真正身分的话，他们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奥斯瓦尔特竟然与终焉之预言最后一章中对于无冕之王的描述一模一样。

但可惜的是，卡隆明白得太迟了……

卡隆以触手卷住提尔芬古的剑柄，一下子将其从红色结晶中拔了出来。那种痛苦

几乎令它难以忍受，但死之王却硬生生地扛住了剧痛，牙齿几乎被全部咬碎。

它将提尔芬古缓缓递到奥斯瓦尔特面前，等其取过剑后，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向不远处的城门走去。

此时它胸前的红色结晶已经出现了道道裂纹，光芒也已渐渐黯淡下来。支撑其生命的力量正以飞快的速度从它身上流逝，骨架及触手也已支撑不住那种重压，纷纷出现了碎裂的迹象。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我的孩子。”

在走到城门前时，它扭头对站在原地的奥斯瓦尔特说道。

“我去略微弥补一下自己的错误，而你，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

听到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后，奥斯瓦尔特刚想开口，突然发现自己周围不知何时罩上了一层紫色的微光，而一旁依然昏迷不醒的康尼琉斯也是如此。

“走吧。”

卡隆缓缓吐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紫光化为光球突然消散，奥斯瓦尔特与康尼琉斯也不见了踪影。

当确定空间转移魔法已经发挥了作用后，卡隆将身体重新转了回来。突然，它三张血盆大口同时张开，足以令钢铁融化的烈焰喷涂而出，直接冲破城门及周遭的城墙，完全倾泻在等候在外面的死神军队身上。

死神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毫无防备，站在城门正面的数百只死神还没等反应过来便在地狱之炎下被融成了一滩脓水，而原本秩序井然的队伍顿时乱成一团。

在突然响起的“嗡嗡”声及死神们震惊的视线中，死之王卡隆缓步自城内走出，作为心脏的结晶已变为强弩之末的暗红。

“来，我的将士们，陪我来进行这最后的演出吧！”

伴随着爽朗的大笑声，将死的死之王冲入了密密麻麻的死神大军中。



后记。。。

没错，你所看到的这里就是后记。因为，之后的那些文字我实在不想将其归在小说里。如果是对文章质量有要求的朋友，建议就不要往下看下去了，因为之后完全就是烂尾的文章，甚至连剧情概括都算不上。

在这里说一下原因吧，由于截稿的最后几天我身边发生了某些事情，导致那几天根本无法没有心情也没有办法进行写作，但不论广告还是封面上都已经打出了“本期完结”的字样，所以我已经是骑虎难下，只得熬夜来写。但遗憾的是，时间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我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对文章进行完结。之后各位看到的与原本预定的情节大体相同，但少了很多细节，我对此也深感遗憾，没想到连载了一年的文章会以这样的形式收尾。

现在游小说的博客正在连载这篇文章，不久之后，当连载到最末尾这一部分时，我所贴上去的一定就已经是真正的小说版了，这是我能想出的弥补方式，在这里，也向各位继续深深地致以歉意。

第X节

同一时刻，妖精之国的末代女王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归魂。

当梅塞德丝停止呼吸后，笼罩在其身旁的紫色光芒忽然间散开，凝聚在一起的光团化为千百个光球，缓缓向天空四散飘去。

但是，与阿珐莉亚和梅尔文不同的是，梅塞德丝没有随着归魂的结束而消失，依然静静躺在地上，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奥尼克斯低头看着这个金发的小姑娘，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自额头滚下。

他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但是，理智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归魂之际，吾将吾名还至蔚蓝的苍穹……”

那时的梅塞德丝双目微闭，口中呢喃着归魂之语。而她接下来说出的那句话，则如同平地惊雷一般，令炎之王几乎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吾之名为梅塞德丝，真名唤作……尤古德拉希尔……”

尤古德拉希尔！尤古德拉希尔！

在旁人耳中这只是个普通的名字，但对于奥尼克斯而言，这六个字却与晴天霹雳毫无区别。

这时，一层淡淡的浮光罩在了梅塞德丝身上，并与其一同渐渐下沉，直至最终完全没入土中，与泥土融为一体。

几秒钟后，那片地面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裂口，而在裂口处，竟然冒出了一株青葱的树苗。

树苗似乎对外边的世界感到有些好奇，它微微扭动了几下，像是想看清楚周围的一切。而在停滞了大概两秒钟后，这株树苗突然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急剧生长起来。

树苗化为小树，枝叶四处蔓延。十米、五十米、一百米，即使在树身足足有二十人合抱、顶端进入云层之后，这颗参天巨树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生长的脚步。

转眼之间，整个幻光之森都已遮蔽在它的树荫之下，巨大的树冠在云层中蔓延生长，看上去极为壮观。

尤古德拉希尔（Yggdrasil），这是预言中能够阻止红莲之炎的世界树的名字。但谁都没有想到，妖精之国的小女王，竟然就是这棵传说中的神木。

席卷幻光之森，乃至整个妖精之国的熊熊火焰正在消失，炎之力量尽数被世界树吸收于体内，甚至空气中稀薄的火元素都不例外。

而这对于以火元素为生命之源的炎之民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奥尼克斯清楚地看到，远方的士兵正在痛苦地倒下，就连她们体内积蓄的火元素，也已经成为了世界树的养分。

但即使如此，他却无法上前帮助自己的子民。

因为在世界树面前，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炎之王也毫无抵抗之力。

一切都按照炎之一族的预言在发展，倒在地上的奥尼克斯终于认清了自己失败的事实。但对于他来说，最痛苦的还是眼睁睁看着子民死去却无能为力。

这就是终焉吗？谁都无法幸存，都将化为旧世界的尘埃，被命运的洪流吞噬殆尽。

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不舍，炎之王静静停止了呼吸。



“这是……迪特雷之戒？”

看着掌心中的那枚戒指，薇尔维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急忙抬头看去，那只奇怪的小鸟已经消失在了空气中。

“没时间了！”

虽然不知道戒指究竟从何而来，但此时并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薇尔维特注意到，从刚才开始的五分钟内，灭世之光没有再从天空射下，只有最后之龙的怒吼依然响彻天际。很有可能是格温多琳正在那里牵掣着雷万汀的注意力。而对于她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最好机会。

红衣少女将戒指戴在右手食指，口中开始吟唱起咒文。

随着咒文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晶炉渐渐闪耀起一道淡淡的红光，而炉中也开始响起机器的运作声。

“出来吧！”

薇尔维特低喝一声，死死地盯着在自己面前升起的那朵黄金巨花，而后伸手过去，将迪特雷之戒抵在了花朵正中。

但是，血红之眼却毫无反应。

“动啊！快动啊！”

薇尔维特心急如焚地喊道，额头渗出点点汗珠，但心却渐渐凉了下来。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魔素了——所以，这块世界最纯粹的魔晶石也失去了它该有的力量。但几乎就在薇尔维特急切喊叫的同时，遥远的幻光之森中，世界树的顶端突然发生了异变。

在感应到整个空间不知何故变得死气沉沉后，这棵参天巨树开始释放出不计其数的魔素，以净化它要守护的这个世界。

而这些魔素，便是妖精皇族千万年来“归魂”的产物。

也许，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

当感到源源不断的魔素力量正在涌向这边时，血红之眼突然张开，并开始贪婪地将魔素吸收至自己体内。

对此薇尔维特不禁感到异常惊讶莫名，但她没有放过这个机会，迅速念诵咒语，令魔素在血红之眼中凝结得更为更加纯粹。

魔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又一次布满了天空，世界树从体内不断将其放出，以补充这个世界的生命之源，而这也令结晶炉更加贪婪，吸收魔素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终于，血红之眼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万米云层之上，最终之龙的怒气正越来越盛。

从刚才开始，有一个小东西不断在自己脑海边飞来飞去，一再试图对自己的右角发动攻击。

一开始它还觉得很有趣，毕竟这是它诞生以来为数不多的游戏，为此它一时都忘记了向下喷吐光波的无聊行径。但当那个身后长着翅膀的女孩一次又一次逃离她的利爪时，雷万汀终于有些不耐烦了。

“好讨厌，快些去死吧。”

这样想着，雷万汀张开了嘴巴。

但就在它想要以放射出无数道龙息，将那个女孩与这片天空全部吹到异次元中时，一种前所未有的诡异感觉突然袭击了它的全身。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哀嚎，最后之龙自万米高空掉了下去。

三分钟之后，整个地面都被震得剧烈晃动了起来。

雷万汀只感到体内气血翻腾，险些当场昏过去。地上有种力量刚才与它体内的波动产生了排斥，一时竟然使它丧失了飞行能力，不过，现在看起来并无大碍了。

而当它正准备再度飞起时，一直跟随着它的格温多琳终于找到了机会。

王冠在尼贝龙根之枪的穿刺下飞起，魔晶具的力量终于完全贯注到了雷万汀的右角上。这顶王冠是斯卡特里在其还是幼龙时便给其戴上的，但老死灵没有想到的是，在将雷万汀放到结晶炉之后，被王冠盖住的右角便成为了最后之龙全身中惟一没有沐浴魔素的地方，同时，也就变成了龙的死穴。

雷万汀就这样死了，当它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整个身体渐渐化为了一堆白骨，而后随风消逝。

为了拯救已渐渐崩溃，正在往海中沉没的大陆，薇尔维特决定再度发挥结晶炉的力量。但世界树由于先前释放了过量的魔素而变得沉寂。无奈之下，她只得决定以结晶炉将诅咒之剑提尔芬古、光弓希尔文、芬利尔之链、月光轮、尼贝龙根之枪等魔晶具分解，将所有魔素都吸收入魔炉中，而后令世界得以重生。

此时康尼琉斯和奥斯瓦尔特在空间跳跃魔法的作用下来到了结晶炉旁，当得知薇尔维特的计划时，康尼琉斯大加反对，因为连续使用魔素会引发反蚀，在薇尔维特身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在薇尔维特的坚持下，他也只好无奈地同意了。

薇尔维特利用结晶炉令魔法流逆转，可将魔晶具的灵魂还给世界，并令艾利昂大陆得以复苏。但薇尔维特也遭受了诅咒，与康尼琉斯一样变成了兽人。而且因空间扭曲，两人一同进入了另一个次元。

虽然阻止了世界沉入大海，但大陆上每一个角落都被毁灭了。奥斯瓦尔特与格温多琳成为了世界上最后的幸存者。两人利用世界树和结晶炉的力量，令大陆慢慢开始复苏，让绿色渐渐重新蔓延世界。

终焉完成。

新的世界诞生。

（完）



使命召唤4 现代战争

文/alone 编/翔月

主要人物

JOHN "SOAP" MACTAVISH

约翰·麦克塔维什（索普）下士

英国皇家空军22团B-6小队的一名新兵。甫一入伍便遭遇到了种种艰难的任务，虽然有可靠的队长与战友在身边，但面对拥有核武器的恐怖分子，他能够保护好自己并阻止敌人将核弹射向无辜平民吗？

CAPT. PRICE　普莱斯上尉

B-6小队队长，身经百战的战士。15年前曾经在麦克米兰上尉的带领下潜入乌克兰境内暗杀恐怖分子扎卡耶夫，但未能成功。

IMRAN ZAKHAEV　伊姆兰·扎卡耶夫

世界头号恐怖分子，个性阴狠残忍，极度仇视西方国家。在中东和俄罗斯境内拥有庞大的秘密武装，甚至还有核弹头。在15年前的暗杀中侥幸逃生之后一直隐藏自己的行踪，秘密培植自己的恐怖势力。

GAZ　盖兹上士

B-6小队队员，上尉的得力助手，是一位率性直爽又不失和蔼的士兵。

CAPT. MACMILLAN　麦克米兰上尉

传奇的狙击手，拥有百发百中的精准枪法。在15年前曾带领普莱斯上尉执行过暗杀任务，是个值得信赖的前辈。

PAUL JACKSON　保罗·杰克逊中士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搜捕阿尔·阿萨德的战役中，与数万名士兵及平民一起被核爆吞噬。

KHALED AL-ASAD

哈勒德·阿尔·阿萨德

中东第二大军阀势力的首领，性格狂妄而暴虐。他发动政变，并处决了现任总统阿拉法尼，公然宣称要将西方势力从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去。

时间：某天深夜
地点：白令海峡上空，英国皇家空军22团某直升机上

“世界可真是够和平的，我们堂堂皇家空军如今只能大材小用，跑去偷别人船上的东西了。”

机舱中的盖兹中士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满脸不情愿地小声嘟囔着。

“嘿，中士，少发点牢骚行不行。”教训他的是这次行动的队长，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普莱斯上尉，“你也算是老兵了，给新人做个好点的榜样吧，少吊儿郎当的。”说着，上尉向盖兹身边坐着的另一个士兵努了努嘴。

那人一看即知是个新兵，他时而向机舱外张望几下，时而看看普莱斯，脸上是一副掩饰不住的兴奋与紧张交杂的表情。

上尉暗暗皱了皱眉，这次行动原本就人手不足，现在却又临时添了一个全无经验的新手。这家伙名叫麦克塔维什，不知被谁起了个绰号叫索普（意为“肥皂”），虽然在测验中表现得不错，但测验和实战完全是两码事，他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还是个未知数，一旦临场退缩，说不定还会连累整个小队。自己指定盖兹中士照应他，也难怪这位老兵会一路上不停地发牢骚了。

初听起来，盖兹说的也不无道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仿佛真的进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就算是偶有武装冲突也只是集中在局部地区，像自己这样的军人大多时候倒是无所事事，只有执行一些无关紧要的特种任务时才能活动活动筋骨。

但现在的情况又有了变化。俄罗斯政府和国内极端分裂分子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了前苏联遗留下来的1500枚核弹头，双方已经明争暗斗了许久，谁胜谁负还不得而知。而中东地区的军阀阿尔·阿萨德权势熏天，手下拥有不亚于一国的军力，随时都有可能搞些事情出来。这个极度仇视西方的阿拉伯人如果和俄国恐怖分子联手，甚至搞到核武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大家听好，我们这次的目标是一艘可能载有核弹头的货轮。”上尉教训了盖兹两句之后，话题回到了正事上，“情报是潜伏在俄国境内的线人尼克莱发来的，看来任务不会太困难，因为货轮上的武装人员并不多。”

但这种天气，恐怕没有什么任务是不困难的，所有队员的心里都这样想，同时都不自觉地看了看机舱外面，除了倾盆而下的暴雨，就是下面波涛翻滚的海浪，这种风浪里，恐怕想在甲板上站稳都是个难题吧。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长官？”盖兹问。

“把所有的武装人员都干掉，一个不留。”上尉回答，“还有，尼克莱在发出这条情报后不久就失去联系了，如果这次任务顺利完成，恐怕我们还得立刻回去救他。大家准备好，马上就要行动了！”

在上尉说出最后这句话的同时，众人也都看清了海面上那艘在风浪中不停摇摆的货轮。

新兵麦克塔维什下士咽了咽唾沫，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中的枪。

时间：黄昏
地点：中东某国首都

“我们不要那个腐败的政府，不要那个向西方投降的奴才做总统！我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

“我们要让西方人知道，我们有无比坚定的决心！我们不害怕他们的军队，因为我们也有强大的武装！”

“圣战开始了！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数奉还！”

在城市的街头，无数高音喇叭正在广播着这些煽动性的言论，而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向西方人投降”的总统阿拉法尼，却满脸伤痕、头发蓬乱，像破麻袋似的被扔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他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用无神的双眼茫然地望着车窗外面。

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道路两旁到处可以见到手中握枪的士兵，有的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有的在随意殴打衣衫褴褛的平民，有的干脆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商铺。

更加惊人的一幕发生在一片路边空地处，有几名士兵端起冲锋枪瞄准了靠墙站着的一排平民。“开火！”一阵乱枪之后，平民纷纷倒在了血泊中。“看到了吗？这就是叛国的下场！谁再为前政府说话谁就和他们一样！现在是阿尔·阿萨德总统的时代了！”

“叛徒去死吧！阿尔·阿萨德总统万岁！”周围的人群中传来这样的欢呼声。

这疯狂的场景深深刺痛了阿拉法尼，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欢呼声、谩骂声与零乱的枪声却无法阻挡，依旧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

随着车子继续前行，枪声渐渐远去，四面传来的欢呼与喧闹却越发震耳欲聋。

坐在前排的人回过头，用嘲讽的语气对他说：“‘前’总统先生，您的时间到了，请下车吧！”

阿拉法尼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疑问，车门就被拉开，而他也随即被粗暴地从车内拽了出来。两个壮硕的士兵一左一右将他架起，向一个高大的拱门走去。

阿拉法尼勉强抬起头，看清了这座宏伟的建筑。这是数百年前的皇宫，穿过拱门就是殿前广场，可是如今面前的广场正中央却立了一根木桩，上面还残留着明显的斑斑血迹，四周围着喧闹的人群，仿佛在翘首盼望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一个独臂光头、留着山羊胡子的人走了过来，抓起阿拉法尼的领子，狠狠盯着他看了几眼，鼻孔中哼了一声，随即像扔垃圾一样将他甩在一旁。阿拉法尼被他眼中阴毒的光芒所慑，不自觉地打颤了一下，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两个士兵继续架着他走到那根带血的木桩前，将他紧紧地捆在上面。

阿拉法尼勉强抬起头向四外看去，广场四周人山人海，只有自己周围十几米被士兵们围出了一圈空地，他还想再看几眼，这是却又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到了他的面前，面露狞笑的望着他。

这张脸，阿拉法尼再熟悉不过，他头戴红色贝雷帽，鼻梁上架着金边太阳镜，但可以遮蔽阳光的镜片却遮掩不住他那张狂的目光。

阿拉法尼心中骤然泛起一股不知是愤怒、恐惧还是悲哀的情绪，“阿尔·阿萨德，你……”

下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只见



阿尔·阿萨德仍然一脸狰狞，忽然抬起右手，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阿拉法尼的眉心，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这一瞬间，周围人群的欢呼声也达到了最高点，所有人都在高喊着阿尔·阿萨德的名字。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被特地安置好的摄影机拍了下来，在数千人面前处决前总统的镜头通过卫星，同步出现在世界各国电视台的直播间里。

时间：凌晨，阿拉法尼总统被处决后8小时

地点：俄罗斯高加索山脉上空，英国皇家空军22团某直升机上

"美国人已经开始抓捕阿尔·阿萨德的行动了吗？"

问话的是刚刚从俄国极端分裂分子手中被拯救出来的尼克莱，这个幸运的家伙只受了些轻伤，显然是对方还没来得及拷问的缘故。

"还没有，不过进攻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开始了，电视里全是这件事的新闻。"队长普莱斯上尉回答。

上尉并没有在意尼克莱的询问，只是随口回答而已，他心里还在为刚才与俄军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而愤愤不平。

自己的B-6小队刚刚冒着狂风暴雨在白令海峡解决了一艘装载核弹的货轮，又马不停蹄地前来拯救被分裂分子们囚禁的线人尼克莱。而在他们与当地俄军依照约定会合之后，对方的负责人卡马洛夫显然把他们当作了免费的雇佣军，只顾指挥众人不停地向分裂分子的聚集点开火，全然不在乎尼克莱是否会遇到危险。

直到普莱斯上尉忍无可忍地将卡马洛夫一把按在墙角，用枪指着他的额头逼他说出囚禁尼克莱的地点之后，这才率手下冲进那间房屋将尼克莱救了出来。

虽然营救任务最后总算是成功了，可是所谓的"合作行动"却居然闹了个不欢而散，实在令人气愤不已。尽

管敌人十分难缠，但更大的阻力反倒来自这些拖后腿的政府军。“不管是军方还是分裂分子，俄国佬没一个好东西！”——上尉在心中暗暗诅咒着，连尼克莱下面的话都没有听到。

“……所以说，这次美国人被耍了，他们抓不到阿尔·阿萨德的。”尼克莱边擦拭着脸上的血污和汗水边说。

“什么？”回过神来的上尉只听清了最后一句话，不由得皱了皱眉。

尼克莱潜入俄罗斯境内之后，向英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包括俄国分裂分子与阿拉伯恐怖分子之间频繁的秘密往来，当然找到货轮上的那枚核弹头也是他的贡献。

这次的政变虽然发生在中东，但阿尔·阿萨德这种狂妄自大、头脑简单的家伙显然只是放置在前台的傀儡，真正的幕后黑手一定另有其人。

而有能力策划这种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的人，也必然会与俄罗斯的极端分裂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莱斯上尉正想再详细询问一下，眼角余光却瞥见直升机的机舱外有一道白色的烟迹急速掠过，并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是导弹！小心！”

这句话刚喊出口，机舱中的另外几人还是一脸错愕时，紧随而至的第二枚导弹已经在距机尾不远处爆炸了。

多亏众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机敏地抓住了座椅和把手，才没被强烈的冲击波抛到外面。

但直升机的尾部已经冒出滚滚黑烟，开始不受控制地向下面的松林斜坠下去……

麦克塔维什下士慢慢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切还是模模糊糊的，只能勉强看清有一堆篝火，旁边还有两三个人影。

他用力摇了摇头，这一下牵动了全身的神经，“该死……到处都痛，该不会骨折了吧。”

火堆旁的一个人影注意到他已经醒了，于是走了过来，用力推了他一把，“喂，新兵，你还好吧，起码你还是完整无缺……”说到这里，那人声音忽然顿住了。

麦克塔维什没看清对方的长相，但看到了络腮胡子，知道那是普莱斯上尉，有些迷糊地问：“上尉……我们在哪儿？其他人呢？”

上尉沉默了几秒才回答：“B-6小队现在只剩我们四个了，我们还在俄罗斯境内，为了安全返回基地，已经呼叫了AC-130前来支援。快点拿上武器，出发了。”

篝火旁边的两个人也站起身来，其中一个是刚刚救出的尼克莱，另一个则是盖兹中士，他正在自言自语：“AC-130？以前还从没和这个大家伙打过交道呢。”

麦克塔维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己的枪早就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只有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想找件能用的武器，映入眼帘的却是直升机冒着黑烟的残骸。

原来上尉说的“只剩我们四个了”是这么回事……尽管自己已经有了在战争中随时会失去战友的觉悟，但面对这烧得焦黑的残骸，却还是一下子失去了勇气。

“嘿，索普下士。”盖兹走了过来，从地上捡起一支沾满了泥土的M4冲锋枪递在他的手中，又拍了拍他的肩头。

索普是麦克塔维什在军中的代号，

因为含义是“肥皂”，所以也成了他的绰号，一些相熟的士兵喜欢用这名字玩笑般地称呼他，而刚认识不久的盖兹也是其中之一。

B-6小队训练记录保持者、除了普莱斯上尉之外综合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有着如此实力的盖兹中士虽然有时候爱发点小牢骚，却从来不摆架子，脾气随和，对新兵也没有丝毫的看不起，与严厉到一丝不苟的上尉形成了鲜明对比。

索普感到肩上那只手中仿佛蕴含着令人安心的能量，他的眼神开始由慌乱渐渐变得坚定，双手也不知不觉地握紧了枪。

他表情的变化全被盖兹看在眼里，盖兹微微点了点头，“跟上来，快点。”说着就转身向上尉他们的方向跑去。索普也紧跟在他的身后。

回程并不顺利，武装分子也知道B-6小队和尼克莱得知了重要的情报，所以倾巢而出前来搜寻。

如果仅靠四人的武器装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突破对方的天罗地网。

但这时空中有一架庞然大物前来支援他们。AC-130是一种大型飞行炮艇，虽然速度缓慢，但火力强悍至极。由于附近是防御薄弱的山区，并没有任何防空火力，所以AC-130就在普通枪械打不到的高度上缓缓漂行，用热成像仪一个个寻找着隐藏在林间屋内的敌人，然后投下无数榴弹，没有人可以幸免。

身上装好了红外线发射器的小队队员们自然是被保护的对象，他们只需用无线电听取行动指示，并在火力掩护下安然前进就可以了。

惟一一次遇到危险，是在当地的一座教堂的附近时，忽然有大批士兵涌出教堂，小队猝不及防只能就近寻找掩体，躲在后面等待束手就擒。可是这时却听见一阵密如急雨的爆炸声音，对方的阵地上腾起滚滚烟尘之后，就变得悄无声息了。

“这就是现代战争？简直就是一面倒的屠杀。”盖兹忍不住斜眼看了看空中悬浮着的巨大黑影，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时间：下午，阿拉法尼总统被处决后20小时
地点：中东某国首都

就在普莱斯上尉带着新兵索普等人在火力掩护下安全撤回基地的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向目标发起了进攻。

“混账！情报部门那帮家伙真该好好表扬一下！”

这里是位于城市西侧的电视台，有情报声称阿尔·阿萨德正在这里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他的演讲，但这队美军士兵费劲千辛万苦消灭了所有障碍才杀进电视台之后，却发现里面只是在播放以前的旧录音而已。率先冲入录音室的队长，其心情可想而知。

“吉格斯，把那该死的玩意关掉！”愤怒的队长正想找个什么东西发泄一下怒火时，耳机中却有新的命令传来。他皱着眉头听了半天，回头对队员们说，“伙计们，我们又有活儿干了，一帮兄弟和M1坦克被人围住，我们得去救人，走！”说完又狠狠地向电视里趾高气扬的阿尔·阿萨德啐了一口后，才带着手下离开了录音室。

跟在他身后的保罗·杰克逊下士暗

暗吐了吐舌头，心想，现在千万别惹到队长，否则不知会被他怎样痛骂。

不过，他很快就没工夫去担心这点小事了，刚从直升机上落到地面，眼前就是敌人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城市已经变成了燃烧着的废墟，天色渐暗，大地却被火光照得亮如白昼，无数影子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摇曳着，整座城市仿佛被魔鬼俯身一般。

“保罗！敌人还有防空火力！”趴在他不远处的队友吉格斯本来就皮肤黝黑，现在满脸都是污泥，干脆连五官都让人看不清了。他躲在一辆报废的卡车后面，边向敌人阵地射击边对保罗的方向高喊，“直升机过不来！你去把那边的防空炮解决掉！”

保罗总算在枪炮声的间隙中听清了吉格斯的喊叫，他朝吉格斯的方向用力点了点头，也不管对方有没有看清就一下子俯身趴在了地上的泥水中，躲过机枪火力交织成的死亡之网，慢慢向对面的屋子爬去。

越过房顶便能看到屋子后面，一道道肆无忌惮喷向空中的火舌，如果有飞机敢于靠近，一定会瞬间就被它打成筛子。

而屋中则仍有几名阿拉伯士兵正向窗外疯狂扫射，却没有注意到已经匍匐前进到了窗下的保罗。

他们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景象，就是忽然充斥视野的一片白光，耳膜也被震得嗡嗡作响，紧接着，还没来得及感到疼痛，就永远地失去了知觉。

保罗掷出闪光弹后，紧接着从窗口跳进房中，轻易地解决了几个痛苦地捂着眼睛倒在地上的士兵，然后举枪瞄准了屋后那个坐在防空炮操作台上聚精会神开火的家伙，扣下了扳机。

防空炮在空中布下的火力网由此一下子消失了。

东方再度泛起鱼肚白，经历了一夜的激战，这片街区的抵抗力量已经基本被扫清，只剩一片沉睡的断壁残垣。

空中几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还在四处巡视。在保罗迅雷不及掩耳地拔掉对



方的防空火力后，战况完全倒向了拥有制空权的美军一边，对方的防线在压倒性的火力面前瞬间崩溃。

但这番激战也令他们损失惨重，尽管保住了重要的坦克，可是小队里还能继续战斗的队员已经不多了，就算是这几个人，身上也都多少挂了些彩。

看到众人狼狈的样子，队长也不禁皱了皱眉，“伙计们，我知道你们都够辛苦的，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你们几个，都跟我上直升机，阿尔·阿萨德那混账已经藏不了多久了！”

小队被分成两部分，吉格斯带领着一部分队员跟着坦克继续追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剩下的人包括保罗在内，则跟着队长上了飞机，随飞行中队直扑敌人的老巢。

在经历了一整夜的近距离肉搏之后，保罗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快感，现在的他手握机炮的发射杆，将一串串愤怒的炮弹倾泻到地面的敌人身上。

无论是掩体里、坦克中还是肩扛火箭筒准备反击自己的士兵，都在一阵阵爆炸中灰飞烟灭。

从空中看去，城市的大部分都已经在美军的控制之下，看来抓到阿尔·阿萨德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队长的表情有些不爽，那是因为这份功劳八成会落在地面军团的头上，没他的份。

保罗自己倒是不在乎，他的手心被机炮的射击震得发麻，身体也疲惫到了极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结束战斗，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狠狠睡个三天三夜……正在走神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从近在咫尺的地方传来，吓得他马上清醒了过来。

原来是和本机并排飞行的另一架直升机被地面的防空导弹击中了尾翼，机身冒出黑烟，开始摇摇晃晃地失控下坠。

“着陆！救人！”队长果断地下了命令，幸运的是，坠落的直升机没有爆炸。从空中看到它一头扎进了小巷里，但从小巷的另一头立即涌出了大批阿拉伯士兵。

保罗的直升机降在小巷另一端的空地上，队员们迅速冲出，与对面的敌人隔着直升机残骸开始了激烈的交火。

直升机却始终没有反应，也没有人从里面爬出来，似乎只有驾驶室里的飞行员还有生命迹象的样子。

“掩护我！”保罗一边向队友高喊着，一边俯身冲了过去。身后枪声骤然大作，暂时压过了对面的火力。

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直升机坠毁的地方，看见已经压扁的驾驶室里，一名女性飞行员满脸痛苦的神色，而且被卡住动弹不得。

保罗用力扳起压住她的那块舱板，背起这名惟一的幸存者，朝着来时的方向冲了回去。

很幸运，在队友的掩护下，尽管子弹不停从两人身侧呼啸而过，但他们最后还是安然回到了直升机上，随着众人一一撤回，直升机立即再度发动引擎升空。

将她托付给医护兵之后，保罗自己又回到了机炮的射击位置，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消灭这些负隅顽抗的敌军。

就在这一瞬间，从地平线的另一端忽然闪出了一团极为炽烈的光球，而且还在迅速扩大中。

保罗本能地举手遮住了视线，但紧随耀眼白光而至的，是强劲的冲击波和炽烈的热浪。直升机在这样强烈的冲击下变成了风中乱舞的羽毛，旋转着被不

停地抛上抛下。

队长和战友们一个个从机尾的舱口处被甩了出去，转瞬就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视野中。

保罗用尽全身的力气抓紧了固定在地板上的座椅，才没有被甩出直升机。但随着接下来的一阵猛烈撞击，他的意识也随之消失了。

我……在什么地方？

保罗茫然地缓缓睁开眼睛，他能感觉到自己微弱而清晰的心跳，全身发痛，视野里的一切都是血红色。对了，我还在战场上，坐着直升机，遇到了一阵强烈的冲击波，不知大家怎么样？他忍住剧痛，四下看了看，这才发现自己趴在机舱的地板上，直升机已经断成两截，另一截里有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是自己刚救出的那位女飞行员吗？保罗勉力向前爬了一小段距离，才发现那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身上的皮肤都是焦黑色。他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从机舱里走出去。四下已经看不到完好的人和房屋，不是废墟就是烧糊的尸身碎块，奇怪的是自己却没有感到恐惧，是因为自己也马上要成为其中的一员了吗？为什么眼前的景色倾斜了过来？是我的脚受了伤吧？他忽然一下子支撑不住，跪在了地上，抬头望去，是红色的天空，强烈的风吹得飞尘漫天，眼中只有血红与漆黑二色，是地狱才有的颜色吗？我来到地狱了吗？我要死了吗？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他的瞳孔骤然放大，意识却渐渐模糊，身体缓缓倒了下去。

保罗眼中最后所看到的场景，定格在直冲天际的巨大蘑菇云上。

时间：午夜，核弹爆炸后8小时
地点：阿塞拜疆北部某地上空

“别看阿尔·阿萨德这混账平时嗓门大得很，他实际上是个懦夫，根本不可能为了‘圣战’而和美国人同归于尽的。”尼克莱不屑地说，“这胆小鬼现在肯定就藏在附近不知哪个地窖里发抖呢。”

直升机的机舱里除了他之外，还有普莱斯上尉、盖兹和新兵索普，以及英国空军的另外几名队员，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凝重。

核弹在城市中引爆的消息震惊了世界，谁也没想到阿尔·阿萨德竟然如此丧心病狂，不仅孤注一掷地使用了核武器，而且视自己的国民和士兵如粪土，让数以万计的生命和美军一起陪葬。

单是看到美国官方列出的长长一串阵亡名单，就可以想像这次战斗的情形是如何惨烈。

虽然很多人认为阿尔·阿萨德是在绝望中决意与对方同归于尽，但英军从尼克莱带回的情报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躲藏在阿塞拜疆的一个藏身处，因此刚刚返回基地的B-6小队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奉命再次出击。

众人心中都是一样的紧张，尽管阿尔·阿萨德只是仓皇出逃，军力和装备都不会很强，但面对这样一个悍然使用核弹的疯子，谁也说不准他被逼到绝路时会做出什么事来。

视野里出现了一座小村庄，虽然地图上标识着那是个村庄，但其实不过是稀稀落落分布在山坡上和农场前后的几间房屋而已。

几架直升机尽可能安静地落在附

近的一片空地上，士兵们敏捷地跳出机舱，迅速围成一圈，等待队长的命令。

普莱斯上尉还没说话，不远处便忽然枪声大作，众人连忙伏低身子，免得被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的敌人击中。

枪声还未平息，从旁边的山坡后面跑出来几名士兵，高举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敌意。

“英国空军？”其中一人看见了直升机上的标志，用夹杂着浓重俄罗斯口音的英语高声询问。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这个俄国人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指了指枪声传来的方向，“那边有分裂分子正在屠杀村民！”

上尉和尼克莱对视一眼，点了点头。他们清楚俄罗斯极端分裂分子和阿尔·阿萨德政权的密切联系，在这种地方发生如此激烈的事件，看来阿尔·阿萨德跑到这里来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没问题。”上尉说，“我们会帮你收拾掉他们的。”

这次与俄国人的联手，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发生不愉快的冲突，看来双方只要目标一致，不各怀鬼胎的话，合作还是相当顺利的。

在优势火力的压制下，对方的防线渐渐向后退缩，最后只剩下农场中央的几座仓库还有人在拼死守卫着。

从对方不要命的架势上看来，这里肯定藏着什么重要的人。

但双方的战斗力实在差距太大。掩体里的敌人正聚精会神地向正前方扫射时，却没有多余人手来防备从侧面包抄过来的索普和盖兹，猝不及防之下，立刻就倒在了血泊中。

盖兹对索普赞许地笑了笑，这个新兵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和昨天有点胆怯的样子相比，现在他已经是个完全合格的士兵了。

与自己的配合也开始有了默契，枪法更是有着中上水准，看来不久之后，就可以达到同自己一较高下的水平了吧，盖兹心中估算着。

另一边，普莱斯上尉带着其余队员已经将屋外的敌人全部清理干净，现在只剩下一座静悄悄的仓库立在那里，众人面面相觑，如果里面真的没人，就代表这次又扑了个空，而如果情报真的无误，那就必须抓活的，而不能硬行突击进去，将里面的人全部干掉。

上尉挥挥手，示意所有人退后。他从腰间掏出一枚闪光弹，右手则紧握着手枪，举在胸前，缓缓靠近仓库虚掩的大门。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如果门后有人伏击的话，上尉只要稍有不慎，马上会被无数子弹射穿。

索普紧紧贴着墙壁，心都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普莱斯上尉猛然将门推开一条小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闪光弹塞入缝隙中。

门缝里透出耀眼的白光，同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

紧接着上尉用肩头猛地撞开大门，像疾风般扑进仓库中，只听见两声清脆的枪响，紧接着是拳头重重击打在肉体上的沉闷声音。

索普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和另外几名队员一起冲进大门，眼前的场景不禁让他们一愣。

上尉正将另一个拼命挣扎的人压在身下，一记记重拳打在他的脸上，他身后是两具倒卧的尸体，显然都是在瞬间

一枪毙命的。

原本是以为还要再激战一番，谁知上尉只用了不到两秒钟时间，就将负隅顽抗的三人制服。索普惊喜交加，一下子对上尉佩服得五体投地，差点忘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何在，直到上尉起身微微喘了口气，招呼他用绳子把俘虏捆上的时候，他才看清地上昏迷不醒的那张脸，正是最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趾高气扬的家伙。

“你这没有人性的混蛋，竟然在市中心引爆核弹！那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快说！”

被捆在椅子上的阿尔·阿萨德已经全然没有了电视录像中那副神气的架势，饱尝过上尉的一顿老拳之后，他的两颊高高肿起，眼神里全是惊恐与不安。

“不是我！那不是我干的！”他慌乱地喊着，生怕吃到更多的苦头。

“是谁？快说！”上尉继续逼问。

阿尔·阿萨德却忽然犹豫起来，仿佛说出那个名字会遭受到更可怕的待遇似的。

普莱斯上尉举拳正要再打，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铃声，众人全部一愣。

盖兹从地上捡起一个沾满泥土的手机，递给上尉，“这种时候，不知谁还会给他打电话？”。

上尉接过手机，按下接听键后放在耳边。

手机中传来的声音杂乱而模糊，而且像是阿拉伯语，虽然索普就在上尉身侧，也听不清里面在说些什么。

上尉不发一言，只是眉头越皱越紧，然后，“啪”地一声挂了电话，愤怒地抛在地上，紧接着转过身来，抬手一枪射进了阿尔·阿萨德的眉心。这个刚刚上任的独裁者还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言，就带着额头上的血洞去见他的真主了。

众人吓了一跳，都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是扎卡耶夫，伊姆兰·扎卡耶夫。”上尉的语气分外沉重，每个字都像一柄铁锤重重敲下。

他垂下还冒着袅袅余烟的枪口，面色凝重地望着窗外的夜空，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往事。

时间：15年前
地点：乌克兰，普利皮亚特市

时值初秋清晨，寒风凛冽。

这里是市郊一座教堂附近，两个俄国人模样的士兵正在心不在焉地巡逻着。

就在他们边走边随意闲谈的时候，却不知死神已经盯紧了自己的背影。

两记极其细微的枪声几乎同时响起，两名士兵的后脑同时爆开一团血花，连声音还来不及发出，便像装满了沙土的麻袋一样倒在了地上。

死神仍然没有现身，四下都是无人的旷野，只有呼啸的北风吹过枯草时发出的哗哗声，偶尔卷起残雪，像一团白雾一样散落开来。

大约过了一分钟之后，草丛里才缓缓站起一个人影。

他全身披满了厚厚的枯枝草叶，脸上也带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手持狙击步枪，从瞄准镜到枪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

经过这样的精心伪装之后，伏在半人高的密密长草中，就算是巡逻的士兵

走到他身旁，只要不是特别留心，也绝不会发现他的存在。

在他身后不远处的草丛里，又站起一个人来，与他的装扮完全相同，怀中也抱着一杆同样的狙击枪。

“嘘，留心。”前面那人悄声说，“这里残留的辐射太强了，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跟我来。”

两人伏低身子，像两个缓缓移动的草堆，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远处的目标进发了。

切尔诺贝利，恐怖分子的天堂。

在震惊世界的核事故发生之后，这附近就成了真正的无人区，距它最近的普里皮亚特市也被废弃，变成了一座空城。

但还是有许多不法狂徒冒着辐射的危险陆陆续续潜入这里，企图利用残余的设备提取核原料，甚至制造核武器。

其中，全世界公认的特级危险恐怖分子，扎卡耶夫，也在其中。他的势力究竟有多庞大，手中掌握了多少核原料，始终无人知晓。

他的行踪也一样隐秘至极，大部分人除了从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中看过他阴毒的眼神、瘦削的面庞和一撮山羊胡子之外，也只能从那些公开的录音中听到那些煽动性极强的演说了，除此之外，便对他一无所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整日叫嚣着“圣战”、“推翻西方势力”的中东人，随时随地可能使用手中的任何武器，向任何一个被他认为是邪恶的国家发起攻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军方授权进行了二战之后的首次秘密暗杀行动。

经过一番精心挑选，最终决定赴普利皮亚特刺杀扎卡耶夫的，是当年被公认为世上最好狙击手的麦克米兰上尉，以及年轻的普莱斯中尉。

从潜伏在乌克兰的特工那里得到的情报表明，在这一天的中午，扎卡耶夫将在这座废弃城市的某处与另一伙恐怖分子进行交易。

可想而知，交易双方一定都会布下层层守卫，不仅给潜入带来无数困难，



只要稍为惊动对手，就会导致扎卡耶夫逃走，此后再想获知他的行踪就难上加难了。

并且，由于情报的不足，只能提供城市的旧地图与对方兵力的大致情况，如果不能瞬间判断局势并随机应变，任何疏忽都将直接造成暗杀行动的失败，甚至是有去无回。

麦克米兰和普莱斯，就在这样极为艰险的条件下潜入了普利皮亚特。

两人面前的这座教堂位于城市边缘，再向外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旷野了。

附近的卫兵并不多，大概是因为从未想到会有刺客潜入的缘故，放哨时也都显得有些松懈，大多数士兵和猎犬都躲在一间温暖的小屋里烤火，只有极少几个人在外面懒洋洋地巡逻。

麦克米兰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之后，指挥普莱斯瞄准前面士兵的头部，然后悄声下令"开火"。

哨兵应声而倒。麦克米兰的判断分毫不差，从这个位置倒下，正好不会被屋里的士兵们看到，由于距离足够远，他倒地的闷响也会被呼啸的风声掩过。

两人快步跑过屋前的空地，借枯树与茂密的草丛隐藏身形，一点一点地向教堂靠近。

麦克米兰扫视了一下周围，在心里迅速做出了判断：正门有一个士兵，教堂的尖塔顶上还有一个，两人互在对方的视野之内，如果看到对方倒下就立刻会发出警报，那样的话，附近所有的士兵和猎犬都会闻讯赶来，就算勉强突围，暗杀行动也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思索片刻之后，麦克米兰还是决定将行动中最困难的部分留给自己，普莱斯虽然已经是所有下属中实力最接近自己的人，但毕竟年纪尚轻。在这样的巨大的压力之下，还是由自己亲自出手来得稳妥些。

"你瞄准塔顶上那个家伙，绝对不能打偏，也不要惊动别人，在我发出信号之后才可以开枪。"

这时麦克米兰和普莱斯两人正同时躲在一棵枯树后面，树干很粗，足够挡住两人的身体而不被对面的人发现。麦克米兰从树左面缓缓伸出枪管，瞄准了教堂正门前的士兵，从瞄准镜中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那士兵边四下走动边打呵欠的样子，显然毫无警惕性可言。

与此同时，普莱斯从树干右面将枪举起，瞄准斜上方的塔尖，透过小小的窗口可以看到哨兵正在来回踱步，虽然只是露出小半个身子，但只要等他停下，自己还是绝对有把握将他一枪爆头的。而且其中一块窗户上的玻璃已经没有了，如果让子弹从这个位置射入，正好可以避免玻璃被击碎时的声音而惊动别人。

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同时干掉两个士兵而阻止他们发出警报，但麦克米兰上尉已经命令他对付上面那个，那么上尉心中必然有了万全的解决方法。

普莱斯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让狙击镜的十字线稳稳锁定在哨兵的头部，随着他的步伐而紧咬不放。

"开火！"，麦克米兰低声说。

哨兵恰好在此时停下脚步，普莱斯的手指立即扣下扳机，随着一声轻微的爆响，塔顶的哨兵应声而倒，消失在普莱斯的视野里，距倒下哨兵不远处的那两块玻璃上溅了几点红色。

就在他的子弹射出后不到半秒钟，

身侧传来另一声枪响。

普莱斯知道，那是麦克米兰在听到他开火之后，瞬间就动手击毙了教堂门前踱步的士兵。

尽管此前自己已经多次见识到麦克米兰这位前辈传奇般的枪法，但如此快速的反应还是令他吃了一惊，简直就像两人依照相同的节拍出手一样。

不，节拍实际上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但无论自己什么时候出手，麦克米兰都能天衣无缝地配合自己，完成同时狙杀两人的高难度任务。

就在他脑中考虑这些的时候，麦克米兰可不会浪费半分钟时间，早就站在教堂门口向他招手了。

普莱斯连忙快步追上去，并且用力摇了摇头，将方才那些惊讶和敬佩的情绪驱出脑海，他也知道，现在决不是想这些的时候，眼前还会有更艰难的障碍等待着自己。

由于荒废了很久，教堂中的长椅都已经朽坏，木质地板的缝隙中甚至冒出了一丛丛野草，窗上的玻璃也大部分碎裂，阳光斜斜射入室内，光线中飘舞着无数的浮尘。

麦克米兰在前，普莱斯在后，两人小心翼翼地前进，尽量避免脚下的木板发出声音，惊动某个可能刚好走到附近的敌人。

从教堂的后门向外看，那里是一片墓地，由于长时间没人管理，草丛甚至高过了歪歪斜斜的十字架。

墓地并不大，周围是一圈低矮的围墙，墙上有个拱形门，根据地图的记载，从这里出去后，再穿过一大片空地就可以到达普利皮亚特市的中心。

两人正要从门下穿过，麦克米兰忽然低声喝道：“是敌人的直升机！躲到影子里！”

普莱斯也同时听到了不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他来不及多想，一个侧身，将自己隐藏在墙角的阴影下面，随即紧紧靠着矮墙蹲下，不敢出声。

麦克米兰也用同样的姿势紧贴着拱门另一边的墙角，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抬起头向天上看去。一架直升机正从两人头顶上低空掠过。

如果反应再慢一点，没有及时躲起来的话，只要机上有人向下一瞥，就会轻易发现两人的行踪。幸好机敏的麦克米兰及时发现，这才没有暴露自己。

随着直升机的远去，两人也舒了一口气，但时间绝对不容许浪费，从拱形门向外看，只能看见大片枯草和森林，普利皮亚特还没出现在视野之内。

对秘密行动而言，旷野比城市街道更加危险，因为后者可以轻易依靠复杂的地形隐藏自己，遮蔽对方的视线，就算被人发现，也可以在建筑物中寻找逃生的路线。

而两人现在虽然身着伪装，但是，如果对方提高警惕的话，还是可以察觉到草丛中的这团枯枝败叶有些可疑，只要走近一看，立即就会发现伪装下的真相。

若在大批士兵的包围之下，狙击和伪装都将毫无作用，两人瞬间就会成为手无寸铁的活靶子。

所以，想穿过眼前这片旷野，就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觉。

两人放低姿势，猫着腰在草丛中快速穿行，尽量靠半人高的长草掩护自己的身体。

幸运的是，提心吊胆地跑了足有半公



里远，居然没有看到一个巡逻的士兵。

正当普莱斯暗暗松了一口气时，正在他前面几步远处快步小跑的麦克米兰却一下子伏倒在地。

“趴下！”与之前简洁冷静的命令不同，这次虽然只有两个字，但语气中却是掩不住的紧张。

普莱斯无暇多想，连忙卧倒在上尉身后，将自己的身体完全隐藏在草丛中。

在卧倒前的一瞬间，他看到不远处隐约有十几个人影正在这边走来，后面还跟着……坦克？普莱斯不禁心头一紧，冷汗也渗了出来。

“放松，别太紧张了。他们人数太多，别开火。”麦克米兰的声音已经恢复了沉着。丰富的经验与应变能力，使他很快判断清楚了当前的局势：在敌人压倒性的优势面前，贸然的行动就是自寻死路。

对方是一个小队加上两辆坦克，看来他们的任务应该不是在这附近巡逻，而是兵力的转移，所以他们走过这片毫无遮蔽的空地时，应该不会有什么戒备，而是径直通过。想到这里，麦克米兰压低声音，侧过头对普莱斯说：“判断他们前进的路线，不要被发觉，别做太大的动作，行动慢一点。”

普莱斯点点头，他也清楚现在的情况，只要安安静静地在原地不动，并且不挡在别人面前的话，就基本上不会被发现。

他稍稍抬起头，看见对方小队打头的几人已经距离自己只有几十步了，于是又连忙把头低下，膝肘并用，向左缓缓移动了两米左右，然后就停在那里保持稳定。

在他右边的不远处，麦克米兰也在原地一动不动，从普莱斯的角度看去，还真的很难发觉草丛中隐藏着一个人。这令他稍稍安心了些。

不过，接下来的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普莱斯不敢把头抬的太高，所以只能看见前方几米处的情景：一双腿进入了自己的视野右侧，然后是皮靴踩碎枯草的声音，这声音从自己右方一米左右的地方传来，由前至后，渐渐变弱，最

后终于消失了。

还没来得及舒一口气，同样的声音又从左方传来，这次离的更近，如果那人行进的路线稍一偏斜，恐怕就会踩到自己的肩膀。普莱斯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像是一根鼓槌在用力敲打身下的土地。

第二个，第三个，紧接着，大地开始震颤轰鸣，好像它想要反过来敲打普莱斯的心脏一样。

坦克缓缓在地上碾过，留下两道新鲜的泥土印痕。

当大地的颤抖渐渐平息时，普莱斯已经汗透衣衫，他虚弱地抬起头向麦克米兰的方向望了一眼，还好，上尉仍然在原地。

刚才自己太过紧张，恍惚中一下子觉得敌人已经发现了自己，马上就要乱枪齐射；一下子又觉得敌人和麦克米兰上尉都消失了，自己一个人将要永远伏在无边的草丛中，永远不能站起来似的。

这种混乱的情绪，直到在看到上尉身影那一瞬间，忽然全部烟消云散了，一下子安心下来。

敌人已经走到背后很远的地方了，两人费力地站起身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些仍然毫无察觉的士兵们渐渐远去，这才长长舒了口气。

两人沿着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继续前进，转过一小片森林之后，眼前的场景又完全变了个模样。

大堆已经破烂到不成形的卡车、吉普车、铲车乱七八糟地堆在一条小河旁，有的还冒着黑烟，有的车门半开，可以看见倒在驾驶室里的尸体。

“和他们为敌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啊……”麦克米兰喃喃自语，随即侧身紧靠在一辆已经变成废铁的卡车背后，探出头向小河另一侧望去。普莱斯也同样找到了自己的掩体。

这一段河水只有及膝深，对岸有两个人，正把地上一具具尸体抬起来扔进河中。越过他们的头顶望去，隐约能看见远处有灰白色的楼群，也就是说，那个方向就是市中心了。

附近没有其它的士兵，看来这两个倒霉鬼是被留下来打扫战场的。他们两个大概不会想到，刚刚才有己方一个小队带着两辆坦克从这里路过，死神的镰刀就架上了自己的脖子。

麦克米兰向普莱斯使了个眼色，后者心领神会，这样的协同作战他们刚刚才做过一次，完全得心应手。

两声几乎重叠的细微枪响之后，两具尸体向河里倒去，溅起一片水花。如果算上他们正在抬的尸体，就是三具了。

普莱斯跟着麦克米兰跨过小河。附近除了废弃车辆之外还有大堆的集装箱胡乱摆放着，走在前面的麦克米兰打了个“停止”的手势，让普莱斯藏在集装箱后面，自己则去探查前面有没有人在埋伏。

两人这样走走停停，绕过了几个心不在焉的卫兵，但没有开过一枪。因为这堆钢铁废墟外面到底有多少敌人还很难说，一旦子弹打在铁板上，发出的声响足以把方圆一公里的恐怖分子都招过来。

现在，两人已经安全地待在最外边的一个集装箱里。麦克米兰轻轻将外侧的门推开一条小缝，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

普莱斯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他见麦克米兰蹲在门前一动不动的样子，就知道现在的情况一定很令人头

疼，否则上尉早就推开门带自己冲出去了。

他猜的没错，外面就是紧邻普利皮亚特外沿的一条公路，想进入市区就必须穿过它，而现在公路上正停着十几辆军用吉普和卡车，附近还有不计其数的士兵正走来走去。

现在与刚才躲避坦克的情形正好相反，敌人不动，而自己要在移动中躲避他们的目光，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麦克米兰暗暗咬紧了牙关，知道自己必须再冒一次险，无论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也都必须一试。

“听我的命令，还有，紧跟着我，别离开。”

普莱斯点了点头，他也从上尉的语气中感觉出了事态的严重。

“先别动……”麦克米兰举起右手，眼睛则紧盯着外面几个士兵的行动，“……好，跟我来！”说着，右手向下一挥，而左肩用力将集装箱的门推开，迅捷无比地冲了出去。

在所有士兵的视线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瞬间，两人钻到了几辆军用吉普围成的一小片空地里，放低姿势，用车身和车轮当作遮蔽，防止别人一转头就发现异常。

现在已经没有逃出去的路了，这里也不能长待，否则迟早会被发觉。“我们走！”麦克米兰俯身趴在了地上，向前面那辆卡车的底部钻了进去。

普莱斯也别无选择，虽然心惊胆战，但还是只能跟在上尉后面一起在车底匍匐前进。

幸运的是，这里的车队一辆辆紧挨在一起，而年久失修的公路上也到处都是柏油裂缝里冒出的一丛丛野草。一般人如果没事的话不会刻意关注车底，就算瞥到一眼，也不会太在意那枯枝干草究竟是天然还是伪装。

两人就这样缓缓前行，普莱斯偶尔向侧面一望，看到一双脚正从自己旁边经过，就吓得他连忙转回头来。

前面卡车已经是最后一辆，而车尾附近的公路侧面又有一堆锈迹斑斑的集装箱可以当作掩体，但是从车下爬出来，站起身再跑到集装箱后面的这段距离毫无遮蔽，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换言之，现在两人已经身处绝境。

或许是察觉了身后普莱斯焦躁的情绪，麦克米兰低声说道：“耐心点，孩子，别做傻事……好！来了！”最后这句话却是因为幸运女神仍然没有抛弃自己而感到的喜悦。

又一辆卡车驶来，正好排在两人所在的这辆车后面，车上跳下几名士兵，并没有待在原地，而是向两人来的方向跑去。

这辆车的车尾离集装箱只有几步距离，而附近现在正好没有任何人，简直就是绝世良机。

麦克米兰当然不会放弃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从车底一跃而出，向集装箱后面疾冲而去，普莱斯也紧随在他身后。

当两人终于藏到了安全位置之后，这才不约而同地将一直屏着的呼吸放松下来。

眼前不再是大片的荒地，而是一幢幢灰白色的建筑物，虽然表面斑驳不堪，但还是能看出这里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

再向市中心前进的话，就是深入辐射污染区的核心了，在这种地方交易？也只有扎卡耶夫这种不要命的恐怖分子

才能干出来。

但两人别无选择，为了除掉扎卡耶夫，也只有冒着辐射的危险继续前进。

废弃的楼群只是表面还保持着原有的形状而已，里面已经完全朽坏，墙体开裂露出了砖石，地面的水泥也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有的屋子里还有交战过的痕迹，墙壁被烧得一片焦黑，上面留着无数弹痕。不知是恐怖分子与政府军交战时留下的，还是他们自己黑吃黑的火并所造成的。

两人小心翼翼地在建筑与街道间穿行，路上没有遇到哨兵，只是有一些野狗转来转去，寻找来不及搬走的尸体用来果腹。

但野狗看起来不愿惹到活人，特别是嗅到他们身上残留的火药味之后，只是远远地呲着牙，从腹中发出低吼声，却并不靠近。两人也自然不会理睬它们，只是快步离开。

从居住区穿过之后，两人钻进了一座空旷的二层大型建筑物里。沿着一条连栏杆都锈蚀殆尽的楼梯爬上二楼之后，可以通过天井向下看到建筑的全貌，底层的大厅十分宽敞，正面的一面墙是透明的玻璃幕墙，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开阔的广场和马路。这里原来应该是个大型购物中心，也就是城市最繁华的所在，如今却墙壁斑驳、杂草丛生，满眼只看到一片灰白的破落景致。

“这里曾经住着五万人……现在它变成一座鬼城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地方。”麦克米兰低声自语。

普莱斯也有同样的感觉，眼前的一切，仿佛是世界末日、人类灭绝之后才有的凄凉景象。

而且，如今自己的任务正是要消灭一个要将全人类置于这种地狱中的危险分子。

心情沉重的两名狙击手一语不发地下了楼，来到了建筑另一侧的外面。

眼前是一幢约七八层高的白色大楼，看起来曾经是座高级酒店。

“就是这里，如果情报没错的话，从这里的楼顶可以看到扎卡耶夫交易的地点，我们走。”

普莱斯跟着麦克米兰上了楼，他心里清楚，尽管前面的路上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但如果最后一枪落空的话，前面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普利皮亚特的天空仍旧是死气沉沉的铅灰色，透过厚重的云层，可以勉强看到太阳那团惨白的光晕。

城市外面的哨兵也依旧心不在焉地巡逻着，尽管他们知道今天要严加防范，却从没想到已经有人突破了层层防线，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潜入了市中心最高的建筑。

酒店的最高一层原先是餐厅，四面都是落地窗，对于远程狙击来说，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点。

两个人依然身披伪装，伏在窗边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情形。视线从一片低矮的平房上面越过，落到了远处的空地上。

那里不知从何时起已经聚集了十几辆军用吉普车，周围的士兵个个手持冲锋枪，警惕地盯着四周。

“准备。”虽然这附近根本没有第三个人，但麦克米兰还是习惯性地压低声音说话。

普莱斯放下手中的望远镜，看了看身旁早已架好位置的M82A1大口径狙击枪。

这家伙可完全不同于刚才一路杀过来时自己手持的小型狙击枪，坚固的支架把近一人长的枪身牢牢固定在地板上，黑色的枪管笔直指向前方，像是死神的手指一样。

他不禁咽了口唾沫，这样重大的任务，最重要的一颗子弹将由自己射出，恍然间感到肩上背负着无穷的压力。

但是，自己身边还有可靠的麦克米兰上尉，想到这里，背上的担子仿佛忽然变得稍轻了些。他向仍然聚精会神观察敌情的麦克米兰望了一眼，然后稳住心神，握紧了枪身，让枪托稳稳顶在肩窝处，右眼贴着瞄准镜，开始缓缓调节它的焦距。

透过瞄准镜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连对方的脸和车身的漆皮都看得一清二楚。要知道，这可是在超过1000米的距离以上进行狙击，只要手臂微微一晃，子弹的落点就不知偏移到多远之外了，正所谓真正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普莱斯全身紧绷，丝毫不敢擅动，只是随着呼吸和心跳的节奏缓缓转动瞄准的方向，瞄准镜中的场景也在平稳地缓缓移动。

他必须提前适应这种移动的速度，才能在目标出现时迅速瞄准并准确击中。

而且，在这样的距离上，还必须考虑风向、风速、温度等很多因素，甚至要将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利效应也算进去，才能保证弹道的准确。

"别紧张，仔细想想我教你的东西。"麦克米兰的声音再度让他冷静下来，"现在最大的麻烦是风，你可以计算风速后开火，或者等风停下来再动手，但他有可能在风停之前就走了，你自己来决定究竟怎么做。注意，他来了。"

话音刚落，另一辆吉普车快速驶了过来，紧接着，车上走下一个人，手里拎着个方方正正的大皮箱子。

普莱斯心跳骤然加速，那人的面孔、眼神、胡子，正是自己从照片上看过无数次的伊姆兰·扎卡耶夫。

瞄准镜中心的十字线随着他脚步的移动，牢牢锁定在他的头上，分毫不离。

"注意那面旗子。"麦克米兰提醒他，"别轻举妄动，听我的指示。"

在瞄准镜视野内，正好有一面小红旗插在车头上随风飘动，看得出现在的风力很强，风向也并不稳，贸然出手只会打偏。

看来只能等待机会了，普莱斯心中焦急，却一时束手无策，只能继续瞄准正在和对方谈话的扎卡耶夫。

忽然，视野中的所有人和车都瞬间消失，而被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遮掩住了。"该死！这家伙从哪里来的？"麦克米兰愤愤地低声骂道。

同样吃了一惊的普莱斯连忙拉远瞄准镜，这才看清那是一架在附近巡逻的直升机，现在恰好闯到了自己和扎卡耶夫之间。

直升机在这个位置停了片刻，随即向另一边飞去。两人都长舒了口气，看来它只是偶然飞了过来，而不是自己的行踪暴露。

虚惊一场，但是时间仍然宝贵，普莱斯马上又将瞄准镜推近到可以看清扎卡耶夫的位置，继续瞄准他的头部不放。

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双方显然是起了点冲突，扎卡耶夫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走来走去，还和对方争吵着什么。

就在这时，车头上的红旗忽然不再飘舞，而是直直地垂向下方。

“开枪！”麦克米兰的声音也开始有点激动起来，普莱斯更是知道这无风的一瞬间得来不易，于是右手食指猛地扣下了扳机。

枪口发出沉沉的闷响，普莱斯感到肩膀受了重重的一击，眼前的视野也晃动得模糊不清，过了大约两秒钟之后才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在瞄准镜中看到子弹击中了扎卡耶夫的左肩，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子将他的左臂炸飞，大量鲜血像喷泉般射出来，失去平衡的身体转了两圈之后倒在地上。

周围的士兵大惊失色，有的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有的连忙卧倒，有的爬到车上想要逃跑。

“干得好！这下子他活不成了……该死，又是那直升机，中尉，干掉它！”

普莱斯稍活动一下酸麻的右肩，马上将狙击枪对准了正在疾冲过来的直升机，又一声枪响之后，对方还没来得及瞄准开火，驾驶室的玻璃上就洒满了大片鲜红，随即坠落下去。

“快跑！他们肯定在四处搜寻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两人立即跃起，背上武器，迅速冲向另一侧的窗户，那里已经挂好了两条可以滑下楼的吊索。

就在他们刚刚从楼上滑下的时候，顶楼忽然发生了爆炸，火焰与浓烟从四面的窗户中喷涌而出，虽然没有伤及两人，但也感到了强力的冲击波。显然是对方使用了火箭武器，如果自己晚离开两秒钟，现在肯定已经化为灰烬了。

普莱斯还没来得及后怕，就随着麦克米兰向撤离点的方向急速奔跑而去。

这又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敌人已经倾巢出动来抓捕两人，硬拼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地形复杂的建筑群来躲避。

机敏的麦克米兰看到面前一幢大楼的右侧出现了几个人影，马上掏出手雷向那里掷去，同时向前用力一推普莱斯，“这边走！”

从右方袭来的众人挨了这颗不知哪里来的手雷之后，纷纷寻找掩体，躲在后面不敢露头。两人趁机钻进了前面的大楼。

当他们正要穿过大楼来到另一片空地时，麦克米兰忽然伸手拦住了普莱斯，悄声命令他将一枚红外感应式C4炸弹摆在正门前，然后两人各自躲在一扇窗下，偷偷向外观察。

果然有一个倒霉鬼想从正门进来搜索一番，在他踏入红外感应范围的一瞬间，就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飞上了天。

他身后跟着的另外几个士兵闻声一愣，随即被飞来的几颗子弹击中了要害，纷纷倒地身亡。

但这一声爆炸惊动了许多人，很多杂乱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甚至空中有一架直升机也迅速盯上了他们。

“干掉它！”两人同时举起狙击枪，瞄准了驾驶室中飞行员的座位，子弹同时呼啸而出。

直升机微微一歪，随即猛地坠落下来。

麦克米兰松了一口气，心想击坠的直升机大概可以吓阻附近的敌人一小段时间。就在他向远处张望，寻找合适的逃离路径时，背后忽然传来普莱斯焦急的喊声：“上尉！小心！”

还没来得及回头，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就将他推倒在地，紧接着左腿传来一

阵剧痛。

原来是直升机的残骸坠地后惯性不减，又滑出了很远距离，撞到他之后又压断了他的左腿，幸亏机身滑到这里时速度已经很慢了，不然的话，下场必然是整个人都被压成肉饼。

来不及出手救援的普莱斯连忙跑过来，上尉仍然半坐在地上，虽然脸上的面罩掩盖了表情，但从眼神中已经看出了他正在忍受剧烈的痛楚。

“抱歉，下面的路你得背我走了。”麦克米兰深呼吸了几下，确认自己并没受到内伤，这才对普莱斯说道。

战场上不需要虚伪的客套，这是上尉在冷静判断了局势之后所做的决定，如果自己确实受伤过重变成了累赘，也会毅然命令普莱斯独自逃生的。

普莱斯点点头，将麦克米兰的双臂搭在自己肩上，小心翼翼地背起他，尽量避免碰到他受伤的左腿。

依照麦克米兰的指示，他躲过敌人四处巡逻的小队，继续向撤离点前进。

复杂的地形果然帮了他们大忙，在绕了无数圈子之后，面前已经出现了一片空旷的游乐场，在它的另一端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锈迹斑斑地矗立在那里。

这摩天轮已经成了普利皮亚特的标志，报纸与电视一提到切尔诺贝利事故，必然会放出它孤零零立在废墟中的景象，并大发一番感慨。

但两人如今虽然距摩天轮近在咫尺，却没有时间去感叹什么。总部已经知道了他们成功完成任务的消息，正火速派直升机赶来接应，而在援兵抵达之前的时间里，孤立无援的两人只能依靠自己了。

麦克米兰指挥普莱斯将自己放在摩天轮旁的一处土坡之后，然后他就斜倚着土坡，将狙击枪架在上面。

普莱斯自己则将身上剩余的几个C4感应炸弹在前方布置成了一条圆弧形的防线，期望能够暂缓敌人前进的脚步。自己则躲在距麦克米兰不远处的一块凹地里。

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背后已经无路可退，前面则是数不清的敌人。究竟能抵挡多久，除了枪法之外，还要看幸运女神是否仍然眷顾着两人了。

远处的两座建筑物之间，出现了几个人影，他们没有看向这里，大概只是胡乱搜索而已。

忽然，他们身后又跑来一个人，与其中一个小队长样的士兵说了几句什么，又指了指这边摩天轮的方向。

普莱斯暗暗叹息一声，看来对方已经判明自己和上尉必然躲在这里，一场恶战终究难免。

士兵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缓慢而警觉地向两人的藏身处前进。

忽然，其中一人的额头爆开一团血花，连叫都没叫一声就倒地身亡。其余的人吓得连忙寻找掩体，或者就地卧倒。

麦克米兰的子弹毫不留情，立即又击穿了两个来不及躲藏的士兵的胸膛。

普莱斯也及时反应过来，将冷静而精准的子弹射向敌人的要害。

对方也发现了他们的藏身处，边招呼同伴边用冲锋枪疯狂扫射，打得地上尘土飞扬、石屑四散。

两人则趁势在火力网的缝隙中还击，将对方渐渐逼近的士兵和远处刚刚来到的援军一一击毙。

但终究敌众我寡，包围圈渐渐缩



小，最前面的几名敌军已经借着空地上的几堆废墟做掩体，离两人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他们脚下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C4炸弹的防线开始发挥它的威力，看到了前面同伴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之后，后面的士兵开始踌躇不前，始终保持着距离与两人对射。

在这种情势下，占优的变成了两个狙击手，但他们心里清楚，这只是一时的吓阻，迟早会有大批敌人冲过来的。

果然，随着援军越来越多，敌军的包围圈再度收紧。普莱斯心中暗暗哀叹，恐怕自己终究要将尸骨留在这座残余着辐射的城市了。

当他就要绝望地放弃还手时，听到了空中传来的引擎声。

一架英军的CH47直升机在空中猛然兜了个圈子，机身倾斜地停留在摩天轮旁边的空地上空，机上的炮火朝着敌人急速倾泻而下。

侥幸没有被打到的恐怖分子们立即作鸟兽散，远远躲开它的火力范围，然后用手中的冲锋枪奋力还击……

普莱斯知道机不可失，势单力孤的直升机就算火力再猛也难以支撑很久，看到机身缓缓下降，他从藏身处一跃而起，两步跑到麦克米兰身边，用力一把将他背起，向直升机的落点猛冲过去。

直升机还未停稳，机舱里就跑出几名英军士兵排成一条防线，一面压制对方的火力，一面保护两人顺利登机。

将背后的麦克米兰平稳地放在机舱的座位上之后，如释重负的普莱斯忽然感到全身脱力，脚下有些发软，险些一跤跌倒。

麦克米兰伸手拉住他，虽然没有说话，眼神中却流露出了一丝欣慰与赞许。

直升机开始渐渐升高，稀稀落落的枪弹射在机壳上，溅出数点火花，但这点火力对于厚实的机身毫无作用，清脆的金属撞击声成了两人顺利返航的送行曲。

时间：上午，阿尔·阿萨德死后8小时
地点：俄罗斯南部

“15年了……原来扎卡耶夫这家伙不仅没死，还一直在发展他庞大的恐怖势力。”

在来时的路上，普莱斯心里一直反复回忆着当年与麦克米兰上尉那次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但是，15年后才得知行动的结果居然是失败的，不禁令他感到十分沮丧。

盖兹、尼克莱、索普等人见到上尉如此情绪低落的样子，也不知该说什么来安慰他。

“伙计们，无论如何，这次绝对不能再把他放跑了。”过了半晌，上尉终于重新抬起头，用坚定的目光扫视着大家。

“是！”众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一齐用同样坚定的语气回答。

如果阿尔·阿萨德的那枚核弹是扎卡耶夫为了扶植他的势力而提供的，那么，扎卡耶夫自己手里不知还有多少核武器，如果不尽快抓到他，这个疯子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目前惟一能够找到扎卡耶夫的线索，就是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俄罗斯极端分裂组织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为了抓到这个和他父亲一样心狠手辣又阴险狡诈的家伙，英国皇家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俄罗斯政府军不得不联手行动。

经历了几天不眠不休的追捕之后，联合军终于将他围在了一个小镇中。

在联军打头阵的B-6小队步步紧逼之下，小扎卡耶夫身边剩下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包围圈继续缩小，他终于慌不择路逃到了一座小楼的楼顶上，随即被紧追不舍的联军包围了起来，这下终于无路可逃了。

“索普，小心点，去缴了他的枪。”普莱斯上尉暗暗松了口气，只要抓住这家伙，扎卡耶夫投鼠忌器，接下来的行动必会收敛很多。

索普上前一步，这时小扎卡耶夫已经举起双手，虽然右手仍然握着手枪，但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放弃抵抗了。

就在大家准备庆祝这次抓捕行动的胜利时，小扎卡耶夫忽然猛地缩回右手，用枪顶住自己的下颌，一声闷响之后，鲜血和脑浆从他的后脑像喷泉一样射出，洒得满地都是。

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没想到几天的追捕会这样功亏一篑。

过了半晌，盖兹向地上啐了一口，愤愤地说：“这回又抓不到扎卡耶夫那混账了。”

“不，不止那么简单。”上尉眉头紧锁，“依扎卡耶夫的性格，他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时间：上午，扎卡耶夫之子自杀后24小时
地点：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脉

“那些西方的恶棍！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摧毁我们的经济，掠夺我们的人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鲜血与国家荣誉是一体的！要让这些侵略者自食其果！”

听到扎卡耶夫在广播中疯狂的吼叫，所有人都不由得紧张起来，这个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首领得知儿子的死讯之后，究竟会用什么手段来报复，现在

还没人猜得到。

但是，根据情报显示，他控制着俄国南部山区几座秘密导弹发射井，在这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很大。

B-6小队和联军在扎卡耶夫发出警告后立即赶赴阿尔泰山，现在分秒必争，一定要把扎卡耶夫的所有危险行动都消灭在萌芽中。

队员们踏着针叶林间终年不化的积雪，向隐蔽的导弹基地前进。

眼前所见的景象令他们暗暗心惊：坚固的前哨站、戒备森严的武器库、一座座铁塔上架着高压线，规模毫不逊于政府的军事基地，甚至还要更大。

而这样的基地中，遇到的抵抗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如果不是因为扎卡耶夫的大批手下正分散在俄国和中东各地，单凭自己这点兵力，想突围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靠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默契的配合，联军渐渐占了上风，对方的防线在火力压制下不断后退，已经接近导弹发射基地的大门了。

就在这时，地底忽然传来阵阵轰鸣，声音越来越强，震动也越发剧烈，以致于最后仿佛连群山都在晃动似的。

众人难以抵抗这地动山摇的震感，脚下不稳，纷纷伏倒在地。

在猜测震源是什么之前，他们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答案：两枚巨大的导弹先后从眼前的山谷中冲出，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向天空飞去，缓缓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内。

"红色警报！红色！侦测到两枚导弹正向我国东海岸飞来！速度过快，无法拦截！重复！无法拦截！"

"根据卫星资料和俄军方得到的情报，这两枚导弹各装载了六枚核弹头，在飞临美国本土时就会自动解体，十二枚核弹将在东海岸的十二个大城市爆炸，410万人将面临灭顶之灾。"

"计算结果，导弹将在30分钟后抵达美国！"

普莱斯上尉面色严肃地听完了总部传来的消息之后，原样转达给了手下的队员们。

"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必须在30分钟之内穿过最后的防线，找到导弹基地的总控制室，用密码改变导弹的轨迹，阻止它们在城市里爆炸……密码应该能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想方设法进入控制室。出发！"

队员们脸上都透出了掩饰不住的紧张，他们清楚，此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数百万人的生死存亡。

多亏了平日的训练有素，让他们在神经绷紧到极限的情况下仍然能让子弹准确地射向敌人的要害。

哪怕是经验最少的索普，也就是刚加入B-6小队几天的麦克塔维什下士，也已经完美融入了小队，成为了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迅速扫清了基地中残余的敌兵之后，几个人用力掀开一个排风口上的巨大铁盖子，靠着固定在外面水泥地上的绳索一个接一个地滑入了还冒着热气的排风口中。

基地内部的人显然早就得知了入侵者的到来，依靠里面厚实的墙壁和复杂的地形殊死抵抗。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秘密的导弹基地，对里面迷宫般的通路一筹莫展，幸亏情报部门反应迅速，不断通

过无线电在耳机里为小队指明正确的路线，这才保证他们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基地控制室进发。

索普将沉重的铁门缓缓推开一条缝，迅速塞进一颗闪光弹，然后肩膀用力将门顶开，俯身冲入屋中，用两记快速点射将两个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的家伙送去见他们的真主了。

这是他从普莱斯上尉那里学来的动作，虽然还不够上尉那样熟练，但依然相当有效。

不过，这间屋子里并没有其它出口，不禁令他有些失望。这时，走廊另一侧的盖兹正在大声招呼所有人前来增援，他无暇多想，马上向那里跑去。

整个小队分工合作，默契无间，加以耳机中的提示，很快就找到了控制室的位置。

"不要用手雷，小心开火！"上尉对所有人说。

一旦打坏了某些设备，很可能造成导弹无法中止，那么刚才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

此时距导弹抵达美国本土还有不到3分钟。

"行动！"随着上尉的命令，众人一个个急速穿进控制室的大门，把宽大的控制台当作掩体，躲在后面。而控制室中残余的敌人也因为顾忌设备而不敢轻易开火。

完全不用什么指挥，索普、盖兹、还有剩余的队员早就在进屋的瞬间找好了自己的目标，在对方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一条条火舌已经从枪口喷出。随着几声惨叫，最后的抵抗也消失了。

耳机中传来声音，"好消息，我们已经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中止发射密码，密码是……"

上尉指了指控制台，"索普，快点输入密码，时间不多了。"

"什么？"索普以为自己听错了，这种重要的事情可以交给一个新人来做吗？



但已经来不及再问一遍了，看到上尉的眼神，就知道自己刚才不该犹豫。于是他马上扑到控制台前，用微微颤抖的手指，将刚才听到的密码一字不差地敲了进去。

控制室中陷入一片寂静，大家都知道，这是最重要的时刻，稍有差错，两分钟后核弹就会将四百万人化为灰烬。

就在空气快要令人窒息的时候，再度有声音从耳机中传来，话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就在刚才，卫星已经探明，两枚导弹和所有弹头都坠入大海了！"

但是，大家还来不及欢呼时，那语气又急转直下："不过，扎卡耶夫正带着大批军队向基地返回，你们必须快点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

恐怕现在没人还能够兴奋得起来，所有人都知道扎卡耶夫是个报复心极强的魔鬼，自己刚刚毁了他的计划，一定会招致疯狂的围剿，在救援部队抵达之前如果与他遭遇，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B-6小队钻出地下基地，开着从车库中找到的几辆卡车，沿正面的公路疾驰而去。

扎卡耶夫的部队未必来得这么快，自己说不定可以在遇到他之前就能顺利逃离，每个人的心中都这样想，但谁也不敢麻痹大意。

就在这时，公路侧面的小道上，忽地窜出几辆同样的卡车，紧接着就有无数子弹向B-6小队的车子射来。

"快还击！他们追来了！"上尉高声呼喊，队员们也伏低身子，枪口射出反击的火舌。

索普慌乱之下一不小心坐倒在车里，右手却按在一件长长的铁管上，他低头一看，那竟然是一根火箭筒发射器，旁边还散落着几枚火箭弹。

心头不禁一阵狂喜的索普立即将火箭筒扛在肩上，瞄准了紧随在后面的那辆卡车。

随着划破空气的尖啸声，一道白烟的轨迹射中了车头，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公路上爆炸开来。

"干得漂亮！继续！"另一辆车上的普莱斯上尉喊道。

索普马上填入第二枚火箭弹，成功地将另一辆敌人卡车炸成碎片。

追兵被阻住之后，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盖兹指着前面横跨河面的大桥兴奋地喊着："就是那里！只要过了桥就可以回家了！"

话音未落，背后就响起了飞机引擎声，众人回头看去，一架武装直升机正低空俯冲而来。

大家连忙举起武器向它射击，但冲锋枪射不穿它的装甲板，一辆卡车却被机上的大口径机枪击中，爆成一团火焰，车上的几名队员恐怕也很难幸免。

愤怒的索普扛起火箭筒向它射去，但直升机速度太快，火箭弹擦过它的机身，在远处爆炸了。

虽然这一下并没有射中，但飞行员显然有所忌惮，暂时不敢靠近，只是远远追着他们的卡车。

这时最前面一辆车已经开到了桥上。

直升机猛然兜了个圈子，到了桥的侧面，机腹下"呼"地一声射出一道白色烟迹，直冲大桥的中央而去。

"是导弹……！"上尉还没来得及喊完一句警告，导弹已经击中了桥身，巨大的爆炸将几辆卡车都掀飞了起来。

时间：导弹坠海？小时后
地点：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脉

索普又进入了那种仿佛离开世界很遥远、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清的感觉里。

就连身体也感受不到疼痛，眼前的一切都模模糊糊的，声音一会儿像是在耳边，一会儿又像是在数百米之外远远地呼唤。

好像有人用力把自己的身体拖走了，那是谁？我还没有死吗？有人要救我吗？索普拼命控制自己的头向右方转去，看到了一个模糊但熟悉的身影。盖兹？他正单膝跪地，用一支手枪向对面奋力还击。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好像也变慢了，空中子弹的轨迹像一条条白色的线，从盖兹的耳边头顶呼啸掠过，很危险，他想张口呼叫提醒，却发不出声音。忽然，一条白线从盖兹的额头射入，又带着一蓬血雾从后脑穿出。他的头在这一记重击之下向后仰去，身体却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过了半晌才倒下。

索普猛然一惊，虽然感官还是很模糊，但心里忽然清醒了许多。盖兹被射中了？他死了？那个总是照顾自己的盖兹居然死了？别的队员呢？上尉呢？他们在哪里？

索普慌慌张张地转过头去，看到了普莱斯上尉就躺在自己左边不远处，好像也受了重伤，想用手臂撑起自己的身子，却怎么也做不到。自己身前身后到处都是尸体，有敌人的，但更多是自己同伴的，那些熟悉的面貌，有的已经一动不动，有的还在微微呼吸，但不知在这样弹火纷飞的战场中还有没有生还的希望。

心乱如麻的索普不知如何是好，现在他的身体不听使唤，已经没了战友可以依靠，对面又是无数的敌人……那是谁？他忽然看见有架直升机降落在桥的另一侧，里面走出三个人，径直向自己的方向走来，领头的人是个光头，留着一缕山羊胡，虽然看不清他的眼神，但已经能感到一股阴狠的寒意，而且，他的左袖管是空的！

是扎卡耶夫！索普一个冷颤。因为自己一行人坏了他的大事，这家伙来报复我们了！他一定要亲手干掉我们，哪怕死了，也要碎尸万段！一定会的！

接下来的事情证实了他的猜测，扎卡耶夫一路向自己的方向走来，将复仇的子弹一一倾泻在死去或者还微有气息的士兵身上，一个也没有落下。

近了，近了，马上就是自己了，可自己没有武器，也动弹不得，会死吗？就这样死吗？没有希望了吗？还有希望吗？会发生奇迹吗？

索普已经能看清扎卡耶夫扭曲狰狞的表情了，他对着盖兹的尸体狠狠开了两枪，紧接着又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这一瞬间，索普忽然感到地面震颤了一下，在空中，扎卡耶夫来时所乘坐的直升机突然爆炸开来，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三人一边高声咒骂，一边转身朝着空中正在逃开的另一架直升机开火。奇迹发生了！那是谁？援军？导弹？当时的索普并没想到这么多，他只看到扎卡耶夫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了，现在三人都是背对自己，假如手里有一支枪……

在这最需要依靠和援助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望向了普莱斯上尉的方向。

勉强撑起身子的上尉也看清了现在的情况，他感到生命力正在随着每个微

小的动作而迅速流失，自己无力的手指已经没法扣动扳机。但是，索普刚好处在最佳的位置，如果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能够做到……他忽然想起了15年前，麦克米兰上尉信任年轻的自己，将最重要的一枪交给了自己，但自己却辜负了上尉的期望，让扎卡耶夫活到了今天。如今又一次抉择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索普这孩子可以信任吗？不，现在这种情况，只能信任他了吧。

无数往事在心头飞速流过，只是一瞬间，普莱斯上尉就做出了决定，他将手中那支只剩三发子弹的手枪放在地上，用力一推。手枪在地上旋转着，向索普的方向滑了过来。

这一推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索普的手碰到枪身的时候，普莱斯上尉已经失去了知觉，无力地倒在地上。

索普知道这支枪交到自己手中的意义吗？知道他的手指连结着世界的命运吗？或许当时他什么都没想到，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击毙这个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扎卡耶夫，如果这次再射失的话，将是上尉永远的遗憾，牺牲的战友们也无法瞑目。

现在，他全身的所有力气都集中在双手之上，虽然视野依旧有些模糊，但枪管所指的方向分毫不差，没有半点颤抖。

这一刻，索普眼中的时间流逝忽然变得缓慢起来，眼前的一切都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那样发生：手枪瞄准了扎卡耶夫的后脑，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第一发子弹射出后，枪口毫不犹豫地向左平移一点，左边的士兵刚刚听到第一声枪响，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子，第二次扣下扳机；右边的士兵已经发觉了，他端起枪瞄准了自己，但自己要快一步，现在准星正好落在他的眉心，第三次扣下扳机。三枪像是隔了很久，又像是在一瞬间完成。

索普清晰地看到三人头上迸射而出的鲜血，缓缓倒地的身躯，却无力起身去确认扎卡耶夫是否真的已死，他的所有力气都已经燃烧在那三颗子弹里，现在眼前的一切又开始变得模糊，感觉世界正在离自己远去……

"没事了！朋友！没事了！英雄！你成功了！我们来救你了！醒醒！"耳边的呼喊，让他再度苏醒过来。

面前的这张脸有点熟悉，对了，是当初营救人质时俄国军方的人，叫卡马洛夫还是卡洛马夫的……记得上尉不太喜欢他，但现在毕竟是他来救我们了……索普勉强侧过脸向上尉的方向看去，有一个人正在为上尉做心脏按摩，他想喊叫，想恳求他们一定要把上尉救过来，喉咙中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感觉到有人将几根绳索固定在自己身上，然后身体就开始缓缓上升，离地面越来越远，他知道自己将被直升机带走，送去战地医院救治。此时直升机里正传出新闻广播的声音：

"俄罗斯政府承认刚刚在高加索山地区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世界各国纷纷表示谴责，而俄官方坚持这次试验并不违反核不扩散协议。"

"有传言称，有一位强硬派人物刚刚成为俄分裂组织的最高领导者。"

"由于天气恶劣，打捞白令海峡沉船的计划搁浅，有人就船上载有核弹头的传言质问俄政府，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声称……"

"……"

心力交瘁的索普已经沉沉睡去，没有听到接下来的广播内容，就算听到了，也未必能够理解每句外交辞令背后的含义。他更不会知道，或许其中某一句就会成为自己下一场战斗的契机，或许比今天这次更为艰险、更为残酷。

扎卡耶夫的死可以带来短暂的安宁，但危机远远没有解除，情势甚至变得更为复杂：核弹可能会掌握在更加危险的人手中，对方可能会由于一时的冲动就贸然动用这毁灭千万人的力量；俄国与英美可能在今天还共庆胜利，次日又貌合神离；阿拉伯人对西方的仇视根深蒂固，不会随着阿尔·阿萨德的死而消失，稍加煽动又会出现当初政变时的血腥场面……

年轻的战士刚刚学会止住手中枪口的颤抖，刚刚体会到战友们的坚毅与温情，却又不得不承受生死离别的苦痛。

这种事情，在他将来的每一次战斗中都可能会发生，都会在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刻痕。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上尉在战斗结束之后，为什么总是露出有些落寞的眼神，而在每次听到前线传来战况报告时，又总是会紧锁眉头。

见到太多的死亡，自己也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不会再像少年那样冲动而草率地一往无前。

而更多地了解这世界背后的秘密、那些不为人知的交易之后，单纯的战士也会开始沉思，会领悟到那些自己从未考虑过的东西。

会明白自己为何而战。

会知道自己射出的每一枚子弹，都有着何等沉重的分量。

代表辉煌战绩的荣誉勋章挂在胸前，而成长的印记会镌刻在心中，永不磨灭。

[全文完]



格兰蒂亚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第九回



人物介绍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行事缜密，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在共同冒险的这段日子里，菲娜与杰斯汀之间渐渐萌生了微妙的感情。在知道自己的姐姐玲竟是光翼人之后，她似乎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的少年，性格冒失但正义感强烈，见到有困难的人决不会袖手旁观，喜欢逞英雄。他将父亲留下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以寻找“阿伦特”为目标踏上了冒险之旅。自启程之日开始已经过了半年有余，杰斯汀也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步开始成长起来。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在一次纷争中，她不得已在妹妹菲娜面前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传说中的光翼人的力量。



基多

莫基族的商人，长相与兔子一样。对金钱斤斤计较，但同时也给初到墙壁另一侧的杰斯汀等人提供了许多帮助。而他的真正身分竟是莫基族的长老。



缪林大佐

隶属于私人部队“加雷尔”的军人，率领着执行军队机密任务的部队，是最高司令官巴鲁与一位亚人女子所生的孩子。对玲有着超越上司与部下关系的特殊感情。



丽蒂

杰斯汀最初在萨尔特遗迹遇到的谜之少女，从那时起她便一直指引着杰斯汀的冒险。她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一切全都笼罩在疑云之中。



拉普

卡普之乡的孩子王，与杰斯汀有几分相似，但说话方式更加粗鲁。由于对现在幸存的族人深感失望而拒绝继承卡普长老之位，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找到让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现在与杰斯汀同行中。



巴鲁

吉尔财团私立军队——加雷尔军的最高司令官，为了得到杰斯汀的精灵石而不择手段。



早纪

加雷尔军中尉，雷霆之星小队的队长，性格野蛮。她与娜娜还有美绪经常在一起，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慕缪林、讨厌玲。



娜娜

加雷尔军中尉，血腥玫瑰小队的队长，性格高傲，而且自恋。



美绪

加雷尔军中尉，甜美之月小队的队长，头脑明晰而理智，但却非常腹黑。

前情提要

墙壁的这一侧对杰斯汀来说还真是一个奇特的世界，尤其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们——米露妲的老公、莱努的三贤者之一达琳，竟然是一头牛！并且还毫无顾忌地当众与米露妲卿卿我我！而一向以精明商人的形象出现在杰斯汀他们面前的兔子基多，竟然是莫基族的长老！不过，三贤者的称号毕竟不是盖的，从达琳那里，杰斯汀终于确切地知道了阿伦特的所在地以及前往那里的方法。基多也的确不愧是长老级的人物，不仅深藏不露，而且他所掌握的知识似乎并不在达琳之下。通过与基多的对话，杰斯汀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冒险作了一次重申，是的，从“自己想冒险”到“为了同伴而冒险”，这就是杰斯汀半年以来的成长。

在基多的带领下，前往吉鲁巴顿地下神殿寻找阿伦特的钥匙——“知识之徽章”的杰斯汀一行，再次不期而遇地碰到了行踪诡异的加雷尔军。缪林和玲虽然一直称“这场石化的灾祸是为了实现某种大义而不得不做出的微小牺牲”，但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将玲监禁起来并对其施以酷刑的巴鲁将军，他的目的又会是什么？

（接上期）

令人意外的是，杰斯汀很快便找到了菲娜。

又或者，是菲娜他们首先发现了杰斯汀手里的手电筒所发出的光，这种说法也许才是正确的。

菲娜并不是一个人。

还有基多和拉普也……事情当然不会这么顺利和巧合，与菲娜一起站在壁画前面的，是缪林以及他所率领的几个加雷尔军士兵。

看来他们似乎是在神殿安静下来之后，依靠各自所持有的手电筒的光亮，慢慢集结起来的。

至于菲娜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估计应该是在一片黑暗之中没有其他选择的缘故吧……或许，她也有可能是为了寻找玲，而主动与加雷尔军会和的。

在菲娜和缪林认出来前面的那个身影是杰斯汀之后，两个人立即异口同声地发出了疑问。

“有没有遇到姐姐？”

“有没有看到玲中尉？”

杰斯汀稍微思考了一小会儿，决心过一会儿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菲娜，只告诉菲娜。

“没有啊，我在来到这里之前一直只有我一个人。”

“那么那是怎么回事？”缪林指着杰斯汀的手电筒问道。

杰斯汀这才想起来，自己的手里还拿着这么一个只有加雷尔军才有的东西呢。

本来就不擅长说谎的杰斯汀，被缪林这么一质问，他又条件反射般地想要傻笑。为了不被缪林看出来，他鼓足劲儿将傻笑忍了回去。

“唔嘿……这、这个吗？这个东西是我捡来的。”

虽然缪林用怀疑的目光盯了杰斯汀一会儿，不过好在他没有继续追问。于是杰斯汀抓住机会，反过来向他问道：“咦？怎么没看到基多和拉普呢？各位士兵呢？大家都没事吧？”

然而回答他的并不是缪林，而是菲娜。

“虽然现在失散的士兵们还没有全部凑齐，不过大家都没有受伤，相信还没有找到的那些人也一定都平安无事，姐姐也是，还有基多和拉普也是。对这个遗迹最熟悉的就是基多了，他的耳朵又很灵敏，我们应该很快便能见到他吧。至于拉普嘛……他一直对加雷尔军抱有很强的敌意，估计他是绝对不会与士兵们会和的。以他的个性，就算现在看到我们了，也最多就是躲在一些隐蔽的地方暗中跟在后面。”

“嗯，我看也是这样。”

听着他们的话，缪林皱起了眉头，一脸纳闷的样子。

“你们……不仅是那两个亚人，就连我军的士兵也都同样的担心吗？”

缪林这么一问，杰斯汀反而有些不解了。

“你们真奇怪，为什么非要区分得这么细呢？说来玲也一样，那么在乎自己是光翼人这件事。真是的，你的是不是有点在乎过头了？”

不好！——他虽然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也已经太迟了。

“什么？你这小子！你在哪儿见到玲的！”

“杰斯汀——！”

“呜哇！”

缪林和菲娜两人眼睛瞪得浑圆，气势汹汹地向他逼近过来。杰斯汀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总之必须先道歉才行！

“对不起！抱歉！玲她平安无事。我就跟她一起走到上面的一个军营为止。只是，玲她不让我说我遇到了她，而且她还说缪林大佐一定会谅解她的。所以，你们不要生我的气了，再说我也没说什么别的谎话，对吧？我本想等着单独告诉菲娜的，是真的！”

缪林和菲娜肩上的力气好像猛地被抽走了一样，一下子垂了下去。

“太好了，姐姐她没事。”

“如果玲真的没事，那这次就先放过你。玲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什么的？”

“只好像是掉进了水里，身上有些湿漉漉的，不过放心，她一点儿伤都没受。我看到她在军营里跟一个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大叔说了几句话，就跟他一块儿出去了，在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与父亲大人一起么……那么，你还记得路吗？能不能带我们去那个军营所在的地方？”

“噢，这个倒没啥问题。”

“那好，现在就赶快带我们过去。”

“事先说好，我只带你们到军营那里为止。在那之后我和菲娜就跟你们拜拜咯，到时不许纠缠我们啊。还有，加雷尔军任意妄为地把墙壁这边弄得乱七八糟，还让那么多的卡普、莱努人都变成了石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乱来，那么不管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一定会阻止你们的。”

“关于这件事，玲什么都没有跟你说吗？”

“没，她什么也没说。”

“如果你答应从今以后会一直协助我的话，告诉你倒也无妨。”

“我才不要呢！谁会帮你们到处制造灾祸啊！”

缪林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杰斯汀。

就在他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时，菲娜

突然双膝着地跪在了地上，脸色看起来十分痛苦。

“菲娜！你怎么了？”

“我、我也不知道。但是，感到身体好热！好热！杰斯汀！帮帮我！”

“菲娜！”

杰斯汀一把扶住菲娜，想要将她抱起来。霎时间，他感到菲娜的身体果然出奇得烫！

那种烫，与发烧之类的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就好像她的皮肤下面埋着熊熊燃烧的煤炭一样，烫得让人锥心刺骨，仿佛自己也要跟她一起燃烧起来一般。

“可恶！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办才好？究竟怎样才能帮到她？”

“玲……姐姐……姐姐……！”

缪林的脸上浮现出了惊愕的表情。

“难道！”

“喂！缪林！你想起什么来了吗？”

这时，杰斯汀突然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似乎有个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动。

抬头望去，他发现描绘在壁画之中的巨大士兵看起来好像正在摇晃着身体。

怎么可能呢——就在杰斯汀这么想着的时候，那些士兵们越发鲜明地显现出了立体感，不久便从壁画中渐渐地伸出了他们的头和手臂。

终于，巨大的士兵们将整个身体从墙壁中全盘脱离了出来，包围了杰斯汀一行。

接着，他们巨大的手臂好像在寻求什么一样地伸了过来。

地面在剧烈的摇晃中开始崩塌。

加雷尔军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卷入到地面的崩塌之中，伴随着瓦砾碎片一起坠落下去。

缪林直属部队的精锐士兵们并没有做



出抵抗。

不，应该说是他们无法做出抵抗才对。

那些巨大士兵的手臂只要一接近，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便会莫名其妙地失去光亮。

在接下来的那个瞬间里，杰斯汀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加雷尔军士兵在被巨大手臂接近之前，就好像被一把沾满涂料的大毛刷刷过一样，全身唰地一下便失去了颜色，并同时停止了所有的动作。

刚刚才从玲那里得来的精灵石忽然开始散发出光芒。

杰斯汀、菲娜以及缪林之所以会没事，应该都是托杰斯汀所持有的这颗精灵石的福吧。

但是，再这样下去，即使不会被石化，也肯定要被它们的大手给压扁了。

想到这一点的杰斯汀正打算背起菲娜逃跑的时候，缪林突然将杰斯汀一拳击飞，并代替他抱住了菲娜的肩膀。

“你这家伙……你要干什么！”

缪林无视了边喊边从地上爬起来的杰斯汀，反而面向菲娜说道：“菲娜，你应该明白了吧？阻止这些士兵怪物吧。”

“突然之间胡说些什么呢、你！那种事情，菲娜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就在他们互相僵持的短短几秒内，巨大的士兵们已经几乎逼近他们的眼前。

“啊！姐姐她！”

“你能够做到的，因为你拥有与玲相同的力量！去阻止他们吧！若这样下去，不只是你，连玲都会有危险的！”

现在，依旧残存着的地面只剩下杰斯汀他们周围的这小小一片。

可逃之处，已经没有了。

杰斯汀像是要保护菲娜一样地站在了她的面前，伸平双臂，摆出一副仁王鼎立的架势，怒目圆睁地盯着那些巨大的士兵怪物。

一只大手以似乎要将杰斯汀一把捉起一样的势头凶猛地向他袭来。

千钧一发之际，杰斯汀感到背后好像突然有什么东西燃烧起来了。

在同一个瞬间，逼近他的那只大手在离他近在咫尺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石头。

仔细看去，不只是这只大手，所有的士兵怪物已经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全都变成石头了。

“……菲娜？”

杰斯汀有些茫然地回过头去，他看到菲娜正被裹在一团明亮的光芒之中。

她痛苦地蜷缩着身体，有些光芒好像液体一般从她的后背中流溢出来。

这时，杰斯汀他们的脚下猛烈地倾斜起来。

刚才那些巨大的士兵怪物们已经将他们的周围破坏殆尽，现在，好不容易才勉强残留下来的这一小块地面，也终于开始崩塌了。

杰斯汀他们被分散开来，跌落了下去。

在一片黑暗之中，杰斯汀看不到自己伸向空中的手掌。现在他惟一可以看到的，只有在不远的上方，与自己一样坠落而下的菲娜。

她的身体依然在散发着光芒，她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痛苦。

为了能够接近菲娜，杰斯汀拼命地挣扎着。但在这片空空荡荡的黑暗中，

没有翅膀的他再怎样挣扎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随着一阵强烈的冲击，杰斯汀极不情愿地失去了意识。

杰斯汀再次在一片沙地上醒了过来。

四周依旧是漆黑一片，这时他想到了从玲那儿得到的那支手电筒。

太好了，它还在。

杰斯汀打开手电筒，环视四周，周围的景色与第一次掉下来时别无二致，依然是那片夹杂着流水的沙漠。

“菲娜——！”

杰斯汀用足力气大喊了一声，可是却并没有听到他所期盼的回答声。

不只菲娜，还有缪林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四周甚至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杰斯汀漫无目的地向前探索着，昏暗的四周静得出奇，压抑的气氛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菲娜现在可是全身都在发烫呢，而且她又没拿手电筒，不会出什么事吧……

当杰斯汀在这样不安地乱想时，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接着身体前翻，狠狠地摔了一跤。他忿忿地回头一看，原来绊倒他的是一个被石化的加雷尔军士兵，可能由于刚才下坠时的冲击力太大，他的大半个身子都埋进了沙子之中。

……不管怎么想，现在的菲娜都不可能一个人从这片黑暗中走出去。怎么办？怎样才能尽快找到她？

精灵会不会再一次给我指引呢？

杰斯汀怀着几分期待关上了手电筒。

然而，这一次精灵却好像睡着了似的，迟迟也没有现身。

……也许，说不定缪林已经先我一步找到她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应该到军队的营地去了吧。

想到这里，杰斯汀凭记忆向军营可能存在的方向快步走去。当然，他并不是完全否定了菲娜有可能还在这片黑暗之中的想法，一路上仍不停地牵肠挂肚似的回头张望。不过，总之先去军营看看再说。

不久，他来到了最初与玲一起找到的那个军营所在的地方。可是，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却似乎已经撤离了，四周空空如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这里一样。

“难道找错地方了吗？”

杰斯汀小声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

“喂——！杰！”

是拉普的声音！

他赶紧回头一看，拉普和基多正并肩向着这边跑过来。

“太好了！你们果然平安无事！”

“好什么好！你还没睡醒么？现在还有心情说这些！那帮家伙们已经把菲娜给带走了！”

“哎？”

“没听见么？我在说，那帮加——什么什么的混蛋们，把菲娜给拐走了！”

“快点！是这边！”已经跑到了前方的基多转头向他们喊道。

杰斯汀和拉普慌忙起步追上基多。

“为什么你们不阻止他们？”

“那有什么办法？其实我们比你离他们还要远，是因为基多听到了他们的对

话，这才十万火急地赶过来的！”

“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很霸道的人说‘虽然失去了精灵石，但却得到了一个新的光翼人’。也对，既然姐姐是光翼人的话，那么身为双胞胎的妹妹同样也是光翼人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冲出地下广场之后，本来以为会看到一片广阔的沙漠。可是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座宏伟的悬崖。而他们一行人，现在就站在悬崖之上，宛如前方的地面突然塌陷了下去一般。

一望无际的沙漠在他们遥远的脚下向前延伸而去。

如果从这里掉下去，即使下面是沙子，估计也不会像刚才那样平安无事了，搞不好还会一命呜呼。

此刻，一艘巨大的飞行机械正伴随着隆隆的响声渐渐飞离这座悬崖。

“菲娜在那上面？”

“应该是。”

“等等——！把菲娜给我还回来——！”

杰斯汀不顾一切地向悬崖的边缘飞奔而去，看那架势，简直就好像要飞身一跃跳到那艘飞行机械上似的。

“拉普！阻止他！”

“噢！”

基多和拉普从背后飞扑上来，将杰斯汀猛然按倒在地并牢牢地压住了他。还好，杰斯汀只是脑袋探出了悬崖，并没有掉下去的危险。

“你们在干什么？放开我！菲娜就要被他们带走了！”

“白痴！你能从这里跳到那东西上么！”

“那种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杰斯汀会这样说，那是因为飞行机械太过巨大给他造成了一种似乎离悬崖很近的错觉。而实际上它都已经飞离了三十多米远了。

……不管发挥出怎样的爆发力，想飞跳三十米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可能的吧。

飞行机械越升越高，直到它飞上很高的高空为止，基多和拉普都一直死死地按着杰斯汀，而杰斯汀则一边拼命地挣扎一边不停地大喊着。

杰斯汀满腔的怒火忍不住地向眼前的同伴发泄出来。

“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菲娜现在可是在生病啊！让那东西逃到了空中，岂不是连追踪都办不到了吗！”

基多盘起双腿坐在杰斯汀的后背上，俯视着他，淡淡地微笑道：“即便如此，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从悬崖上摔下去啊，对吧？再说你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对救回菲娜可是起不到一点儿帮助的哟。分析眼前的状况，如果真的想要追上它，当然要采取相应的方法才行……难道你不想听么？”

“啊？”

基多灵巧地从杰斯汀的后背上跳了下来，面向眼下那片广阔的沙漠，掐起手指放入口中，吹出两声音调尖锐的口哨。

在一段时间之内，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没过多久，杰斯汀便发现有一个扁平的菱形状东西猛烈拍打着它的边缘部分，以极快的速度从地平线的方向朝这边飞来，所经之处均扬起一阵沙尘的风暴。

那个扁平菱形很快便来到了悬崖之下，只见它顺着悬崖直冲而上，并一跃飞向了杰斯汀他们的头顶上空，然后在高空

中敏捷地盘旋180度，最后又回到了他们的面前，放平身体，稳稳地停住了。

当然，它的边缘部分仍在剧烈地拍打着，掀起的强风吹得杰斯汀的头发在空中缭乱地舞动着。

拉普完全愣住了，只是呆呆地睁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眼前这个不知名的东西。

杰斯汀此刻的表情也与他相差不了多少。

这时，一个经常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的某种事物的名字，从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魔法地毯吗？"杰斯汀小声咕噜道。

听到他的话，基多笑了起来。

"魔法地毯？那是什么东西？这孩子是沙鲸、沙漠飞行鲸鱼。很早以前，在它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曾经救过它一命。这不，到现在我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像这样把它召唤过来。来，骑上去吧。不用担心，这孩子性情很温和的。"

话音未落，基多已经一个跃步轻巧地跳到了沙鲸的背上，同时弯身向杰斯汀他们伸出了一只手。

这个扁平菱形长得的确很像海洋里的生物，不过比起鲸来应该说它更像是鳐鱼。

"快！我们要在那东西消失之前赶快追上它。"

"嗯！"

"噢！"

杰斯汀跳上"沙鳐"……不对、是沙鲸后，拉普也回过了神来，慌忙跟着跳了上去。

基多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副防风眼镜，兴致勃勃地戴好，然后端坐于沙鲸的头部，向前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天空的远方，好一副威猛"机长"的气派！

"全员抓紧！目标——加雷尔军的飞行机械！全速前进！GO——！"

"等、稍等一下——！"

"抓哪里好啊——"

飞行沙鲸未等大声叫喊的杰斯汀和拉普抓牢，便已经以迅猛的势头向高空飞去了。

巴鲁确信缪林一定会背叛自己，所以在他得到必要的东西后想要将儿子舍弃时，缪林也清楚地知道展开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虽然关系扭曲不堪，但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是母亲曾经爱过的男人，也正因为如此，缪林最初才会打算设法将父亲的野心埋葬于黑暗之中，仅留下他的功绩让其流芳百世。

但是现在，缪林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

巴鲁想要利用一切、得到一切。

在他的心里，甚至连一点"爱"的碎片都没有。

缪林早就从母亲的眼泪中知晓了这一点。

巴鲁通过与缪林身为亚人的母亲结婚为手段，得到了亚人村世代相传的精灵石。之后，他带着精灵石和母亲离开了亚人村。没过多久，巴鲁便以保护母亲和刚刚出生不久的缪林免受世人对亚人的偏见为理由，将他们关进了一间秘密的屋子里。

那是一间连一扇窗户都没有的屋子，听着妈妈所讲述的被称为“世界”这个东西的样子，幼小的缪林渐渐地成长起来。

突然有一天，巴鲁来到了这里，他将缪林与他的妈妈拆散开来，留在自己的身边开始当作“儿子”来进行教育。从那时起，缪林终于知道了“世界”真正的样子。

在以后的生活里，他渐渐了解到，原来父亲还有正妻和他与正妻所生的儿子。

在记录上，他的正妻和儿子遇到了事故，正妻死亡，儿子虽然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而他那个失忆儿子的名字是……缪林。

现在的缪林，已经成为了纪录上的那个失忆的缪林。

而另一个缪林、失去了记忆的那个真正的缪林，在那次事故之后便没有在任何地方再次出现过。

同时，那个缪林与他妈妈在事故发生之前的所有相关记录也全部都消失了。

另一方面，现在的巴鲁将现在的缪林当作一个优秀的儿子而大加疼爱。

缪林相信了父亲的爱，为了这份“爱”，他拼命地努力着。

为了成为一个可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的儿子，他努力地学习、刻苦的锻炼身体。

就连自己那对比普通人稍长一些的耳朵，他也忍着疼痛自己用刀子把长出来的耳尖部分切掉了。之后为了隐瞒伤痕，他留起了长长的头发。

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让父亲认可母亲的存在！

然而，由于自己的孩子被夺走，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那间宛如监牢一般的屋子中的母亲，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不久便心怀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巴鲁将母亲的死讯告诉缪林时，他称这也许就是军人的罪孽。可是，面对这位没有将母亲病重的消息告诉自己的父亲、面对这位丢下母亲孤单一人弃之不顾的父亲，一股不信任感开始在缪林的内心中慢慢滋生。

从那一天开始，缪林孤独的战斗开始了。

他一边继续扮演着优秀儿子的角色，一边就某些事情开始悄悄地做起了深入调查。

原来，父亲与他的正妻之间的婚姻，也是一场没有“爱”的政治婚姻。

此外，这位正妻与她的儿子所遇到的那场事故中，存在着许多可疑的地方。

而且，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巴鲁为了实现他的某个野心而作的准备而已。

然而，他的这个野心究竟是什么，巴鲁却从来都没有在自己的儿子以及其他任何人面前提过只言片语。

缪林为了探清巴鲁的真意和他的目的，一边作为一个受到父亲认可的优秀儿子而努力磨练着自己的能力，一边等待着时机的来临。

缪林能够穿破虚假的爱，在真正意义上接近巴鲁，却还要归功于玲的存在。

某个母亲的忌辰，缪林为了独自一人静静地为母亲呈上自己真诚的祈祷，他来到了新帕姆的一座教堂中。在那里，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双手合十跪在教坛上，不知为什么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经询问，原来女孩是因为自己的后背上突然长出了一对光之翼，她既害怕，又

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所以才会来教堂祈祷的。

这就是缪林与玲的初次相遇。

那时的缪林，已经对光翼人的事情略有所知。

而且，他知道光翼人与父亲的野心有着很深的渊源。

不过比起这些来，他更感到玲的内心深处有着与母亲、与自己同样的孤独。

身处人类之中的亚人。

身处人类之中的半亚人。

身处人类之中的光翼人。

在母亲的忌日、在这座神圣的教堂中，能够与跟自己有着同样烦恼的玲相遇，是不是精灵的指引呢？是不是母亲的保佑呢？

与此同时，缪林身体中冷静的那一部分轻声告诉他，眼前这个光翼人的女孩，将成为自己能够接近父亲真实一面的钥匙，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但是，这时他从口中说出的话语，却是穿过这层冷静的部分，从内心的更深处、更深处涌出来的。

缪林向玲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温柔又稍稍带点同情地说道：“跟我来吧，我会保护你的。”

玲微微一愣，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握住了缪林那只温暖的手。

在那之后，缪林通过玲的存在终于一步一步了解了巴鲁的野心，以及他为实现野心而实施的计划。

玲则通过对光翼人的了解，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

但巴鲁高举着“创造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旗帜，蒙蔽了玲的双眼。

不知实情的玲，作为一名加雷尔军军人拼命地努力着。然而，她却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巴鲁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玩偶。

但是，两人最初相遇的瞬间，以及两人之间渐渐产生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缪林现在非常的后悔。

虽说加入加雷尔军是玲自己的愿望，但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让父亲知道玲的存在。

……也许应该说，在自身的某个地方，对巴鲁那份爱与和善的信任一直都不肯改变。

巴鲁不但夺去了玲，现在又得到了第二个光翼人——玲的妹妹菲娜。

这样一来，巴鲁惟一还没有到手的，只剩下杰斯汀所持有的精灵石碎片了。

如果杰斯汀不慎让巴鲁如愿以偿的话，接下来等待着全人类的，将是巴鲁身为独裁者对世界进行的黑暗支配。

不对，那将是一个比之更加恶劣的世界。

巴鲁想要将世界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

必须要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为此，士兵们的共同协力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为了寻求帮助，缪林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幸存的士兵们。

以军事政变打倒自己的父亲——这就是缪林所选择的道路。



GRANDIA

グランディア

为了菲娜而冒险！与菲娜一起冒险！

第十九章 天空之上

“怎么全都是虫蛀啊。”

大事不好了！菲娜被拐走了！——虽然明明是这样紧张的时刻，但杰斯汀还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忘记了这件事，因为他被从飞行沙鲸后背上俯瞰到的世界给震惊住了。

一片片毫无生机的灰白色正在逐渐侵蚀着这个原本郁郁葱葱的世界。

那些是因从天而降的灾祸而被石化的地域。

而且那一片片被石化的地域越向前行，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也即是表示，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那艘加雷尔军飞行机械的目的地了。

基多一个接一个地指着大地上的那些“虫蛀”，给杰斯汀他们讲解着那里原来是一座什么样的村落，村子里住着一些什么样的人们等。

“从东向西，受害的区域越来越大。他们的攻击目标似乎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又居住着一定数量人口的地方。现在莱努和卡普处在受害的最西端，估计它的下一个目标要么是自然资源虽然不怎么丰富，但却人口众多的吉鲁巴顿，要么就是大海另一边的戴托，接着就应该是墙壁对面的、你们的城镇了，杰斯汀。”

听了基多的话，一幅可怕的景象浮现在杰斯汀的脑海里——自己虽然兴奋地推门大叫“我回来了——！”，但却没有一个人回应他，而站在吧台后面的，确是已经被石化的妈妈和丝，她们全身灰白，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想动却又动不了，变成了石头的脸庞竟然眼看着越来越痛苦……想着想着，他不禁感到背脊发冷，额头上渗出了些许冷汗。

杰斯汀用力摇了摇头，挣脱恐怖的想像，接着他又转眼看向拉普。

这些情景对拉普来说，已经是成为现实的事情了。

然而他却看到拉普正摆着一张臭脸，狠狠地盯着基多。

“你既然知道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不是经常四处经商吗？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就算无法对抗这灾祸，但起码还可以到别处避难吧？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们，说不定卡普就不会像现在

这样这般凄惨了。”

基多稍稍眯起眼睛，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四处通知过了，当然卡普和莱努也一样。但是，却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和重视。再一个是，那个时候灾祸蔓延得还非常缓慢，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还有一点，想必拉普君应该非常清楚吧？大家对自己种族以外的人们、村子发生的事情都漠不关心，并且也认为那与自己没有一点儿关系。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对自己的村子、对自己成长的地方都是有感情的。就仅仅因为说不定会有灾祸突然袭来，便全村大动干戈地舍弃肥沃的土地，迁移到贫瘠的地方这种事，相信没有几个村子会真的愿意这么做吧？”

基多的话使拉普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不过他依然有些不满似地用鼻子哼哼着说道：“算啦，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吧。若说到卡普的话，的确，即使发生灾祸了，大家也还是待在村子里。”

基多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那是为什么啊？”杰斯汀不解地问道。

“啥啊？”拉普更不解地反问道。

基多则挠了挠耳朵，向杰斯汀解释道：“我们这一边，也就是墙壁的这一侧，虽然居住着很多种族，但大家基本上都喜欢待在自己的村子里。即使邻近的村子发生了灾难，那也只是别人的事情。不对，应该说我们对邻村住着一些什么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在干些什么等等，压根儿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同样的，即便自己的村子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得了的事，我们也从来不会想到去向邻村求助，只会尽全力用自己的力量来谋求解决的方法。某些村子遭受到灾祸后残留下来的村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加上莫基族的劝说，他们才搬到了吉鲁巴顿。不过大家虽然凑到了一起，却还是要以种族为分界线分开居住，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会进行‘旅行’这一活动的，除了为了修行而出外拓展见闻的加顿，和为了丈夫的研究而四处收集情报的米露妲以外，大概也就只有莫基族的旅行商人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像你和菲娜还有丝那样的，因为希望冒险而出外冒险的冒险家，也没有因为喜欢旅游而出外旅行的旅人。以前听你们讲述你们那边的故事时，特别是听到你们的生活方式时，我真的感到非常吃惊，那种生活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想像的。”

“啊——，这样说来我也听到过一些。他们虽然是同一个种族，却分在好多个村子里居住。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都处得太差了？”

“才没有那种事呢。”杰斯汀插进来辩解道。

与此同时，基多也发言道：“看来情况并不是那样的。杰斯汀君，接下来我来给拉普作解释，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用客气，随时都可以给我指出来。”

“嗯。”

“杰斯汀他们所居住的墙壁另一侧，各个村子还有城镇之间，好像都由被称为‘公路’、‘铁路’、还有‘航路’这样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每天都有许多人或物通过这些‘路’来往于各个村子、城镇之间。而且，如果某个地方发生了灾害，他们都会到别的村子或镇子去避难，并且周围的村子也会向他们提供救援。”

虽然拉普一脸惊讶的表情，但基多的脸上却充满了自信。好像在说“怎么样？说得没错吧”似地仰视着杰斯汀。

“事实确实如此。不过……这些事情我有对你提到过吗？”

“有一半是我通过你讲过的那些事推

测出来的。还有，为了建立新的村子和城镇，必须有冒险家的帮助才行，因为他们能够为大家找到其他易于生存的土地，哪怕那并不是他本来的冒险目的也一样。有没有冒险家存在是墙壁两侧最大的区别了。”

杰斯汀轻声“嗯”了一声，然后用手隔着帽子挠了挠脑袋。

“情况也许是这样没错，不过，有很多冒险家存在的时代只到我爸爸的那个时候为止。另外还有一点是，如果我的故乡帕姆镇真的发生了那种只靠镇上的居民无法解决的大灾祸的话，相信那个时候最值得依靠的，不是别人，一定是加雷尔军。”

话音未落，正在挖鼻孔的拉普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啥？”的一声表示出了自己的不爽。

“嘿嘿……其实，加雷尔军本来是……嗯……在我们那边，有一个曾经为冒险家提供支援的、名为吉尔财团的大型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不再继续支援冒险家们的冒险了，他们从事许多其他的事情。不过总之，那曾经是一个为探索未知之地的冒险家提供支援、购买冒险家们带回来的特产，并到被发现的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团体。而加雷尔军就是这个吉尔财团所组建的私人军队，他们最初是以守护冒险家、祛除新土地上的危险因素并加以开拓、保卫移居人们的安全等为目的而组建的。不过现在，在发掘遗迹的同时试验各种各样的机械成了他们主要的工作，蒸汽机械等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实用化起来的。至于他们现在在墙壁这边的所作所为，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是，在我们镇上如果要去找工作，一般也就是参军或进入工厂。因此，说到底加雷尔军也不过是一些普通人们的集合罢了。尽管如此，但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干这些奇怪的事情呢？唔……搞不懂。”

拉普只是沉默地耸了耸肩，基多则非常感兴趣地把脸凑向杰斯汀。

“也是呢，每个人都各不相同。即使整个集团或整个种族有着同一种倾向，但对个人来说这却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就连萝卜，每一根每一根也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呢。”

“萝卜的个性？那种事情也就只有你们莫基族才会懂吧。”

“没错，莫基族的人的确对此非常清楚，就像卡普人对卡普果实的好坏特别敏感一样。不过这只是种族的倾向性问题，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有对卡普果实非常了解的莫基族人、或是对萝卜非常了解的卡普人存在的话，不是也挺不错的吗？”

“哼！”

看来拉普已经对这个话题感到厌烦了。

基多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杰斯汀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从基多那里学到了一些什么的感觉。

迄今为止发生的事情、自己看到、听到还有感觉到的事情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本来就尽是一些不明所以的事情，但新的事情却还是一件接一件的不停发生。

如果是平时，一想到这里脑子马上就会变成一团浆糊，接着便会抱着脑袋放弃继续思考这些事儿。不过，今天却有一种想再继续多思考一下的感觉。

加雷尔军的巨大飞行机械，一边发出隆隆的响声一边慢慢地向前方飞行。

现在，飞行沙鲸乘着飞行机械卷起的巨大气流，与其保持着相对停止的状态，

持续安定地飞行着。

这样看来，要么就等过一会儿到黄昏时再悄悄潜入飞行机械，要么就是在那之前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瞅准他们下船时的空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回菲娜。

三人在飞行沙鲸的后背上等待着时机的来临。

基多倒是还好，但无论杰斯汀还是拉普都不是那种能够老老实实呆得住的人。不过在飞行沙鲸这块狭小的后背上，却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

于是杰斯汀决定整理一下自己乱七八糟的脑子，继续思考刚才的问题。

就在他刚刚坐下来盘起胳膊打算静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基多突然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根萝卜伸到了他的面前。

“杰斯汀君、拉普君，在上阵之前先填饱肚子再说。”

一看，基多的另一只手中竟然拿着一捆萝卜，那些萝卜又红又粗，还长着许多绿油油的叶子。

……他、他到底从哪里拿出来的?

拉普首先面无表情地接过了萝卜，问道：“多少钱?”

“这个嘛……就用你以后的飞黄腾达来支付吧。”

“嗯? 这可真少见。不过，看来你这次绝对要亏本了。我可不会去当什么卡普长老的。”

拉普边说边咬了一口萝卜，接着伴随着一阵阵“咯吱咯吱”的声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真稀奇，杰斯汀竟然也会不好意思吃么? 是不是因为太过担心菲娜而连食欲都没有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更应该趁现在多吃一些了，要不然过一会儿怎么会有力气去救菲娜呢?”

“嘿嘿嘿!”

杰斯汀不管再怎样贪吃，也还是有一定饮食习惯的。此刻的他并不是没有食欲，只是对从来都没有生吃过萝卜的他来说，这实在有些太过突然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而已。

不过他还是鼓起勇气，接过萝卜尝试着慢慢咬了一点萝卜尖儿。

出乎他意料的是，生萝卜的口感非常不错，水灵灵的，而且还十分的甜。

想像中的那种土腥味儿一点儿都没有。

转眼之间杰斯汀已经将那一根萝卜吃了个一干二净，于是基多又给了他一根。

而拉普这边已经是第三根了，他简直就像跟杰斯汀竞争似的，一瞬间就让那根胖乎乎的萝卜消失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只留下那几片叶子还握在手中。

“当然比起卡普的果实来还差得老远，好在总算还凑合。”

虽然拉普一边用指甲剔着牙齿一边这样说道，不过通过他那张满足的脸，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些萝卜并不单单只是“还凑合”这种程度的食物了。

当然，杰斯汀也吃得很满足。

“我真想把这些萝卜拿回去给妈妈。我妈妈在帕姆经营着一家名为‘海猫亭’的食堂，那是帕姆最受欢迎的食堂。如果再有这种美味萝卜的话，相信妈妈还有客人们一定都会十分高兴的!”

基多眯起眼睛笑着说：“你的这番话让我听着可真舒服。要说这些萝卜啊，是莫基族刚刚经过品种改良种植出来的、特别甜的一个品种。之前我们为了培育出更甜的萝卜，曾把一些相对比较甜的品种互相杂交，但却一直没有成功。直到最近我们把两个完全不同品种的萝卜做杂交实验，没想到却意外地诞生了这么甜的品种。其

他的还有特别营养萝卜、药效萝卜、一口型萝卜、烧烤专用萝卜、腌制用萝卜等等，总之品种非常丰富就是了。如果有人需要，不管是哪里莫基也一定会去推销的。”

“那可是墙壁的对面啊。”

“莫基也一定能够翻越墙壁的，况且那座墙壁确实可以被翻越这一点已经由你们做出了证明。啊——！不行！不可以那样做！”

基多突如其来的叫嚷声吓了杰斯汀一跳，正当他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时，只见基多一把从拉普手里夺过他正要扔掉的那些萝卜叶子。

“什么嘛，吓我一跳，你稀罕那些垃圾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

同样受到惊吓的拉普那个“处”字还没有说出来，基多便打断了他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以对事物的生命持轻蔑的态度。”

基多边说边将从拉普那里夺来的叶子卷起、收好。

“你这家伙——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你到底清不清楚啊？还说我蔑视那些叶子的生命，那些东西可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腐烂发臭的生垃圾啊！”

“这又不是什么特别重的行李，而且它还可以当作非常时刻的食物来食用，就算腐烂了也可以用来做肥料。不过，我看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了，我们赶快准备潜入行动吧，难道你们不认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么？”

放眼望去，此刻的太阳已经基本全部落下了山坡，杰斯汀他们的前方已是星辰满天，后方则是一片被染成了暗红色的天与地。

天地间的万物若隐若现，已无法真切地辨别出它们的形状——不错，黄昏已经降临了。

“的确是呢。”

杰斯汀站起身来，盯向那艘巨大的飞行机械。

菲娜现在就在这艘大船之上的某个地方，我要找到她，然后与她一起逃脱！



当然这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就连被认为不可能翻越的世界尽头我们都成功越过了，所以，要想抢回菲娜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基多向飞行沙鲸发出了指示，它开始悄无声息地慢慢接近飞行机械。

在飞到近距离的时候，杰斯汀看到，船体的许多地方都安装了炮塔，看来这并不是一艘普通的飞行机械，而是一艘空中战舰。

不过，话说回来，这么一艘巨型的空中战舰究竟是为了与什么东西作战而被制造出来的呢？就算是这世上体形最大的飞龙，估计只要一台炮塔的一击便足以解决了。

难道说除了加雷尔军以外，还有别的势力拥有飞行机械吗？

……那是不可能的吧。

因此，这艘空中战舰甚至可以说是无敌的。

不过，也正因为它是无敌的，所以才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到，飞行中的它竟然会被敌人从空中侵入。

第二十章 空中战舰

为了届时可以更加顺利的逃脱，基多与飞行沙鲸一起返回了黄昏时刻的天空中。

杰斯汀和拉普飞跳到甲板上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试着打开身边的一扇门并准备侵入进去。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乱来的行动，不过对漫无目标的他们来说，除了一间房一间房地挨个儿找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

这间房子的门并没有上锁，他们刚一进去就被屋里的一个士兵给发现了。

不过，士兵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突然闯入而发生骚乱，只是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们两人。

看来他完全不曾考虑过，在这样的地方会遭遇到入侵者。

杰斯汀赶紧小声用通用语言对拉普说：“你保持沉默，这里交给我。”

士兵带着不解的神情毫无顾忌地走向两人。

“小伙子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嘿嘿嘿！我们是玲中尉雇佣的翻译。在甲板上走着走着不小心迷路了，请问一下玲中尉的房间是在哪里来着？”

士兵盯着杰斯汀和拉普来回打量了一番。

“翻译？你们两个都是墙壁这边的人吗？你看起来与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嘛。”

“等我成为大人的时候额头上便会长出威风凛凛的角来。”

“喂，你是莱努人么。”

拉普嘟囔着插进话来，当然他的话士兵并听不懂。

不过这句话引来了士兵的注意，他目不转睛地盯向拉普。

“干、干什么！”

拉普禁不住向后稍稍退了一步。

这时士兵把头转向杰斯汀问道：“你们两人都是翻译吗？他看起来与你长得不一样呢。”

“这家伙是翻译实习生，我们不是同

一种族的，他是我的弟子，现阶段听倒是能听得懂，但是还不会说。”

“什么～？竟说我是你的弟子～”

尽管拉普非常不满，但士兵却好像已经相信了杰斯汀的谎话。

士兵把脸凑进拉普，笑眯眯地说道：“小哥，一块儿照张相吧，怎么样？”

“啊？‘象’？什么‘象’？”

杰斯汀连忙用通用语言为拉普作了一番说明。

在这期间，士兵用手挠着脑袋说道：“这个嘛……因为从当地收集土特产以及与当地人的交流都是被禁止的，不过你们既然是玲中尉雇佣的翻译，那么便应该不属于擅自交流的范围吧？都好不容易翻越墙壁来到这边了，不管怎么说都想留点什么做个纪念……”

“这帮家伙……把我们的村子都变成了石头，却还在这里这么悠闲自在！懒得管他，我们去继续找吧！杰。”

但是杰斯汀却使劲抓住了拉普的手腕，面向士兵这样说道：“可以啊，不过我们也有一个请求。照完相后，希望你能秘密地带我们到玲中尉的房间去。偷偷地跑了出来却迷路了，如果不在被发现之前赶紧回去的话，就危险了。嘿嘿嘿嘿！”

杰斯汀一方面对若无其事地说谎的自己感到有些羞愧，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谎话竟然可以说得这么像模像样而有些得意，于是乎，他终于还是傻笑出来了。

杰斯汀赶紧憋住气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傻笑，士兵则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笑着点了点头。

“哈哈哈！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管到哪里做的事情都一样。明白了，那么，就这么定了。话说回来，这对耳朵还真是又尖又长呐！”

说罢，士兵便忍不住地伸手去捏拉普的耳朵。

“喂！杰！你这不是在出卖我么！”

杰斯汀抑制住傻笑，转头用通用语言对拉普说道：“这样不挺好的吗？跟他照几张相，他就会带我们去玲那儿。只要见到了玲，就肯定能够找到并抢回菲娜了。”

士兵的手一碰到拉普的耳朵，那对长长的耳朵便会像猫的耳朵一般自然而然的“啪哒啪哒”地抖动。

这时拉普突然猛地一下挥开士兵的手，并用一脸恐怖的表情瞪着杰斯汀说：“杰，首先你给我问问这个家伙——‘你们为什么把我们的村子变成了石头’，如果他不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现在就会大闹一场。当然，如果你不帮我好好问他的话，也一样。”

听了拉普的话，杰斯汀的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他轻声说了句“我明白”，然后点了点头。

拉普的这个问题，也许会将刚才所编的谎言，以及由这个谎言而得以顺利进展到现在的事情全部搞砸。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拉普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杰斯汀以一副无比认真的语气向士兵询问道：“他想问一下，军队为什么要把各地的村子都变成石头？他的村子和家人已经都被石化了。据说现在这灾难还有可能会翻越墙壁，危及到我……你们那边的世界。玲中尉虽然说过这是为了和平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但像他的村子那样，那些在突然之间不明不白就被牺牲掉的人们，是根本无法接受这种说法的。你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在杰斯汀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士兵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不过，此刻的他倒也不是一副发怒的表情，而是看上去非常为难似的样子。

他忽然单膝着地，半跪在地上，以一对悲伤的眼神望向拉普的眼睛。

“非常抱歉！”

士兵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使得拉普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时，士兵已经再次张开了口：“我也不清楚石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请相信，灾祸蔓延的原因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一直在缪林大佐的指挥下，寻找阻止石化的方法，而且就连我们自己，也为此而牺牲了许多战友。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样便能得到你们的宽恕，相信军队早晚会做出偿还的。像现在会雇用你们来做翻译，开始与当地人展开交流，这也许就是最初的一环。加雷尔军是为了守卫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存在的，即使翻越了墙壁，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此刻，杰斯汀感到自己的心中不知何时已经充满了歉意。

因为，不管怎么说，号称自己和拉普是翻译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这时，拉普也低下了脑袋，歪头把视线转向了别处。

沉默了片刻之后，拉普的嘴里迸出了这句话。

“那个什么相，快点照吧。”

“哎？真的可以吗？”杰斯汀问道。

“杰！别磨蹭了，快点跟这个家伙说！”

杰斯汀的脸上浮现出了微微的笑容。

“他说，一起拍照——OK！”

听到杰斯汀的话，刚才的笑容又回到了士兵的脸上，他有些激动地说：“谢谢！那么拍完之后，我就立刻带你们去玲中尉的房间！”

“来，摆个姿势！茄子——！”

火药式的镁光灯在照相机的旁边“嘭！”的一声燃烧起来。

那简直就像是魔法一样，不过，它所放出的光芒要比魔法之火的光更加白炽、更加强烈。

“下一个轮到我，拜托了！”

如果能够使用军队中为数不多的最新型号的话倒还好，可是那个士兵搬来的却是使用干板和火药式镁光灯的老式照相机，想照张相也是非常麻烦的。

并且，就在他调整那架照相机的时候，一行人被其他的士兵给发现了。

好在最初的那个士兵帮着为其他士兵解释说杰斯汀和拉普两人是玲的翻译，而且大家似乎也都压根儿就不认为会有偷渡者侵入飞行中的空中战舰，所以很快便相信了他们的话。但是……这些士兵们却全都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拉普摄影大会”中来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军队的纪律应该是非常严格才对。从这一点来考虑，只能说他们这里还是太宽松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其他能够与加雷尔军展开对抗的军队。

不管是在墙壁的哪一侧，加雷尔军作为世界上惟一一支军队的地位都没有改变，而他们的本职工作也并非战争，而是怪物的治理。

只是，不可以忘记的是，他们还是一个一手掌握着世界最新技术的大型组织。

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拥有飞行机械。

因此，他们不会想到，连蒸汽机械都

没有见过的当地人，会乘坐飞行沙鲸侵入到这艘空中战舰中来。

这些事情暂且不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即使单单在拍一张相片的期间，也会不断地有新的“志愿者”加入到“拉普摄影大会”中来。

拉普那家伙也来了兴致，一改刚才那副臭脸，换上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似乎已经完全乐在其中。

反观从外表上看起来与士兵们没有什么区别（理所当然）的杰斯汀，可谓是一点儿人气都没有。

最初的那个士兵现在也好像摄影师似的拍得不亦乐乎，看那样子应该是已经把刚才答应杰斯汀他们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眼看着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杰斯汀走到“摄影师”旁边，拉了拉他的袖口，小声催促道：“我说士兵先生，要不你把照相机交给别人让他先替你照着？你先把我自己送到玲中尉的房间如何？”

“啊、抱歉抱歉！一时兴起就……好吧，就这么办。”士兵边说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杰斯汀转身走向拉普，用通用语言向他作了一下说明，并嘱咐他在拍完照之后就先去跟基多汇合。

在赶往玲的房间的途中，杰斯汀差点儿与以前有过一段瓜葛的“女中尉三人组”撞个正着。不过让他感到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那个士兵竟然比自己还要慌张，于是两人一起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厕所中。

他们互相面对面地看了看对方，捂着嘴“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那些姐姐们呐……”

“太恐怖了。”

“而且她们三人都把玲中尉当作眼中钉，如果发现了你呐，保证你会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好在“恐怖女中尉三人组”似乎并没有发现杰斯汀他们的存在，只是，三人偏偏不偏不倚地径直向这个厕所走了过来。

然而她们并不是来上厕所的，而是站在盥洗室的大镜子面前闲聊了起来。

顺带一提，这个厕所的盥洗室是男女共用的。于是乎，杰斯汀他们只好屏住气息暂时静静地待在男厕之中了。

虽然看不到“恐怖三人组”，但杰斯汀可以想像得到，女人么，肯定是进来梳妆打扮来了。

“怎么办？那件事。”

“哪儿有什么‘怎么办’啊，只不过是二选其一罢了。不管怎么说果然还是……”

“当然是缪林大佐了，即使从将来的可发展性来考虑也是一样。只要有我们三个人的帮助，缪林大人百分之百会取得胜利。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就是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缪林大人对我们的感激之情，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展成爱恋之情的！”

“娜娜！你若是投机取巧、抢先立功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哦！”

“此话有理。在缪林大佐成为将军之前，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协力体制，偷偷展开恋爱竞争这种事，是不可原谅的。特别是对急性子的早纪，实在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你说什么？我看倒是美绪你首先背叛的嫌疑最大。话说回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想把这艘空中战舰作为礼物奉送给缪林大佐，不过事态紧急，看来会有些困难呢。所以，我们应该先控制飞行部队，这样包括我们在

内的缪林大佐一派才能迅速地赶到大佐那里。另外，我们还要把那些巴鲁将军一派的飞行队员一并收拾掉，并开走全部的飞行器，让巴鲁一派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这艘战舰里。”

“玲中尉的事……该怎么办？”

“笨！现在我们为了处理自己部队和飞行部队的事，可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呢！”

“没错儿！只不过，这次肯定又是我的部队会先拔头筹罢了。”

“切！还真敢说！功绩最大的绝对是我的部队，这里面还有什么悬念么！”

“啊啦，是我的部队才对吧。”

“女中尉三人组”一边吵嚷着一边走了出去。

从刚才开始，杰斯汀的嘴就一直被士兵的手捂着。

周围慢慢恢复了寂静，甚至连一点儿足音都听不到了。

“呼哈——！你干什么啦——！”

“抱、抱歉。我只是想必须保持安静，不知不觉就……”

“我觉得你捂住自己的嘴似乎更好一些。嗯，她们刚才在说些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也不清楚。不过，看样子缪林大佐似乎要发动军事政变。如果真是这样那可不得了啦！对了，到时你会站在那一边？”

“哎？我都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种事怎么会知道。”

“我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不过若让我选择的话……不、没什么，现在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再说事情都还没定下来。”

“怎样都好啦！总之，请先快点把我带到玲中尉那儿去吧。”

“好，就这样！到时候我要向玲中尉确认一下。”

“呃？你要进玲中尉的房间里吗？”

如果士兵真的这么做，那么杰斯汀的谎话就全部穿帮了。

“是的，怎么了？好啦，是这边！快跟上来！”

就这样，杰斯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士兵来到了玲的房间，可是玲却不在里面。

不过，杰斯汀注意到了自己的精灵石开始闪闪发光。

在光芒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房间。

从门口偷偷向里面看去，果然，玲就在这个房间里。

此刻的玲正被一些指示灯在“啪嗒啪嗒”闪烁不停的机器束缚着，她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头沉沉地低垂着。

有三个男子站在玲的身边，他们与那些机器一起将玲围在中间，正指手画脚地说着一些什么。

在一瞬间，那些男子似乎发现了杰斯汀他们的存在，但在接下来的那个瞬间，他们却已经变成了石头。

杰斯汀赶紧跑过去拆束缚在玲身体各处的导线。

带路的那个士兵也跟着心惊胆颤地慢慢走进来，以一副慌慌张张的表情环视着四周。

“这究竟是……”

“你在干吗啦？快帮忙啊！”

“可是……”

“唔，嗯……”

在杰斯汀的摇晃下，玲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

“玲中尉！现在请允许我帮助您！”

士兵不知何时满脸变得通红，长吁一

口气后猛然开始帮助杰斯汀。

解下各种束缚之后，玲的意识似乎依然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

“玲！你为什么会被绑起来？菲娜呢？菲娜现在在哪里？”

“菲娜……菲娜与杰斯汀在一起……杰斯汀？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菲娜发生了什么事？”

“玲，你不知道吗？”

“唔……”

玲的意识又开始渐渐坠向黑暗。

“……缪林大佐，把我带到缪林大佐那里……”

说完这句话后，玲的意识便被黑暗封闭了起来。

“喂？玲？玲！醒醒啦！”

“喂！不准你那样剧烈地摇晃玲中尉！”

话音未落，士兵便一把将玲夺了过去。

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秒钟以后，杰斯汀毅然决定不再浪费自己有限的脑细胞。再说，一直说谎骗人也不是男子汉的所作所为。

“抱歉！我虽然的确能够做翻译，但其实并没有被玲雇佣。而且我也不是墙壁这边的人，我是在帕姆出生、在帕姆长大的。啊、不过那个拉普确实是这里的当地人。因为我的同伴、也就是玲的妹妹，一个名叫菲娜的女孩被诱拐到这艘船上来了，所以我才为了救回她而偷偷溜了上来。我想如果是玲的话，她一定会帮助我救出菲娜的。因此、总之——嗯……”

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清楚便已经开了口，因此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了。

士兵最初的时候显得非常震惊，屏着呼吸直直地盯着杰斯汀的脸。在杰斯汀的话中断之后，他转眼看了看失去意识的玲，又移回视线看了看杰斯汀，终于用鼻子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嗯——”。

这声“嗯——”实在是太过冗长，甚至让人觉得他会不会是因为太过吃惊而吓坏了。

杰斯汀始终也没有找到接下来要说的话，这时，只见士兵慢慢地将玲背了起来，转身背向杰斯汀说道：“我现在要把玲中尉带到缪林大佐那里，因为刚才玲中尉已经明确地发出这个命令了。而且现在由于玲中尉的命令必须优先执行，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处理儿童偷渡者的事。不过之后也许会向缪林大佐作报告……那么，我要先完成玲中尉的命令去了。”

“谢谢你！啊、对了！如果你碰到拉普的话，请帮我转告他，让他见事不好就马上逃！”

“没问题。不过，你打算让他怎么逃？这里可是空中啊。难道他会飞不成？”

“嘿嘿嘿！”

随着士兵背着玲渐渐走远，精灵石的光芒也在渐渐退去。

不过，光芒并没有完全消失。

杰斯汀决定继续顺着精灵石的指引找找看。

接连穿过几个房间之后，他很快来到了一间窗户巨大、装饰豪华的大厅中。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大厅的天花板和地板是用玻璃建造的，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星空以及漆黑一片的地表。

杰斯汀试着向前踏出了一步，接着又用力跺了跺脚。实践证明，担心是多余的，这块玻璃地板比他想像中要结实得多。

走在玻璃地板之上，杰斯汀觉得自己宛如在空中步行一般，这种奇妙的感觉让

他一时忘记了继续前进。

“杰斯汀！不要过来！这是个陷阱！”

菲娜的声音突然从前方传来。

“菲娜！”

杰斯汀条件反射般地大叫一声，他抬头一看，不知何时，菲娜已经与一个男子站在了自己的前方，他们身后有一道暗门正在徐徐地关闭。

那个男子……没错，他就是自己在吉鲁巴顿地下遗迹中见到过的、那个与玲一起离开的大官模样的男子。

而现在，他正抓着菲娜的头发，以一张好像发现了猎物的怪物一般的笑脸看着杰斯汀。

“混蛋！放开你的脏手！”

菲娜的两只手似乎被反绑在了身后。

这时，一侧的墙壁忽然散发出了光芒。杰斯汀定睛看去，墙壁是由数个好像会发光的照片一样的小块组成的。每个小块上，都分别映着从斜上方拍摄的、杰斯汀来到这里之前一路上所穿过的那些房间的影像。

难道说……

正当杰斯汀做出某个设想的时候，墙壁上每个小块的画面突然一转，立时证实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杰斯汀一路跑来的身影浮现在了每一个小块之上。

照这样看来，杰斯汀的行动在老早之前就已经暴露了。

既然如此，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些什么了，于是杰斯汀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喂！把菲娜还回来！”

“没问题，只要你用精灵石来交换的话。”

“杰斯汀！不可以！巴鲁他即使得到了精灵石，也绝对不会放我走的！”菲娜着急地对杰斯汀大喊道。

这么说，眼前这个一脸臭屁的欧吉桑就是那个什么巴鲁将军了。

这个房间为什么会如此豪华的理由，杰斯汀此刻也明白了。

巴鲁无视菲娜的吵嚷，继续引诱杰斯汀道：“只要得到了精灵石，光翼人什么的对我来说便毫无用处了。刚刚另一个光翼人不是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被带出去了么？再说，你拿着精灵石能有什么用处？但是，这个女孩对你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吧？”

听巴鲁的口气，看来士兵们的动向他已经了若指掌了。

不过目前比起那种事来，必须先想办法尽快安全地夺回菲娜才行。

对杰斯汀来说，如果为了菲娜，即使要他交出精灵石，他也决不会有一丝的顾惜。

就算精灵石是通往阿伦特的钥匙、就算精灵石是父亲的遗物，但说到底它也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

如果单单用一块石头便可以换回活生生的菲娜，杰斯汀非常乐意达成这笔交易。

但是，正如菲娜所说，巴鲁是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交易规则的，这一点杰斯汀也非常清楚。

稍稍考虑了一会儿之后，杰斯汀朝远离巴鲁的某个房间角落，把精灵石扔了出去。

“这种东西给你就给你！我才不稀罕！快给我放开菲娜！”

接下来才是真格的。

如果巴鲁仍不肯就此放开菲娜的话，杰斯汀便打算真真正正地跟巴鲁大干一场。只见他拔出剑来，摆出了发动加顿真

传——龙阵剑的姿势。

在飞行机械之上，而且是地板由玻璃构成的房间之中，如果使用这种将剑与魔法相结合的强力武技的话，结果将会变成怎样？

“巴鲁！你给我听好！如果你还不将菲娜还回来，我就让这块地板成为天空中的尘埃！”

巴鲁冷冷一笑，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指着杰斯汀说道：“别忘了，你也会掉下去的。”

“你也一样！只要能让你摔成肉饼，其他我什么都不怕。哼！说不定整艘船都会坠落呢，我对这一招的威力可是相当地有自信！”

巴鲁看了菲娜一眼，然后嘲笑般地说道：“是么？这么说，这个光翼人小姑娘就是摔死了你也不在乎了？”

杰斯汀用力咬了咬牙，然后对巴鲁大喝道：“比起让菲娜落入你这种人的手中，还不如让她从空中坠落来得安全！”

脸上一直保持着冷笑的巴鲁缓缓地抬起一只手来。

“很有决心么，那么我就允许你带她回去吧。”

说完，巴鲁一边注视着杰斯汀，一边将手慢慢地向菲娜伸过去。

杰斯汀也没有放松警惕，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动作。

菲娜此刻也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只有巴鲁，依旧一边泰然自若地冷笑着，一边慢慢地移动着伸向菲娜的那只手。

突然，那只手以极快的速度绕过了菲娜，按下了她身后墙壁上的一个按钮。

同一瞬间，杰斯汀的身体飘在了空中。

当他发觉的时候，玻璃的房屋已经浮在了自己的头顶上空。

透过玻璃，他看到房子中的巴鲁和菲娜正向下俯视着自己。

这时杰斯汀终于反应了过来，原来刚才自己脚下的天窗被打开了，现在则已经从飞行机械上掉落空中，正直冲地面而去。

这一刻，他突然觉得时间的流淌改变了速度似的，所有事物的运动都开始变得十分缓慢。

菲娜用身体撞了巴鲁一下，然后不顾一切地向杰斯汀坠落的天窗奔去。

杰斯汀看到，菲娜正透过天窗，冲着自己声嘶力竭地大喊着。

不知为什么，自己却听不到菲娜的喊声。不过，现在她一定是在大叫：“杰斯汀——！”

可恶——！被暗算了！

这一次坠落的高度，一定比在鲁克村坠落的时候、从世界尽头上坠落的时候、在雨月之塔中坠落的时候、在吉鲁巴顿地下神殿坠落的时候，都要高很多吧……

巴鲁缓步走向菲娜。

现在，巴鲁的脸上一定是一副计谋得逞后的奸笑吧？

而菲娜……她现在一定哭得很伤心。

因为、我会死。

菲娜，我明明答应过不会再让你哭泣的……

我没有好好地遵守约定，对不起。

然而，这时菲娜却做出了一个杰斯汀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行动。

就在巴鲁的手将要抓住菲娜前的一瞬间，她朝向杰斯汀从天窗一跃，跳入了那片漆黑的夜空。

“呜哎——？”

由于太过吃惊，杰斯汀不禁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状况，此刻他对时间的感觉也恢

复了原样。

转眼之间，玻璃的房屋，以及巨大的飞行机械都似乎被漆黑的夜空吸收了一般，变成了一个小点。

另一方面，不知菲娜是因为体势的关系还是因为她向下跳跃的冲力太大，竟在一瞬间就拉近了自己与杰斯汀之间的距离。

杰斯汀看到菲娜的双手被反绑着，头部向下直冲地面而去。

危险！这样可不行！

杰斯汀拼命地挣扎着，就在菲娜刚要超越过他的时候，杰斯汀总算是抱住了她的身体。

菲娜果然正在哭泣。

看到杰斯汀的脸庞后，她微微地笑了起来。

可是，这个笑容里却蕴含着几分悲伤。

“杰斯汀，我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自杀行为呢？菲娜不是冒险家吗？冒险家的话，不是无论何时都不应该放弃吗？”

“因为我想与杰斯汀在一起。我已经、再也不想离开你孤单一人了……”

说完这句话，菲娜便失去了意识。

杰斯汀真切地感到了怀中菲娜的气味，以及她不可代替的存在感。

同时，菲娜那股寂寞感也传入了杰斯汀的心田，让他突然觉得怀中的菲娜竟是如此的可怜。

“菲娜！不要怕！有我、有我在你身边！可恶——！怎么可以让菲娜就这样死去！我也绝对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死去！”

为了保护菲娜免受与地面相撞时带来的冲击，杰斯汀用胳膊紧紧地抱住了菲娜的头部。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杰斯汀也许只是在做无用功。

但“无用”这种事情，杰斯汀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他现在为保护菲娜而尽己所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认真的。

杰斯汀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为了他人而活下去。

为了菲娜、希望与菲娜一起活下去！

正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有一片像极光一般的光芒在他的眼前开始扩散。

定睛一看，那些淡淡的光芒是从菲娜的后背上喷发出来的。

光芒的面积眼看着越来越宽广，慢慢地形成了翅膀的形状。

随着光之翼的扩大，身体下降的速度也渐渐由急变缓。最后，两人好像空中随风飘落的树叶一般，乘坐着微风，在夜空中翩翩起舞。

直到刚才为止还响彻耳际的“呼——呼——”风声，现在也已经听不到了。

两人在菲娜光之翼的支撑下，缓缓地向地面飘去。

“菲娜！菲娜！是你做的吧！你救了我们啊！”

但是此时的菲娜依然没有恢复意识。

杰斯汀将双臂从菲娜的头部挪开，然后抱向了她的腰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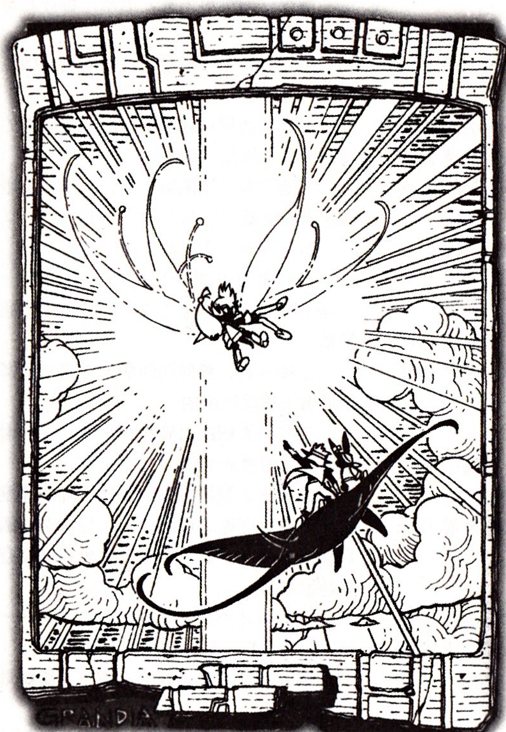
菲娜虽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杰斯汀看到，静静地躺在自己怀中的菲娜，脸上浮现出了安详的表情。

被她这副可爱的睡相所吸引，杰斯汀的脸上也浮现出了微笑。

“喂——！杰斯汀君——！”

“杰——！在这边——！”

熟悉的声音自远处传入耳际，杰斯汀抱紧菲娜，环视四周。



他看到，在菲娜光之翼的照耀下，基多和拉普乘坐着飞行沙鲸快速飞了过来。在稳稳地接住杰斯汀和菲娜两人后，飞行沙鲸回旋一圈画出一个大大的光晕，然后如一颗流星一般向远方飞去。

“哼，就算缪林自不量力地与我倒戈相向，又能如何！”

空中战舰的那间豪华大厅中。

在杰斯汀和菲娜先后离开这里之后，就像代替他们一样，几位上级军官为了向巴鲁宣示自己的忠诚而来到了这里。

在缪林脱离了空中战舰的指挥系统后，便不断地有军官和士兵乘坐飞行器脱离了这里，投奔缪林而去。

以“女中尉三人组”的部队为首，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军人投靠了缪林。

如果事态不是如此紧急的话，依靠这些已过半数的军人，说不定真的可以一举夺下这艘空中战舰。

因为，即使剩下来的这些军人们，也并不全都是衷心效忠巴鲁的人。

他们之中，有些是只想维持现状、而保持中立的人；有些是因为对空中战舰特别有爱而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人；有些是无法反抗身为巴鲁一派的上司而被迫留下的人；还有一些虽然是巴鲁一派但表现却并不积极的人。这些想法各异的人占了剩余人数的绝大部分。

而那些真正死心塌地为巴鲁效忠的人，就是现在站在巴鲁面前的这几个了。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缪林的实力，并对他只要有实力、连女性也可以录用为军官的做法十分反感。

总之，现在站在这间豪华大厅中的，净是一些头脑顽固又没有实力，而且还老是死抓着权力不放松的大叔们。

自己没有实力阻止缪林一派的脱离，于是便跑来巴鲁面前献媚，由此一眼便可以看穿他们行动力、判断力的贫乏不堪。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鲁并没有因这些忠诚大叔们的特意前来而显得高兴，依旧摆着那张冷峻的脸。

其实也可以说，巴鲁不管对任何人都是这种冷淡的态度。

只见巴鲁一挥手臂，站在前面的几个大叔瞬间变成了石头。

“哼，连开胃菜都不够。缪林这畜牲，净干些多余的事情。用来作为盖亚的早饭而特意准备的士兵都让他给放跑了。哼，不过，不管逃到哪里也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凑齐精灵石让盖亚觉醒的话，无论躲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也无法逃过我的手掌心。”

说完，巴鲁一个人笑了起来。

对巴鲁来说，所谓的他人，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超越、击败进而支配的存在而已。

而且，应该说自从很早很早以前，在巴鲁的世界里就已经不存在“他人”这个概念了。

士兵也好、同胞也好、儿子也好、亚人也好，以至于世间所有的人类，在巴鲁的眼里都不过是一件“物品”，一件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物品”。

马上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支配整个世界了。

我与我的身体成为所有一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那样一来，将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抗我，我也不会再为肉体的束缚而烦恼了。

巴鲁将最后的精灵石握在手中狂笑不止。

他的笑容，已经不是人类所拥有的笑容了。

“缪林大佐，十分抱歉！”

玲脸色苍白，倒在缪林的面前发出了一声悲鸣。

那个士兵背着玲费了不少功夫，直到几分钟之前，才把玲送到了缪林的兵营帐篷之中。现在玲则是刚刚恢复意识，连脚步都还站不稳。但是，她的脸色之所以会如此的差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关系。

她在醒过来的几乎同一时刻，便听到有士兵向缪林报告——巴鲁已经得到最后的精灵石了。

玲被巴鲁束缚的时候，还坚定地认为即便是自作主张，把精灵石还给杰斯汀这件事，自己也绝对没有做错。

还给杰斯汀，巴鲁便无法掌握精灵石的去向。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巴鲁一定会不择手段从自己或缪林大佐那里得到精灵石。

但她没有想到，巴鲁却拐走了菲娜，并利用菲娜引出了持有精灵石的杰斯汀。

巴鲁那边传来的消息——第二个光翼人、已经死了。

菲娜因为杰斯汀的死而产生了动摇，一时冲动追随他而去了。

其实，即使菲娜不自己选择死亡，巴鲁也一定会用残酷的手段置她于死地的。

因为对已经集齐了精灵石的巴鲁来说，双子的光翼人不但毫无用处，反而会成为阻碍他实现自己野心的障碍。

“玲，现在光翼人已经只剩下你自己一个人了，我们必须彻底阻止巴鲁将精灵石完全合为一体。事态紧急，马上就要出击，你准备好了吗？”缪林半跪在玲的面前问道。

“是。”

缪林不经意间像是要把玲的头抱在怀里一样，用双手托着她的脸庞，小声说道：“玲，你的翅膀因接收了人们的罪孽而发光，它是罪孽的象征。如果历史可以改变的话，我真希望当初遇到的，是一个身为普通人类的你。”

两行眼泪顺着玲的脸颊流到了缪林的手上。

“我的翅膀、真的是罪孽的象征吗？”

缪林没有回答玲的话，他默默地站起身来，脸上恢复了军人的表情。

“士兵的分配我会让别人来做。玲中尉在作战开始之前，尽量静心休息，恢复体力。请中尉切记，你的光翼人之力是此次作战成功的关键。”

玲的眼泪依然止不住地向外涌，缪林看了她一眼，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帐篷。

玲摇晃着身体勉强站了起来，眼泪“啪哒啪哒”地滴到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小声重复着：“我的翅膀……是罪孽的象征吗……”

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对她的喃喃自语做出回答。

第二十一章 阿伦特

“可以去阿伦特？即便没有精灵石也可以？”

在吉鲁巴顿基多的家中，杰斯汀他们因为基多的话而睁圆了眼睛。

“使用精灵石的确可以打开通往阿伦特的道路，但要前往阿伦特的话，精灵石却并不是必需的。我们现在还有‘知识之徽章’，它也是阿伦特的钥匙，所以没问题，一定可以去。不过，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精灵石的指引，你才会拿到那枚徽章的。其实，即使持有精灵石，如果不是丽蒂自身所认可的人物的话，他也绝对不会受到阿伦特的邀请，也绝对无法进入阿伦特。譬如精灵石现在的主人，那个叫做巴鲁的将军，相信他应该不会知道阿伦特的存在，更不会得到丽蒂的认可。”

即使没有精灵石也可以去阿伦特！——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杰斯汀的脸上立刻变得熠熠生辉，基多在那之后所说的那些话，他基本上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

而菲娜那边，她好像一下子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一样，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曾经被姐姐夺走的精灵石又回到了杰斯汀的手里，但却因为自己的关系再次丢失，只是这样她已经十分在乎了，如果再因此让杰斯汀前往阿伦特的梦想破灭的话……所以现在听到基多的这番话后，菲娜的心情总算是稍稍放松了一些。

当然，就杰斯汀来说，为了菲娜而失去精灵石这种事情，他根本一点儿都不介意，就算为此而无法前往阿伦特他也在所不惜。

再说，通往山顶的道路肯定并不是只有一条。

即使无法通过精灵石前往阿伦特，杰斯汀也决心一定要找出别的道路、别的方法。

况且，虽然不甚明了，但在玲将精灵石还回来之前，基多的确已经说过总会有办法的之类的话了。

不过即便如此，这一连串的事件对菲娜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一点杰斯汀也非常清楚。因此，当他看到菲娜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时，忽然感到一股喜悦从心底里涌了上来。而菲娜在发现自己放松的样子为杰斯汀带来了喜悦之后，她也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欣喜。两人都非常明白对方的心境，所以在视线相对的时候，他们都微微地笑了起来。

本来便互相持有爱意的两个人，通过这场一起穿越生死线的经历，使得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以前那份羞于表达的感情，现在也可以坦率地表现出来了……这样说也许显得太过含蓄，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在别人看来，他们是一对已经完全沉浸在二人世界中的、正在卿卿我我的情侣。

现在的杰斯汀和菲娜，应该能够理解莱努的达琳和米露妲互相亲热时的心情了吧。

另一方面，坐在两人旁边的拉普，一边沐浴着宛如天女散花般漫天而降的小红心，一边摆出一副苦瓜脸。不过看他们那样子，大概已经忍耐到极限了。

然而，陷入陶醉状态的两人却对即将进入爆炸倒计时的拉普浑然不觉。

“你这混球——！”

拉普终于还是爆发了，只不过，还算懂得人情世事的他将矛头指向了基多，可怜的基多。

一跃而起的拉普一把抓住了基多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

“你这家伙！关于阿伦特的情报你就不能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么？老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你是不是故意的啊？啊？现在马上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出来！”

拉普虽然嘴上这样大叫着，但通过他那张红彤彤的脸就可以知道，一定是杰斯汀和菲娜眉来眼去的样子他已经看不下去了。

话说回来，基多不愧是长老一级的人物，虽然被举了起来，但却依然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抓着自己一只耳朵的先端，“咯吱咯吱”地边挠边说：“嗯，不错，我知道的事情的确要比你们知道得多。反正现在马上就要向阿伦特出发了，一切的一切就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确认不是更好吗？”

“将被石化的人们复原的方法，去了阿伦特就会知道了吧！”

“大概吧。”

“大概？只是‘大概’怎么可以！”

“即便你这么说，世上却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但是，只要下定决心、勇往直前，通往目标的道路一定会因你的努力而为你打开。精灵会给予你指引，杰斯汀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阿伦特为目标也是其中之一，难道你不这么认为么？”

杰斯汀和菲娜分别从拉普的两侧按住他手臂，让他把基多放了下来。

“没错儿！走吧！去阿伦特！至少存在着找到答案的可能性，而且丽蒂也在那里！”

“就是啊！只要有可能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大胆尝试！而且去了那里也许可以知道更多关于光翼人的事，冒险家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

拉普挥动手臂甩开他们的手，脸部保持着面向前方的姿势说道：“你说谁是冒险家？谁？听好了！在前往阿伦特的途中，如果你们在帐篷里再像筋肉女和牛大叔那样卿卿我我，我就一拳将你们全都打

到天上去！”

“嘿嘿嘿嘿嘿！”

“哎——？啊哈哈！”

拉普的话让两人开心地笑了起来，同时脸颊染上了一层愉快的绯红。

被夹在两人中间的拉普忍不住用鼻子喘起粗气来。

话说自基多从拉普的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就一直站在桌子上注视着这三人。现在他则看了看拉普那张正渐渐变形的脸，然后将嘴凑到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放心吧，去阿伦特很快的，当天就能回来了。”

杰斯汀和菲娜、以及拉普还有基多乘上了一个名为“天梯”的东西。

虽然不大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据基多所说，只要在这里使用“知识之徽章”，这块面积约有飞行沙鲸后背大小的地板便会上升，然后将他们自动运往阿伦特。

“这样说的话不是乘坐飞行沙鲸也可以去吗？对了！还有加雷尔军的那艘空中战舰和飞行器！阿伦特也许会被他们发现的！”

对于杰斯汀的这个疑问，基多像平时一样仰视着他，淡淡地微笑着回答道：“不可能的，阿伦特比起飞行沙鲸可以飞翔的高度界限来，还要高得多，它可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上空呢。估计那艘空中战舰也应该不可能飞得到吧？再说，就算它可以飞到那种高度，在那比起沙漠、比起大海来都要广阔的天空之中，想要发现好像一座小浮岛一般漂浮着的阿伦特，也是非常困难的。”

说罢，基多便将“知识之徽章”嵌入了地板正中的一个凹槽中。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你给我等等——！”拉普突然大叫道。

“怎么了？”

“这东西不会在升至半空的时候便像之前那样崩塌陷落吧？”

“那种事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管怎么说，这座天梯都已经一千多年没有使用过了。”

“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

在拉普抱怨的时候，地板已经散发出光芒，将杰斯汀他们包围起来，开始逐渐上升了。

不对，地板本身并没有活动。

逐渐上升的，是将杰斯汀他们包围起来的光芒。这时，那团光芒变成了一块光之地板的形状，载着一行人垂直地向高空飞去。

透过脚下那块由白色光芒构成的地板，可以清楚地看到下方的景色。

虽然并没有那种身体被抬起来了的感觉，但吉鲁巴顿、沙漠，接下来是莱努村所在的山坳以及卡普所在的森林，都眼看着越来越小，很快便收缩成了一张铺在脚底下的地图。

没过多久，他们便猛然冲入了云层，四周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稍感失望的心情还没来得及涌现出来，他们便已经穿越了云层。可以看到下方那些灰白色的被石化的场所，由一个中心点出发，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成为“虫蛀”侵蚀着这张巨大的地图。

一个比在飞行沙鲸上看到的更加真切的世界，展现在杰斯汀的双眸中。

当刚才穿越的云层变成具体的白色团

块被描绘在这张地图上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大海、戴托所在的大陆，以及分割世界的那座墙壁了。

杰斯汀正满怀期待地想着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新帕姆时，他们再一次冲入了云层。

穿过这第二片云层之后，杰斯汀迫不及待地向下望去，这时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地平线与水平线交合在一起、以三百六十度广角伸展在脚下的球形大地。

他们的上方已经没有任何一朵云彩了，所有的云海都飘荡在下方的圆球上。

“杰斯汀！快看！是星星！”菲娜兴奋地惊叫道。

杰斯汀顺着菲娜手指的方向抬头望去，由于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望着下方而没有注意到，不知何时起，头顶上空已经开始变得黑暗，可以看到几颗星辰在这片天空中闪耀着。

出发的时候，的确还只是上午。

就算他的这一路上被惊异的景色所吸引、看得忘记了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想，现在也不可能已经到了晚上。

况且，肚子里的时钟也在提醒着杰斯汀，现在连中午都还没到呢。

更加奇特的是，太阳现在正飘浮在夜空中，散发着光芒。

眼前的奇景让杰斯汀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正在做梦。

“杰斯汀君，还是不要一直盯着太阳公公看得好，就像正午的沙漠一样，眼睛会痛的哟。”

被基多这么一说，杰斯汀连忙将视线转向了夜空之中。

在他的眼睛习惯了夜空的黑暗时，周围已经变得比刚才更加暗淡了，可以看到的星星数量也增加了许多。

这时，即使随着高度的继续增加，脚下的大地也基本上看不出变化来了。不过，在头顶正上方的一颗星星，却在眼看着不断变亮、变大。

难道是错觉吗?

杰斯汀揉了揉眼睛，可是就在这期间，那颗星星已经从一个小点变成了一块小石头，紧接着变成一块大石、一座大山，最后，甚至连它表面上的景色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是一些拥有着几何形状的建筑物群。

“呀！”

“什么！”

“怎么回事！”

“看来好像是到了。”

天与地突然发生了逆转，在他们回过神来时，发现天梯正在徐徐地向建筑物群的中央降落而去。

明明应该是上下颠倒了才对，但却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的异样感。

杰斯汀为了更加真切地看清脚下越来越近的城镇，而把脸贴在了光之地板上。

有好几重的同心圆状路线包围着中央的巨大建筑物，另外还有许多路线以中央为交岔点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大大小小的建筑物沿着这些路线鳞次栉比的依次并排展开来，整体看去宛如绘画中的景致一般。

直到即将着陆前的那一刻，整幅画的立体感才显现出来，尤其是中央那座巨大的建筑，它所带来的压迫感甚至不亚于分割世界的那座墙壁。

杰斯汀他们所乘坐的天梯，最后降落在了巨大建筑前方的一座广场中央。

眼前的这座广场，比杰斯汀迄今为止见过的任何一座都要广阔。它的四处设置了许多草皮，还有许多以精妙的距离分散

开来的树木装点各处，而那些树木的外形也都整理得十分利落，棵棵精神抖擞。一座比加雷尔军的基地还要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神殿伫立在眼前，在日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但是，望着周围的景色，杰斯汀却感到了些许不协调的感觉。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天梯到达这里之前，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天空、漂浮在天空中的太阳和星星，以及好像盘子一样的大地。但不知何时起却变成了蔚蓝的天空、白色的云彩，还有明媚的太阳，而群星和那片大地也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还有一点是，就连地处大沙漠正中的吉鲁巴顿里的那点绿色，在乘上天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还可以看得见。然而，这座广阔广场中的绿色在上空却看不到。

具体一点来说，从上空看的话，这座城镇就好像只是一张退色发白的地图一般。

现在在头顶上空悠闲飘浮着的云彩、被绿色覆盖的花园、波光粼粼水池……这一切，从上空向下看的时候，全都好似刻在石头上的花纹一样……或者说，像是整座城镇都被石化了一样。

直至到达之前，杰斯汀一直都在非常认真地担心着这个问题。好在着陆之后，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现在他却感到有些不能接受。

明明确实来到了做梦都经常梦到的阿伦特了，但此刻的杰斯汀却觉得好像仍然在做梦一样，没有那种切实的真实感。

虽然眼前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和、安详，可是，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种什么内在的东西……

“喂！杰！你傻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快点跟上来！”

拉普那一直没有进步的粗鲁喊声将杰斯汀从沉思中一把揪了出来。

他定睛一看，大家都已经向着神殿进发了，只剩他一个人还留在广场上。

那座光之天梯也不知在何时消失不见了。

杰斯汀赶忙一路疾走追上众人。

神殿里的窗户是一种可以避免日光直射的特殊构造，不过即便如此，整座神殿之中还是充满了柔和的白色光芒。

从白色光芒的深处，有一位少女悄无声息地向杰斯汀他们缓步走了过来。

当看清少女容貌的那一瞬间，杰斯汀所有的担心一下子全都云消雾散了。

“丽蒂！”

没有错！这个少女正是丽蒂！正是杰斯汀展开这场冒险旅程的契机之人——丽蒂！

丽蒂一边微笑一边缓步前行，只是，她好像完全没有看到杰斯汀一行人一样，悄然从他们的旁边走了过去。

宛如没有生命的木偶一样。

“丽蒂！等等！是我啊！我是杰斯汀啊！”

杰斯汀连忙转过身去，向丽蒂大声喊道。同时将手伸向了她的肩膀，可是……他的手竟然穿过了丽蒂的身体！而接下来的瞬间，丽蒂的身影也突然消失不见了。

“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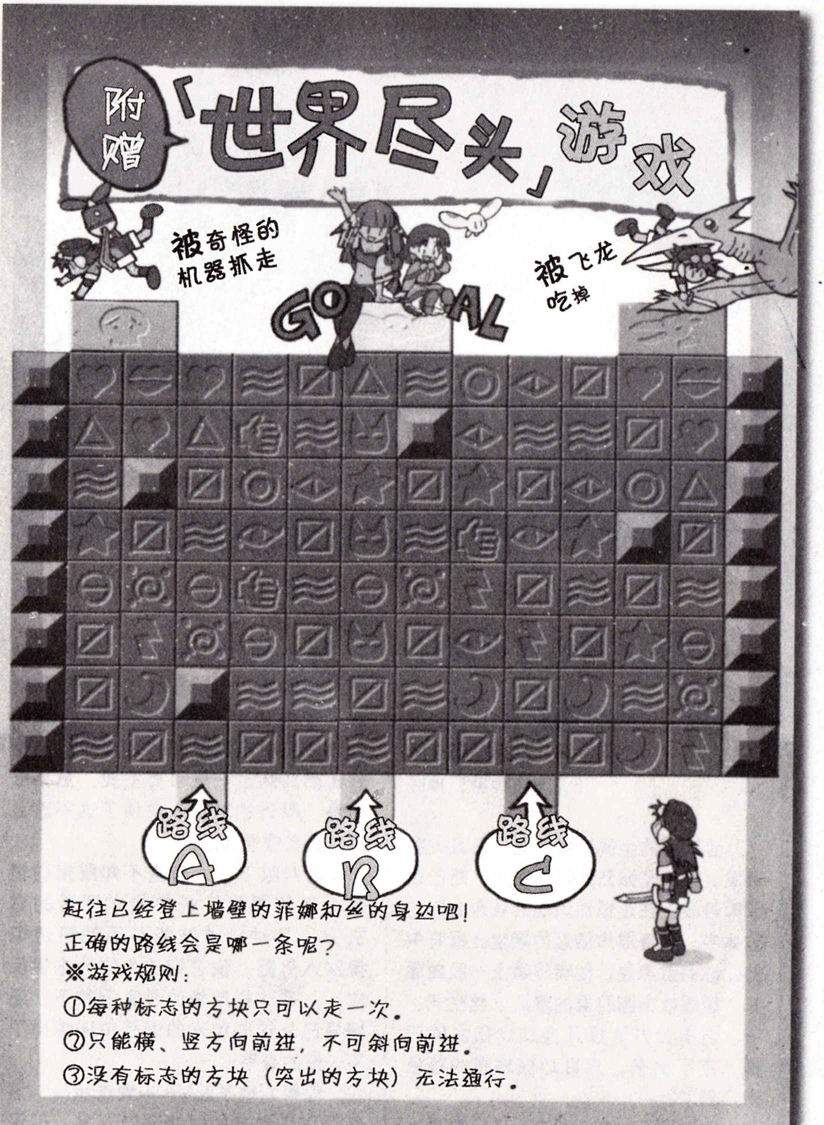
“呀！”

“切！”

菲娜首先拉住了杰斯汀的胳膊，而拉普又接着拉住了菲娜的胳膊。在他们的奋力救助下，杰斯汀三人才总算是没有摔倒在地。

然而此刻的菲娜表情却僵直，不过她还是勉强向众人挤出了一个不算完美的笑容。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附赠
「世界尽头」游戏
被奇怪的机器抓走
GOAL
被飞龙吃掉
路线A
路线B
路线C
赶往已经登上墙壁的菲娜和丝的身边吧！
正确的路线会是哪一条呢？
※游戏规则：
①每种标志的方块只可以走一次。
②只能横、竖方向前进，不可斜向前进。
③没有标志的方块（突出的方块）无法通行。



序幕

Beta分队在飞马星的胜利

军历2545年7月3日1135时
飞马星系，目标范围区域
飞马行星三角区

登陆舱的金属表面扭曲，并且火星迸发。经历了强烈的震动之后，斯巴达B292号战士在正悄然消融的钛合金制的舱体中，看着爆炸扬起的烟尘在视野中幻化成点点黑星。他嘴里涌上一股血腥味，缓缓吐出胸腔里的最后一丝空气。

汤姆费力地拉开登陆仓扭曲的门框，走了出来，双目却被耀眼的蓝色光灼到了。

出问题了。85飞马座—914A恒星上应该可以见到淡黄色的太阳。但眼前的光线却是铁蓝色——沸腾的等离子的蓝色。

顺着爆破热浪的冲击，汤姆滚到了一个角落，但爆发的热量还是溅射到了他的身上。他那身SPI半自主动力渗透盔甲表层脱落得斑斑驳驳，像被太阳炙烤过一般热得发烫。更糟糕的是，附近的豺狼人发现了这不速之客，正在慢慢逼近。

面对眼下让人有些不知所措的情形，汤姆想起了长官安布罗斯的名言：“各种训练技能必须钻研透彻得深入骨髓，使它们成为你的本能反应。”在这样严格的长官调教下，汤姆早已从这些年来的训练中锻炼出了不一般的身手。

他果断地举起MA5K突击步枪，沿着等离子光束的射线来源开火，确保在低位干掉眼前的豺狼人。

汤姆机械而快速地给枪上膛。一阵密集的射击后，目标悉数倒下。他松了一口气，四下环顾，打量着这个陌生星球的环境。不夸张地说，这颗飞马星真的如同地狱一般：粉尘遮蔽的诡谲天空，遍地的红色石块，周围净是撞击减速的痕迹和弹坑，前方30米处，豺狼人暗紫色的血浸透了沙子。

他掏出武器，警惕地慢慢步向倒下的外星生物：他们都不省人事，有的已经一命呜呼，其中有五个似乎只是腿受重伤而暂时昏迷。为求保险，汤姆在他们的秃头上又补了一枪。在确认死亡后，汤姆跪下取走了他们的等离子手雷和前臂的防护装备。

尽管汤姆穿着全套的SPI装甲，但它再坚硬也只能抵受瞬间的小威力攻击。况且这件装备的最大优势是迷彩服功能，能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自动变成隐蔽性最强的颜色，很好地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

每一个斯巴达III型战士都接受过使用敌方武器的深度训练，因此汤姆可以立刻将他的战利品派上用场。豺狼人的前臂防护装备也是绝佳的盾牌，可以保护人的大半身。不过这也是因人而异，还好汤姆身型比较标准，太高大的人类可不能只倚赖这样的保护。

汤姆抬头显示器上的信号点忽然开始闪动，信号的传输是通过他头顶上空100公里处一层神秘的透明绿色物质。看来，航天侦密卫星，简称STARS的东西进行的，开始运作了。这STARS不过棒球大小，却负责监视整片区域，能将敌我双方的最新情况随时传输到我方战士的抬头显示器上。

此时，一个闪烁的小点指示出了他目前的方位，而第一个目标在他的北方5公里处。

远远望去，汤姆知道那是圣约人的工厂。这神秘的建筑海市蜃楼一般地矗立在岩地上，像一座带着巨大烟囱的锈迹斑斑的城堡，里面幽幽地透出等离子的蓝光。工厂的另一边紧靠海岸，淡紫色的海水看似瑰丽，却含有剧毒。

接着，抬头显示器上又陆续出现了其它信号点……12个，24个，接着数百个——剩余的Beta队伍开始行动了。一共只出现291个点，应该还有9个的——可能是在二次登陆时意外身亡或是在离开登陆仓之前被圣约人干掉了。

当然只有等任务结束后才能查出每个战士的行踪，现在时间紧迫，根本无暇顾及搜寻失踪队员。

而看到表示“黑猫”逃离舰的亮点出现时，汤姆长舒一口气：如果工厂被引爆，这整个星球就会毁灭，到时这些战舰将是他们逃出此地的惟一希望了。

显示器上出现了一行文字：“F小队已向坐标方向（0，8，6）出发，向英迪亚分队增派侧翼支援。”

无须回复，命令明显是从空中的STARS发来的，而他如果回复的话，电波发射反而有可能暴露他们的行踪。

有3个点在不停闪动，B091号是露茜，1174号是明，至于B004号，是汤姆的朋友亚当，在F火攻队。

汤姆向前大跨几步，躲在一大块岩层下，等着他们到来。

为了专心于任务而心无杂念，汤姆又在心里默念一遍鱼雷计划的部署：飞马星三角区聚集了圣约人的精练厂，并且这个小小世界里的海水储藏着丰富的氘和氚，这都是进行等离子反应堆实验

的最佳原料。这些工厂为UNSC领地边缘的圣约战舰提供充足燃料。那些战舰无坚不摧，是圣约人入侵地球时使用得最频繁的工具。

UNSC早已计划过各种方案来中和这些反应堆，他们尝试从跃迁空间发射核武器，但是钚的辐射会进入常规空间，这样一来就会暴露秘密行动，圣约人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的行踪然后将他们一举歼灭。

同样的，月球旁也有大量的圣约战舰，如果在常规空间里发射核武器，速度会很慢，这样就太危险了。这就仅仅算是一次常规入侵，也许能剿灭几个ODST队的精英战士，但这点利益并不足以让UNSC冒这个险。UNSC只有一个机会摧毁这个工厂，那就是在敌人聚合所有防御力量之前。汤姆他们正是为此而来。

这300个Beta分队的斯巴达战士7个小时之前就从UNSC的战舰到达跃迁空间。这七个小时中，他们必须长时间待在远程密闭降落仓里忍受飞马星系足以把人烤得半熟的高温。

在轻松干掉5个豺狼人后，汤姆明白自己的队伍迟早会被发现，但他潜意识里认定圣约人未必能预知这次的入侵规模有多大。现在要做的是快速转移，抓紧一切时间摧毁工厂。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再顺带毁掉圣约人的弹药库和甲烷池。

将这些任务一一完成其实还来得及，也必须完成。这个工厂一旦毁掉，圣约人的后勤就将立刻补给不足。这一系列挑战性很强的任务让汤姆有些底气不足，尽管从六岁开始他就一直接受各种军事训练，但对于自己的操作速度，他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汤姆条件反射地拔出步枪迅速转身，发现原来是露茜。

大家都穿着SPI盔甲，每一个斯巴达战士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这盔甲的作用一是统一军容，二是抵御攻击，三是迷彩变色以适应环境变化）。汤姆之所以能立刻认出露茜是因为她那标志性的小心翼翼的步伐。

他将两个手指相交，对着露茜做了个传统的斯巴达欢迎手势，然后递给她一副豺狼人盔甲和两个等离子手雷。

亚当也跟着来了，十秒钟后明也出现了。

全员全部准备就绪后，汤姆打手势下达了一连串指令，指挥他们呈弓形快速秘密前进

“轰隆”一声，空中划过一道闪电，在地表投下一道阴森森的黑影，随后两架水珠形状的圣约六翼天使战机汹汹而至。

战机上发射下来的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等离子光束在他们身后划过，像是地狱开了一道口子。

汤姆急忙跳到一边，举起豺狼人盔甲护身。要知道，那道光束高达3000华氏度，足可以将他的SPI盔甲烤化。尽管避开了这致命的攻击，光束辐射出的白色火焰还是将他的手掌刺出一串水泡。

等离子光束渐渐变细直到熄灭，周围的空气也渐渐降下温来。

圣约人的空军增援一定已经出发了，这真是雪上加霜。

汤姆将抬头显示器的模式从TACMAP（战术地图）转换到TEAMBIO

（小队生理），这样就能显示出了所有F小队成员的生理状况，这时，这些点全都是标识安全的绿色，谢天谢地，大家都活着。

他躲闪着前进，现在的状况下，保持秘密行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工厂而不被敌人干掉才是首要任务。

他身后的露茜，亚当和明排成一线，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匍匐前进。

一个表示敌方的红色小圆圈在显示器上出现了，这说明有另一队圣约人靠近了。接着又出现了第三个……第六个……第十个……

而汤姆的四周有数百个斯巴达战士正在聚拢。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斗志昂扬，蓄势待发。

有三个斯巴达战士跑在队伍后方向圣约人的战机发射SAM防空导弹。一颗颗导弹疾速飞过，在空中留下缕缕轻烟。

第一颗导弹擦过气势汹汹的六翼天使战机的防护罩，随后爆炸。虽然没能打下敌机，但爆破力已经足以震伤驾驶员。战机随即失衡，下落了将近五十米，最后虽然恢复了平衡——但由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前缘撞到了地面，产生了极其剧烈的摩擦，于是螺旋桨迅速起火，燃烧起来。

另外两颗导弹都正中两架战机的载重仓。战机遭受重创，机身浓烟四起。汤姆看到这惊心动魄的场景，明白这两架战机已经光荣退出历史舞台了。

初战告捷。

汤姆慢下脚步，静静地看着剩下的六架战机渐渐远去和一点点消失的等离子射线，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等离子如同蓝宝石般晶莹瑰丽，然而却威力骇人。每一道等离子光束接触地面都会引起爆炸，而爆炸产生的巨大热量和热膨胀还将以三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四周延伸。

正在大家都以为威胁已经消除的时候，突然一道等离子强光闪过汤姆的左侧。他还没来得及分辨这闪着蓝白光的东西究竟是何物，地上已经多处起火。仅仅瞬间，五束烈焰已然吞噬了数十个斯巴达战士，汤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呆呆地愣在原地。

渐渐地，强光褪去，烈焰散尽，四周又被浓雾所包围，留下的是只是烧焦的碎土和尸骨。

而汤姆的抬头显示器上，几十个信号点就这样消失了。

当见到露茜迅速地跑过后，汤姆才回过神来，满怀悲痛地继续前进。

现在可不是把时间留给恐惧和复仇的时候，等到摧毁工厂后，一切的血债都必须一一讨回！

汤姆迫使自己把注意力从抬头显示器转移到当前的使命上——那座工厂只有500米远了。

这个规模巨大的工厂中心是一道等离子蓝光，那光刺眼得让人不敢逼视，在这座由无数导管和烟窗架设的工厂中投下一道清晰的影子。工厂占地约一平方公里，里面有着一座座矗立的塔楼，都约三百米高，这地形和布置十分有利于敌人进行狙击作战。

汤姆迫使自己跑得快些，再快些，超过露茜，亚当，明……跑在所有人的前方。速度在此时也许是躲避可能到来的狙击最有效的方法，聪明的队友们很

快就反应了过来，都纷纷效仿。

果然，等离子攻击从工厂方向一波波袭来，可谓是枪林弹雨。汤姆预测的敌方狙击应验了。

他小心地躲避着攻击，不时抬头张望已经近在咫尺的目标——工厂。他头盔中的侦察器也自动将目标领域放大了五倍。

然而形势比想像得还要紧急，前方涌出了大批豺狼人。更可怕的是，在蓝光投射的影子下，一个穿着紫色盔甲的精英战士正冷眼看着前进的汤姆，而汤姆似乎完全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汤姆停下脚步，取下挂在身后的狙击步枪，聚精会神地从瞄准前方的豺狼人。正当他屏息凝神之际，一道等离子射中了他的肩头；肩上覆盖的SPI盔甲瞬间即被击碎，皮肉也被灼伤了。汤姆对疼痛不以为意，他只是懊恼这一下攻击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在被受到攻击后的一瞬间，汤姆也没有犹豫，转身扣动了他手中的扳机……

射出的子弹把精英战士打了一个踉跄，他颈搏上的盔甲也被打散。趁着他倒下去没有反抗能力的间隙，汤姆对着他的背后又补一枪，只见精英战士的蓝色鲜血喷涌而出。

隐藏在阴影中的豺狼人渐渐聚集在了工厂外围，隐蔽在导管和等离子管的后方。

数百个豺狼人。不，应该上千了。

更要命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武器，都准备好了攻势。

汤姆滚动前进，将自己被攻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亚当，明，和露茜也纷纷趴下，掏出各自的突击步枪，随时待命。

等离子射线和水晶子弹碎片不断从



汤姆头上掠过，其密集程度根本让人无从躲避。敌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他们的方位，只管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里填满子弹就可以了。如果刚才的六翼战机再开回来，他们就完全任人宰割了。

为什么圣约人的反应能够如此的迅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好抵抗？

如果他们一早就开始侦察的话，那么汤姆他们的登陆仓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星球上——早在跃迁空间里就给灭了。或者是真的运气不好，他们登陆的时候正好碰上敌方的侦察舰队？但果真如此的话，空中的STARS系统肯定能探测到此类情况，绝不会错失这样的重要情报。

汤姆有回想起长官安布罗斯在他们第一堂训练课上的话："我们不能依赖机器这种随时可能失灵的事物。"

汤姆在通讯器中发话"准备好M19型的防空导弹攻击，目标已在显示器上用颜色标出。其他各分队准备出动。"

汤姆明白此刻他们需要的是掩护，但其实最好的掩护就是直冲向前。

他们向通往工厂的路上直线投了六颗导弹，M19的SAM导弹瞬间爆炸，还引爆了部分等离子导管，周围立刻黑烟四起。

敌人的攻势一时被缓解了。

斯巴达战士们打开了局面。

汤姆将身子抱成一团，向烟雾最浓的方向滚去，F小队紧随其后。

每一个斯巴达战士都奋力冲锋，上百个英姿飒爽的身影，全力向豺狼人进攻。配上随着环境变色的盔甲，这支队伍看上去竟像是一队捉摸不定的幽灵，若隐若现，在雾中更显神秘。

他们的怒吼足以淹没一切枪声和爆炸声。

汤姆也是这其中一员。他已经压抑太久了，为了沦陷的家园，为了死去的战友，也为了让敌人血债血偿，他怎么能不高声怒号？

豺狼人四下逃窜，溃不成军。但却不断有新的豺狼人补充上来，利用他们手中的坚固的盾牌搭造出更加难以冲破的方阵。

汤姆带领F小队在烟尘的遮蔽下冲进了工厂。他发现在角落有一根被盖住的红杉般粗的管子。管子口有浓缩液和绿色的冷冻剂在往外渗。他赶紧就躲在了管子后面。在雾中隐约见到队友露茜，亚当和明也都各自找到了藏身之地，汤姆刚想用手势给他们发随时待命进攻指令，却一个转头发现自己的身边赫然站着一个精英战士！这个精英战士狞笑着，大张着嘴巴，这样恐怖的笑容可不是人类能做出来的，更加恐怖的是，他的一手拿着能量剑，一手握着等离子手枪。

在这样近的距离中，如果他一手挥剑，一手开枪，那其威力根本不是汤姆所能抵挡的。

汤姆横跨一步，巧妙地跳出精英战士的攻击范围，绕到他身后站到他的两脚之间（精英战士的两腿站得太开了）——这个他绝对不可能攻击到的位置，然后，到汤姆在使尽全身力气推倒他的同时，也开了枪。

精英战士四肢张开，应声倒地。汤姆的一枪正中他的头颅。

工厂外，等离子手雷爆炸时的巨响不绝于耳，火光冲天。

豺狼人和精英战士从工厂内蜂拥而

出，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与斯巴达战士短兵相接是自取灭亡。

但毕竟现在是上千的圣约人对战二百多个斯巴达战士，这阵势明显的不平衡。随着一阵阵的枪炮声，爆炸声，双方陷入混战。

然而斯巴达III战士的移动速度和反应是任何圣约人都无法比拟的。他们来去自如，随手就能轻松扭断身边豺狼人的脖子，然后拿着缴获的能量剑继续杀敌。不一会儿战场上便布满了圣约人的尸骨和滩滩蓝色的血迹。

汤姆迟疑了，放缓了前进的脚步。他在犹豫是应该继续前进深入工厂还是先回去帮助身后的战友。毕竟，作为队长，怎么能把并肩作战的兄弟甩在身后呢？

天色越来越暗，头上的云层渐渐变成了钢般的暗灰色。

汤姆在通讯器上收到了新的指令：“Omega 3，马上执行！马上！”

这是一条让人不寒而栗的信息：Omega 3表示的是最意外的紧急状态，要求接收信息者不顾一切情况，不惜一切代价突围并离开所在地。

为什么会下这样的指令？我方不是明明占优势的吗？

然后汤姆就看到了头上渐渐变色的云层。不，它们并不是云层。

一切答案都揭晓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会有源源不断的圣约军；为什么专用于宇宙作战的六翼天使战机会被派来对付他们。

圣约军的侦察舰队就隐藏在云层中，排开的长度大约有一千米，这大片的云层足以遮蔽整个战场。也难怪STARS检测不到这些军舰的存在，因为它们一直就停留在工厂上空，STARS的检测系统一定是错误地把它看作了工厂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露茜在通讯器中轻声说到。

明果断地吐出一个“不”字，做了一个”Omega III”命令的手势，提醒动摇的露茜。

“但我们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啊！”亚当也开口了。

“当然不能。”汤姆表示同意，“我们不能走，这条命令……下错了。”其实此时的他尽管身处保温的在SPI盔甲之下，依然对眼前的境况感到浑身发凉。

越来越多的六翼天使战士从舰队上降落到地面，组成队列。舰身底部也有一道道的传输光在闪动，这些传输光能够跨空间传输数百名精英战士过来，然后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不应该离开，可是我们也帮不了他们啊。”汤姆喃喃地说。

Beta分队里的一半队员已经放弃前进，开始回头重新对付这些新的敌人。但即使斯巴达战士再厉害，也不可能抵御这么多敌人，他们只是在为其他的队员争取掩护的宝贵时间。

然后寻找掩护也几乎没用，圣约军舰的火力强劲得足以对付两百个斯巴达战士，而且靠着传输光他们还可以召唤数以千计的陆军援军，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或许把整个月球搬来也不是不可能。

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前进到达工厂中心”汤姆在通讯器中说道：“这不但是我们的任务，也成了我们惟一的王牌了。”

在一瞬间的沉默后，汤姆在通讯器上看见了表示同意的三个绿色指示灯。

F小队集体出动了，以最快的速度潜入工厂。

前方有一个六名精英战士组成的分队，正待在一堆管道后迎接他们。

汤姆向路旁投了一些震动手榴弹，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接着心无旁骛地继续向前狂奔。此时任何的延迟——哪怕只是花点时间干掉一些敌人——都有可能毁掉他们惟一的希望。

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精英战士们开了枪。

亚当被击中了。他倒下时手中还紧紧攥着那片穿透他的盔甲，刺中他下脊椎的水晶弹片。

"快走！"亚当忍痛向队友们挥手："这后面的就交给我来对付！"

汤姆他们狠狠心，转身继续向前冲；而亚当也非常明白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干掉这些敌人。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离工厂中心只有一百米远了，应该能够及时赶到。在这黑漆漆的空间里，尽管汤姆已经将自己头盔屏幕的指路灯亮度调到最高了，却还是看不大清前方的事物。工厂的中心形状类似于一座十层的建筑，像是一个接着无数的管道的巨大心脏，外面包裹着一层水晶般晶莹的物质。这也算是一件外星建筑师的前所未见的杰作，当然，希望它也是前所未见得脆弱。

"这里连通的主要是冷却剂管道。"汤姆走近中心建筑的地基调查后，对着通讯器大声说："我先去把它的阀门毁掉。

信号灯闪了，露茜和明接到了指示。

汤姆的显示器此时受到了电波干扰，黑屏了。附近的等离子反应堆的巨大磁场强烈干扰着周围一切的电子用品。

安全阀就在眼前，在工厂中心主楼的最下方。汤姆在阀门上绕了两圈铝碳焊接线，接着点着了导火索，很快高温的火焰就能将眼前这块圣约人的宝贝融化。

汤姆身后的露茜正跪在在给两根主导管旁安置定时炸弹，这两条管子是用来向反应堆输送冷却液的。

明也在另外一处安装炸弹——可是意外发生了！明还没离开，炸弹却突然提前爆炸了，冷却液被炸得四处飞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明，已经葬身火海，警报器也"呜呜"地响了起来。

"不！"露茜不顾一切地大叫。

看见她就要冲向那团乌黑的充满了冷却剂毒气的爆炸烟雾，汤姆不得不一把将她拉住："你不能过去。他已经死了，肯定是他的炸弹开关被磁场影响了。"

露茜疯了似的要扒开汤姆的手，汤姆忍住悲痛，紧紧地扣住她的手，无奈极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露茜没有说话，只是朝着明的方向又迈了一步。

刚才汤姆安装的炸弹也爆炸了，阀门从底部慢慢开始融化。

露茜无力地转过身子，朝着汤姆点点头，绕过满地支离破碎的管道，踩过一滩滩的冷却剂，失神落魄地冲出阀门室。她安装的炸弹也在爆炸了，反应堆处的警报器也被炸毁，不再鸣笛。

这次的爆炸太猛烈了，尽管他们已

经在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汤姆还是能感到炸弹释放出的热量竟然穿透了自己的头盔，灼热难耐。

他们从角落处楼梯的扶手滑了下去，落在一块突出的小台子上。而在台子的下方，是临海的悬崖。

他们已经从工厂的后门逃出来了，而这里就是管道的入海口。海水也是通过这些管道输入工厂的。

露茜回头，百感交集地望了望工厂，然后缓缓转过身子，将一只手递给汤姆。

汤姆紧握住了她的手。

他们一起跳了下去。

在下落的过程中，露茜舒展开身体，汤姆则在将自己的双腿尽力调整朝下。他们松开了拉着的手，努力地闭气。

落入海中时巨大的冲击使汤姆有些晕眩，当他咂出口中的一阵阵咸味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头盔里已经浸满海水，他已经吃了好几口水了。尽管他使劲向上挣扎要浮出水面，那身SPI盔甲中不断进水，把他一点点往下拉。

在努力浮出水面后，他一把扯下头盔，双腿拼命划动以防止自己沉下去。

他看见身旁的露茜也取下了头盔，大口地喘气。

“看！”汤姆说着，朝着他们跌落下来的悬崖方向努努嘴。

在这个角度能清晰地看见圣约人的舰队覆盖着大地。汤姆痛苦地回想起刚才的那场混战：圣约人军舰上数量巨大的致命武器对着斯巴达战士们同时集中开火，火力的激烈程度就像是主舰间作战……试问有谁可以逃脱这样的屠杀？

现在，工厂核心已经被摧毁，阳光又重新普照这个世界。敌人的军舰也悉数毁灭——再坚硬的金属外壳也敌不住工厂爆炸时的高温。此刻，它们就在眼前一一断裂，粉碎……

剧烈的爆炸已经扩展到悬崖上了。

“快向下！”汤姆对露茜喊到。”

他们现在应该赶紧潜水游走，这样才能躲过这场大规模的连锁爆炸。刚才浸满水的头盔现在却派上了用场。

水面上激起大片水花，无数的碎石和金属渣扫过汤姆两侧，还有令人窒息的灼热。

爆炸平息后，汤姆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得以上岸。刚才为了躲避爆炸差点就在水下窒息了。好在还能及时脱下盔甲游回岸边。经历过这九死一生后，虽然两人都觉得身心交瘁，却还是强打精神是要赶回刚才的战场。

在经过六号阵地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艘黑猫逃离舰。

再也没有圣约人的援军出现了，他们在反应堆爆炸的时候已经被消灭殆尽。鱼雷计划成功了。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Beta分队的其他所有成员都阵亡了。

地面上仅仅留下了一个直径四千米的巨大弹坑，作为这场大战的惟一印记。但所有的一切，圣约人的舰队，斯巴达Beta陆军分队，甚至是一块遗骨，一块盔甲的碎片都没有留下。一切都消失了。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一刻，只有偶尔吹过的风让人感到一丝生气。

露茜不顾还在发抖的身体，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向远出的斜坡走去。

汤姆吃惊地问：“你要去哪里？”

“找生还者！”露茜轻声说着：“或许还有我们F小队的生还者！”

已经没有幸存者了，COM上的所有频率都已经被检查过了。在他们回来的路上，海滩，战场，山坡……一切的地方都经过仔细勘察，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露茜和汤姆的年龄都只有十二岁，但从露茜仅仅一米六的身高和七十公斤的体重来看，她确实是最小的斯巴达战士。现在的她身上没有头盔和穿盔甲，看上去更加娇小了。

汤姆直起身来，轻轻将露茜抱进怀里——她抖得厉害。

“我知道你是受打击太深了。”

他拿出随身的急救箱，给露茜注射了一支标准镇定剂。

“生还者……”露茜还在喃喃地念叨。

“没有生还者了。”汤姆说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离开这，黑猫逃离舰只能支撑四个小时，如果现在不走我们就出不了跃迁空间了。”

露茜的眼中噙满泪水，泣不成声：“你难道觉得我们还是活着的吗？”

汤姆沉默了。他们当然是活着的，而且是惟一活着的人，然而当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这片支离破碎的战场，他悲哀地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和其他的战友融为一体，埋葬在了这里。

他搀扶着露茜进入逃离舰，关上了舱门。

启动后，逃离舰缓缓驶离地面，而后加速直升入灰暗的天际。

露茜那句关于生死的问话是她此生最后一次开口。后来有医生鉴定她是得了“外伤性发音失灵。”然而即使在做医疗检查的时候，露茜也从未尝试开口，始终沉默。她究竟是真的不会说，还是不想说？这无从得知了，但是，她在余生里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而在汤姆日后的时光中，他几乎每天都会想起露茜最后的问话：“你难道觉得我们还是活着的吗？”他们经历过的那场真正惨烈的生死之战依然历历在目。也许，斯巴达战士们共有的东西真的在那天都消失了。

第一部

安布罗斯中尉

第一章

军历2531年5月1日1647时
金牛座111星系，维多利亚星球
新希望军营

斯巴达117号战士约翰尽管穿着半吨重的雷神锤盔甲，却依然能在灌木从中来去自如。

目标中的新希望基地边界上，敌方的警卫深深吸了一口烟，放松地往地上掸掸烟灰。

约翰深吸一口气，轻手轻脚摸上前去，一把勒住了警卫的脖子，以迅雷不眼耳的速度干掉了他。

烟蒂跌到了地上。

周围草地里的蟋蟀声沙沙依旧。

约翰将自己的行动进度通报给了其余的蓝队队员，在他的显示屏上，四个绿色的LED点在闪烁，这说明边界上其他的守卫也都给摆平了。

下一个目标是传输口，这是这个

敌人防守系统中最弱的一环。警卫室门口处有两个警卫，房顶上两个，屋子里还有一些。即使干掉他们，接下来要过的关可是“斯巴达”级别的。房间里有有灵敏的震动传感器，三重人力防卫，还训练有素的警犬和头顶上的灰鲭鲨监视器。

约翰将自己的状态点设置成绿色，告知队友自己将进行下一项任务了。

当屋顶上的两个警卫突然中弹倒下的时候，天才刚蒙蒙亮。因为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太快，约翰都不知道琳达先射中的是哪一个。仅仅在瞬间，两个大活人就去见阎王爷了。

约翰和科特溜进了警卫室。

凯丽以平时两倍的速度从三百米外的森林处飞奔而来，轻轻跃上房顶。她打开房顶上的排气孔，往里面投了几枚手榴弹。

科特在门口放风，密切关注一切风吹草动。约翰站在门的另一侧，躲在防弹玻璃门后面，身体紧贴墙壁站立的同时拉紧门把手。

房间里传来了三声闷响。

约翰使劲地把门撞开，竟把一座用钢铁固定的大门给生生撞歪了。

随后科特端着M7冲锋枪走进门内。

约翰打量了下房内的大致状况，才迈步走进。三个警卫都倒下了，他们身后的几百个显示器精确地展示着这个基地中的一切细节。

屋内的牌桌旁还坐着另外七个警卫，他们对这突然的爆炸感到十分不解。但除了清理清理身上沾的灰，他们没有任何实质行动，甚至没有拔出挂在腰上皮套内的手枪。

约翰果断地给每个人脑袋上来了一枪。

所有人都倒下了。

凯丽敏捷地从屋顶上跳下，稳稳地落地，拔出武器。

“安全系统。”约翰轻声地对她和科特说道。

佛莱德和琳达立刻赶到。他们合力把撞开的大门挤回了歪曲的门框。

“外面一切正常。” 佛莱德汇报道。

凯丽坐到显示屏前，拉开一个触摸板，将ONI侵入系统软件包导入了电脑。

科特在键盘上敲敲打打，调出了一台显示器的电子便条。“这儿需要密码。”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问题。”凯丽小声嘟囔着：“我们还是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的。你先看看显示器，帮我找一找通往目标最近的路吧。”

科特调出了许多不同角度相机的拍摄画面和窗口：“暂时没有警报。”话音刚落，他就看到了一队警卫正在从一辆“野猪号”装甲车中往外搬弹药和滤毒罐。从一只被警卫不小心掉下的罐子上，科特发现了“MUTA—AP—09334”的钢印。

约翰眼看着科特将一个个画面调出来，心中有点不安，虽说没规定不能这样扫描显示器，但他并没有下令要求科特这样做。再说现在科特这样扫描很可能随时触发什么机关，这样他们都会很被动。

对于临时代替山姆加入蓝色分队的科特，约翰也很难说清自己对他到底是什么看法。不错，他确实是个出色的斯巴达战士。以前在多次训练对战中，

门德斯军士长多次让科特代表绿色分队与蓝色分队竞赛，他都是赢家。但对比起其他的斯巴达战士，他又确实不守纪律：他总喜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和人闲聊，不管是和身边的队友还是高层培训人员。其实他已经经历过两次重要战争了，一次是镇压起义军，另一次是和仇视人类的圣约军作战——但科特看起来一点不像是经历过殊死搏斗的人：在这么紧要的关头他居然还花大量的时间交际，太离谱了。

“监视和检测系统已经失灵了。”凯丽兴奋时就会用食指在空中划圈：“警犬也被我用药迷倒了，现在我们惟一需要对付的就是警卫了。”

“行动”约翰对全队下达了命令。

只有科特并未起身，他一直盯着眼前的显示屏看。

“你怎么回事？”约翰有些不满地问道。

“直觉告诉我会有点事发生。”科特喃喃地说。

约翰不耐烦了：他们这次行动很顺利，敌人也丝毫没有察觉，哪来的什么事呢。但科特确实曾经好几次靠自己的直觉判断出敌人的埋伏，平时的作战训练里他的直觉也真的挺灵的。

“你说说看怎么回事。”约翰望了望显示屏，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有些警卫正从那辆装甲车往外搬东西，”科特指着其中一台显示屏：“他们像是在为什么行动作准备一样。这屋子里监视系统什么的都好办，但万一有埋伏就糟糕了。”

“我明白了。”汤姆回应到：“我们会注意这个的，但是计划不能打乱，现在必须行动了。”

科特只好起身，走前他还回过头。疑惑地望了一眼显示屏。

斯巴达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终于来到了基地中心地带的仓库。仓库的四周都有围栏，正面的围栏挂警告牌：“后院开采中”。

有八个警卫沿着仓库院子巡逻，他们将一辆改良型的野猪号停在路边。这辆车的长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大，但车仓更高更大，看起来一辆车能装上十多名战士。

约翰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指示棒，他向队员指出目标 ——核弹仓库。这儿附近的辐射可是比人们日常接触的要强一百倍。

他们要需要的三颗FENRI核弹就在这个仓库里。

近期和圣约人的战斗使UNSC的核原料几近耗空。起义军从秘密渠道得知了这一点（这说明他们的头脑还不笨），便公开表示要和当地的中央司令部作交易：他们声称手中有充足的弹药，但希望UNSC能够请到好医生帮他们治疗一些人的勃朗综合症，而如果UNSC可以提供帮助的话，他们愿意出售手中的弹药。

中央司令部初步表示会好好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而他们考虑后的决定，就是派蓝色分队来偷取这些弹药。并且如果时机合适的话，就把这个起义军的领导一起干掉好了。

约翰将队员分散安排在院子的四周，准备向警卫发动狙击。

每个队员的就位指示灯都已经在通讯器上显示出来了，科特的是最后一个亮的，很明显他还有一丝迟疑。

约翰对着科特挥挥手，然后指着那

辆“野猪号“装甲，示意让他去伺机启动那辆车。

科特点了点头。

约翰想起科特“有些事会发生”的直觉，心中忽然隐隐有些不安，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队员已经全部就位了。

约翰取下他的狙击步枪，凝神盯着瞄准镜，他身旁的琳达也正式就位。一声令下“上”后，两名警卫就已经倒地气绝了。琳达的身手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迅速和准确。

约翰领着队员轻松地进入了院子，再进入仓库。经过一番自己搜查，他们发现在一座钢架上放置了三枚严密封紧的核弹。约翰看了看随身的辐射计量器上显示的数据，清楚这些核弹暂时没有意外引爆的危险性。

他对着凯丽和佛莱德指了指钢铁架，又指了指外面的装甲车，两个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但科特的就位指示灯却迟迟没有变绿，依旧是红色。

如果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就位并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啊。

“中止任务！”约翰谨慎的作风让他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现在全部人员退出！”

话音刚落，他忽然发现眼前的景象在一点点模糊，只见身边的琳达，佛莱德和凯丽都倒了下去，然后就是一片漆黑。

约翰是突然醒来的，他只觉得身上每一寸肌肉都异常酸痛，脑袋也痛得像是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这也许是件好事：说明他还活着。

他努力让自己以一个尽量舒服的姿势坐起来。

他使劲眨了几下眼睛，发现自己坐在刚才的高度机密的仓库中的一堵墙前。

核弹也依然在原地。

眼光移到前方时，他看见了一队起义军突击队员——他们的手中的308mm机关枪可是起义军的最明显标志，不过可绝不是因为这些枪制作精良，它们的别称是“糖弹制造器”，用来射击完全不顶用。

其他的队员都倒在水泥地上，一位穿着工作服的技师正蹲在他们身边进行录像。

约翰挣扎着想站起来，他必须去救他的队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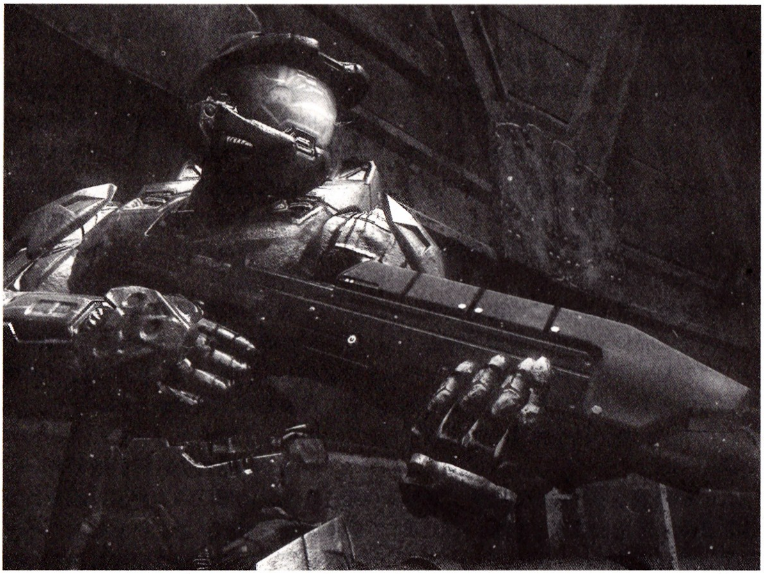
“再挣扎也没用的。”随着一个诡异的声音传来，约翰眼前出现了一个一个满头银发的男人，“不然你就挣扎试试看吧，我们已经在你和你的队友戴上了控制神经行动的项圈，这是UNSC对危险敌人的惯常手法。”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如果不是它的作用，此时的你早就冲上来把我撕成碎片了。”

约翰听罢，愤怒地紧闭双唇。

“放松点，伙计。”那个男人显得很得意，“我是格拉夫将军。”

约翰听过这个名字，豪尔·格拉夫是传闻中联合起义军的三将之一，他会出现在这儿一点不奇怪。

“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的身体内部在迅速减压。我们刚刚对你使用了一种反重力电镀武器，这武器虽然说不上多先进，但已经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它能够混淆你盔甲上传感器的敏锐度，你身体内部的气压会增大，同时暂时模糊你的意识。”



“你对我们都用了这个……”约翰嘶哑着声音。

“你们这帮家伙老是阻碍我们解放边疆的大计。”格拉夫将军继续说道，“就像去年的波江星系的杰斐逊站战役，还有你们对我们的Origami驱逐舰的所为；六个月前在密克罗尼西亚岛上破坏我们的高性能炸药生产设备。若不是看了现场影像，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你们这个四人小组干的！有人说你们是战争中的神话。”他走近约翰，在他的头盔上轻蔑地用手敲了敲，“但现在看来神话也就不过如此嘛。”

约翰努力想反抗，然而他戴着的项圈发出的信号顺着他的脊椎直通全身，他的动作根本不听自己的使唤。

他向队友的方向观察，发现每个人都戴着这样的项圈，更狠的是这些项圈都挡住了人工智能的通讯端口，可谓是设计得非常“完备”。

只能等待了。约翰这样想着，心里不断默念着队友们的名字：凯丽，琳达，佛瑞德……等等，科特并不在这里。

刚才格拉夫将军也只是说“四人小组”，显然他并不知道科特的存在。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格拉夫将军滔滔不绝，“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们。我们故意放出消息说我们有核武器，甚至将消息传到你们中央司令部，就是想着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很有可能会把你们这支尖锐部队派来干些什么，没想到你们那些首长还真是配合。”

此时，一名年轻的突击队员走了过来。行礼之后，他凑到格拉夫将军耳边小声说：“首长，外部传感器连接不上了。”

格拉夫将军皱了皱眉头：“我离开

一下。你把这些犯人带走，启动警报器，把核弹看好，准备好电梯……”

警报器的嗡嗡声很快响了起来，门口突然甩近来了一块高速旋转的“金属”，约翰立刻他辨认出那是一块行星状的榴霰弹，但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的来路——这颗榴霰弹就自动引爆了。

约翰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目瞪口呆。

一块弹片甚至射进了约翰的盔甲。

每个人受到了这巨大震动的冲击。

六个起义军突击队员站起身来，他们的身体被弹片多处割伤，但还是立刻拿出了武器，使劲地甩甩头使自己恢复清醒。

那辆停在仓库旁的改良型“野猪号”装甲也突然出现在了仓库门口，难道是被炸过来的？

这次的爆炸实在太意外了。

突击队拿这武器纷纷冲向门口。

“野猪号”竟然是有人操纵的！它向后倒退了一点，然后开足喇叭调转车头，又冲向仓库门。伴着一阵刺耳的声音，坚固的钢墙也被“轰隆”压歪了一段，火星四渐。装甲车的一部分也险进墙里，从外面看来活像一只巨大的白蚁女王。

突击队丢下他们的“糖弹制造器”，向“野猪”号直冲过去。

“野猪号”车身的顶端突然滑开，几个杀伤力巨大的Aster-oidea型地雷被掷出，飞速旋转着，每个地雷都飞向了仓库的一个角落，陆续产生剧烈爆炸。炽热的金属弹片像镰刀一样刺穿了突击队的身体。更让人大跌眼睛的是科特从“野猪号”中跳了出来，射死了冲向“野猪号”的三个守卫，接着迅速地跑到斯巴达队友身边，解开了他们的项圈。

解脱后，凯丽如释重负，佛瑞德和琳达也站了起来。科特猛地拉开约翰项颈上的项圈。约翰只觉得整个身体有一种麻痹后恢复的疼痛，但可喜的是他终于能再次控制自己的行动了。他伸展了一下四肢，依然自如。似乎并没有落下什么神经伤害。

“我们现在别管什么秘密行动了！”约翰咬牙切齿地说道，“科特，你去发动野猪号，凯丽，琳达，佛瑞德，尽快把那个核弹装上车。”

他们点了点头。

约翰走到格拉夫将军的遗体旁——他已在刚才的爆炸中身亡，一根长长的钢条刺穿了他的头颅。虽然解气，不过太可惜了，这家伙应该掌握着很多约翰一直都极力想知道的起义军军事上的分配及战略等机密。UNSC确实严重地低估了这帮起义军的能力。眼下圣约军的威胁又接踵而至，约翰真的想知道这些起义军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趁乱攻击一个已被削弱的UNSC？还是以战胜圣约人为最终目标？

约翰现在已经不再管这次计划交代的那些个目标了，他只专注于当前的战术具体安排，并试图帮助凯丽把那最后的核弹移到“野猪号”的装甲车厢中。在核弹装载完毕以及战友们陆续进车后，约翰爬上了车的尾部，科特则在前方将车发动。“野猪号”开始加速离开这个秘密仓库。

“以最快的速度开向PZ！”约翰命令道。

科特打开了“野猪号”的无线电，虽然传出的声音嘈杂不堪，让人心烦，

但大家还是以极大的耐心去听那极不清晰而又喋喋不休的声音：

“单位1无响应。炮火手报告。敌人在正下方！”

“跟踪那辆装甲车。”

“开火？”

“批准—批准！全部单位聚集。”

“行动！”

“所有人！”听到这些内容后，约翰大声喊叫，“进入车厢中央防护罩中！”

起义军的子弹在“野猪号”车身上打出无数弹孔，把它变得像个胡椒瓶盖一样。车上的防护罩遇到敌军的子弹就像一张薄纸一样“哗哗“地被打穿，根本保护不了可怜的斯巴达战士。子弹同时也打凹了那个核弹的保护壳。

“躲那核弹后面！“佛瑞德呼喊着同伴。

约翰，凯丽，佛瑞德和琳达于是在核弹头后挤成一团。真的很讽刺，平时最危险的核弹头此时此刻却成了惟一能保护他们的最安全的东西。核弹头的保护壳是超级坚硬的，因为它不仅要保证里面的核辐射不向外泄漏，而且要保证里面一个“小型太阳反应堆”在一秒的瞬间内能发生剧烈的核聚变反应。然而当约翰向上看到驾驶室的位置时，他惊讶了，科特正挤着自己的身体低低地躲在驾驶座后，瞄准着那个小得几乎不肯能看见的目标，冒着生命危险想要射击敌人，让他们脱险。

“野猪号“虽然冒着浓烟，但它的速度已经慢慢提高到40km/h了。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从引擎中传了出来。

一个轮胎被射破了，”野猪号“开始失去控制般地颠簸前进。但科特仍努力地使控制着车的前进方向。

敌人的子弹慢慢地开始减少，最后终于停止。

“振作起来！“科特说着，然后调到了低速档。

“野猪号“穿越了一道道由铁链和六角型金属丝组成的路障，并在穿过一片戈壁后驶进了森林。

“从32—B路去PZ。”科特说。

说“路”真是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为了前进，“野猪号”不得不撞倒沿途的树木，不像在奔驰倒像是在是跳跃着前进，每次当“野猪号”减慢速度时，引擎里都会喷进沿途的泥浆。

“雄蜂战机！”科特叫道。

“打开舱口！”约翰指挥着。凯丽和佛瑞德合力拉开了中央顶部的嵌板。

约翰从舱口伸出头张望，看到三架MAKO型号的雄蜂战机正疾速向他们开过来。每架战机都装着满满的重型导弹，任何一次直接的命中都会瞬间摧毁“野猪号”，即使是打在附近也会振断装甲车的承轴。

琳达也探出头来。她手里拿着狙击枪，眼睛已经死死地盯着瞄准镜，寻找着射击目标的机会。

约翰和琳达瞄准后同时开了枪。

带头的雄蜂战机被打中了，冒着黑烟坠落在树林中。另外一架雄蜂成直角飞行，发射出了所有的导弹，然后掉头飞走了。一排黑烟瞬间冒起，附带着尾部的火焰，其中一支导弹正以可怕的速度向约翰他们飞去。

琳达开火了，以枪膛可以旋转的最大速度振动着机枪机械地扫射。那颗导弹被射中后略微偏转，但还是精确地前进在目标范围之内。

“PZ在前方三百米。”凯丽说着，读出了她显示器上出现的内容，“我们已经进入我方阵营的视线范围之内。”

“告诉他们我们拿到了他们要求的东西。”约翰说，“还有，我们需要一些掌声。”

“收到。”

仍有导弹还在距他们两公里处快速飞进。

前方的路开始从森林变成了沼泽。伴随着阵阵旋风，一艘UNSC的 Pelican型军舰在丛林中升起。它的双子链炮向着那颗正在前进的导弹发出了一组贫铀弹，立刻将它打成绽放的烟花。

“准备收队，蓝色分队。”军舰舰长通过COM下达命令，“我们落入了敌人的圈套，所以任务终止，我们即将进行空间跃迁.”

“彻底地检查装备。”约翰向队员下令。他一个细节也不敢遗漏，因为他想起了当初山姆令人扼腕的牺牲：山姆当时之所以会落单留在圣约军的船上，就是因为他的装备上有一个裂口。其实，他只需要一个单轮的ＡＰ就足以将那点敌人打成肉酱了。

“野猪号”散发着浓浓的黑烟，顿了几下后停了下来。

Pelican号稳稳下降，放出器具，将“野猪号”紧紧扣住。

显示器上的所有信号点终于都恢复了绿灯的状态。约翰松了口气，他已经长时间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了。

Pelican号把载着蓝色分队和核弹的“野猪号”带到空中。

“保证安全！”舰长下令：“从072座标入站。”

加速度的惯性让约翰一个趔趄，他慌忙站起来，一手扶着那核武器，另一只手反着抓住“野猪号”侧面的扶手。

窗外，耀眼之物点点消逝，然后进入一片漆黑的夜空。当然，四周还闪烁着繁星的点点光辉。

“15秒内在Bunker Hill集合！”，Pelican船长宣布，将会进行直接空间跃迁。

科特悄悄地离开驾驶室，回到了车厢中部和队友会合。

“干得好！”佛瑞德拍拍他的肩膀：“你怎么知道那是个陷阱呢？”

“那些警卫从‘野猪号’卸载军火的时候。”科特解释道，“我其实并没有及时留意，所以差点就害了大家。但当那个滤毒罐掉下来时，我看见它上面印着装甲的钢印，而且是所有的军火都有钢印……他们并不需要用那么多AP，除非你是要运载一些装着轻盈气体的罐子……”

“或者是一班斯巴达人。”琳达立刻理解了。

“我们！”佛瑞德恍然大悟。

科特使劲摇头说：“我应该早点注意那个细节的，差点害得大家遇难了。”

“你的意思是你把所有人都救了？”凯丽碰碰了他的肩，俏皮地说。

“如果你再有任何有趣的直觉，”约翰心悦诚服地说，“告诉我，而且要好好地解释给我听。”

科特点了点头。

约翰对眼前这个人的“直觉”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他的潜意识竟然可以感应到危机！其实，门德斯长官的训练目的是试图让他们每个人如机器人般反应迅速快捷没有任何犹豫。在平时的综合

训练课程里，判断有限目标，实战格斗，还有种种战场战术的运用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他们本能反应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潜在的生物应激性是毫无用处的，或许事实恰恰相反。

约翰把手放到科特的肩上，下意识地想去感应他的力量，希望能找到理想的答案。而凯丽还是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她是个心里不装事的姑娘，表达心中喜悦的方式就是说："欢迎来到蓝队，斯巴达人！我们将要组成一个伟大的团队！"

第二章

军历2531年10月24日0500时
星际空间B-042区间
UNSC"极限号"军舰上

艾克森团长双手理了理他稀薄的头发，颤抖地拿起桌上的玻璃水壶倒了杯水。想到今天自己的任务，居然是召开一个不会在军中留下任何记录的秘密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要讨论的计划也是一个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想起这样的任务，艾克森觉得有些讽刺。

现在他必须忙着启动加密软件，设置代码。而且，还必须花心思在设计一些说服对方的"阴谋诡计"上

他多么憧憬以前那些日子，靠着手中一支狙击枪，一切敌人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地球还是宇宙力量最强大的中心，而作为一名军人，他深感无上光荣。

那些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地球危机的加深，艾克森觉得自己简直生活在一片黑暗中，不过，他也有了新的生活目标，那就是为了拯救那几缕残存的光明。

他慢慢地沿着乌木制的会议桌踱步，扫视着整个房间：直径五米，被一块金属地板分割成两半，不锈钢质地的墙壁反射着冷冷的炽白色的光。这个地方只要被密封，就如同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法拉弟笼"，一切信号都无法传递。

他厌恶这个地方。厌恶这白色的墙和黑色的桌子——他们仿佛组成了一只巨大的眼睛，时时刻刻监视着房间内的一切。

这个"法拉弟笼"，正如刚才所提及的，处在在一个绝缘的晶格状的茧状壳中，并由计算机施加进一步的保密措施，而这整个的装置就隐藏在作为UNSC舰队最高机密的军舰——"极限号"中。

"极限号"是至今为止UNSC所建造最大的巡航军舰，当时建造所用都是在宇宙各处搜集到的最优质的材料，经过锻造制成成品，然后送在外层空间组装。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它虽然是身躯庞大的驱逐舰，却具有反雷达完全隐形功能，如果它以低于引擎档百分之三十的速度行进时，就完全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宇宙中自由穿梭。几乎没有人真正见过这艘军舰的全貌，更别提登上它了。整个银河系中，有权利调动它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个。

银白色的钢甲门打开了，三个脚着军靴的人走了进来。

先是海军少将瑞奇，他其实只有四十岁，但已是白发苍苍。瑞奇负责指

挥三区的秘密军事行动，同时全权负责辅助哈尔茜博士的“斯巴达II”计划。他坐在了艾克森右面的坐位上，看着桌上仅有的饮料——水，皱了皱眉头，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金瓶子。当他打开盖子时，那股劣等威士忌的味道差点没呛倒旁边的艾克森。

然后是吉布森上尉，他的敏捷动作总让人想起猎豹。他的步伐非常轻盈。就像走在微重力空间中一样。他负责三区物资适宜以及传输情报等，和瑞奇的工作相辅相成。

最后进来的是中将帕兰格斯基。

她走过之后，钢甲门便立刻自动关闭。三下清脆的锁门声之后，整个房间的气氛又进入了不寻常的沉寂。帕兰格斯基依然站在门口，打量着屋里的另外几个人，最后眼光停在了艾克森身上。

“你最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团长。为什么把我们都留在这里？”

帕兰格斯基看起来就像170岁的人般虚弱苍老，但她实际只有七十岁。在艾克森眼里她是UNSC里最具威严的人——她是海军情报区中真正有权力的人。在他认识的现在还在世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比她的权力大。

会议可以开始了，艾克森团长将四份报表放在桌上。生物识别扫描仪立刻自动扫描起表上的信息和数据。

“中将，麻烦您了。”艾克森对帕兰格斯基恭恭敬敬地说道，“既然来了就配合一下吧。”

“很好。”中将的语气里充满威严。她慢慢坐下，“我可不是吃素的。”

“你再摆这架子就没什么意思了，玛格丽特。”瑞奇少将唠叨着。

她向瑞奇狠狠地瞪了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三个军官开始认真地检查地这些数据。翻了几页后，吉布森上尉忽然有些不耐烦。他叹了口气，推开了桌子。“原来是斯巴达战士，”他说，“是的，我们都很熟悉它们的运作记录，确实很令人印象深刻。”但从他脸上略微生气的表情看来，“印象深刻”并不是他真实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瑞奇对艾克森说道，“我们明白您对这个计划的真实想法，团长，但我希望您不是把我们叫来试图中止“斯巴达”计划的。”

“不是。”艾克森回答道，“请翻到第二十三页，你们就能知道我的真正计划了。”

军官们很不情愿地浏览起报告。

上尉瑞奇的眉头皱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数据……MJOLNIR适应性构造，整体维持，还有他们最近更新的微溶解计划……天啊！你是想制造一支哈尔茜花费巨资想建造的新的战斗群”

帕兰格斯基中将没有往下看：“我以前已经见过这些数据，团长。斯巴达计划是我们军区中单项开支最大的，同时也是我们达到目标的最有效的计划。”

“这就是关键点。”艾克森说。他的背上已经紧张地冒出了汗，但还是努力保持着声音的稳定。此刻不能就势推销自己的计划，这样的话帕兰格斯基一定会反对的，那么他的军旅生涯将会提前结束，可能会被派到去宇宙边境巡回工作，甚至更糟。

“我并不是建议中止斯巴达计划”他继续说，两手夸张地比着手



眼："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培养出更多的斯巴达战士。"

帕兰格斯基中将的脸上上泛出了淡淡的微笑。

"什么话！"瑞奇唠叨着说。他晃着手中的威士忌瓶，"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

"你打的什么算盘？"吉布森追问道：，"我可知道有记录说你从哈尔茜博士开展斯巴达II计划开始便一直反对"

"我曾经是，"艾克森辩解到："而且现在也是。"他向着报表努努嘴，"请打开里面的第四十二页。"

于是他们继续往下阅读。

"这份报表中我详细阐述了哈尔茜那个毋容置疑'成功'的计划的缺点。"艾克森说，"首先是高昂的培训费用，其次还有荒谬的小基因候选人范围设定，以及低效的训练方式，极少量的合格作战者……更别提这个计划中所使用的瞬间克隆程序涉及的道德争议了。"

帕兰格斯基提问道："那么，你是计划……嗯，一个斯巴达III计划？"她的表述平和冷漠，一点没有暴露她个人的想法。

"考虑到斯巴达II只是一个概念试

势，"我很明白目前斯巴达计划对我们的两条战线都非常重要，除了反抗起义军对我们殖民地的经济入侵，还要抵御圣约军，据我所知，圣约军的目的可是毁灭全人类。"艾克森回头看了看吉布森和瑞奇，定定神，然后转过来勇敢地直视帕兰格斯基的双

验的模型，” 艾克森进一步说明，“现在已经是转变为批量生产模式的时机了，应该用新技术更多、更高效、更经济地制造更优秀的部队。”

“有趣”中校低声说。

艾克森觉得自己就快通过她这一关了，于是继续强调说：

“斯巴达II还有一个与我们目标背道而驰的弱点” 艾克森说，“那就是他们已经成为了公开的存在。虽然我们的初衷是将他们的存在设置为高度机密，但他们的故事却在舰队中流传很广——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据说第二战区计划散布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而且这个计划很快就会实行，到时人人都会知道斯巴达战士的存在。”

“什么？”瑞奇不敢置信，“他们不可以泄露最高机密的……”

“这是为了提高士气，” 艾克森耐心地解释，“他们会为那些斯巴达人制造种种传说，如果和圣约的战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们当然需要好好考虑怎样在人民和战士之中保持士气。”

“那就是说这些斯巴达战士将不得不受到保护？”瑞奇怀疑地问，“如果他们全部死了，那就成为了一场几乎没有意义的心理战了，对不对？”

“其实未必，长官。” 吉布森说，“他们的生死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他们不再是秘密了。”

“我想，团长，”帕兰格斯基发话了，“这样向公众公开的计划难道就不会对你的斯巴达III计划产生一点影响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 艾克森双手撑在桌上，低头思索着。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绝对是一个最困难的决策。这种新的战斗力必须是经济的，高效的，还要对以前从没考虑过的任务作必要的训练，这些即使是哈尔茜的那些斯巴达战士也做不到。”

瑞奇眉头紧锁：“这可是个自杀式任务。”

“但为的是最有价值的目标，” 艾克森据理力争，“就是消灭圣约军这个目标。我们本来对和他们作战抱有极大的信心，现在却换来了无数无法接受的失败。从他们的庞大的军队数量，尖端的科技来看，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去赢得这场战争，除了采取极端的战略。”

“他说得对，” 吉布森很赞同，“斯巴达人已经在很多极度危险的任务中证明了他们杰出的能力，即使我很不情愿承认这些，但他们确实比我领导的其他人类战士优秀得多。以安全理由革除UNSC的委任托管权，然后撤出敌军战地。我们再减慢前往圣约作战地的前进速度。这样会为我们赢得思考、计划的时间，让我们想出更优秀的作战方式。”

帕兰格斯基低沉着声音问道：“你想用人的生命去换取时间吗？”

艾克森停了下来，仔细地权衡着自己的答案，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是的，长官。这难道不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职责吗？”

帕兰格斯基死死地盯着他，艾克森也以犀利的眼神回报。

瑞奇和吉布森凝神屏息，什么也不敢说。

“现在还有其他选择吗？”艾克森语重心长地问到，“这个世界还有多少

残存的时间？已经有多少亿的殖民地人民牺牲了？如果我们能挽救一个星球，赢得几周的时间，这样少数人的牺牲难道不是值得的吗？”

“当然值得，”中将低声回答，“上帝会帮助我们所有人的。是的，团长，这个计划值得一试。”

瑞奇兴奋地一口气喝光了手中的酒：“我可以为这个计划改变军费预算，可以临时从日常开支中转移过来，不用通过电脑记录。这些日子会计麻烦也够多的。”

吉布森也很配合：“团长，我也会保证你能获得应有的设备，比如数据输入控制器什么的，有任何需要的东西，尽管开口。”

“我知道一个极好的可以实施这个绝密计划的地方。”帕兰格斯基中将说着，朝瑞奇少将点了点头。

“奥尼克斯星吗？”瑞奇问道，语气中已经带着一份确认。

“难道还有更好的地方吗？”中将反问，“第一区已经把那儿变成一个黑洞了。”

少将叹了口气：“没问题，就用那儿吧，团长。你会喜欢上那个地方的。”

“还有一个条件，”艾克森说，“我需要一个斯巴达战士来训练这些新的战士。”

吉布森上校扑哧一笑：“你可以去找哈尔茜博士，让她你借一个。”

“我自有主意。”艾克森回答。

帕兰格斯基开口了：“让一个斯巴达战士来训练新的战士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她压低声音，“你这回可得特别小心谨慎。一旦这事公开了，大家都会知道我们在制造‘一次性英雄’，军队士气就会一蹶不振。你得保证第三区没人知道你的这位斯巴达II教官，还有那些斯巴达III战士。他们都必须消失。明白吗？”

“当然，长官。”

“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她眼睛眯成一条缝，慢慢说道，“千万不能让凯瑟琳·哈尔茜知道这件事。她对斯巴达战士的同情心泛滥，这反而让她在司令部里支持者大增。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处于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的地位上的话，几十年前我们就让她退休了。”

艾克森点点头。

三个军官将显示屏上的全部文件删除后，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再没有说一句话。

是的，他们从没有来过。

这个计划也从来没有被讨论过。

艾克森独自一人开始浏览文件，列出计划。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已经可以开始了。此时。显示屏上显示出的是斯巴达051号战士的作战记录。

第三章

军历2531年11月7日0940时
格鲁姆布里奇星球34号星系
966A号工地（已废弃）旁

斯巴达051号战士科特正跳入绝对的虚空，目的地的卫星就在他脚下100公里处。

他必须学着适应这个无重力的环境，宇宙中根本没有什么“上”“下”的方位可言——只有矢量，质量，和速

率等概念。

打开随身的后视镜头，能看见凯丽和佛瑞德也已经跳离巡航舰，相继跟着他向下漂浮。但他只能利用后视镜而不能回头去看，否则就很可能失去平衡而一直在空中旋转了。而且身上的这套为真空环境设计的雷神锤盔甲也大大降低了他身体的灵活性。

显示器上的一个绿色状态指示灯亮了，这说明全部人员都在向统一的方向前进。

在启动远程推进器之前，他们先以较慢的速度试行了几公里，虽然慢了点，但谨慎有两点好处。

一是由于他们巡航舰“圆周”号再次进入普通空间时，NAV的导航员检测到了一个回讯，似乎是另一架巡航舰的侧面轮廓反射回来的影子。当然，导航员认为这不过是他们跃迁时发出的信号被卫星反射回来而已，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科特还是颇感蹊跷。因此，他希望在一切状态正常后再启动推进器，以免部队的秘密行踪因为一些低级错误而暴露。

二是因为他们在卫星的暗面检测到了一枚停止活动的通讯卫星，这很有可能是敌方为了某次的偷袭而设置的。虽然这枚卫星并没有发送和接受任何信号，“圆周”号还是暂停下来，用脉冲激光毁掉它之后，才踏踏实实地前进。

科特心里明白这次的任务中会有不少阻力，他习惯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总是明智的。

他开启了单线的TEAMCOM通讯器：“我们将于五分钟之内到达卫星的昼夜分界线处，现在检查系统推进器。”

科特说完后心中思忖，这个推进器可是一点马虎不得，它是专门为远程的外层空间运行设计的，但同时也算是最危险的设备之一了。尽管有NAV系统和稳定器提供三重安全防护，可一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那双层的燃料箱里满载的液化三氨基联氨蕴涵的巨大能量不知会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将巡航舰向前推进。在这茫茫太空里，决不容许意外的发生。

门德斯军士长曾经这样形容推进器：“当你启动这种设备时，就开始祈祷吧。”

通讯器上的绿色指示灯开始闪烁，看来前方准备就绪。

“预计还有三分钟。”科特说道。

“罗杰。”凯丽作出回应的同时问道，“有什么意外吗？”

“没有。”科特有些机械地回答。

通讯器里传来佛瑞德的声音：“你每次这样说‘没有’时，就表示其实是‘有’的。”

“只是有些不太好的感觉。”面对已经熟悉他一切的战友，科特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了。

通讯器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科特密切注意着后视镜头里的一切动静，凯丽和佛瑞德已经拔出了随身的MA5B狙击枪。每把狙击枪的T-PACK微处理器上都装有数据同步传输电缆，保证了团队间的最佳配合，以及最好的攻击效果。

科特呼了一口气，头盔上便蒙了一层水雾。他现在这么谨慎算是过度敏感吗？这也许不是坏事，现在有很多的事情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那个奇怪的回讯，那个废弃的间谍

侦测卫星，还有，为什么司令部会选择他们来执行这么一个低风险的侦察任务呢？不过是去检查一个停用的USNC造船场的一些可疑现象而已。当然了，到达造船场的这段太空飞行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可是这也够不上派出三个斯巴达战士啊…”

“现在进入日照区域了。”科特命令，“停止一切无线电活动。”

他们已经靠近那条昼夜分界线了，很快就会进入日照区域，这里看不到壮观的日出，只能看见大片眩目的光芒。

巡航舰在光线中穿梭。科特的头盔面板上的光芒逐渐黯淡下来，与此同时，他们第一次看见了这个造船场的全貌。

特尔斐造船场是一所由焊接架，起重机，连接舱，管道和爪钩构成的悬浮区域。这儿没有任何光线，没有发热物体，科特拿出他的高清摄像机开始拍摄每一寸他路过的地方。三年前将这儿废弃的那个军官的收尾工作也太马虎了。这儿附近还围绕着一些残骸：钢架，螺丝钉，甚至还有作战时用的金属板，那上面泛着暗红色的光——真诡异，难道这光是从某颗遥远的星球反射来的？

这看上去真是一片荒凉，科特的绿色指示灯闪了三下——表示解除警报，可以恢复通讯了——然后佛瑞德通过TEAMCOM传输了一张图片过来，是一艘已经部分完成的军舰的基本构架。这家伙是他们这次乘的巡航舰体积的三倍。佛瑞德还加了句话：“那些TR钢合金暴露在太阳辐射下时应该呈现出白色。”

“但这图里显示的是银色啊，”科特回答到，“难道这是一种新型材料吗？”

“得好好查查，”凯丽说着，将这一系列的图片上载到了系统里，仔细地将船体外壳的支船架部分放大检查：这些支船架的形状很不寻常，作为一艘有隐形功能的军舰，它不应该被建成这种多棱角的形状，除非它和UNSC的驱逐舰体积相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艘巨大的军舰还同时要具有隐形功能是很矛盾的，舰体越庞大，辐射出的热量也越大，需要的外层隐形涂料就越多，而且还必须时时检修。

“把那张图传到‘圆周号’军舰。”科特下令了。

凯丽的绿色状态灯亮了。

科特伸出左手，想要看看他手套上传感器上显示的信息，然而传感器并没有运转的迹象。不，等等，眼前的特尔斐站竟在缓缓旋转，一束白光出现了。

“危险！”他叫起来，立即将眼前这个区域从显示器中调了出来，同时传送到了佛瑞德和凯丽的显示器上。

科特将手猛地一抽。这么多年在实战中，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手势来沟通。作为一名军人，这是必修课。但是此时仅仅一个简单的挥手就会让他在太空里不停地旋转。虽然推进器能够帮助他平衡，但执行任务时的动作还是越小越好。

凯丽启动了光学仪，对准照片上的物体慢慢移动，放大，直到看见有一道彩虹般的七色光在其上闪动。

科特随身的辐射感应器忽然开始反复地鸣笛，随后就失灵了。面对这一情况，科特在通讯器中提醒队员：“广谱脉冲。”

“我曾经见过这玩意。”佛瑞德

说：“他们用这个来整修麦哲伦号上的超光速引擎。这个任务风险太大了，按理说这些东西在被激活之后是不该被拆开的。”

超光速引擎能够帮助USNC的军舰离开普通空间并穿越空间的子域，也就是常说的“跃迁断层空间”。科特在训练中曾经学过这种引擎的使用方法，它含电子加速器，可以制造出小型的黑洞，从而完全超越普通空间中的时间。这些黑洞利用霍金辐射可以在纳秒内压缩。军舰跃迁的真正奥秘其实是就是如何在时空中利用这些黑洞的奥秘——将十万吨级的巡航舰压进跃迁断层空间。但如何让军舰重新回到普通空间的复杂数学推导过程科特也并不清楚。当然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也都不知道。

但科特很了解这个引擎的特性：这东西可是非常危险的。首先是有强烈的辐射；其次，还有个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自然界的法则无法应验于这类活跃的物体上。

“随时更新你们的任务进度并即使将它们发回‘圆周号’。”科特下令：“在我们呼叫紧急处理员之前，我们要靠近那个物体仔细检验它是否和佛瑞德的判断一致。”

这一次，凯丽和佛瑞德的绿色状态灯稍微亮得有些迟疑。

科特启动了他的推进器，调整好方向后向着特尔斐站驶去。他轻触角度控制键，调整方向以免撞上围绕特尔斐站周围旋转的那些螺丝钉、门梁、建筑工具等杂物。

正当他们已经距离这个喷溅着火花的物体不到一百米，可以拆卸其上的线圈时，他的后视镜头却因为静电的干扰而发出了“兹兹”的杂音。



“这儿有强烈的干扰，科特说，“你们俩保持原位，我去查查情况。”

“罗杰，”凯丽的声音中含着关切，“安全绳已经准备好了。”

科特小心地靠近了这个装置，已经能够瞥见它的核心了：里面有一道辐射不出任何热量的类紫外线光。按理说跃迁断层空间是的入口是不可能敞开哪怕只是几分之一秒的，但他确实觉得眼前的这玩意就是那种入口，因为他越靠近它，就越清晰地感到自己像是要被它吸进去，然后永远消失一样。

但那毕竟只是感觉。

他有些犹豫了。

科特改变了现行轨道，向着引擎上方约三十米处的一根横梁而去。这个引擎附近的空间居然会泛起涟漪一样的波纹，像有一波波热浪流过……这是在真空中不可能出现的物理现象……

他的抬头显示器在闪烁。

凯丽的声音从COM通讯器中传来，但非常不清晰：“你的IFF挂牌失灵了，现在系统显示你位于多重空间中。任务终止。如果你的电子设备故障的话——”

随后就是一片杂音，通话结束。

“我已经掌握了很多情况了。”他急忙喊道。

回答他的只有杂音。

“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他启动了加速器，并准备转回原方向。但虽然控制键可以使用，推进器却没有任何反应。

科特松开了手。也许是这附近的强辐射导致加速器的损毁——如果是这样，那就绝对不能启动它。

他抓住那条横梁，撑着自己的身体，向身后的队员们挥手。从现在的位置并不能看见他们，可他知道他们都在注视着他。他知道他们都不会丢下他一个人。有凯丽和佛瑞德这样的得力助手在后方，即使他就处在地狱的边缘，他们也会把他拉回去的。

不过，他现在可是在一台故障的超光速引擎旁边，也和地狱差不多了。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一样东西，一根橙白相间带斑点的晃来晃去的绳子，绳子的一端还在不停地旋转：这是凯丽的安全绳，现在一切都不用担心了。

横梁发出了火光，科特立刻松开了手，原来是有电弧穿过合金——那是辐射放出的施感电荷。

他头盔上的每一面显示器都已经完全被静电损坏。一排排的状态信号灯闪动着琥珀色，然后变为暗红色。生命活动值，液压，各种能力值都在波动……最后全都不显示了。

他必须在引擎毁掉自己的装甲之前离开这儿。

基本的物理规律依旧适用于这块区域。包括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能量转换和动能定律。

他推开横梁，想要借着反作用力回到佛瑞德和凯丽的身边——希望可以抓住那根营救绳。其实即使他没抓住，他们也能再次找到他。他现在惟一关心的是怎么样尽快离开这儿。排除自己装甲里的严重故障。

他在空中漂浮着，现在装甲已经失去功能了，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顺着漂浮，和等待。

忽然一道闪电闪过，他感觉全身似乎都被击碎了，这道闪电像是鞭子一样将他像玩具似的抽开。

他曾经差点被一颗手榴弹击中过，那颗手榴弹就擦着他的身子飞过去。现在的感觉就和那时一样。不一样的只是这次的爆炸不是在他的身边，而正炸在他的盔甲上。

他最初还以为是敌方埋伏的狙击兵的攻击，后来爆炸过后视野清晰起来时，他很惊讶还能看见空中的星星和暗红色的太阳，还有在缓缓转动的特尔斐站。

他的推进器被炸出了一条裂缝，他能够感觉到里面的压缩气体在往外泄露……尽管这气罐上有防止气体外泄的真空阀和应急自封泡沫设计，但现在看来这些设计真是多余。

门德斯军士长的那句话在科特的脑海中一遍遍地回响："当你启动这种设备时，就开始祈祷吧。"

"Mayday（救难信号）。"他叫了起来，"装置故障！需要支援！"

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不知道部队的方位，也不知道自己正在以多快的速度离他们远去。

当然，这次的任务里他们并没有开通无线电频道。点对点的单线通讯是惟一联系渠道。由于他现在正在失控地旋转，任何的信号要在这辽阔的真空宇宙里定位一个斯巴达战士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又按了一下遥控键，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启动了为紧急情况设置的后备装置，依然无效。

"我现在一切正常。"他通过通讯频道说道，"虽然现在的生命力支撑程度已经是最小，但还能撑一会儿，现在我转入深呼吸模式以节省氧气和能量。我会弄好这个装置的，你们只要随时准备好和我通话，保持雷达收发机畅通，并发布救援信息。我能撑下去的，我能……"

第四章

附录\事后报道
UNSC-NAVSPECWEP控制室
EHY-97号文件标题：斯巴达051号战士

在上述的调查中曾提到过已停用的966A号建筑平台，也就是常说的特尔斐站上，在对抗叛军的行动中（具体事项见附件的任务资料），一起灾难性的推进器（型号050978，序列号#82.10923.192）故障发生了.

在1000个小时之内，这个故障的推进器使得斯巴达051号战士执行任务失败并且被推离任务区域，进入了太阳系.

UNSC的"圆周号"巡航舰当即于军历2535年1月13日1105时实施了营救计划，派遣出了UNSC的护卫舰Tannenberg

在斯巴达051号战士的雷神V改良装甲中所注入的氧气完全耗尽的三百二十二分钟后，由于圣约人对附近UNSC部队的突袭（见附录参考），营救计划被迫终止.

推进器故障的原因还无从知晓，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然而有报告称一架已停用的超光速引擎的核心引起了一连串的电磁干扰，而这时斯巴达051号战士正好与这一装置处在极近的位置，因此受到了影响.不规则的电磁运动甚至干扰到了之后这一区域的营救行动.

066A号平台上安装了警示卫星，

这期间紧急处理分队曾被派遣（司令部命令号D–88934）。

斯巴达051号战士目前状态：于行动中失踪.

第五章

军历2531年12月14日1950时
UNSC“临界号”军舰
地点 保密

科特是在床上醒来的，他的手臂上插着静脉注射器，身旁的显示器显示着他的脉搏活动情况、血液成分，和大脑含氧度。

虽然没有呼叫护理机和明显的门，但他猜这儿应该是一家医院。他还注意到天花板的角落处装着一架摄影机。科特感到身边熟悉的亚音速产生的频率很让他放松：他正在一艘太空飞船上，尽管他更希望他现在是脚踏实地站在陆地上，毕竟绝对真空的滋味还是不太好受的。

他将床边上的扶手调低，想试着将腿伸到床边活动一会。但随之而来的是揪心的疼痛——是那些断裂的肋骨——这种事他经历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他身上早就布满了瘀青，尤其是在他的肩膀，胃部和腰上。他用手理了理长长不少的乱发，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伤口。幸运的是并没有受重伤……但是自己究竟昏迷了多长时间？

墙壁忽然从中间分开，一位秃顶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居然穿着一身军服，并别着一枚雄鹰图案的陆军团长徽章。他有着一双深邃的黑眼睛，眼神定在了科特身上。

“长官！”科特赶忙站起来行礼。

“别紧张，士兵。”团长十分随和。

科特听了这话细想一下，想张开嘴纠正一下团长的错误：海军战士从来不会被称作“士兵”的，不过科特有经验，这些陆军军官从来不喜欢被纠正错误，除非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所以他也就算了。

团长一直盯着科特，这让他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而且他心里此时有着太多的疑惑。他现在是在一艘UNSC的军舰上接受治疗，但他到底是怎么来到这艘军舰上的？还有，为什么一位陆军团长会对他这么感兴趣？

“我是詹姆斯·艾克森，”团长发话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伸出了手要和科特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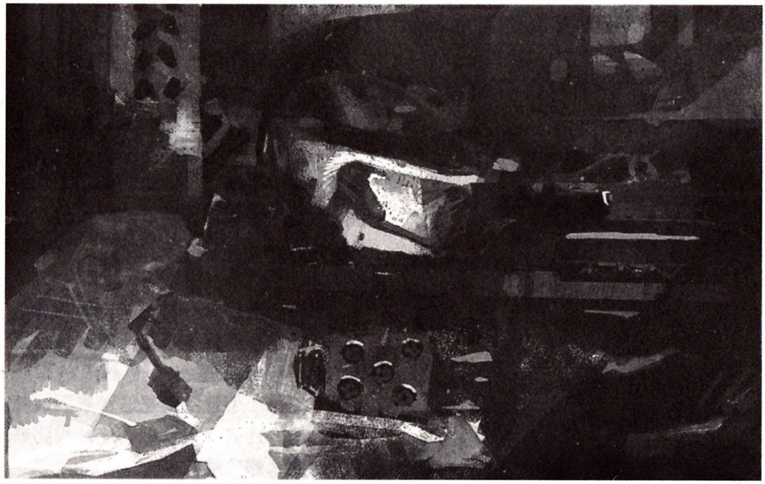
这可是很少发生的。一般情况下没人会想着和斯巴达战士有身体接触，更别说握手了。

但科特还是轻轻握了握团长的手。

艾克森，科特知道这个名字。他曾听到哈尔茜医生和门德斯军士长提起过这个艾克森，大概有十几回吧。但从他们当时提到他时的语气和手势来判断，他们应该不是朋友。

科特知道UNSC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卫人类。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个目标作为最重要的出发点。所以内部也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有分歧。科特理解这一点，正如他理解那个超光速引擎的基本规则一样：潜在的理论规则是谁都知道的，但当这些理论实际应用时，总会产生很多细微的差异。

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位团长是一位永



久在职的情报局联络官。这样的职位常常由平民担当，以及其他军队分支的军官，有或者是任何上级想招募的人。

陆军团长就相当于海军的上校，因此尽管科特心怀警惕，他还是得保持礼貌，甚至得执行艾克森的一切指令——只要和他之前的任务不矛盾。

“如果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那就穿好衣服吧。”艾克森团长对着床头柜上整整齐齐叠着的军服点了点头。

科特站直身子，拿起那套IV型军装穿上了。

“斯巴达051号战士，你的名字是？”艾克森发问了。

“科特，长官。”

”这我知道，我是想问你的全名。”

科特确实有个另外的名字，那是在他加入军营之前了。那部分的记忆现在回忆起来竟像梦境一般不真实，而那曾经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他心中的阴影，随着他失去的家庭一起消失了。不过此刻他还是努力地回忆着自己过去的名字。

“想不起来也没关系的。”艾克森说道，“当被问名字的时候，你的姓就叫这个吧……”他沉吟了一会，说道，“安布罗斯。”

“是的，长官。”

科特将衬衫扣好，这件军装上少了一个属于斯巴达战士的鹰状标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UNSC后勤中心的双手紧握的图案。还有额外的一级士兵的牌子以及两块战斗勋章，分别是在HARVEST星球一战和TREBUCHET任务中获得的。

“跟我来。”艾克森走出大门，踏进狭窄的走廊，领着科特走过了三个十字交叉口。

很多海军军官和他们擦肩而过，但却没有行礼。他们都只顾着赶自己的路，眼睛也盯着地面。即使有人向科特打招呼，却也没人看艾克森一眼。

科特明显对这一情形感到十分尴尬。

他们在一扇压力门前停下，门口的

两位守卫兵行了礼。科特也谨慎地回了礼。艾克森则只是行了个随意的半礼。

团长将他的手放在生物扫描器上，随后，他的面貌，视网膜，和手掌都同时被扫描。

“嘶”地一声，门开了。

科特和艾克森来到一间灯光昏暗的约二十米宽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显示器。分光镜的信号，恒星的图表，还有流动空间的脉冲数据都显示在屏幕上。屋子里站着几位军官，还有两名全息人工智能在小声地和他们商量着些什么。

一名人工智能是个灰色幻影，只有个轮廓。

另一个是由单纯的眼睛，嘴巴，和发出指挥的手组成的，没有实体——这让科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德加在某节艺术课上提到的立体派艺术作品。

艾克森带着他迅速离开这间屋子，来到下一间。接受了又一个生物扫描器的检验后，他们走进了一架电梯。

电梯是向下运行的，有那么一瞬间的自由落体的感觉让人感受到重力的存在。电梯门开后，他们眼前的是一条窄小的通道，前方则是一片漆黑。

团长走入了那片黑暗。走着走着前方便出现了一道衔接线，分开了两个区域。

“这个房间被员工们称作‘奥丁之眼’，”艾克森解释到，“现在我临时指派你一个高级机密代码，代码被确认后才能进入房间，在房间的一切对话都会被当成代码识别，所以在代码被识别之前别的什么话都别说，明白吗？”

“是的，长官。”科特回答道。

科特的本能告诉他不能走进这个房间，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进去，单单这个房间不可以。但是他却停不下自己向里迈的脚步。

他们进去了。

门在后面自动关上了，或者应该说是消失了。

房间内的白色墙壁向内凹进，科特甚至一度甚至无法集中自己的视力。

“你的机密代码是Talcon 40，”艾克森告诉他，“现在我们可以在这自由地说话了。”他指指房间中央的一张圆桌，然后坐下。

“长官，我现在在哪儿？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这间房间里的气氛实在安静得太不正常了，科特觉得自己说出的话似乎还没有被听到就立刻“消失”了。

“很显然，”艾克森低声说，“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叹了口气后，他继续说，“我们为了把你从那个军事行动中解救出来可是费了不少力气的……就是侦察特尔斐空间站的那个行动。”

科特想起了自己推进器的爆炸事件：他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初那火星四溅的爆炸场面。

“我的分队……”科特问道，“他们……”

“他们都没事。”艾克森抢先回答，“没人受伤。”

科特深吸一口气，却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内断裂肋骨的疼痛。自己不就受了伤吗？

团长的表情柔和了些。虽然很难察觉，但这灰暗的僵硬的气氛确实有所缓和。

艾克森用低沉的声音说：“第三区交给了你新的任务。”然后将一个阅读

器推给科特。

科特用拇指点了点阅读器，认真地看着里面的内容。先是密码分级的注意事项，随后他看到了艾克森团长下的将自己转移的命令，还有一些常见的位置分配，行程的安排计划，查证记录。

“现在你已经是Beta–5师下属单位里的一员了，”艾克森说道，“这可是第三区最高机密的组织。特尔斐站上发生的一切意外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就是为了能让你绝对秘密而顺利地到达这里开始你的新任务。”

在特尔斐站上策划意外事件？是第三区所属的单位安排的？事情似乎很不对劲，但科特又说不出哪里出了错。

不过一些事情总算有了解释。特尔斐站的那个部分停用的超光速引擎就是吸引推进器并导致其故障的主因。而当时“圆周号”检测到的那个回讯正是从另一艘巡航舰，也就是营救筋疲力尽的科特的那艘巡航舰发出的。当时他以为自己是毫无目的地在宇宙间漂浮，而实际上，连他漂浮的轨迹都是预先设置好的。虽然科特对这种不磊落的把戏十分不齿，但他也不得不佩服这个计划的天衣无缝。

“你已经被列入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的人员名单了，”艾克森继续说着，“他们认为你可能已经阵亡。”

科特只觉得心中一紧，浑身都凉透了。但他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毕竟，现在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也没人能帮他了。”

“那我的新任务是什么呢，长官？”

艾克森盯着他看了一会，那眼神似乎能将他心中的想法全部看穿。他走过科特的身边，开口了：“我希望你来训练下一代的斯巴达战士。”

科特眨了眨眼睛想使自己清醒些，因为他并没有听懂艾克森到底是什么意思：“长官，就我所知，门德斯军士长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执行过这项任务了。”

“当时我们还有训练额外的斯巴达II战士的计划，但却被凯瑟琳·哈尔茜博士无限期延后了，”艾克森继续说，“在基因库里还有着其他的侯选者，但由于博士的年龄限制原则，他们不能同步进行训练。加上持续的战争，用于这项培训计划的经费也就转作他用了。”

科特十分震惊，他一直以为所有的斯巴达战士都接受了训练，如果要说自己这一组有什么特殊，那也无非是他们那组是第一组长线培养对象，但他真的没想到自己那组不但最先开始培训，也是最后的斯巴达战士。

艾克森又加了一句：“当然门德斯也会成为这个任务中的一员。”

“能够为门德斯军士长服务是我的荣幸。”科特回答。

艾克森扬了一下眉头：“那当然。”

他又在那个阅读器上操作了几下：“你可以看看这些内容，我已经输入了这次训练任务的大纲以及一些额外的改良细则。我们已经从哈尔茜博士不尽如人意的计划中吸取很多教训了。”

科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应该是肋骨受伤的后遗症：骨髓中就像布满了尖锐的玻璃渣，并且每条神经都像被火灼烧着，他不由得攥紧了双拳。

读着那些内容，他渐渐了解了这个

新计划的亮点和挑战。而那些额外的改良基因细则更是和他过去所接触的相比有了重大突破，并且有很大的可操作性。这个计划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过去的雷神锤装甲也会被一种新的半自动渗透装甲（SPI）所代替.

“看来你是想要在这些侯选者身上用尽量少的资源做成尽量多的事。”科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艾克森点了点头：“他们以后会被派去执行更有战略价值但同时也更具危险性的任务，就像你这次的任务一样。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斯巴达战士来训练他们，你的宝贵经验应该传授给他们，让他们更快更强。这项计划对于我们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

科特又浏览了一遍阅读器。这个新的遗传选择方案涉及了全部的侯选者，但这些未来的斯巴达战士们都有些不太理想的先天问题。

不过这个计划确实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这一点科特很赞同。再说门德斯长官也会加入进来，能够和自己的老上级合作也是件愉快的事。但是，光靠他们两人真的能训练出全新的一代斯巴达战士吗？

“你们有十年时间，” 艾克森说，“只要有了你们的引导，再有点运气，就会先有100名新的斯巴达战士可以投入战斗，同时他们其中的优秀者也可以再为我们所雇佣来训练下一代。这样的话二十年内我们就会有上千的斯巴达战士。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有了合适的技术，三十年内就会有十万的新斯巴达战士。”

十万为人类作战的斯巴达战士？这个概念深深震撼了科特，这可能吗？

尽管还有些小细节有待商榷，科特却已经初步感觉到这个计划的分量。直觉告诉他，这个任务不简单。这些新的斯巴达战士里有多少将来会送命？这个问题很钻心。当然，他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接受最好的训练，给他们最好的装备，使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士。但即使这些全部到位就足够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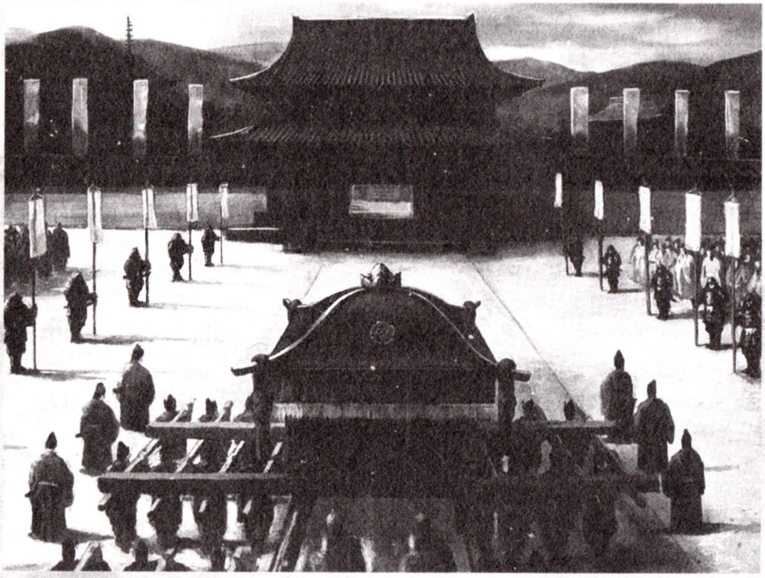
他深吸一口气：“长官，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艾克森回答：“新的训练设备已经在制造中了。你要先检查这个环节，同时开始筛选候选者。我这里有足够的志愿新兵供你选择。”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交给科特，“这是给你的最后一件东西。”

科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银制的中尉徽章。

“现在这是你的了。”艾克森的脸上浮现出微笑，“我可不能让我的得力助手只有一个士兵的头衔啊，毕竟你是要负责整个计划的人呢。”

未完待续



梦未竟，梦仍在

——《太阁立志传》同人

文/不快乐@王子　编/夜蓝

第一章 月夜见，各奔东西

1555年，初秋，骏河的善得寺内。

一轮明月普照大地，在银色的衬映下，大地显得异常清冷。一名须眉皆白的白衣僧人背负双手，站在长廊上仰望夜空。一道流星划破天际，但星痕却久久不散，老僧凝视许久，忽然轻声叹道："如果能再给我一个春天，或许历史会因此而改变。"

这时身后有声音响起："师父，深夜召见徒儿，不知所为何事？"

老僧闻言转过身，看着伏在地上的两个徒弟，刚才说话的是木下藤吉郎，此人是尾张国（爱知县）中村人。因为家境中落而被今川家的松下嘉兵卫收留，并送到善得寺出家当和尚，藤吉郎善于察言观色，为人机敏，因深受住持赏识而被收为弟子，此时已将近二十岁；他身材瘦小且有一副奇特的长相，前额有两条深深的皱纹，双眼又突又大，眼光精明犀利，尖嘴鼓腮，极像猿猴，所以人人都喜欢昵称他为"猴子"。

另一个则是十四五岁的小孩，眉清目秀，气宇轩昂，隐隐已有大将之风，此人名为冈

部元信，本家世代为今川家臣，元信自小聪明，深受今川义元喜爱，义元将他送到自己的老师那里，希望元信他日学成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而这位老僧，正是足利幕府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第一智者”太原雪斋，此时的雪斋正慈祥地望着他最后的两名入室弟子，说道：“你们跟随为师已经数年，深得为师之传，该是时候下山，用双手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两个弟子均是一愣，马上反应过来，藤吉郎低头若有所思，冈部元信平时较为性急，闻言马上答道：“弟子所学尚浅，实在需要师傅的指导。弟子愿一直留在师父身边。”

“傻孩子，为师曾教你医理，你可曾紧记？难道你们完全看不出为师大去之期已不远矣吗？”太原雪斋反问道，语气中已无太多的伤感。

两个孩子闻言吃惊地抬起头来，仔细端详着这位平素不敢仰视的师父，太原雪斋此时刚满六十岁，却是须眉皆白，形容枯槁，身躯佝偻，显得如此的苍老。的确，在北有“甲斐之虎”武田信玄，东有“相模之狮子”北条氏康，西有意欲“天下布武”的织田信长的三家合围下，今川家能维护足利将军庶家的名门之尊，一举包揽东海三国之地，太原雪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去年（1554年）三月他一手促成今川、武田、北条三家“善得寺会盟”，为今川向尾张内陆发展赢得了空间，雪斋长袖善舞，极力促成会盟之余，也让他身心枯竭，一年来基本卧病在床，起居全由木下藤吉郎和冈部元信侍奉，今天雪斋情况稍有好转，马上召集两个弟子来吩咐事务，确实是自知命不久矣，为后事做出安排。

“为师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知你们能否替我完成？”太原雪斋慈祥地看着满面错愕的徒弟说道。

冈部元信毫不犹豫的回答：“师父请说便是，弟子必定遵命。”

而此时藤吉郎则默不作声，似乎在思考什么。太原雪斋没有在意，继续往下说：

“我俗家庵原氏乃今川家臣，我自小便与当今今川家督义元殿下同窗，助其在家督争夺中胜出，一举收复东海三国，缔结‘善得寺会盟’，我的一生已与今川家血脉相连，如今义元殿下正努力实现上洛，以重振将军家之威严为己任，你们都是为师的真传弟子，望你们能继承为师之志，完成义元殿下毕生志愿，成就今川家不世威名。”

元信此时猛然从地上站起，“我元信愿赌上冈部家十世之名，定要实现主公及师父之愿！”

“不，我虽受师父教养之恩，但我不能答应师父的要求。”木下藤吉郎此时抬起头，明亮的眼中深邃得让人难以琢磨。

“藤吉郎君，你怎么能在师父面前说出这种不忠不孝之话，难道不怕上天的惩罚么？”冈部元信紧张地转过脸来道，一只手已不自觉地按在了刀柄上。

太原雪斋伸手制止了元信，他静静地看着藤吉郎，表情中似乎并无太多惊讶，同样深邃得难以捉摸，“藤吉郎，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木下藤吉郎猛然抬起头，“我自幼梦想做一番大事业，虽被今川家收留，身蒙师父倾囊相授，主公义元也素有“东海道第一弓取”的威名。但今川家三面皆有强大的大名，武田、北条虽然结盟，但各怀鬼胎；尾张织田信长励兵图治，松平元康纵是徒属，也未见得忠心；而主公虽负盛名但意气用事。今川之天下被上洛的野心所蒙蔽，诚则危如累卵，与其战败求存，倒不如现在就良禽择木，望师父成全。”

太原雪斋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微愠道：“好，好，好！如是这样，我倒想看看天下人的本事，不过为师只有一个要求，从今以后，你不得以我雪斋弟子之名行走于功名之道

上，否则，我雪斋座下弟子，必对你倾力剿杀，不死不休。”

“是，师父。”木下藤吉郎用力地应了一声，转身离去。

冈部元信见木下藤吉郎离开，马上追了出来，却看不到太原雪斋脸上挂着欣慰的微笑。

“藤吉郎君，为何你急着要走？”藤吉郎转过头来，看着这位朝夕相处的小师弟。元信虽是将门之后，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此时听到木下藤吉郎要走，多年来亦友亦兄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不禁虎目含泪。藤吉郎拍了拍元信的肩膀，“大丈夫顶天立地，自当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虽为本家所限，也要用双手实现自己的梦想。”看到元信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藤吉郎接着说，“你要好好照顾师父，他日战场相见，便是你我兄弟相聚之时，你我运筹一战，自是快事，何需不舍？”元信闻言，虎躯一震，毅然点了点头。

是夜，木下藤吉郎收拾包袱离开了善得寺，冈部元信一直送到山下才依依惜别，回来时却发现“日本第一智者”太原雪斋给他留下一纸书信，元神已仙游而去。一日内连遭两变，元信悲痛不已。在料理好雪斋的后事后，他便在师父的墓旁搭了个小屋，一边守灵，一边攻读师父留下的各类书籍，修心养性。

第二章 上洛道，英雄初现

1660年5月，深夜，骏府城，会议间

今川家臣分坐在下手两行，今川家主义元此番突然召开评议会，必定有重大决议。此时气氛凝重，谁也不敢出声，只等主公发话。

这时主席上有人开口，此人眉毛剔了涂上黑炭，然后脸涂白面，牙齿上涂黑铁。出奇的是作为武士竟没有胡子(那时候的武将留胡子是为了方便稳固头盔)。身长脚短，而上身仿如一座小山。此人正是今川义元。此时义元显然十分亢奋，环视了众人一下道：“在诸国战乱之中，将军家的势力真的惨不忍睹，我们今川家原来是足利将军的一门，本家为副将军之家世。此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吧。因此，在帮助足利将军家的同时，也为了让诸国了解幕府的权威，所以我要克日上洛。”

家臣们听到竟是上洛大事，均是震惊不已。下首家老葛山氏元说：“大人是说……上洛吗？”

今川义元说：“没错！本家领土广阔，且与武田家及北条家结盟，可以说是无后顾之忧，现在正是以本家实力上洛并号令天下的大好时机啊！”

今川家少主氏真见有人先开口了，便细声道：“但是，父亲大人，如今足利将军的威信已如风中残烛般……况且，很有可能在我们上洛之前，将军家就先被三好长庆般的暴徒给灭了也说不定。”

今川义元双目一瞪，吓得氏真马上噤声，“犬子无能，如果真是这样，那足利一门的今川氏便即刻成为将军，号令天下！”

家臣们见义元怒骂少主，更不敢作声。

此时下首一人朗声道：”但是主公大人，在前方有尾张的织田信长。此人平素勇猛过人，手下能人众多，眼下更是在努力守备尾张国境，用一般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上洛之

事，还应从长计议。”

此人一身部将的打扮，却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面如冠玉，气宇轩昂，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庄严典雅之气，大将之风即便在一众家老武将之前也无掩其才。此人正是冈部元信，在太原雪斋圆寂之后，他为之守孝三年。然后回到了骏府家中，义元因为雪斋的缘故，对这位小师弟器重有加，不但破格拜将，还事事与他商议

但此时的今川义元，因为数十年的美梦即将实现，眼前片片浮华，但见天下人都对他顶礼膜拜，好不威风，顿时情绪高涨，早已不理会别人的劝阻。“怕什么，不过是织田小鬼，敢不让我军前进就把他干掉！”

元信道：“天下人难以接受信长破天荒的举止而谣传讥笑他是个大呆瓜，但那只是欺瞒诸国的策略，就凭他联盟“蝮蛇之道三”，联信光杀信友，平定胜家、信秀之家乱，聚用贤能连筑丸根、鹫津砦，切断鸣海四周联系。信长的才能决不在甲斐之虎、越后之龙之下。”

“不过是信长那小子，你们干嘛那么怕他啊，担心过度了吧。”义元说。元信还想争辩，义元一挥手粗鲁地将其打断，“元信，难道雪斋师父临终就是为了阻我上洛而遣你前来的吗？”元信看着义元阴沉的脸色，不再作声。

义元见此，便道：“总而言之，开始著手上洛的准备。首先打倒那个织田信长！命松平元康担任先锋，攻打织田家鸣海城！大家各自准备去吧。”

走出会议间，天空已泛起鱼肚白，元信看着寥落的晨星，长叹道：“师父所计果然不差，历史巨轮的前进无可逆转。看来我也只能在战国乱世倾力保存今川家的威严了。藤吉郎君，你是否在为开创自己的天下而倾尽全力呢？”



第三章 风云突变，桶狭间乱

1560年5月10日，今川义元挥师上洛。

根据统计，部队总人数达到25000人，是当时东海道三国中的最大兵力。大军一路西进，竟然出奇地顺利，捷报频传，今川军先锋松平元康军团顺利接收了反叛织田的鸣海城，继而又与朝比奈泰朝分兵两路攻陷了丸根、鹫津砦，这两座城是清州的最后屏障，两砦失陷，清州已咫尺可见。

到此，义元的本队还没有参战过一次，一路高歌猛进，眼下这支人马正走在鸣海丘陵内的桶狭间山中。只见前军为首一员小将，跃马横枪，正严谨地督促本军前进，虽是酷热天气，士兵们盔明甲亮，步履一致，竟无半点松散。元信治军之严，可见一斑。相比之下，一里之后的后军就慵懒很多了。此时义元正卧在轿子上，不停地喘着大气，虽然两旁侍从不停扇风，他的身上依然不停冒汗，要不是顾及上洛大名的仪态，恐怕义元早就把那副画上了将军家特有的山河图的厚重盔甲通通脱掉。有元信在前，义元根本不相信织田信长可以攻到后方来，故而让后军兵士换上明亮的厚铜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好不威风。义元看着身边威武而华丽的军队，不禁感叹，“今川盛世，刻下可至！尾张的大呆瓜们，快在我威武的军队下伏拜吧！”

义元沉浸在盛世的憧憬中，却苦了这帮兵士，虽说平时训练有素，可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穿着比平常厚重一倍的铜甲来行军，还是让他们苦不堪言，虽然此时还保持着阵型，却全然没有了出征时的气势。

此时马蹄声从西面传来，一名今川家传信官手持义元的令牌飞马而至，越过元信本队，直往中军而去。没过多久，后军传来军令，全军就地扎营，全军卸甲休息。元信闻言一惊，虽说松平军勇锐，胜利在意料之中。但义元竟马上停止进军，的确出乎意料。元信吩咐下属原地待命，自己飞马奔向后军。

义元早已脱下他华丽的盔甲，顿时清凉袭来，便把臃肿的身躯瘫坐在凉席上。义元见元信前来，脸上闪过一丝不快，“元信，你得到军令，不就地扎营，来这里干什么？”

元信道：“主公，信长失去两砦，或战或守尚未知晓，如今此地易攻难守，实在不适合驻扎啊！”

义元不屑道：“织田家新受重创，哪有那么快能出战，更何况我只是休息一下而已，你不必多心。你还是尽快安顿军队，再进帐与我共同品尝胜利之酒吧”

此时，帐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有人高呼：“有刺客！”义元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元信马上拔出佩刀，招呼卫士，守在义元周围。所幸的是，骚动没多久就平息了下来，副将进来禀告，织田家佐佐胜通，千秋四郎率领400人偷袭，已被我军击破，为首两将讨死，余部全军覆没。

义元听后不禁喜上眉梢，元信却正容劝道，“敌方如今已动偷袭之心，我们还是应该加强防备并早点离开这危险之地啊。”

义元大笑道：“兵法有云‘一战斯矣，焉能再乎’。信长此计惨败，又怎会再来自取其辱，更何况如我军之军力，就算天魔鬼神前来又能如何！”

义元没有想到，他这次面对的正是有“第六天魔王”之称，做事不按常规的织田信长。义元甚至已经幻想到尾张的大呆瓜在他面前跪地求饶的兴奋情景。他不等元信答话，继续说道，“元信，你数次阻我上洛，本不应饶你，念在你我同是雪斋门下，现在授你鸣

海城城主之印，你带本队替我镇守鸣海，师父与今川世代上洛之愿，就等我去完成吧，待我上洛凯旋，你再到雪斋老师墓前谢罪吧！”

是日，元信率领本队军马离开上洛中的今川兵团，折返鸣海城，队伍还没走远，义元已经开始与副将开始了庆祝。奇怪的是，天气逐渐转凉，并开始下雨。义元并没有在意，清凉的天气倒是他非常喜欢的。他命令将领们脱去盔甲，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

再说元信并不放心，因此放慢行军速度，一路派探子回桶狭间探取军情。当夜，元信在距离桶狭间十数里处扎营，元信翻来覆去不能入眠，便和衣挑灯夜读，雨还在下，嘈杂的雨声弄得元信心绪不宁，忽然哨兵通传桶狭间方向火光冲天。元信登时惊起，马上点起兵马，火速赶往桶狭间，此时探子来报，织田信长亲领不到2000兵马借大雨掩盖行踪，再度偷袭义元本队，义元数千军马没有防备，正陷于苦战，元信听后，没有再说其他，只是督军快马加鞭往战场飞驰而去。

此时的桶狭间内，满地尸骸，多数是今川军的，但他们绝大多数身首完整，并不像以往被敌人砍首邀功，织田军在开战之前就接获信长之命，只要杀敌，不要砍首，这就使织田军没有因为砍首而耽误时间，因而迅速占据了战场的主动，今川家军队被割裂成几块，死死抵抗。义元的本军，有的来不及穿上战甲，便死于铁蹄之下；即便是穿上了盔甲的士兵，由于战甲沉重所累，在毫不拖沓的织田军前，已全无还手之力。织田军左冲右突，今川军东奔西走，唯恐避之不及，互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竟没有人想起本军数倍于敌人。就在今川军负隅顽抗时，一员战将跃马冲上山坡大声高喊：“今川军队听着，今川义元的齿黑首已经被我织田家服部小平太和毛利新助取得，今川数万人上洛，还不如信长军两千人，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胆敢阻挠我们的去路，想要逃命的就赶快离去，免得织田军下无活口！”

今川将士本已是苦苦支撑，如今听见义元已死，顿时无心恋战，不停地后退。就在今川军即将崩溃的时候，一彪人马从后杀出，为首战将正是冈部元信。此时坡上的战将看到元信，弯弓搭箭，弓如满月，羽箭划破雨夜，在雨声的掩护下往元信疾射去。

元信隐约听见破空之声，赶忙闪身，羽箭贴着盔边擦过，元信惊出一身冷汗，心中感叹“这是你射来的箭啊！难道这就是乱世所创造的重逢吗？藤吉郎君。”再抬头望去时，只见木下藤吉郎会心一笑，便引马退回本军阵中。

第四章 兄弟之战，各显才智

元信引兵杀向织田军，织田军马上四散分开，似乎不惧怕元信直面主将，只是让过元信队之后迅速合拢，将他们包围在内。事到如今，元信也只好继续拍马向前了。不多久就见到织田家的本军，在子木瓜旗下，正是织田信长亲临战阵，此时信长正坐在马上，注视着前方地面，一枚粉白的头颅孤伶伶停在地上，凤眼圆睁，望向京都方向，毫无生气的眼中透露着无限不甘。

信长凝视面前的小将，慨叹道：“反应如此神速，孤军直取敌阵。元信，你果然是智勇双全，难怪猴子向我献计，以疑兵诱敌之计麻痹义元，让他将你调离身边。倘使你在，如今的胜负实在难料啊！”

元信仰天大笑，笑声直冲霄汉，却又是无限悲凉，“元信智谋勇武，比不上义元公

十一。只可惜主公轻敌，未竟上洛伟业！元信保护不力，难辞其咎，今只以无用之躯苟延残喘，日后完成主公之愿，自当自裁于主公墓前。元信并无他求，只想用今川家鸣海城主的名义与你手中主公的首级做个交易。”

信长狡黠地笑道：“义元的齿黑首可是价值连城啊，如今义元已死，夺回鸣海只是刻下的事，你用来交换的只是让我军前进方便一些的机会吧。这样的交换未免太不值吧。”

“如果我是用织田的尾张与未来作为交换呢？”元信依旧不卑不亢。

此言明显引起了信长的思绪，并没有答话。元信见机，朗声道：“我闻信长殿下新近平定你兄弟信广之乱，胜家、成政等人不过刚刚投诚。此间已是信长殿下的精锐所在，你我不过一箭之遥，只要我方拼死一搏，刀剑无情，虽然难免全军覆没，但要拼杀几员大将也非难事，甚至信长殿下也难幸免。即便殿下能全身而退，损兵折将回到清州，且不说斋藤家将如何行动，只要林秀贞领兵反叛，胜家、成政内应，何愁大事不成？殿下未捷身死，又何来取回鸣海呢？我用鸣海城来换主公齿黑首，实为公平交易。”

信长身旁的柴田胜家、佐佐成政听后刚想借势发作，信长挥手喝止他们

信长仰天大笑，“哈哈，好一个离间计，好一个公平交易。猴子，带领五百兵马守护齿黑首。元信，你人马也不过数百，只要你能夺得义元头颅，我就答应你的请求，来吧，让我看看你毁我织田天下的实力吧！”

没有高声叫阵，这对天生是敌人的朋友会心一笑，当下运筹帷幄，调度兵马，这场一种智慧、两人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全军听令，行‘锋矢’之阵，前军冲锋不用太急，随时准备变阵。”元信对手下吩咐道。今川将士知道到了生死关头，对元信的号令言听计从。号令刚下，先锋军当先冲



出，两骑兵队紧随其后，直往中军而去。元信本队与后军从后掩杀，伺机而动。

与此同时，木下藤吉郎也开始了布阵："全军听令，行'偃月'之阵，前军分散合拢，务必围歼敌人"言毕，藤吉郎军左右两翼前后错开，中锋居于左右锋的平行点上，准备让过元信先锋，再围而聚歼。

看到双方逐渐接近。元信突然下令："全军化为'车悬'之阵，先锋军后退，中右两军散开两边，中军随我前进，全军不再留有余力，全力为自己争取一条生路。"这正是元信见藤吉郎队所布阵型正好与己阵相克。当下马上变阵，赶在两军准备交锋之前，刚好变阵完成，而又不给藤吉郎丝毫变阵的机会。

藤吉郎见无法变阵相克，暗叫一声好，然后下令："前军合拢，以三对二，务必迅速制服敌军先锋，然后合拢聚歼敌军主力部队"。

两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之间的战争，人数占优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是还有一项因素，就是士气。藤吉郎军先锋以三对二，确实优势尽显，只要元信军锋锐一过，便只能任人宰割。但元信军的两队先锋背水一战，个个奋勇抢先，硬是把对方先锋拖住了一阵时间，就是这一阵时间，元信中军迅速通过了战场，直奔藤吉郎本队而去，待到藤吉郎军先锋部队制服对方先锋再合围时，元信军已和藤吉郎中军交战起来，元信挺起名枪"京信国"向藤吉郎刺去，藤吉郎素知元信勇猛，自己不善用枪，只好拔出"正宗"刀来抵抗。可是战场上一寸长一寸强，刀剑再锋利又怎么能抵挡"京信国"的突刺，眼看就要元信的枪就要刺中藤吉郎，藤吉郎此时突然脸上泛起一阵微笑：

"死得其所啊，师父。你的推测要实现了……"

千钧一发之际，元信突然急转枪头，用枪柄一拍，把藤吉郎打下马。顺势冲过藤吉郎，一俯身，把地上义元的齿黑首捞起抱入怀中。然后对织田信长拱手道：

"织田家之恩，元信没齿难忘。他日必定以死相报。"此言话中带刺，织田众将怎会听不出，素来以脾气火爆著称的柴田胜家当下点起军马准备追赶。信长伸手拦下他，旁边的佐佐成政趁机道："猴子战败，有损我军威，快自裁于主公之前，以保我织田威名。"

信长并未发怒道："猴子，你本有机会至对方死地，为何要放过他们？"

藤吉郎悠然道："在下认为，义元虽死，今川之威犹在，方才冈部元信带兵已抱必死之心；我军此战伤亡惨重，本不宜乘胜追击。与其争得鱼死网破来保住义元无用的齿黑首，倒不如保住今川一脉，借以与武田、北条相互猜忌，以保尾张东面太平。以元信之能，怎会不知假如杀我，我队下属必然誓死报仇，他将更难在战场中脱身之理？元信定必也看出我留手之处，能夺回齿黑首已算万幸。自有敬畏与感恩之心，暂不对织田用兵。这就给大人留有喘息之机，既可以无所顾忌向斋藤家进攻，又可以防备小人的反复。这难道不是主公的意思吗？"言罢眼中精光闪闪，往佐佐成政等人身上扫去。目光所到，众人不禁低首，全然忘了对方只是一名步兵大将。

藤吉郎此话，句句在理，异心者反驳不得。而信长闻言大喜，笑道："知我者，猴子也！清州子弟们，我们退出战场，得胜回城！"

猴子跟在信长的身后，抬头仰望天际，一颗流星从自东向西划过，藤吉郎心里默念，"师父，这就是你要我帮你实现的愿望吗？以我一命来交换，是否能保住今川一门命脉？不过，这也算我对今川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报答吧。以后的一切，就有劳你了，元信君。"

木下藤吉郎，最终成为一代名臣，改名——丰臣秀吉。

低下头，元信想起太原雪斋给他留下的遗书："元信，人生在世，要给自己创一番功

名，为师也希望试验自己的智慧能否普济天下、成为天下齐民之术。只可惜为师囿于世代为今川家臣，只能以促成义元上洛为己任。藤吉郎就给为师验证的机会。今后天下的局势，势必落于你‘元信’二字其中之一，‘元’者，就是我们的主公今川义元；而‘信’即是织田信长，藤吉郎是非凡之人，自当找到明主。你既是今川家臣，那就代为师下完这场人生的博弈，究竟为师之智是应让藤吉郎助天下大定，还是助今川一族成就上洛伟业。他日你与藤吉郎战场相逢，无论胜负孰谁，都要看在同门兄弟份上给对方留一条退路。只要不伤兄弟之谊，为师真想看看藤吉郎的‘智’和你的‘勇’究竟谁更厉害。好了，为师走了，以后的事情有劳了，一切保重。太原雪斋绝笔。”

第五章 勇斗逆臣，仁者无惧

1560年5月20日，东海道上

大道上沙尘飞扬，一队军马在亡命地奔驰，将士们个个盔缺甲损，虽是满脸疲惫但难掩死里逃生的庆幸之色。

冈部元信恭敬地把义元的齿黑首用“赤翼不死鸟”旗包好。带领着上洛仅余的三千士兵，护送着义元的首级，依着义元上洛的道路原路急行返回，但这并不是凯旋，前后仅仅十天的时间，今川家的命运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归者的心情早已由去时的紧张略带兴奋变得沉重无比。

然而厄运似乎还没放过今川家，就在元信的部队经过冈崎城不久，带兵急速返回的冈崎城主松平元康宣布脱离今川家而独立，并派出本多忠胜率军来追杀今川军，幸好元信早有预见，并没过多停留，否则疲惫的今川军，即使挟桶狭间不胜而胜的余勇，也很难抵挡“蜻蜓切”本多忠胜率领的精锐之师。

刻下元信军已接近今川家饭尾连龙所治理的曳马城，远远地已经看到曳马城的天守阁矗立在远江海滨。虽然到达了今川家境，但这并未使元信有所松懈，反而是更加谨慎地指挥着部队前进，此时曳马城城门大开，一队马奔驰而出，为首一员大将，正是曳马城主饭尾连龙。士兵们见是援兵，都狂喜不已，而元信的瞳孔在看到连龙背后时，顷刻收缩！随即下令：“全军将士，准备迎敌！”

将士们均是一愣，随即就反应过来，因为他们也看到了：

对方阵中高举的，是一面面青色的三叶葵旗——德川家的旗帜！

连龙引兵来到阵前，傲慢地看着元信，正要开口，元信却抢先大喝道，“饭尾殿下，尔等反叛之徒，竟还厚颜来见英灵！

素来谦逊的元信突然发难，饭尾连龙顿感困窘，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元信在气势上占得先机，更不容连龙反驳鼓动，转身向众将士朗声说道：

“我今川之军，是将军一门之兵，乃天下之雄狮，既然能在信长突袭之下全身而退，又岂可死在反复小人之手。兄弟们，举起手中长枪，誓取奸臣之首，以祭义元公在天之灵，重震我今川家声威！”今川家士兵素来敬重这位与众不同的少年将军，而经过桶狭间一战，元信带领他们死里逃生更加使他们信服，在经过短暂的惊讶后，此时听见元信大喝，士气高涨，刀枪高举，午后的阳光折射在兵器上，光芒万丈，照得阵前饭尾军眼目生痛。元信缓缓拔出佩刀，猛然朝天一指，今川军所有武器“刷”的一声全部同一时间向



前，同时放声高呼：

“杀……”呼声犹如地动山摇，借着声势，元信一马当先，带着三千人马毫无畏惧地往饭尾军掩杀过去。

饭尾连龙早就听说元信多谋善断，能鼓舞人心。但以为自己以数倍于元信的兵力，在元信兵疲马乏之下，只要自己在言语上再施加威压，元信就只能束手就擒。不料元信却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这些今川家臣，除雪斋等超然的能人之外，本就是一帮只懂得附庸公家之风的庸人，平时养尊处优，何曾见过刺刀见红的沙场对垒。此间叛变，也是见今川家失势，为保性命而不顾大义。看着赤翼不死鸟旗下的奋勇争先的元信军，饭尾连龙等叛将顿时吓破了胆，拨转马头逃向本军阵内，饭尾军本来就是久疏战阵，此番本来凭人数上的优势而抱侥幸心理，谁知刚照面就被对手照得头昏目眩，再被山呼海啸的声势所震慑，见主将逃跑，顿时阵脚大乱，各个惶恐逃命不及，更何谈反抗呢？

霎时间，今川军如虎入羊群，饭尾军几无抵抗之力，用不着短兵相接，只是逃跑之中相互践踏所造成的死伤就不在少数。今川军就如一把钝剑，撕开了一万多人的防线，两军相逢勇者胜，桶狭间中，奋勇争先的织田军杀得今川一败涂地，如今，拼了命的今川军也让饭尾军不自觉地让开一条大道。饭尾连龙直奔入城固守不出。元信军趁势突破了饭尾军的包围，饭尾连龙的反叛警醒了元信，他留下部众按原路继续缓慢前进，造成败兵缓慢撤回的假象。他自己孤身一骑抄小路向骏府城狂奔而去……

尾声 梦未竟，梦仍在

骏府城。

今川家新任家督今川氏真在四五个家臣的簇拥下站在天守阁上，呆呆地望着远方，夕阳慢慢沉下，氏真喃喃自语：今川家的天下真的如日薄西山不能逆转了吗……”

此时，落日的尽头出现了一骑的身影，来人铁盔铁甲，看来已是残破不堪，只有他背后的“赤翼不死鸟”旗在风中飘舞，在夕阳的掩映之下，竟发出太阳般的光芒，只有来者怀中包袱透漏出的颓败气息，与之格格不入。

是的，他回来了，带着今川义元的头颅。在这个如梦似幻的时代里，今川家和那三个男人的梦，还将继续……

Guardian Hearts

——《怪物猎人2ndG》同人

文/苍月零星 编/夜蓝

第一幕

“唔……200戒尼果然还是太贵了。”

这声嘟哝，是我在把刚刚救起的一个小生灵放在简陋的床榻时，忍不住随着叹息声吐出来的。

将一片狼藉的屋子打扫完毕之后，我把手伸向床上的它——确切地说，是盖在它额头上用来降温的毛巾。

也就在这个时候，仿佛构成梦境的某个泡沫被戳破似的，它猛地惊醒过来。瞬间圆睁的双眼转向我的手，椭圆形的瞳孔为了调整焦距而变成一条缝。



“……你想干什么？”它沉沉地发问了。

可是，还没等我想好该怎么回答，它的身体就以一种不符合病人身分的敏捷动作从床上翻了起来。与此同时，从我的下巴传来了小刀的冰冷触感。

“这是哪里？”

冰冷的语调以及凶狠的眼神巧妙地搭配出了强硬而又不容违抗的态度。

“唔……！”

这次是痛苦的呻吟。直到这时，它才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以及泡了太久的消毒药水导致有些发黄的绷带。

“是你……救了我么？”

因为伤口的疼痛，它踉跄地跌回床上。而我则一边抑制着嘴角的抽动，呆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真高兴，我好像捡到了一只随从猫！

真不幸，我似乎落在一个心术不正的白痴手上了。

感受着手中热茶的温度，我不禁这么想着。

透过从杯中升腾起的白色烟柱，我看到了那发型怪异的家伙傻笑着的脸。

“你盯着我干嘛？”

我的声音再次让他打了个哆嗦，以致于错过了回答的时机。

他做出了这种情况下最适当的应对态度：“嘿嘿嘿……”

“别想蒙混过去！”我将杯底重重地砸在床上以示威慑。

那个白痴吓了一跳，不自在地扭动着全身，总算端正了坐姿。

“也就是说，你是因为遭遇蜕皮时期的钢龙，才会倒在广场上的咯？”

“没错。”

“唔哇……好可爱！”

可惜，他早就把注意力转向别处了——如果没有看他手指的动作，我有可能搞不懂话中之意。

“可爱！？你别搞错了！”我毫不客气地拨开他企图掐我脸颊的手，“我的阅历可比你多。你应该称呼我为‘大哥’，听懂没有？”

“呐，呐，你是随从猫对不对？”

在他毫不顾忌地问出这句话之后，我突然感受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好像有些僵硬。于是我尽量以一种犀利的目光瞪着那白痴，可他居然露出了伤心的表情，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越是凶神恶煞，他就越是悲痛欲绝。就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最后，这场不知所谓的目光对决以我眼皮的快速软化而宣告结束。

——被彻底打败了……

“哼，我可是孤傲的武士，别拿我跟那些只会对人类卑躬屈膝、任劳任怨的家伙相提并论！”

我咬了咬牙背过身去，斗篷发出飞扬的啪啪声。

“可是，正因为发自内心喜欢着彼此，随从猫才能和猎人成为伙伴的嘛……”

身后传来有些委屈的说话声。

“啧。别在我面前提起‘随从猫’这三个字！”我振臂一呼，从斗篷底下亮出了小刀。

“我知道了……对不起。”听得出来，他改变主意并不是由于小刀所带来的威胁。

果不其然，他随即开始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

“童话中的情节应该是……主人公救了一只猫之后，每天起床都会看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就算是半个月没洗的内裤，第二天也会焕然一新。那么我该许什么愿望呢……哎呀，真苦恼。”

——拥有随随便便就将心声全部脱口而出的习惯，还真是让人无奈啊。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啊哈，就这么办吧！”像是下定了决心，他凑到我面前，“不过在那之前……”

“你想干什么？”

我故意满脸不屑地瞥了瞥他伸出来的手。

“我叫塔克，”他毫不在意地晃了晃那只手，“你的名字是……？”

“我不会待太久的。”

“不要这么冷酷嘛。”

“哼！”

我尽量避开他的目光。

“告诉我啦——！”他不依不饶地将手伸了过来。

“奇罗。”不乐意地抛出一句后，我狠狠地拨开了那只爪子。

“哈哈，你叫奇罗。”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一点愠色也没有，反倒乖乖地把手缩了回去，眉开眼笑地鞠了个躬，“嗯，奇罗，请多指教。”

看到他笑容的瞬间，我内心里的某个东西似乎被触动了。无法理解那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可是，眼前这个天真开朗的少年，似乎与记忆中另外一个人的影子重叠在一起。那是居住在连我自己也不愿去触及，被尘封在遥远记忆深处

的重要的人。那个人是……

“嘿嘿嘿。”

他再度傻笑着伸出手。

——是谁都没关系了。这样的傻子，忘记了就算了。

“哼！”冷冷地哼出鼻音，我开始尝试视若无睹。

第二幕

那个白痴似乎接到了的讨伐桃毛兽王的委托，在他的央求下，我答应以猎人的身分和他组队作战当作报恩。我们乘坐马车来到密林，塔克负责扎营，而我则扛起鱼竿去解决口粮的问题。

当我用钓线穿着几尾鱼回到营地时，塔克正在卖力地钉下最后一根木桩。看到我，他很自然地停下来擦了擦汗，顺便冲我打了个招呼，然后非常惊讶地看着我手上的鱼。

“奇罗，你好厉害喔！这么快就钓到这么多……要是我，还不知道是否会有鱼上钩呢。”

我顿时萌生了炫耀心理，于是面带嘲讽地走了过去，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措手不及。

我敢肯定自己那个时候绝对是疯了！没错，我应该是面带嘲讽地走过去的，并且在到达他跟前为止都非常自然，可随后在抬头仰望他背着阳光的笑脸的一刹那，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正把双手举到与肩同高，低头眯眼地做出准备接受抚摸的样子！

——糟了！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原形毕露！？

“其、其实奇罗真的是只随、随从猫吧？”

“我是随从猫……不就恰如你所愿？”我用力清了清嗓子，让自己回复原本的镇静。

“虽然很高兴啦，不过……奇罗的主人呢？”

“已经死了。”

我故意隐去了脸上的所有表情，以毫不相干的口气阐述了一个事实。

“啊！所以你才会……对、对不起！”他略显担心地看着我。

“也罢，其实我早就不当一回事了。”我漫不经心地走进刚刚搭好的帐篷里，跳上木板床，轻轻叹了口气。塔克面带愁容，也跟着走了进来。如果现在手头有雪茄或是烟斗的话，应该比较能够烘托气氛，我想。

“我已经不是随从猫了，我说过，孤傲的武士——这才是我的真正身分。”

“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打消那个念头了。”——指的是成为我主人的念头。“不过……我还是很想听听奇罗的冒险故事呢。你的主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不会待太久的。”

“哎呀，告诉我嘛，拜托了，奇、罗、先、生？”

他十指交扣做出恳求的样子。

“别用这么恶心的叫法！哼，既然你这么坚决，我就破例讲给你听吧。”说完之后，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到底是我自己想要倾述，还是因为拗不过这个缠人的白痴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那对我来说……不过是平淡无奇的经历而已……”

——真的吗？

很久以前，我原本住在猫屋婆婆的行李箱里，过着每天无所事事、外加盼望着有人把自己买走，好去外面见见世面的日子。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我被一个叫做艾米莉娅的女猎人买了下来，成为她的随从猫，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我成为随从猫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居然是雄火龙！这对当时从未经受过训练，全凭一腔热血而被艾米莉娅看中的我来说，就跟绑着一条打了蝴蝶结的绳子在百米悬崖上玩蹦极一样危险……

"噗哧……"

"不要笑！我可是非常认真地在跟你说这件事。"

"对不起……"

虽然我怕得要死，但是艾米莉娅——我的主人却对我说，"放手一搏吧，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她说她会保护我。拥有身为随从猫的自觉，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重的我，听到她的话，就好像三天三夜滴水未进的流浪汉找到了几片凝结着甘露的树叶一样振奋……

"噗哧……"

"我说过不要笑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了？"

嗯。她果然没有食言，当我拼命忍受着火龙所带来的恐惧感，并且奋不顾身地挥舞起铁锹，让自己的双手在接触到厚实甲壳的瞬间麻痛不已的时候，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用手中的轻弩——"鬼岛"一次次地为我化解危机。

虽然我的攻击对火龙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不过任务最终还是圆满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艾米莉娅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到最多的经验，虽然在这之前难免要经过多番的考虑，但她最终还是决定相信我。

"因为我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伙伴。总之……我不会让你死的啦！"

她笑着这么解释道。

伙伴……而不是随从？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开始在思考它的含义了。伙伴是什么？和随从不一样么？随从要听命于主人，和主人共同战斗；随从要保护主人，比起自己要优先考虑主人的安危——这些东西，在成为"伙伴"的时候是不是依旧存在呢？

"直到艾米莉娅为了保护我而死的时候，我才清楚地体会到了'伙伴'的意义，虽然还不够完全，但那已足够成为我放弃继续当随从猫的理由了——我不想再遇见艾米莉娅这种笨蛋，也不想跟任何人成为伙伴——我不需要伙伴，伙伴只会徒增令人厌烦的痛苦回忆而已。"

"原来……你还有这么悲惨的往事啊……"因为我特意省略了最后一段，所以如我所料，塔克并没有热泪盈眶，只是沉着脸悲哀地说道。

不过，看他逐渐变化的表情，我预感到有些不妙。

"说什么傻话呐！这个世界上，只有伙伴是千金难求的！所谓的伙伴啊，就是要共同进退，一起面对危险，一起迎接胜利；有水一起喝，有肉一起吃的人……"

果然，开始说教了。

"闭嘴。"

"在重要关头挺身而出，挡在危险面前的就是伙伴；即使平时小打小闹，在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出手相助的，也一

样是……”

“我说闭嘴！真是奇怪，为什么你这种满嘴高谈阔论、做事不经大脑的白痴会选择猎人——这种吃力不讨好、又随时都有可能送命的职业呢？真搞不懂！”

“我想……”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正因为我这种乐观的个性吧！就像鸟儿渴望着蓝天一样。”

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慢慢踱到帐篷外面。仰望着无尽天穹的他，脸上写满了憧憬与希冀。伴随着深呼吸，他缓缓张开了双臂，仿佛那平伸的手臂下方会长出洁白的羽毛，载着他飞往天际似的。

不一会，他接着说：“我渴望冒险，渴望去更多的地方，结识更多的人。猎人，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直到两鬓花白，再也举不起剑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忆年轻时走过、看过、听到过、拥抱过的东西，笑着走完最后的旅途——就像寿终正寝的老鸟，躺在巢中安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也会因为回忆起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的日子，而毫无遗憾地闭上双眼……”

他放下了双臂，转过身来。篆刻在他年轻稚嫩的脸庞上的，是发自内心的笑容。肆无忌惮地咧开的嘴巴仿佛在询问着“对吧？”。我不由自主地撇开了目光。

这股莫名的悸动又是什么呢？

——艾米莉娅……

第三幕

“你在做什么呢？”

塔克就地蹲了下来，将身体压低到和我同等的高度，一边专注着我手上的动作，一边疑惑地问。

“你看不出来吗？”我慢条斯理地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纸包，让土灰色的炸药粉末顺畅地倒入由“龙骨【中】”做为基底，以随处采集的“常春藤叶”编织成的“大桶”中，“我在‘调和’，这样就可以轻松制造出‘大桶爆弹’这种威力不俗的武器。可别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提供的素材制造出自己需要的东西——调和可是一名猎人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

“喔……”

听完我的说明，塔克赞叹似的咂了咂嘴。这让我有些忘乎所以，不自觉地挺了挺胸。

正当“大桶爆弹”即将在塔克近乎崇拜的注视下大功告成之际，海岛遗迹那边似乎出现了某种不寻常的响动。与此同时，我的眼角瞥到了正在悄然接近的庞然大物。

塔克显然也看到了，他起身拔出太刀。

“那是什么？好大哦！”

我把身体转正，让那庞然大物的身影能够完全映入眼帘。然而，在看到那家伙的一瞬间，我的心脏却不由得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虽然盾蟹王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角色，但就是这个浑身散发出恶心的海水咸涩腥味的家伙，致使此刻的我和艾米莉娅阴阳相隔！

——不可原谅！

虽然咬牙切齿地这么想着，但那让人不快的紧迫感丝毫未见消散。

与其说我害怕盾蟹王，倒不如说我害怕它背上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被镂空的一角龙头骨。当看到连猎杀火龙也能当成小事一桩的艾米莉娅，被那支冲天独角贯穿身体，并且挂在上面不断朝我推进的时候，我几乎震惊得无法动弹。而现在，那个仿佛才刚刚发生不久、以至于变得历历在目的画面与眼前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盾蟹王顶着它那巨大的寄居壳，背对着我们冲撞过来。然而这次不同，那支锐不可挡的独角上，并没有悬挂着并肩作战的人的尸体——惟一让我欣慰的是，塔克正好端端地站在我的身边。

“来者不善啊。我们上吧，奇罗！”

“用不着你多嘴！”

话音未落，我已经冲了过去。然而，塔克很快就冲到了最前面。像是要挡住什么似的，他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太刀——黑刀【二式型】。

碰！

流星般往下猛坠的黑刀出乎意料地砸到了地面。

“在上面啊，笨蛋！”

它跳了起来——果不其然，通过【鬼岛】的高倍率准镜，我看到薄雾迷蒙的上空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形体，那个形体在塔克站立的位置投下逐渐变大的影子，可是那个白痴仍然毫无觉察！

“快给我滚！”

大声喝叱的瞬间，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一阵舒服的后座力传遍全身，与此同时，LV2的“彻甲榴弹”发出划破空气的长啸往高处飙升，并且精准地命中了已经接近到足以连关节纹络都能一览无余的盾蟹王。

塔克听话地滚出了危险区域。

轰！

盾蟹王的自由落体宣告结束，几乎是在同时，它的身体爆出了强烈的火光，由此散发出的火药味轻易地盖过了腥味——那是彻甲榴弹的杰作。在一秒前埋进它体内的彻甲榴弹，从内部将能量完全释放出来——说不定已经掀起一大片甲壳了吧。我暗自得意地想道。

然而，当爆炸所激起的硝烟被风吹散之后，我却看到了出乎意料的景象——盾蟹王毫发无伤！反倒是不属于它身体一部份的寄居壳——恰巧挡住要害的一角龙头骨下颚部份残留有火药烧灼的痕迹。

盾蟹王迅速刨开泥土，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它钻到了地下，就意味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那个时候的艾米莉娅，正是被这招刺穿了心脏！

轰！

塔克不远处的地面发出了可怕的巨响，一根巨大的角钻破土壤突兀地伫立在那，又很快地缩了回去。

不知道下一瞬间又会从哪里发起攻击，塔



克知趣地退到我的身边。

“你做什么？”

注意到他开始下意识地朝我跟前挪动脚步时，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数年前的那个雨夜。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这些原本并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突然变得无比清晰而真实。我看到了在幽暗的夜空中闪烁着微弱光芒的热气球，以及……在最后的一刻挺身保护了我的艾米莉娅……她的身影在一道将天空映得通亮的闪电之中，犹如影拓般永远地烙印在我脑海里，鲜明而触目惊心。

“别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不要随便重复我已经听厌的话。”

我猛然惊醒。

“嘿。”

就在这个时候，脚下的地面传来了微妙的震动。

——来了！

一个高大的轮廓迅雷不及掩耳地挡在了我的面前！

锐角钻出地面，穿透了那个轮廓。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他被杀掉了！？……不，不对，为什么我还是能听到那白痴般的笑声呢？我强迫自己仰起脑袋，直视那将自己的身子从土中剥离的盾蟹王，它仍然背对着我，那根巨大的角威慑似的在半空中晃悠，而在那上面，就挂着被吊离地面的塔克！然而，独角锐利的尖头并没有穿透他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他只是在独角冲破地面的瞬间，抓准时机躲过了致命要害，并且张开手臂牢牢箍住了独角——真是惊人的反应能力，我似乎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盾蟹王的动作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被抓住的是寄居壳，我猜它压根连自己的背上多了个异物也没有察觉——塔克开始攀住一角龙头骨上的裂缝试图站立起来。他很快就做到了，然后举起黑刀往头骨上失去了眼球的眼窝奋力一插。在轻微的抵抗之后，刀刃穿透了最为脆弱的背甲，深深地扎了进去。

盾蟹王的身体开始痉挛起来，随即八足一软，腹部无力地被自身重量按倒在地上。这个瘫倒的动作差点将塔克摔了下来，但他还是拼尽全力抓住独角，将黑刀以不屈不挠之势在盾蟹王体内搅动了几圈，最后藉着踢蹬一角龙头骨的冲力反弹起来，跃到空中。

犹如拔掉了酒桶上的软木塞，粘稠的墨绿色液体从盾蟹王原本插着黑刀的伤口处喷涌而出——这是毫无悬念的致命伤。

然而，命不久矣的盾蟹王还是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第四幕

感觉眼前的景物像是被装在透明的水泡里，然后由一只大手拼命挤压，直到五颜六色的颜料充分混合搅成一团似的。由于高速的下落，无法及时调整焦距的眼睛只能记录到一片被拖曳成抽象画的景物。

在这之中，有着盾蟹王疯狂转身的影子——虽然它已经死了，可是两只巨钳却以自由落体的态势朝我头上砸来。就在我几乎听到脑浆爆射声的同时，头顶上方突然爆发出刺眼的火光。抬头一看，盾蟹王的两只巨钳正在突突冒火，爆炸所引起的气浪硬是



奇罗被它的尾巴扫中而受了伤。在用药草捣出的药汁简单地止了血，并且清理掉和血一起凝固在伤口周围的污垢之后，我惊慌失措地发现，那道伤口已经乌黑发紫了。

“黑狼鸟的尾巴上有毒……我居然忘了这一点！”

将它轰出了原本的下坠轨道，也顺势让地面加速朝我扑来。

摔了个狗吃屎之后，惯性又用力踢了一下我的屁股。奇罗做出投掷爆弹的姿势、乌黑的斗篷上下翻飞的画面随着我的滚动重复了三次。

我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视线随着奇罗仰望的方向移去。只见东边的天空，仿佛要遮挡住阳光一般，一对巨大的翅膀以最大限度朝两边伸展，缓慢拍动着制造出鼓瑟的风声。

“哼……黑狼鸟。还真是没完没了的霉运。”

只听得奇罗如此冷淡地嘟囔着。

………………

…………

……

远处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吼叫……

穷追不舍的脚步声逐渐消逝在耳畔。由于长时间的奔逃与缭绕不止的压迫感，此时一头栽倒在营地床上的我眉头紧皱地忍耐着急促的心跳所带来的苦闷痛楚，甚至能听到太阳穴突突跳动的声音。

虽然如此，我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争分夺秒地开始为奇罗处理伤口。在黑狼鸟突如其来的猛攻之下，

我咬牙切齿地捶了一下地面。又仔细查看了一次奇罗皮开肉绽的伤口，毒性搞不好已经渗入肌肉，它顶多再撑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之内，在它身边的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明白了！”

“你……要去哪？”

奇罗就连撑起上半身的力气也没有了，它就这么艰难地支起眼皮看着走出帐篷的我，用单薄到几乎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就被风吹散的声音问道。

“解毒草加上蓝蘑菇，就能调和出治疗中毒状态的解毒药。这可是猎人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啊，对吧？”

“难不成……你现在要去采集？别开……玩笑了！那家伙现在……搞不好就守在外面呢，你一个人……”

“你不要担心啦……”

我故作镇静地打断了它的话，然而，接下来的话我却没能说出口。

毫不犹豫地背过了身，外面是越发耀眼的白昼之光。

那个白痴……以为这么做就能让我

改变主意吗？真是太异想天开了。

可是，也没人叫我非得表示感激吧？我到底在兀自反对着什么？

雨林那头的战斗似乎已经开始了，那个白痴没问题吧？

这个时候还显露出担心，简直不是我的风格。

就算他没有办法带回解毒药也没关系，反正我的心脏，早在艾米莉娅死去的时候就被冻结了；现在的我，应该是一个毫无感情可言的行尸走肉……

——真是如此吗？从遇到那个白痴开始，连我自己也对此产生了动摇。

不知道为什么，黑狼鸟从远处传来的每一声嘶吼，都像是针扎般刺激着我的神经。

不过我死也不会承认，这是因为担心那白痴而造成的。

就算他死在黑狼鸟手上也……

——真的是这样吗？我发觉自己越来越琢磨不透自己的感情了。如果现在能动的话，我是不是会去帮他呢？

当然。

我很讶异自己居然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答案。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事后才得知那只是短短的十五分钟——伤痕累累的塔克终于出现在帐篷的入口，他的背后是强烈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阳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干掉它了吗？”

即使我已经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招呼语，但是到了真正需要开口的时候，却往往变成毫不相干的另外一个意思。

“不，它逃走了，带着负伤的左眼和左耳。”

听起来有些自豪。

“而且，我采到了足够分量的解毒草和蓝蘑菇。”

他用双手揉碎那些草药，然后混进湖水倾入一个透明的细颈瓶里，均匀摇晃之后从瓶口喷出一股青蓝的烟雾。我默默地看着他将解毒药倒出一半涂在我受伤的部位。

当我将剩下的药水一饮而尽，并且感觉到体力逐渐恢复的时候，他正眯着眼睛安心地注视着我，然而，我却没有办法正视他的眼睛，是因为他的眼神跟艾米莉娅如出一辙的关系吗？艾米莉娅的死，对我造成的影响就这么深不可测吗？难道……我还是无法放开跟她的回忆吗？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既然过去已成事实，那么我究竟又在耿耿于怀些什么？

我想，只有怀抱着那份美好，才能够义无反顾地追逐未来的天空吧，坚强地独自一人……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

终幕

——真是受不了，那个白痴到底想干什么啊！？

细细回想起来，那件事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这期间，我还是以队友的身分和塔克一起接受并完成了许多委托。按理说，那个白痴应该积累到不容小觑的经验了才对，但是很显然，他将那些经验全部转换成肌肉储存在大脑里了，换言之，他准备把自己锻炼成有勇无谋的健美运动员。而这一点，此刻正从舍身取义般出现在鬼岛瞄准镜一角的白痴

身上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

而横在他面前的，除了在浓雾中不断往城砦这边靠近的山一般的巨影之外，还有由近百名猎人冒着被踩扁的危险冲上去摆放的大桶爆弹——我已经被塔克那没头没脑、完全就只是为了送死而准备的勇气彻底折服了。所以，为了避免他因为不知死活地靠近爆弹埋设区而被炸得尸骨无存的局面，我决定暂时放弃引爆工作，从城墙上跳下去。

当然，一走近塔克身边，就要先给他那十足匹配“白痴”这个形容词的后脑勺来一枪托。

“呜哇！好痛……奇罗，你干什么！？”他哭丧着脸转了过来。

“这是我的台词。”

“那您请说。”

嬉皮笑脸的家伙。

“你的脑袋里究竟装了多少斤麻花？”

“咦？”

“别给我装傻！”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不想死无全尸的话，就给我退开！”

“唔……我只是想帮忙而已啦……”

超级沮丧的表情。

“匹夫只懂得帮倒忙而已。”我一边毫不留情地挖苦着，一边为鬼岛装上“LV2扩散弹”，确保不会发生一击不中的情况，“不要再让我重复第二次——赶快给我退到那些猎人身边！”

“我拒绝。”

“……”

“我要跟奇罗站在一起，因为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保护奇罗！”

油腔滑调的家伙……

“随便吧。”

“嘿嘿。”

“不过……”

“？”

“到最后可别因为被我救了几百次而痛哭流涕。”

“唔……太伤人了啦！”

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大雾中央爆发出耀眼的白光，密密麻麻地飘散在空气中的水分子，被呼啸着卷动出旋风的气浪硬生撕裂，消散得无影无踪。

“天灾”的脚步继续撼动着大地。

从幻化成雨滴的雾气中崭露头角，“天灾”向着心惊胆寒的人们抖动着一望无际的轮廓。

在那巨大无比的头颅前方，除了即将面临沦陷的城墙，还聚集着一群胆敢向大自然挑战，企图改变命运的人们。他们拥有一个光荣而神圣名字——怪物猎人——命运的挣扎者。

而人群的最前头，傲然挺立着两个反差巨大的身影，一个人，一只猫。

“喂，我说，你就抱着成为‘传说猎人’的梦想展翅飞翔吧。因为……有我在。”猫对人说。

“我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要放弃啊！一起上吧，奇罗！”人对猫说。

“不要命令我！”

迎着狂风，那只猫毫不客气地回应道。

【全文完】





我的暑假

机种：PS	发售时间：2000年6月22日
制作公司：SCEJ	类型：AVG

在那个暑假里发生的事情，我想我这一生都绝对不会忘记。

文/翔月

玩并快乐着

2000年，霸王PS2横空出世，以傲视群雄的猛烈之势横扫游戏市场，谱写着主机历史上新的传奇。就在大部分人的眼球都被它的优雅伟岸之姿俘虏时，《我的暑假》，这样一款由SCE出品的“小品”级的游戏悄然问世了，它宛如一缕清风，给当时热火朝天、愈演愈烈的游戏业界带来了一丝温馨与清凉。

《我的暑假》以一位中年男子展开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平常的故事。主角是一位普通的九岁小男孩，而他的名字就叫做“我”。1975年，“我”的妈妈就要生小宝宝了，碰巧“我”又放了暑假，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爸爸决定这个暑假把“我”送到住在乡下的姑姑和姑父那里，暂时拜托他们照顾“我”——就这样，玩家将化身为主角“我”，在田园小镇月夜野度过一个月。这期间，“我”会在姑父家附近的大山中四处探险，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无尽乐趣，结交当地的小伙伴，还会与表妹小诗之间萌生一段小小的感情（爱情？）。总之，过一个既有趣又充实的暑假，就是玩家游戏的目的。

一说起“AVG”类型的游戏，相信许多玩家首先想到的不是《生化危机》就是《寂静岭》。而《我的暑假》虽然同样被定义为是一款AVG，但它却不带有任何的科幻与恐怖色彩。在游戏中，你不需要面对凶神恶煞的怪物，也不必担心自己会因病毒的侵蚀而导致功亏一篑。这款游戏甚至连“GAME OVER”的概念都没有。那么，玩家在《我的暑假》中到底能够玩到什么呢？

由于世界观及制作理念的局限性，天生注定了《我的暑假》在“游戏性”方面完全无法与《生化》等AVG游戏的代表相抗衡。为了弥补游戏性方面的不足，开发人员在主游戏中设计了许多有趣的迷你游戏，玩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虫子相扑”。这个“戏中戏”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游戏中惟一具有“胜负”概念的部分，而且它与剧情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一款被规为休闲类游戏也不为过的“小品”，《我的暑假》在各个方面制作得都十分出色——欣赏着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的精美画面、聆听着数量虽少但曲曲动听的音乐（主题BGM最赞）、操纵着由



插画家上田三根子执笔设计的可爱角色、品味着虽然平凡但却真情洋溢的乡间生活……一路玩下来，也许你不会体验到一丝一毫的惊险与刺激，但游戏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温馨、清新的氛围却会长时间充盈着你的心田。总体来说，就如同许多文字类型的游戏一样，我们在《我的暑假》中所游玩的，主要还是游戏的剧情。

玩并感动着

《我的暑假》的故事，就如同一杯柠檬茶，开始喝的时候纵然清香宜人，令人心旷神怡，但细细品味却会感到微微的苦涩。而其中最苦的那一口，则来自于离别的感伤。在结局动画里，汽车缓缓发动起来，爸爸就要带“我”离开这个美丽的小镇了。把脑袋探出车窗，“我”看到小诗拼命地追逐着渐渐离去的汽车，一面挥手，一面不停地大喊着“再见——！”。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与她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伤感地把头缩回车内，却猛然看到在这里结识的小伙伴们正站在高高的树枝上为我送行……当笔者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心中刹时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感动，双眼随即便湿润起来……

玩并回忆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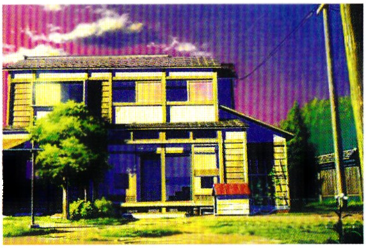
抓昆虫、钓鱼、与小伙伴们在大自然中尽情地玩耍……这是许多人都曾有过的童年经历。而当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在玩着这么一款“意欲”勾起人们回忆的游戏时，往往会很容易便与其中的某些场面产生共鸣。

真正带给笔者感动的游戏并不多，《我的暑假》是其中的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简简单单的场面，却不可思议地至今仍鲜明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也许是那一个月的生活让笔者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与“我”融为一体了吧……

就像平凡中也可以诞生非凡一样，小品中也并非没有诞生大作的可能。《我的暑假》得到了众多玩家的认可，销量也十分可观（听说购买游戏的人群中有不少大叔），并且有了一定数量的拥趸，稳定的续作销量便是最好的证明。看来即使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人们也还是很需要回忆的。

诚然，《我的暑假》是成功的，它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游戏方式以及一种崭新的游戏理念。

不过，笔者在玩续作时，却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与初代相比没有多大不同嘛。难道随着标题后面数字的增加，得以革新的就只能是画面的精细程度、迷你游戏的类型，还有变换一下故事的背景吗？希望这不会成为“《我的暑假》系列”进化的瓶颈。







如龙见参！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08年3月6日
制作公司：SEGA
类型：A–AVG

文／清雨

“其实你留在这里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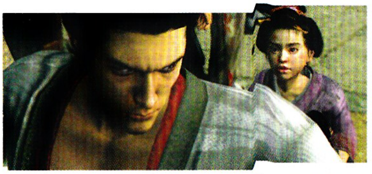
“啊，我要留在这里，等那个男人，那个杀害了我的挚友，扭曲了我的人生的那个男人。”

“这么说，你是想要复仇了？”

“不，与复仇无关，我只是想再次和他一决胜负，作为一个武士……”

平凡的初识

现如今，以次世代主机为载体的游戏实际上很难让玩家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对一直关注着电视游戏领域的人来说，所谓的次世代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画面水平，大家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标准。显而易见的是，在PS3发售之前我们想像的那种情景并没有出现：没有锯齿的画面、更加靓丽的色彩、更加丰富的游戏内容。游戏在画面表现上的各种要素大多只是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再加上“《如龙》系列”的作品向来不以画面为卖点。返璞归真的肉搏战斗、真实可信的游戏氛围、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才是这个系列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过，当初得知它的最新作将出现在PS3上时，笔者还是非常期待这部作品能在之前相对较弱的画面部分有大的改进。最终拿到游戏后发现，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材质、光影、人物面部特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实事求是地说，面对这样的画面，



笔者的感受与当年PS2上的两作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看过主角那怪异的跑步姿势和几场名不副实的战斗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对这款游戏的最终表现愈加担心。

另类的惊艳

然而，与画面、手感以及其他一些外部要素的平凡表现相对的是，作为游戏核心之一的故事情节和世界观在本作中发挥了完全出乎笔者意料的强大威力。"惊艳"这个词向来是形容外貌的，但这款游戏的剧情确确实实给了笔者这种感觉。首先，故事的时代背景变成了公元十七世纪初期，和前两作的现代背景迥然不同，而创作者在撰写剧本时也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环境、风貌和语言特征，一些在现代日语中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的名词、代词、习惯用法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人物对话中，有一些还加上了详细的注释，足以看出制作人员为打造一个相对真实的环境确实是煞费苦心。

而整个游戏最出彩的地方非故事情节莫属，笔者曾经在游戏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体会到了当年看金庸小说时的爽快感。众所周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天马行空的武功和曲折离奇的恩怨情仇以外，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虚构的人物放到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甚至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之间产生互动，参与一个个确切存在过的历史事件。这种根植于历史的想像，无疑为小说增加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真实性，亦真亦假，到最后甚至让人难辨真伪。而《如龙见参！》的整体情节，正是参照了这种套路。

宫本武藏原本是一家武馆的教习，在受到德川家剑术师范丸目长惠的邀请后，参加了由德川家康领导的东军，准备在战场上一展身手。随后，丸目交给他和同样被雇来充当杀手的真岛五六八一项危险的机密任务，前去暗杀一名"叛徒"。而在暗杀成功后，两人发现所谓的"叛徒"竟然是德川家康的儿子——结成秀康。他们随即惊慌失措地逃到事先与丸目约好的汇合地点，但带着大批人马出现在两人面前的丸目，显然不是来迎接他们的。在被追杀的过程中，真岛为救武藏和敌兵一起跌落悬崖，使得武藏可以最终来到真岛的故乡，与真岛的"妹妹"浮世相遇。两个无依无靠的人顺理成章地生活在了一起。但好景不长，幕府对武藏和真岛的不依不饶让一群山贼拿着通缉令来到了武藏和浮世居住的地方，坚持不再用剑的武藏虽然凭着一双铁拳击退了大量山贼，但浮世却被漏网之鱼用她自己的剑杀死。阴差阳错的误会之后，武藏只得拿起浮世留给他的两把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几经辗转，武藏在一名神秘僧人的引领下来到祇园，用"桐生一马之介"这个名字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担任保镖和打手的日子波澜不惊，武藏很快就习惯了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名字，在祇园里度过了五年。突然有一天，一位自称被宫本武藏杀死了所有家人的小女孩找到他，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武藏自然不会是杀人凶手，但面对这让人匪夷所思的委托，他应该作何选择呢……

期待的收场

刚才已经提到过，这部作品不仅仅将日本历史上迷雾重重的传奇人物宫本武藏与系列前几作的主人公"桐生一马"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对众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许多人物既保持着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同时又有着游戏赋予他们的新身分，新元素。对于比较熟悉那段历史和其中诸多人物的玩家来说，一定会对着游戏中的许多场面啧啧称奇，暗自佩服剧本作者的想像力。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杂糅了"十七世纪初期的日本"和"如龙"的世界，二者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系列作品在剧情方面的高峰。让人更加期待如龙系列的下一部作品。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潜龙谍影 4 爱国者之枪》 作者：伊藤计划（日）

从中东到南美，再从南美到东欧，斯内克的最佳搭档奥塔肯跟着这位衰老的传奇战士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半球。而一行人渐渐接近的真相，同时也是一个远超想像的残酷事实。困扰斯内克多年的谜团被逐一解答，同时也有数不清的生命因他而消失。但一切的终点，就在不远的前方。斯内克拖拽着老迈的身躯不断探寻，不断追求。为了终结自己的宿命，为了将美好与自由留给下一个时代。在战争已经被彻底改变的世界里，“老蛇”的步伐必将愈加蹒跚。



和印象中的大多数日式小说不同，在这部由热门游戏《潜龙谍影4》改编的剧情小说中，绝妙的心理分析和精致的动作、环境描写占了大部分篇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欧美小说经常使用的手法。台词部分虽然将游戏中的对话删减了不少，但绝对保证原汁原味，连标点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同时也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关键对话一句也不少，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将阅读者带入原版游戏的氛围之中。当然，作者同时对剧情中一些不必要的部分进行了删改，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读者对整体剧情的把握和了解。

《泪指环物语 犹特纳英雄战记》 作者：はせがわ みやび（日）

在与帝国举行和平谈判的那一天，琉南的父亲以及其他数千人由于圣龙“缪斯”的攻击而殒命。帝国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琉南祖国的全面侵略。主人公与同伴霍姆兹——他的祖国格拉纳达是另一个遭到帝国铁蹄践踏的地方——一起，下定决心为了恢复往日的和平生活而战斗到底。在他们前进的路上，不仅有无数的艰难险阻，还有许多值得信赖的可靠同伴。一个史诗般的宏大故事慢慢拉开了帷幕……

小说总共分为上、中、下三部，是作者はせがわ みやび的处女作，因此字里行间无不散发出一股激情与活力。全书基本按照游戏原作的情节展开故事，总体来说改动并不大，不过值得称道的是在许多细节的表现方式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游戏原有的模式，而是积极发展出了另一种更具真实感的笔触，在原作那厚重的剧本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角色的性格特点，非常值得一读。



另外，小说插画的作者也是游戏的人物设定负责人广濑真由美。看到那熟悉的画风，想必能增强读者，特别是玩过原作的读者在阅读时的投入感。

《遥远的时空中 舞一夜》 作者：矢吹ましろ（日）



举行为京都祈祷和平的“奉纳舞”的日子渐渐临近，但整个京城之中，能够担此重任的舞者却一个接一个地因为神秘的疾病卧床不起。这个时候，龙神的神子——元宫茜，在皇宫内的舞殿与一名自称多季史的舞者相遇了。对“神子”这个身分充满抵触的茜，为那些想要侵蚀自己的怨灵而苦恼的季史，被接连发生的怪异事件搞得苦不堪言。那渐渐崩坏的八叶之绊，还有茜与季史之间的恋情，究竟会在不久之后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这部改编小说虽说是以原作的剧场版为蓝本，参照了剧本、分镜头、画面表现等多种要素，但最后却是以另外一条线索展开了整个故事，可以说是另外一个“舞一夜”。不过，这对文字和故事情节的感染力并没有什么影响。茜和季史之间的恋情、与八叶们的擦身而过，还有茜的苦恼……各种描写真挚感人，全篇都溢满无穷无尽的温婉和贴心。作者用女性特有的柔美语言和感触，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没有怪异矫饰，没有繁复辞藻的纯真故事，让主人公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hack//G.U.》 作者：滨崎达也（日）



《The World》，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网络游戏。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有一个不顾游戏管理人员的阻挠，不断进行杀戮的PKK（Player Killer Killer，猎杀“玩家杀手”的人）——驰尾。他与神秘的玩家杀手三爪痕之间的“因缘”，突然间再次发生了扭曲。为了唤醒在游戏中失去意识的志乃而变成众人皆知的PKK的驰尾，究竟能否从将他变回一级的三爪痕那里得到答案呢？那些和志乃一样在现实中失去了意识的人，能否在驰尾等人的努力下恢复正常呢？

这部总共由四本书构成的小说并不单单还原了游戏中的情节，还加入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内容。比如与前作《.hack//》之间的联系、游戏人物的内心挣扎等等，这在强化了小说世界观的同时也加大了理解的难度，要是不太了解“《.hack//》系列”之前几部作品的构成和内容，可能在阅读时会发现不少陌生的名词、事件。不过，从整体来说，作者虽然在改编时对整体内容作了不少修改，但依然保留了原作的魅力。同时，哲学、心理学、佛学等相关内容的加入，更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



自由与责任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最终幻想Ⅵ　地点：费加罗城

在位于大陆中央的一片荒漠之上，伫立着费加罗城堡，统治它的国王艾德迦是个以喜欢向女性献殷勤而闻名的花花公子，上至花甲，下至二八，不论身高体重相貌，只要是在他面前出现的女性均是他的目标——这样的传闻被很多人所熟知，连同在国王的治理下充满了活力的费加罗一起成为了一个标志。但是，谁又知道，在那被轻浮与散漫所掩藏的外表下，究竟流淌着怎样的热血与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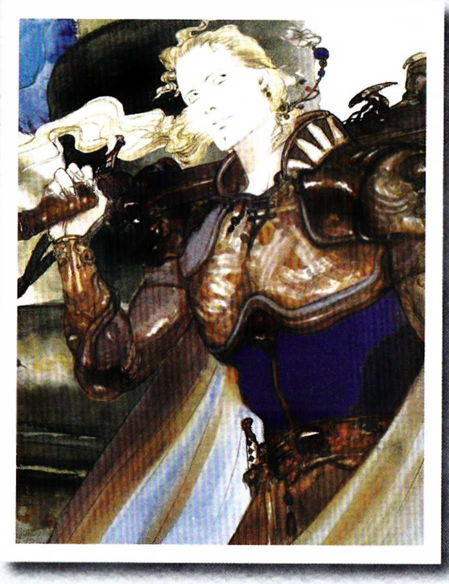
虽然身为帝国联盟国的国王，看透了帝国劣行的他却暗中为回归者提供各种援助。

为了帮助被帝国追杀的蒂娜和洛克，他毅然离开自己的故土，踏上了远征的道路。

即便是在自己所统辖的城堡之中，他仍然坚持将买东西的钱全额付给商贩。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性，他都坚持以自己的礼节恭敬相待。

作为机械文明的旗手，他带领着费加罗城在历史长河中作出种种进化，力求创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



世界崩溃之后，在万物都面临毁灭、大陆陷入绝望的时候，孤身一人的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臣民们。

……

但是，比起那个决定了未来的夜晚，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由于帝国军的投毒，费加罗城国王病情突然恶化，年幼的艾德迦和弟弟马修甚至来不及为父亲与国家的命运感到悲伤，继任为下任国王的重担便交付在了他们身上。

成为国王，也就意味着担负起与帝国抗争，为百姓谋利的命运；成为国王，也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希望、未来、荣辱都交付给人民。向往自由的马修和艾德

迦憎恨这样的生活，他们的心早已驰骋在荒漠外的平原之上。

但是，即便枷锁沉重，也必须有人背负。

在星光几乎无法点亮的黑色夜空之下，年幼的马修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要离开这里，放弃这个兵荒马乱的王国，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你说你也对此感到厌恶是吗？”

“如果我们一起离开，王国该怎么办？父亲会说什么？马修……我们掷硬币决定吧，如果正面朝上的话你赢，如果是反面就是我赢，我们选择自己想走的路，绝不后悔，好吗？”

硬币投入空中，转眼间，就是十年之后。

十年之间，费加罗以稳定的势头向前发展着，人民生活得安定而自由，这一切都是因为费加罗国王的开明统治。





当马修再次回到城堡的时候，夜晚仍如那个晚上一样深沉，但是，站在夜空下的人却已截然不同。那一天，马修赢了，他选择了自由，艾德迦则留下，统治父王死后留下的王国。十年了，艾德迦成为了一名称职的国王，而马修，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十年了……你这小家伙也变得这么魁梧了。”艾德迦注视着仿佛一夜之间成为大人的弟弟，欣喜地说道。

“哪里，哥哥才真是适合当国王呢。”

“马修啊……我真是个无愧于父亲的国王吗？”

“当然，父王在那边一定很自豪呢。”

“十年了，很漫长啊……”艾德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我们俩都长大了，来一起为父亲干杯吧！”



“也为母亲，还有费加罗……”

酒杯轻轻地撞击在一起，为了祖国，也为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在岁月的洗礼下，他们已经变成了与十年前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果当时的硬币是反面，现在又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马修也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直到看到艾德迦为了劝说飞空艇的主人西捷亚加入反抗帝国阵营而取出硬币打赌的时候，他才明白了哥哥真正的想法。

那天晚上的硬币，其实两面都是正面。

在自由与责任面前，艾德迦把自由留给了马修，自己选择了责任。

男人的抉择

在《最终幻想Ⅵ》中，有太多太多让人感动的片断，当从小就被遗弃在荒原上的嘎因为父亲仍活着而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当因为飞空艇被毁而失去梦想的西捷亚登上心爱的女人留下的遗物——一架拥有最快速度的飞鹰号的时候；当魔大陆即将坍塌，独自留下抵抗敌人的影忍在最后一刻逃出来的时候；当加源在魔列车前与自己死去的妻儿告别的时候……

在费加罗所独有的雄壮音乐下上演的艾德迦的故事也是如此令人难忘。

和马修一样，艾德迦也渴望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不继承王位，还有谁能管理父亲留下的费加罗？在兄弟俩还没有开始丢硬币之前，艾德迦就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作为兄长，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马修离开费加罗开始自己的修行之旅时，艾德迦成为了年幼的国王，他并没有因为枷锁而改变，而是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枷锁。

不愿为世俗礼节所束缚的他，对与女性接触有着自己独有的方式。

渴望自由的他，利用机械文明的力量将费加罗武装成了一座可以自由在沙漠中移动的巨大碉堡。

责任绝不仅仅是责任，而是要成为自己的梦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然而，艾德迦做到了，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抉择。

编／YULA

玛娜传奇系列 人物设定集

玛娜传奇 学园的炼金术士们

“《玛娜传奇》系列”两作中已有18名同伴，加上一些小配角和敌人，登场角色的数量可谓十分庞大。而且每个角色都是相貌性格各异的个性派，设计师也绘制了大量的设定方案，可以说最终人设就是在无数构思的基础上诞生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就以这些背后的设定为中心，追踪登场角色的原貌吧。

厂商：GUST	机种：PS2	类型：RPG

维因·奥雷沃鲁斯 玛娜传奇



《玛娜传奇》的主人公，背负着不幸的命运。这是他手持玛娜的小猫萨尔菲变化成武器时的样子，在创作的时候经过了细致的设定。而且PSP版中萨尔菲也附加了声音。



◀方案1
头发为蓝色，肩上为萨尔菲模样的玛娜。应该是比方案3更靠后期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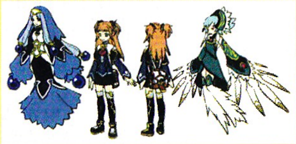


▲方案2
一身玛娜武装。不光是表情，连眼睛也和一般的人类有很大区别，表现了维因这个角色的两面性。



▲方案3
接近原型的玛娜和其武器变化。感觉像是初期设定，玛娜除了剑以外还变成了斧头的形态。要是这幅被采用的话，想必维因的战斗风格也该改变了吧？

菲罗梅尔·阿尔通 玛娜传奇



◀方案1
菲罗的话自然是跟风之玛娜一起，不过也有方案画的是和水之玛娜订立契约。水之玛娜维姆被女性角色莉莉亚选中的原因可在此窥见一斑。



《玛娜传奇》的女主角，像个跟班的玛娜和大大的包是她的标志。似乎在很早的时期就固定了角色形象，但令人眼熟的方案也不少。



▶方案2
在战斗中取出配药罐引起骚动的菲罗。她带着包包就是因为这个罐子吗？吊着猫的书也颇令人在意。

缇缇尔米米妮可梅蕾（妮可） 玛娜传奇

兽人族少女妮可的设定方案十分丰富多彩。因为原型是兽类，给人的印象有所不同，所以在确定之前反复尝试修改了多次。爆竹型的巨锤也有着多种构思。





▲方案1
上图和实际的妮可基本一致，只不过都穿着鞋子。不难想像兽人族的设定是在这之后才变化的。



◀方案2
服从木之玛娜的上侧设定图就是实际的妮可形象，不过貌似耳朵那部分给人感觉像山羊。从身为猫科这一点来讲，下身的造型要跟接近一些。

刚纳尔·达姆 玛娜传奇



同伴之一，本作中惟一在《玛娜传奇2》也有登场的角色。身为维因等人的前辈，那把形态威猛的大剑从很早之前起就是他不可或缺的搭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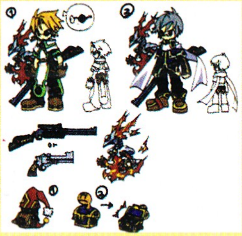


◀方案1
颇有主人公的气质。这个时候他还单手拿着盾，和一副旁若无人的形象有点不一样。



▶方案2
发型和胸部能让人看出刚纳尔的影子，而最大的区别是表情。要真有这么温和，同伴也不会被卷入灾难中了吧?

罗克希斯·罗森克莱兹 玛娜传奇



▶方案
一大区别是武器并非卡片，而是枪。要是采用这幅的话也会影响到使用技能，可能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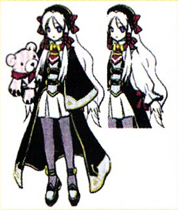
大概因为和维因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所以设定方案也显得和维因有种形成对比的感觉。不过最终还是如右图所示，采用了优等生的稳重形象。



帕梅拉·伊碧斯

玛娜传奇

只因是〝《工作室》系列〞的老角色，帕梅拉的设定即便是初期方案也没什么异样感。抱着心爱布偶的可爱模样也为系列FANS所接受。



◀方案1

被布偶遮盖的服装的设定图。虽说是幽灵，但也身穿着学园制服，可见帕梅拉希望毕业的决心有多强。



▶方案2

这幅也很像幽灵。右边酷似守护神的东西具体不知是什么，但如果帕梅拉有玛娜的话，想必就是这个样子吧？

安娜·雷姆利

玛娜传奇



少女剑士安娜的形象，在确定之前经历了一个相当迂回曲折的过程，这一点从设定方案就能想像得到。从造型本身到武器，有的方案甚至连面容都完全颠覆了，十分有趣。

▶方案1

差不多可算定稿的一幅。惟一的不同点是手持双剑的部分，可以想像这是一种麻烦程度比威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方式。





◀方案2

或许是因为标志性事物长刀变成了法杖，所以感觉像是另一个人。不过这幅也显示出安娜和幻之玛娜已经建立关系了。

▶方案3

这幅连武器都没有，气质也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同伴，不如说是同班同学一类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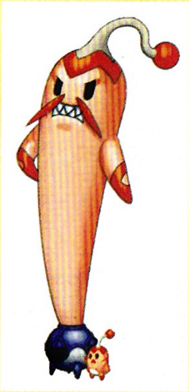




◀方案4

年幼少女的气质和安娜很像，但和定稿一比还是相差得比较远。不过以太阳伞为武器，让人很想知道战斗起来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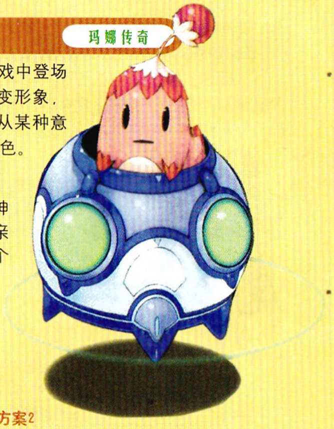
姆沛·欧库塔比亚·翁德拉切克8世　玛娜传奇



神秘的留学生，设定图和游戏中登场的样子几乎没有不同之处。不改变形象，或许就是作为特殊设定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也算是个宝贵的角色。

◀方案1
使用连击终结技王者之鉴时出现的神秘物体。样子酷似姆沛，难道是亲戚？它待在哪里？问这种问题就是个土包子。





◀方案2
平时都待在宇宙飞船一样的胶囊里，但在发生特定剧情时也会现出全身。可爱的模样与其说是王者，不如说是吉祥物。

相关人员　玛娜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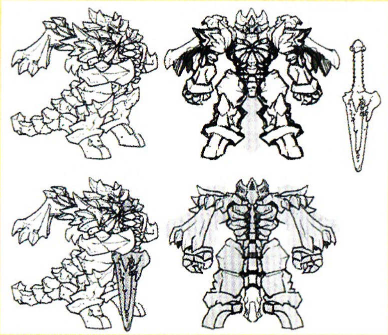
在暗处支持维因一行活动的角色当然也有详细的设定方案。有的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剧情中看到，有的则只在战斗中出现，值得关注。



▶副校长方案
一向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副校长，在设定方案时期已经有着锐利的视线。该说是在面对问题学生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么？



▲校长方案
《玛娜传奇》时代的校长。为人和蔼可亲，而他那副值得信赖的气质连泽普尔也想要模仿。背上的装饰一般是看不到的，值得注意。



▲金之玛娜方案
刚纳尔订立契约的玛娜。威严的形象让人感觉到玛娜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强大力量，经过仔细描绘的剑也值得注意。



▲木之玛娜方案
和妮可订立契约的玛娜。虽然使用了系列中大家熟悉的妖精造型，但只要玩过《玛娜传奇2》，就知道妖精是另一种存在。

《玛娜传奇》概念彩图欣赏

概念彩图1



PS2限定版BOX彩图



概念彩图2



概念彩图3



制品包装彩图





概念彩图4



杂志广告彩图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要不是看了这期的读者来信，编辑部众人都差点忘了属于学生们的暑假已经来临了，在这里就先祝各位吃好玩好心情好啦！时间过得真是快，印象中也好像总是在祝大家节假日愉快，这是为什么……（远目）

2.从本期起，《游小说》也有专属的小编明信片了！不知大家对小编们自行定制的图案都有些什么看法呢？说起来这明信片从起初的计划到最后的出炉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滴，欲知详情，还请各位关注后面的“小编自爆区”！

3.本期内容将有一点小小的变动，就是《宿命传说》漫画停载一期，下期将继续推出。讨厌这部作品的同学眼前可以暂时清净一阵子了，喜欢的同学嘛……嗯，就当漫画作者本月外出取材去了吧～（光速逃）

《游小说》第15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8%
满　意：54%
一　般：17%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潜龙谍影 李蛇
第三名：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二名：刺客信条同人
第三名：寂静岭3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西安·陈思扬）说实话，看了这么多“调查表”，虽然没寄过几张，但最令我满意的就是本辑的了，还能体现一下“人权所在”。

原来之前小调查表的罪过已经上升到侵犯读者人权的高度了（抖一下）……事实证明改大尺寸是明智的决定，YULA也欣喜地发现大家写回函的积极性提高了，画画的同学也不少……今后还要继续支持我们哦！o(∩_∩)o

（常熟·王磊）以往看到的都是RPG类游戏的小说，我觉得好无聊啊，写得再好，能把攻击时的效果给写出来吗？没玩过游戏的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写现实一点的养成类小游戏吧，或者就写恐怖类的……还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有，我想看伤小Y自尊的那个《咒怨》。

貌似那部吓死人不偿命的日本电影《咒怨》还真有游戏，不过是FLASH的在线小游戏……有人愿意写吗？请联系其他小编，谢谢。

（广州·孔振国）就在方框内究竟打✓还是填涂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两刻钟。毕竟受高考制度影响颇深，难以自拔，到头来还是选择两者皆做，无所适从。

（握手）这位同学，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就像我们当编辑当久了，每次看电视时都会条件反射地给字幕作校对，而且还经常能发现错别字！其实是比较囧的一件事……

（昆明·白铧）"什么也不想画了，只是想说：为什么这期封面的斯内克仿佛是在大叫"便秘好难受啊！"……为什么呢？Can you tell me？

（强忍住笑）这个问题有意思，不知之前UCG用这幅图当封面以后是否也看到过类似的疑问～～好，下面就来听听身为男同胞的几位编编有何高见吧（现场采访）！

呃……我去帮他拿手纸……

我觉得他是在大喊："超级赛亚人，变身！"

是么，我倒觉得是X压抑，大家都知道斯内克一直过着和奥塔肯同居的生活，常年见不到美丽的姑娘（阳阳那个LOLI可以无视）。日子久了自然会苦闷，苦闷了自然要大喊发泄一下嘛，不然会伤身体的。

那就是在大喊："好久没有锻炼身体了！！"

看，男同胞们的观点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茶）

互动空间 <杂志交流篇>

（南宁·黄嘉伟）望小编加油，向成为UCG一样的大刊努力吧！你们的征途，是无尽的加班！

你你你……虽然"最狠心读者"的位子前面已经有人坐了，但把你这段话收进年度读者语录之一是绝对没问题的！（握拳）

（武汉·姜喃）最近郁闷啊！当我正拿着字典辛苦攻略《FF10》国际版时，惊闻民间汉化版出来了！当我手捧着中文版D碟时，心中百感交集……过了今天我就高三了，八成是没时间玩游戏了，PSP也得封机了……没关系！过了今年又是一条好汉！所幸的是最近将天幻汉化的《FF9》中文版通关了，没想到我玩过几乎所有的《FF》，甚至《FF6》也只是打到世界崩坏，第一部通关的《FF》竟是9代，当真是万事不可预测啊……

喜欢你的"过了今年又是一条好汉！"。和姜喃读者同病相怜的同学们，不妨拿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吧，游戏机就在前方，过了今年，它还能逃出你的手掌心吗～

（广州·管文俊）据报道，我国低龄儿童

互动空间 <杂志交流篇>

观看国产动画大作《虹猫蓝兔七侠传》，学会了这么一句口头禅：“我要杀了你！！！”天啊，地啊，我OTL了！



真巧了，昨天刚听朋友聊起这个动画被禁播的事情，据说被禁的理由是“血腥暴力”，还在想这寓教于乐的模范级叫座国产动画能血腥暴力到什么程度……敢情就是这个么？－－

（南京·赵卉）最近看的动画，惟一感想就是：正统的女主角真的要混不下去了，这年头BL、GL满天飞啊，这种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吼！当同学告诉我《灌篮高手》里都能看到BL时，我真的被雷到了，而且还是个晴天霹雳。转念一想，日本不是以H著称吗（请PIA飞我吧＝＝），BL、GL再继续下去，就没有CP可以H了不是吗？！（误）所以得出结论就是：小日本终于开始从良了。（大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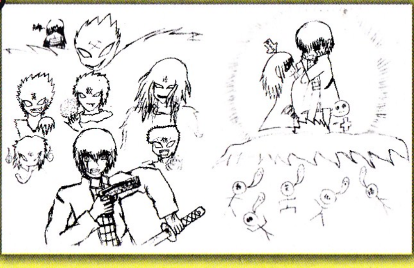
我不相信！你真的是第一次听说《灌高》也有同人吗？如果是真的，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地说一句：MM你冥王星了！XD至于其他的……嘛，现在无聊的动画那么多，所以值得看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摊手）。

FANS自留地

人机奇情

——南宁·奥州の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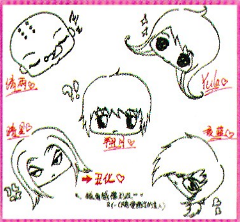
和各门学科之间展开的游戏机夺还大作战！且PS2变成了LOLI形态……这画面很让人浮想联翩啊～（窃笑ing）



小编头像集（包子脸Ver.）

——钡州·陈思冰

呀～～吹鼻泡果然是可爱系的王道啊！清雨GJ！>_< YULA的眼睛很闪很星星，翔月怎么一副好无辜的表情？夜蓝看上去则是最正统的一个，暗星嘛……有点凶凶的，而作者自己的意见是：越看越像刘欢！＝＝



《游小说》艺术照

——E-Mail：零红蝶



是这位读者发来的自拍照中小编们最喜欢的一幅，很有氛围哦～

小编自爆区

明信片诞生记

话说在一个乌云密布大雨瓢泼电闪雷鸣的日子，暗星老大突发奇想，只听其在座位上一番悉悉索索后轻点鼠标，一条醒目的信息便通过内部通讯工具RTX传到了各小编眼前：“从下期起，我们《游小说》也将采用来信必复的体制，届时会推出小编主题明信片，请各位下来都构思一下自己的画面方案，然后把要求告诉我和美编。”

夜蓝：呀，是像UCG那样设一个特定的场景吗？

暗星：没～错。

夜蓝“哦”了一声，随即低下头作思索状，但众人都注意到他暗自露出了一个貌似不易被察觉的笑容……

（几天后……）

暗星：各位，让你们期待已久的明信片草图已经出来了，给意见吧！

YULA（双眼变桃心）：哇！不错不错啊，基本上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除了狗狗丑了一点，腿粗了一点，头发红了一点之外……不，等一下！我在广大读者面前形象很健康的，怎么能穿成那样？

翔月：喂……你这叫“基本上完全符合要求”么？＝＝

YULA：啊，还有那个……

暗星（平静地）：下一位。

清雨：呃，俺的笑脸是不是有点太阴险了啊？另外，有必要把周围的环境也表现得如此穷酸破烂么？虽然贫僧身上那件袈裟的确是有补丁……

YULA：清雨你平时给人的印象那么老实可欺，何不趁此机会改变风格走一下腹黑路线～

清雨（斩钉截铁）：不・需・要！

暗星（笑眯眯地转头）：翔月的意见呢？

翔月（脸红）：ano……阿猫的象征——口袋，忘记画上去了啦。

暗星（继续微笑）：好，口袋……还有吗？没有了我就把意见反馈给画师了。（完全忘记了某人— —）

夜蓝（暴青筋）：还有我还有我！钢琴有问题，谱台位置不对，琴键不对，手太短了，人离钢琴太近了，然后……（清嗓子）最重要的是背景，背景！拜托，我的构思那么唯美浪漫，可这背景画得那么简单，一点意境都没体现出来嘛！

暗星（喝了一口水）：拜托，这只是草图，背景还没画。

清雨：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咱们这几张凑在一起，就成了“琴棋书画”呢，好赞。

暗星：我那是“写作”，不是画画，谢谢。

夜蓝：就当是画嘛。

暗星（斩钉截铁）：不・需・要！

YULA（摊手）：好吧，事实证明我又一次游离于众人之外了……大家都那么风雅，只有我一个人在猥琐地流着口水做白日梦～

众编：没错，你就是和我们的步调永远不一致的那一个！（指）

于是，在众人七嘴八舌地提交修改意见后，最终的成品就是现在展示的这个样子了，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呢？欢迎来信踊跃发表意见哦！^0^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4辑 、总第15辑、总第16辑、总第17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15中奖名单

★《凉宫春日》精美模型

中山　叶泳仪



★ACG精美周边

西安　陈思扬
漳州　李　峥
成都　陈　果
肇庆　李　殷
九江　刘谦辰
上海　冯时晟
武汉　李　漠
广州　孔振国
广州　吴婉欣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17 CD介绍

01 Old Snake《潜龙谍影4原生碟》
02 Love Theme《潜龙谍影4原生碟》
03 Gekko《潜龙谍影4原生碟》
04 Suara – haunting melody《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05 美しい世界《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06 春の日の夢《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07 神代（かみよ）の残照《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08 初源の歌 – 竖琴《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09 D.Terada – Tears to Tiara – 凯歌《泪洒三重冠原生碟》
10 The Wind「風」~2005 The Best Is Yet To Come~《MGS 混音CD》
11 The Sea「海」~2009 Can't Say Good Bye to Yesterday~《MGS 混音CD》
12 Metal Gear Saga & Here's To You《MGS4 Game Recordings》
13 End Game Ranking《MGS4 Game Recordings》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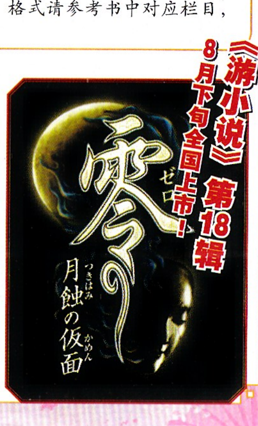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小编寄语



◆SE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反正我对《FF13》兴趣不大，出在PS3还是X360上都随便。不过索尼这次表现还真是够烂的，不会是为了10月的TGS在蓄力吧？

●8月主题——《零 月食假面》+《刀魂4》+《冰与火之歌》（第四部）！

■如果对《潜龙谍影》前三作剧情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强烈推荐《潜龙谍影4》的官方小说。比起FANS向游戏，小说对整个系列剧情的来龙去脉都做了很好的说明，无论你是否玩过前作都可以很顺畅地阅读下去。



※不知为何这两天有点失眠，而且我是一失眠就想打人！－－

※最近看来要暂时回归一下动画了，本季的日剧实在是没有吸引我的。看了一集《魔王》后决定放弃，虽然生田DD演得很卖力，但他的存在仍不足以抵消掉大野智那张苦大仇深的囧字脸带来的不适应感。

※奥运在即，听到一首由众位日本歌手合唱的日本选手代表团应援歌，歌曲本身还满好听的，就是那歌名「笑ってみせてくれ」我怎么看怎么像是“给大爷笑一个”，寒。



Ⅰ《MGS》果然博大精深，通过做《MGS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同时觉悟到自己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MGS》真·伪饭。

Ⅱ所谓的度日如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直感到度年如日的我好想体验一下……

Ⅲもう一度飛びたいなぁ～～あの蒼い大空に（好想再一次……翱翔于那片碧海蓝天）。



◆那一条条写满熟识与信任的短信，究竟是出于交流的需要还是对我的一种怜悯？我的一切是否依然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挂念？

◆最近工作太忙，除了工作需要看的书以外很少涉猎其他书籍，真是罪过啊罪过……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周国平《人与永恒》



▲《FF13》跨平台了！于是每天在电梯里听编辑部的“索饭”们破口大骂SE就成了夜蓝的一种另类消遣……

▲《蝙蝠侠：暗夜骑士》上映了！《WALL·E》上映了！可惜国内还没有引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引进前者的希望比较渺茫。不过就算引进了《WALL·E》，可千万别把名字翻译成《机器人总动员》之类的，我觉得这完全是对人类智商的一种侮辱。

▲奥运来了！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18辑

8月下旬 全国上市



零 月食假面
鬼影绰绰的孤岛，大屋和面具
“零”的故事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不可饶恕
环环相扣的案件与阴谋
最不可饶恕的人究竟是谁



罪恶都市IV
在这样的城市里
暴力就是一切的敲门砖



格兰蒂亚
历尽艰辛，杰斯汀终于抵达阿伦特
所有的谜题，即将解开



光环 奥星的幽灵
人类最后的希望——斯巴达战士
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必然愈加艰险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8辑

ISBN 7-88578-140-8
9 787885 781408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578-140-8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